

目录

封面

楔子

Chapter 01 狭路相逢

Chapter 02 火花四溅

Chapter 03 情愫暗生

Chapter 04 怦然心动

Chapter 05 醋意横生

Chapter 06 心意相通

Chapter 07 许诺此生

Chapter 08 柔情蜜意

Chapter 09 不离不弃

Chapter 10 执子之手

Chapter 11 缘来是你

Chapter 12 天赐良缘

Chapter 13 同甘共苦

Chapter 14 此生不渝

番外一 霸道醋王

番外二 家有小游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封面

遇见顾医生

金屋藏娇 著



整牙挂号挂到全优医生，陈欣怡却笑容凝固

这不是前天被她诬陷成渣男的帅哥吗？

顾医生友情提醒：
拔牙四颗，治疗期一年，下周见。

陈欣怡脸皮厚比城墙：
“顾医生，你好像太关心我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Meet Doctor Gu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楔子

陈欣怡走入Dr.Frank Zhang的门诊室时，另一位男患者已经端坐在为病人准备的右侧座椅上。她只能看见他的背影，未经染发剂染色的纯黑短发打理得清爽干净。男人的脖颈修长，后颈的皮肤在灯光下隐约泛出白皙的微光。他背脊笔挺，身上的黑色衬衣没有丝毫褶皱，深灰色的皮带束出宽肩窄臀，好似模特般标准的倒三角身材。

只是一个背影，就足够惹眼，令人不禁想瞧一瞧他的正脸是否会如他的背影一般，足够拨动女人的心弦。

墨尔本的天气时常如善变的女人，前一刻阳光明媚，后一刻大雨倾盆。但澳大利亚整体紫外线强烈，日照充足。正值午后两点，室外阳光如火如荼，诊疗室内却拉着不透光的米色厚窗帘，遮挡了灿若金芒的艳阳。泛黄的暖光自天花板的吸顶灯射下，在不算大的空间里，勾勒出安全温暖的假象。

Dr.Frank Zhang是墨尔本华人圈里非常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预约他的专家门诊至少需要排队等候月余才能轮上。在今次会诊前，他征询了两位患者的意见，得到双方同意后，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做测试比对。两位患者皆属极罕见的病症，足够让他单独拿来做一项研究课题。

“请坐。”Dr.Frank Zhang是澳籍华人，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十几年，普通话还算流利。他抬手示意陈欣怡入座靠左侧的座位。

陈欣怡入座前又瞥了一眼端坐在右侧座位上的男人，他没有回头，也未曾对她的到来做出任何反应，完全符合之前与医生达成的约定。

为了保护病人隐私，诊疗室内挂上了半截浅绿色的隔帘，保证左右两侧的病人不会互相看到对方的面容，但医生又能同时面诊两人。

她默默坐下，右手边的隔帘不透光，甚至看不出人影，她安下心来，望向慈眉善目的张医生。

“我重申一下两位的情况以及今次会诊的目的。这位先生长达十二年无法流泪，泪腺检查显示正常；这位小姐则是只要有情绪浮动就会流泪，泪腺检查同样显示正常。因症状恰好相反，基于两位首肯的情况下，我将为你们同时做测试，记录数据并做比对，建立专项课题深入研究，感谢两位对心理疾病医疗发展做出贡献。两位的私人信息除了研究小组内部人员，不会外泄至旁人。”

“好。”

一帘之隔，低沉悦耳的男低音传入了陈欣怡的耳中。嗓音非常好听，宛如大提琴的音色，仅仅一字就能打动人的双耳。陈欣怡愣怔片刻，紧接着给予认可。

两位患者在同意书上签了字。护士从门诊室隔间里推出监测心跳与血压的医疗仪器，为两人连接，还给他们测了基础体温与心跳血压，将数据记录在案。

Dr.Frank Zhang在他们面前的桌案上放了一张彩色照片，背景是地震现场，一位母亲用身体保护着自己的孩子，鲜血模糊了她的面容，纤瘦的身体上压着坍塌的建筑

砖瓦。

视觉冲击相当强烈，正常人看了必定会感到揪心，但还不至于因为一张没有声音和动态的照片而落泪。陈欣怡却在看见照片的第一时间，泪水夺眶而出，丝毫不受她的控制。

Dr.Frank Zhang看了眼两位患者的反应，提笔做了记录。护士再次上前，为他们测试体温，记录心跳，检测血压。

第二项测试，他为两位患者播放了一段搞笑视频。陈欣怡笑点很低，她没有听闻身旁男患者的笑声，自己却止不住掩唇直笑，而眼眶里再次冒出了涓涓细流。她又哭又笑的模样，看上去真有几分病态。

做完测试，Dr.Frank Zhang递了一张纸巾给陈欣怡，并笑着说：“感谢您的配合，一旦我们研究出治疗方案，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请您先行离开。”

陈欣怡用纸巾擦干眼泪，起身离开座位，微微欠身告辞：“谢谢张医生，再见。”

她走出门诊室，护士立即关闭了房门。为了确保两位患者不会打上照面，让其中一位先离开医院是明智的做法。

陈欣怡抵达医院停车场，找到她的红色凯美瑞，驱车离开。如果说她对那位男患者没有半点好奇心，必然是不可能的。回家路上，她还在心里自嘲，她总是轻易流泪，不能自控，而那位男患者却是想哭也无泪可流。如果能互补一下，兴许他们就都病愈了。

具体是哪一天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怪病的？陈欣怡懒得去回想。

她又为什么会患上这种病呢？答案或许她早已知晓，却从不愿承认。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1 狭路相逢

@心欣欣心：228、270、299，快来帮我三选一！老规矩，由点赞数决定，明天揭晓选择内容。随机抽取三位粉丝，分别赠送墨尔本风景明信片一套。奖品于2月18日上午九点通过@微博抽奖平台抽出。

陈欣怡发出这条微博后，紧接着在微博下方写了三条纯数字评论，分别是228、270、299。

她是微博头条文章作者，五万多的粉丝，平时会发布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旅游、购物、美食等文章，还会写一些关于生活的心情文字。由于长期患有选择障碍，偶尔外出美发、下馆子等，她都会将心仪的几家商铺门牌号发一条微博，由粉丝们随意选择，点赞数量最多的门牌号，就会成为她的目的地。

2月18日上午九点，陈欣怡准时打开微博，发现228这个门牌号点赞人数最多，她心下了然，包含8——“发”的门牌号果然比较受大众欢迎。

但细看之下，她心中又滋生出疑团，点赞数一面倒的情况非常明显，这条抽奖微博的参与人数比以往多出一倍不止。

难道墨尔本风景明信片更合粉丝们的喜好？陈欣怡懒得深想，撇下疑惑，编辑了一条新微博公布选择内容。

@心欣欣心：最终结果是228！牙医诊所的门牌号。我打算加入高龄钢牙妹的队伍，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感谢参与点赞、帮我做出选择的各位，奖品将会在一周内通过澳大利亚post寄出，三位中奖者请尽快将快递地址私信给我。

陈欣怡是行动派，发完微博立即拨了一通电话去Vsmile诊所，预约牙医。她对前台接听电话的护士要求预约一位会说普通话且医术高明的牙医。

选择诊所前，陈欣怡做过功课，三家诊所里都有华人牙医就职。她虽然在墨尔本完成了本科学业，但对牙医类的专业英语词汇并不熟知，找一名同是中国人的医生，除了交流诊疗方案更为方便，也更有亲切感。

护士表示这家门店的老板Dr.Alex Gu符合她的要求，她便与护士敲定三日后下午两点前去就诊。

最新发布的微博下面已经有了许多粉丝的新评论，都是问她为什么突然决定去正畸。

是啊，为什么呢？其实她的牙齿虽然算不得整齐漂亮，但远看还过得去，只是近看有些参差不齐。

初中时父母建议她去牙防所做矫正，由于亲眼见证姐姐戴牙套所承受的痛苦，她望而却步。高中时父母再次提出，可那般年纪，她已经懂得爱美，生怕牙套影响容貌。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她就更顾不上了……

现在陈欣怡已经毕业，获得了M大会计学士学位，也成功拿到了澳大利亚永久居住签证。可就在获得签证后的第二天，2月14日，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

冯毅晨在情人节那天提出分手，她又发现牙科保险账户里积攒了不少钱，不用可惜——这些约莫就是令她萌生成为大龄钢牙妹念头的根源了。

因不纯动机而产生的恋情都不会有好结果，即使付出过真情。

陈欣怡不怨冯毅晨，甚至在他提出分手时，她还笑着调侃他是为了节省买玫瑰花的开支。那一天，唯一令她尴尬的只剩陪伴了她三年的老毛病——情绪流泪症，总在需要逞强的时刻掉链子，好比难得请客摆阔一次，结账时却发现囊中羞涩。

陈欣怡在澳关系最好且唯一仅有的闺密沙纯梦还为此愤愤不平，瞒着她打电话去痛骂冯毅晨，直到冯毅晨不堪其扰，将此事告诉了她，才阻止了沙纯梦连续三天的“电话骚扰攻击”。

2月21日，2：00PM，陈欣怡准时抵达Vsmile牙医诊所。

前台棕色皮肤的澳大利亚姑娘很是热情，让她坐在大厅沙发上稍候，还殷勤地为她倒了一杯冰柠檬水。

陈欣怡拿起玻璃水杯，喝了一口，目光环顾四周，对诊所内的环境颇为满意。以黑白为主色调的后现代装修风格，简约干练。一共上下两层楼，六间牙科治疗室，每间治疗室里想必都有一位牙医正在为患者服务。

二月的墨尔本正值夏末，气温居高不下，三十多度的艳阳天比国内江浙地带的盛夏更炎热。她又连喝了几口冰柠檬水，微酸的滋味在口腔喉咙里逐渐漫开，化解了盘亘在她体内的暑热。

一名金发碧眼的牙医女助理打开了其中一间治疗室的移门，微笑着向陈欣怡走来，陈欣怡刚想笑脸相迎，却被紧随女助理身后的颀长身影吸走了目光。

男人一身黑色牙医制服，短袖长裤，黑皮鞋，戴着浅蓝色的医用口罩，唯一露出的眼睛黑白分明，目光深邃而迷人。制服左胸口位置印有Vsmile的标志，双手戴着乳白色医用橡胶手套。

他抬手摘下掩住半边脸的医用口罩。

“噗——”陈欣怡太过惊讶，一时没控制住，口中还没咽下的柠檬水都被她吐在了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

如果说莫名喷水还不足够吓到牙医助理的话，陈欣怡突如其来的泪水就绝对将她吓得不轻。

“Oh,no！Are you OK？”女助理单手掩嘴，海蓝色的眸子瞪得大如铜铃。

“I'm good.”陈欣怡慌忙抽出纸巾擦干胡乱沁出眼眶的泪水，又连声道歉，用纸巾擦净了她喷出的杰作。

牙医助理身后的男人等陈欣怡处理完烂摊子，才举步上前，皱眉问：“你就是预约了我门诊的患者Sophia Chen？”

陈欣怡心有余悸，拍了拍胸口，眼中写满难以置信：“你就是这间诊所的老板，Alex Gu？”

“是。”顾栖迟仅仅回了一个字，陈欣怡却仿佛听到了他磨牙的声音。

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感染了在场众人，但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牙医助理及前台护士完全听不懂，只能满脸迷茫地围观。

陈欣怡有种拿上手提包就夺门而出的冲动，她万万没想到冤家路窄，竟选中了与她有过节的男人为她矫正牙齿。

顾栖迟绝对忘不了一个月前在Coles超市购物时，面前这个女人带给他的难堪。但基于职业素养，陈欣怡现在只是他的病人，个人恩怨先放一边。

“Aggie,take her to my room.”顾栖迟吩咐了助理一句，就扔下陈欣怡径自回了属于他的那间治疗室。

“Please come in to the treatment room.（请进治疗室。）”女助理立即扬起微笑，对傻站着的陈欣怡发出邀请。

陈欣怡拿起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如蜗牛般慢腾腾地向着治疗室的方向挪动。

她的内心在哀号——早知道上个月她就不和他抢保健品了！

唉，千金难买早知道……

那日，陈欣怡翻阅了Coles超市最新一周的打折广告目录本，发现BLACKMORES的深海鱼油半价优惠。于是，她立即驱车赶到了超市，直冲保健品货柜。她的Sophia澳代淘宝店接了几个BLACKMORES深海鱼油订单，前阵子药房打折囤积的库存还差三瓶才够发快递。

她手提超市购物篮抵达货柜，一眼就看到货架上所剩无几的深海鱼油，不多不少，只剩下三瓶。

陈欣怡接连拿了两瓶放入购物篮中，再要去拿第三瓶时，另一只属于男人的手和她一起搭在了棕色瓶身上。

这只手骨节分明，手指修长，手背皮肤白皙，指甲修剪得相当干净，每一个指甲盖下都有白白的小月牙。

陈欣怡是标准的手控，看见他的手，就把正事给忘了，只顾着在内心赞叹这只手的主人如果是钢琴家或是外科医生，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愣神的须臾，她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深海鱼油就被男人无情地夺走了。

陈欣怡感到手底下一空，回过神时，第三瓶鱼油已经进入对手的购物篮中。

“喂……这是我的。”陈欣怡这才抬头看清男人的相貌。

轮廓分明的脸庞，说是眉目如画都不为过——漆黑的双眸，高挺的鼻，薄而紧抿的唇，弧线完美的下巴；浑身上下的衣物皆属暗色系，黑衣黑裤黑皮鞋，唯有腰间的皮带是烟灰色；黑色暗纹衬衣下摆束在西裤里，显得略微紧身，将他的好身材展露无遗。

男人瞥了她一眼，仿佛没听见她说的话，掉头就走。

什么情况？听不懂普通话？

“Stop，don't move！”陈欣怡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又麻利地脱下针织外套丢入购物篮中，露出内搭的黑底白圆点七分袖连衣裙。她将衣袖撸到手肘以上，一副要找人打架的姿势。

男人顿住脚步，回头冷冷地瞅了她一眼：“有事？”

会说中文？那刚才就是故意抢走她的鱼油跑路咯？

陈欣怡气不打一处来，伸手指着他的购物篮，说：“这位先生，你篮子里的深海鱼油是我先拿到的，理应归我，请你把它还给我。”

开玩笑，只差最后一瓶就能发快递了，代购店业务关乎她的生存大计，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男人视线下移，看到她购物篮中已有两瓶，同时也瞧见了她身着的连衣裙。

密集均匀分布的白点闯入他的视野，让他瞬间心跳加速，胸口憋闷，心口像是被猫爪挠了般难受。他立即别过头，深吸一口气，沉声说：“你已经拿了两瓶，一瓶四百粒，按照你的年纪，每日仅需服用一粒，两瓶足够你服用两年有余，做人不要太贪得无厌。”

陈欣怡见他不但不把鱼油还给她，说话也不拿正眼看她，语气还十足的嘲讽，半点绅士风度都没有，直把她气得咬牙切齿。

情绪一有起伏，她的老毛病又犯了，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争先恐后地涌出眼眶。

他们这处的动静很快引来了其他顾客的注意，这块区域刚好是华人集中的商圈，驻足观望的顾客里有不少是亚洲面孔。陈欣怡心一狠，冲上去抱住他的手臂，借着眼泪哭闹起来：“亲爱的，求求你不要跟我分手，我可以原谅你出轨，只要你回心转意，不再去见那个女人就好……”

她的哭声还在持续，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掏出手机想拍摄视频。

顾栖迟此生从未遇见过如陈欣怡这般的疯女人，被她缠上时，他的脸色已经黑了一半，再听她口中喊出污蔑他的那些话，他整个人都处于暴怒的边缘。

但她身上的那件连衣裙就在他眼前摇晃，此刻他胸闷气短、手脚无力，只能咬牙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陈欣怡将眼泪蹭在他手臂上的衣料上，偷偷一笑，小声说：“把鱼油还我，我就放过你。”

他拿起篮中的鱼油，一下子扔进了她的购物篮里，骂道：“疯女人，放手！”

奸计得逞，陈欣怡立即松手，冲围观群众挥挥手，说：“散了散了，我和我男人和好了。”

待围观人群退去，陈欣怡得意扬扬地冲手下败将挥手道别：“后会有期哦。”

顾栖迟脸色发白，恨恨地瞪着她扎了马尾辫的后脑勺，明明长有一张清纯靓丽的脸，行为举止却与外貌大相径庭，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

助理Aggie见陈欣怡挪到了治疗室的门边，就停住脚步，两眼放空，不知在想些什么，不由得再次催促她。

陈欣怡满脑子都在回想当初顾医生的脸色有多黑，越想越不敢进门，但又害怕没看成牙医，反被扣了就诊费，抠门因子终于战胜了内心的惶恐。

顾栖迟坐在电脑前，Aggie让陈欣怡躺上牙椅，又帮她系上一次性胸巾，还给了她一副遮光护目镜。

助理准备完一切，顾栖迟才重新戴上口罩，换了一副全新的医用手套，戴上无色透明的防护镜，走到靠近陈欣怡头部位置的椅子上坐下，说：“张嘴。”

陈欣怡听话地张开嘴，心想顾医生的嗓音很好听，如果说话的语气不那么冷冰冰就完美了。

“再张大点。”

她继续配合：“啊——”

Aggie从架子上的一排牙医专用医疗器具里挑出口镜和探针，递给他。他左右手各执一件器械，微微俯身。

陈欣怡余光瞥见那些细长冰冷的不锈钢器材，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紧张感漫上心头。

顾栖迟将口镜探入她的口中，微微扒拉了一下她的口腔内壁，想看清楚后槽牙的状况。

尖锐的探针在她眼前银光一闪，她的身子立刻陷入僵硬，泪水从眼角直流而下。

顾栖迟惊得收回手，上一次在超市里的回忆实在太过难堪，他下意识就皱了眉：“这次你又想做什么？”

Aggie已经手忙脚乱地去拿纸巾，她从业这些年，还没见过做基础检查时就哭鼻子的病人。一般只是拔智齿、打麻醉药或是洗牙时，才偶有痛觉敏感的病人落泪。

“我看见尖锐的针头害怕。”陈欣怡撇嘴，委屈地说。

“那就闭上眼睛。”顾栖迟反复告诫自己要有耐心，要冷静，不要同她计较。

依言照做，没有视觉冲击，她果然冷静了下来。

顾栖迟做完检查，甩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决定给陈欣怡，直把她听得脑袋发蒙，刚止住的眼泪再次沁出眼眶。

“你想做矫正，需要先拔掉四颗智齿。”

陈欣怡刚才就觉得顾医生一定会伺机报复她，谁知报复来得如此快！好狠的心，一

下子就干掉她四颗牙，想要她的命吗？！

顾栖迟见她越哭越凶，像是洪水决了堤。他抬手接过助理递来的纸巾盖到她脸上，满脸嫌弃地说：“听到拔牙就能哭鼻子，你是三岁小孩儿吗？”

陈欣怡伸手压了压纸巾，吸走泪水：“凭什么做矫正非得拔光智齿？”

“你的智齿每一颗都是阻生齿，还得了龋齿，不拔掉，留着过年吗？”顾栖迟仗着说中文助理听不懂，就故意拿话讥讽陈欣怡，反正没有人证能说他对病人态度不佳。

陈欣怡掀开纸巾，腾地坐起身，怒气冲冲地道：“我就要留着它们过年，怎么着？我就不信不拔智齿还不能做矫正了！”

顾栖迟眼中写满对无知患者的鄙夷：“戴上牙套，刷牙困难，清理不便，会让龋齿的情况更加糟糕，智齿又不能进行补牙。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可以另请高明。”

“哼！另请就另请！”陈欣怡跳下牙椅，提了包就想走人。

顾栖迟凉凉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陈小姐，即使你想另请高明，这一次的检查费也不能免除。麻烦你结清费用再离开。”

陈欣怡恨恨地从包里掏出医疗保险卡，拍在了前台护士的面前。她的保险足够支付小小的检查费，她还不在意。

陈欣怡驱车回家，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用Google搜索Dr.Alex Gu的信息资料。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Dr.Alex Gu，中文名叫顾栖迟，毕业于名校M大，牙科学硕士，墨尔本地区青年华人牙医里口碑最佳、技术最过硬，且零差评的牙医。患者在网上给他的评价皆是：亲和，有耐心，平易近人，医术高明，收费合理。还有明显是女患者留下的评价：顾医生长得好帅，他的眼睛太迷人了，即使戴着口罩，都掩盖不住他的魅力！

陈欣怡看完评价，嘴角抽了又抽，看来顾医生唯有对她凶巴巴，可见他很记仇，心眼儿小着呢！只是没想到他们还是校友。

长得帅有什么用？气量大才是好男人！

她又搜索了矫正前是否需要拔智齿的相关信息，发现十有八九的患者都谈及在戴牙套前经历了拔牙。有些人不止拔掉了智齿，为了矫正后更加美观，还拔了上下对称的四颗好牙……

陈欣怡心有戚戚焉，双手离开键盘，捂住小嘴，原来顾医生对她还算客气。

陈欣怡非常相信网络上搜集到的信息，更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她没出息地打电话到Vsmile，再次预约了顾医生的门诊。

两天后顾栖迟见到陈欣怡，虽颇感意外，倒是没有嘲笑她去而复返没骨气。

顾医生让她坐下，说是需要询问既往病史及一些必要的问题。

“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有过敏史、手术史、重大病史吗？”

陈欣怡端坐在他的面前：“目前健康，没有这些病史。”

他在表格上用笔记录了一下，接着问：“心脏、肝脏、肾脏、高血压、糖尿病，有相关疾病吗？”

“没有。”

顾栖迟的声音有一种醉人的魔力，即使是一些枯燥乏味的问题，她都愿意耐心倾听并一个接一个回答，直到他问道：“目前怀孕了吗？”

陈欣怡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脸，小嘴张得足够塞下一只鸡蛋。

见她不回答，他重复了一遍问题。

“我未婚且单身，患者信息注册表里都写清楚了！”陈欣怡拔高音量道。

他抬眸好笑地瞥了她一眼：“你是否未婚，我没兴趣留意。未婚先孕，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陈欣怡心中愤愤不平，抹了把眼角差点溢出的泪水，又不好对他解释她生气的原因。试问，哪个未婚处女，被人用不确定的眼神询问是否怀孕，能感到高兴？

顾栖迟毫不在意她的情绪变化，继续提问：“月经规律吗？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

陈欣怡已然傻眼，谁来告诉她，为什么拔个牙，还要记录女患者月经之类的私密事？

顾栖迟不觉得尴尬，却看出陈欣怡不乐意将这些信息诉之于口，便把表格和水笔递给她，说：“英语水平还行吧？看得懂就自己填。”

陈欣怡往表格上一瞧，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还真有一条是询问女患者月经问题的……

她抬头瞥了顾医生一眼，原来他是担心她看不懂医学类的专业词汇，才耐着性子逐条翻译成中文，与她一问一答。

她只好提笔默默地将羞于启齿的信息填写到表格里。接下来都是一些常规问题，是否有牙周病、打呼噜、磨牙等问题。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她就问一问顾医生，他倒是都耐心地给予了回答。

终于将表格填完，顾栖迟开了一张照X光的单子交到她手上："正面侧面各拍一张，拿到片子后才能拔牙。拍片地址背面有，最近的一家距离这里只有一百多米。"

陈欣怡接过单子，试探着问："需要自费部分吗？"

顾栖迟看着她一脸抠门的表情，扯了扯嘴角："Medicare全包。"

听闻使用医疗卡费用全免，不用自己掏腰包，陈欣怡开心极了，瞬间笑靥如花："那太好了，谢谢顾医生。回见。"

顾栖迟被她过分明媚的笑容晃花了眼，挺好看的一张脸，怎么就长在了这么一个抠门的疯女人身上？

陈欣怡麻溜地拍完片，拿着X光片走出医疗机构，手机欢快地唱起了来电铃音，屏幕显示来电人——沙纯梦。

陈欣怡莫名感到头皮发麻，纯梦不发微信，直接打电话给她，绝不会有什么好事。

她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一滑，抢在沙纯梦开口前，先声夺人："如果不是好事，你就不必说了，谢谢您嘞。"

"不是坏事，也算不上好事，我能说吗？"沙纯梦将陈欣怡的玩笑话当了真，竟深

思一番，判定了事情的优劣才做出回应。

“说。”

沙纯梦得到允许，声音都变得愉悦起来：“我刚才接到一个买家投诉，她拍了包裹开箱照片给我，照片里Swisse蔓越莓的瓶盖开着，胶囊洒满了纸箱。她要求我们退款补偿，不然就给差评。你说一旦遇到以差评作为威胁的买家都不要立即处理，必须交给你，所以……”

陈欣怡扶住额头，哀叹：“这还不算坏事？”

“保健品塑料罐确实坏了，理应赔偿，算不得坏事吧……我把买家提供的照片发到你微信里，你给瞧瞧。”沙纯梦的声音里满含疑惑。

陈欣怡打开微信仔细一看，瞬间郁闷得气不打一处来。不愧是“傻蠢萌”，这么简单就轻信了买家！

大一那年，陈欣怡开了Sophia澳代淘宝店，沙纯梦非要掺上一脚，陈欣怡不想泼她冷水，只得将售后工作交给她，偶尔再带她一起去快递公司打包货品、装箱发货。由于沙纯梦没有驾照，陈欣怡负责开车外出采购，回来后还要拍照修图，编辑上传淘宝商品页面。

售前工作沙纯梦做不好，总是放跑客人，她只能一并担下。纯梦唯一靠得住的就是做账，收支明细记录还算条理清晰，她俩轮流做，也算学以致用。就这样，每月净利润里她分给沙纯梦两成。可叹纯梦头脑简单，识不破骗局，很多淘宝买家都是恶意讹诈，纯梦几次被人骗得退款赔钱，对方却连货物都没有退回。

“蔓越莓的药瓶是塑料的，不是玻璃，密封条很紧，怎么可能无故打开？快递纸箱

没有破损，我打包的胶带也没有二次包装的痕迹。这分明是买家收货后，自己将瓶盖打开，撒了一箱子，再跑来讹诈你！退完款，她绝对捡回去继续吃，你信不信？”

沙纯梦的头脑终于清醒了几分，却仍旧游移不定：“可她说……胶囊掉在箱子里弄脏了，不能吃。所以，要求退款不退货，反正开过封的保健品退给我们，也不能进行二次销售。”

陈欣怡恨铁不成钢，被骗了那么多次，她怎么就不长点教训？

“店铺规则不记得了？所有包裹必须当着快递员的面开箱检查，有问题直接拒签，否则一律不赔偿。快递员是人证，在没有人证在场的情况下开箱，难道你不应该怀疑是她自己弄成这样的？”

沙纯梦恍然大悟：“对，对哦……那我去回绝她。”

“不必了，我来处理。”陈欣怡挂断电话，无奈地连声叹气。

陈欣怡家的经济条件只有小康水准，父母为她支付了高昂的学费，剩下的生活费就得靠她自己解决。来到澳大利亚后，她除了完成学业，课余时间都在忙活副业挣钱，几乎没有时间与同学一起玩耍，导致这些年来唯一的好友就是曾经与她一起合租的沙纯梦。

她与沙纯梦可以说是“没头脑与不高兴”组合，她天天为生计奔波，烦恼不断，感觉没有什么事值得她开怀大笑。而沙纯梦粗线条，没头脑，天真又好骗，还是月光族，这些年没少给她添麻烦。

奈何每当沙纯梦月中就花光父母给的生活费，可怜巴巴地来乞求陈欣怡接济时，陈

欣怡又狠不下心不管。当她被人骗了钱、骗了感情时，陈欣怡非但做不到不管她，还打从心底里可怜她。就这样，陈欣怡被沙纯梦死死缠上，一缠就是好些年，直到沙纯梦毕业后嫁了人，陈欣怡才微微松口气。

她们之间只能用“孽缘”两个字来形容才足够贴切。

当晚，陈欣怡告诉沙纯梦明天她要去牙医诊所拔智齿，沙纯梦自告奋勇地申请陪伴在她左右，负责将拔牙后负伤的“战士”送回家里。

翌日下午，陈欣怡顶着复杂紧张的心情，在Vsmile诊所门前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沙纯梦。

“大姐，你再不来，我的预约就要被取消了！你办事几时能靠谱点儿？”

沙纯梦是坐公交车来的，因途中需要换车，她看错了方向，坐上反方向的车，结果一来一回，就耽误了时间。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快进去吧！”沙纯梦急得满头大汗，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写满愧疚。顶着一张萝莉脸卖萌讨饶，几乎没多少人能对她狠心，包括陈欣怡。

去到治疗室见上顾医生，沙纯梦更加不淡定了，操着自以为小声的音量对陈欣怡咬耳朵：“怎么不告诉我你的牙医这么帅啊？早知道我就化妆来了……”

话音未落，顾栖迟冷冷地扫了这边一眼。

极度尴尬的感觉从陈欣怡的头皮蔓延到了她的脚底板，她已经开始后悔同意沙纯梦作陪了。

顾栖迟看过陈欣怡带来的口腔X光片，走出治疗室去吩咐助理准备麻醉针。

陈欣怡等他走远，瞪了一眼沙纯梦：“你能不能有点已婚妇女的自觉？你老公知道你在外面这么花痴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顾医生可比我老公帅多了！长得好不说，连身材都那么棒，简直就是男神嘛！欣怡，你攻略做得真好！”

陈欣怡嘴角抽了抽，天知道，她只查了公寓附近的牙医诊所中哪几家有华人牙医，根本没心思去关心牙医的颜值。

顾栖迟带着助理Aggie再次返回治疗室，Aggie准备了注射器、拔牙钳、牙挺、牙钻、锤子、刮匙等器具。

“下巴处的阻生智齿需要开刀，术后我给你开一些止痛消炎药，你去药房买。”

一听到“开刀”两个字，陈欣怡就蒙了，她来之前查了资料，复杂的情况就需要牙医用手术刀切开牙龈，还要削掉一小块颚骨，以便拔除智齿。看资料时，她就害怕自己需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

泪水应景地沁出陈欣怡的眼眶，顾栖迟与她几次接触下来，已经将她视作胆小如鼠、遇到一点小挫折就要哭鼻子的软弱女人。

“现在就哭，是不是太早了？”顾栖迟鄙视完她，就抬手指着牙椅，吩咐说，“躺上去，我给你消毒。”

“等等！我回家百度了，国内牙医都是拔一颗智齿，让病人回去休养一段时间再拔第二颗，你怎么能一次给我全拔了呀？这不得痛死我吗？”

顾栖迟笑了，笑容里满是轻蔑：“他们技术不过关且医疗设备没有这里的先进。长

痛不如短痛，受一次苦，一劳永逸，不好吗？”

“不好，肯定很疼。顾栖迟，你该不是公报私仇，想整我吧？”四处创口集中在一起痛，能好受吗？陈欣怡越想越害怕。

闻言，顾栖迟脸上浮现了显而易见的怒气：“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你没资格质疑我的医德。”

陈欣屣了，他发起怒来还挺可怕。她只得转头问Aggie，过去的病人是否也是一次性拔掉全部智齿，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陈欣怡才颤颤巍巍地坐上牙椅，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

无影灯照在她脸上，吓得她连忙闭上双眼，任由泪水横流，不敢再看。

沙纯梦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望着他们这边，为陈欣怡鼓劲：“欣怡，不要怕，有我陪着你呢！”

有你陪着管什么用？！刀子还不是割在我的牙床上？陈欣怡浑身僵硬，紧张得牙齿直打战，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腔。

顾栖迟用碘伏棉球在她口外皮肤上消毒，她感觉皮肤凉凉的，接着被Aggie罩上了无菌洞巾，只露出口鼻。

“张嘴。”

顾医生一声干脆利落不带温度的吩咐，简直就像是催命符，陈欣怡知道，她的苦难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是口内消毒，她偷偷睁开眼睛，瞧见顾医生拿起注射器准备给她打麻药。又

细又长的不锈钢针头戳在牙龈里，那种感觉只是想象一下，她就心慌慌。

所幸，顾医生的医术确实高明，她吓得直哆嗦，他让Aggie按住她，在她刚感觉到刺痛时，他就完成了注射。没多久，她的半边脸便陷入了麻痹状态。

给她注射完，需要等麻醉药完全起效，顾栖迟坐回椅子，与Aggie闲聊起来。

陈欣怡侧耳倾听他们的对话，竟发现了顾医生的重大弱点。Aggie调侃他昨天中午出门用餐时没开车，还忘了带手机，在丧失导航的情况下，他在诊所附近几百米的地方迷路，幸好被其他牙医撞见，才将他带回了诊所。

“扑哧——”陈欣怡原本紧张到极致的心情，成功被顾医生是超级路痴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给缓解，她更是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全诊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顾栖迟是路盲，他本不介意被下属取笑，但如陈欣怡这样的疯子胆小鬼嘲笑他，他就觉得十分不舒坦了。

“还能笑得出来？不错。一会儿我给你上刀子、牙钻、锤子时，希望你还能保持微笑。”

顾栖迟冷飕飕的声音钻入陈欣怡的耳朵，她浑身一抖，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些要命的器械探入她的口腔里“行凶”的画面，弯起的嘴角霎时偃旗息鼓，眼眶里再次弥漫起水雾。

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就是陈欣怡的噩梦。痛吗？不痛，麻药效果极好。但是，那些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以及嗡嗡嗡的牙钻磨牙声，令她浑身上下的骨头都感觉受到了强烈冲击，她只能用泪流满面来表达内心产生的极端恐惧。

陈欣怡算是彻头彻尾地弄明白了什么叫作“拔”牙！

一颗拔完接着是第二颗，起初陈欣怡还在内心默数，后来她直接放空了大脑，将自己当成砧板上的猪肉，任由顾医生为所欲为。

直到顾栖迟将止血棉球塞到她的创口上，说了一声：“好了，咬紧。”她才从恐惧的深渊里回过神。

Aggie帮她清理了从嘴角流到下巴上的血液，还直夸顾医生医术高明，四颗智齿牙根都没有断在里面，为她拔得干干净净，不然以后老了牙根长出来，还得再拔一次，多受一次痛苦。

听了Aggie的话，陈欣怡终于止住了眼泪，心道，虽然吓得半死，但他确实操作得很快，没过多少时间，四颗智齿就与她分了手。

陈欣怡被Aggie搀扶起身，沙纯梦的视线落到她的脸上，猛地惊呼起来：“Oh，my God！欣怡，你的嘴唇好肿啊，像香肠……还在流口水……”

沙纯梦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在陈欣怡的头顶炸开，她连忙跑去洗手台，看向墙上的镜子。镜子里的她上下嘴唇合不拢，肿成了一张香肠嘴，脸颊也轻微浮肿，最夸张的是，麻药没退，口水直流，她还不自知！这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活埋了。

这一次，陈欣怡承认，绝对不是情绪流泪症作祟，她就是想号啕大哭：“顾栖迟……你怎么把我整得这么丑啊……我不管，你把手机号留给我，万一回家后我的嘴还没消肿，我要找你算账！”

一席话陈欣怡说得泪流满面，还附带着川流不息的口水，口齿也不甚清楚，那画

面，沙纯梦在一旁看着，差点发笑。

顾栖迟已经没有耐心再应对陈欣怡的无理取闹：“你那么喜欢使用百度，怎么不顺便搜索一下术后应有的症状？不要拿无知当正义。”

他开出一张购买药物的处方单递给沙纯梦，又给了她一只医用口罩，全然是不想再搭理陈欣怡：“拿着这张单子帮她去药房买药，三十分钟后吐掉棉球，二十四小时内不要刷牙、不要使用漱口液，食用流质食物，勿食刺激性食物，忌烟酒。半个月后再来复诊。她嫌丑，你就让她戴口罩出门。好了，带她去前台缴费吧。”

话毕，顾栖迟果断抬脚走出治疗室，将口水直流的陈欣怡扔在了原地。

沙纯梦手里拿着药单及口罩，目送顾医生离开的背影，一脸花痴，喃喃自语：“凶人都那么帅气，真是没天理了！我要换掉我的牙医，来投奔顾医生。”

陈欣怡用纸巾擦干泪水与口水，恨恨地从沙纯梦手里抽走口罩戴上，走去前台缴费，心里还在腹诽：顾栖迟，你别让我逮着机会，风水轮流转，总有一天换我来嘲笑你！

顾栖迟觉得自从遇上陈欣怡，他就开始走霉运，在超市购买保健品被围观群众当成负心渣男，牙医诊所里亲和、有耐心的顾医生人设，也被她逼得崩塌破功。陈欣怡总有能力将事情搅得一团乱，一再挑战他的底线。

由于被陈欣怡侮辱了医德，他下班回家气都未消，开门锁时用力过猛，家门倒是打开了，钥匙却卡在了钥匙孔里拔不出来。

顾栖迟反复用力拧动，钥匙就是纹丝不动地卡在里面。尝试了一刻钟无果后，他只得作罢，看了眼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他又开始犯愁。

澳大利亚不比中国，没有那么多二十四小时上门服务业务。正规换锁修锁公司里的技工，上门服务费昂贵不说，还和白领差不多时间下班，周末很多都不上工。但他总不能放任钥匙卡在门里直到明天早上，真这样，他今晚就不用睡了，时刻守在门前以防入室抢劫吧。

思来想去，他终于有了主意。华人论坛上有许多人做兼职，时间好商量，有空就能上门服务，虽然不够正规，但眼下他也没得挑。

顾栖迟坐在门前台阶上，摸出手机，打开华人论坛，果然有许多上门修理服务的自荐帖，修门锁、修水管、修电器、疏通下水道……应有尽有。

他打开了一个热度比较高的换锁修锁帖，楼主注册用户名Mike，性别男，服务时间灵活自由，可加微信沟通。帖子下面的楼层里，有不少给楼主好评的服务反馈。

顾栖迟没精力再翻阅其他帖子，直接就加了Mike的微信，向他要求尽快上门服务，价格好商量。

Mike回信息很快，答应马上动身去他家，问他要了地址及手机号码。

顾栖迟微微松了口气，不由得在内心感叹，还是华人好，勤劳肯干，不像老外，一到下班时间准跑得没影儿了。

他毕业后留在墨尔本，一人住独栋的家，父亲在阿德莱德经营西餐厅，逢年过节父子俩才会聚上一聚，平时都各忙各的事业。独居有独居的自由，但也有许多不便之处，比如出了任何岔子都得自己解决，而他最烦的就是处理这些生活琐事。

大约过了一刻钟，他就瞧见一辆红色凯美瑞向着他家的方向驶来。天色已暗，月亮也躲进了厚厚的云层，唯有门廊前的壁灯及凯美瑞的车灯照亮了这一方天地。

他内心闪过一丝怪异的感觉，开正红色的车，这个叫Mike的男人似乎挺高调。

汽车侧停在他家门前的停车位上，从车里走下来一个女人，待他看清楚女人的模样，立即从门前台阶上弹身而起，脸色极其难看：“你跟踪我？我已经下班了，就算有问题，也请在上班时间找我。”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2 火花四溅

从红色凯美瑞里下来的车主正是陈欣怡，她戴着口罩，手里提了一只不透明的黑色箱子。

陈欣怡回家后嘴唇一直发麻，过了几个小时才微微消肿，止住源源不断的口水。她提着箱子走到顾栖迟面前，哼笑：“没看出来，顾医生还挺自恋啊？谁有闲工夫跟踪你，我现在不是你的病人，而是为你提供上门修理服务的锁匠。”

顾栖迟闻言，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你说什么？你就是Mike？”

陈欣怡冲他摊了摊手：“对啊，有问题吗？”

见她承认得爽快，一副理所当然的架势，怒火便在顾栖迟的胸中冉冉升起：“陈欣怡，你不但蛮不讲理、胆小无知，竟然还假冒男人出来招摇撞骗！帖子底下的好评都是你自己注册小号刷出来的吧？”

陈欣怡被他的话气笑了：“你可以去查IP地址，如果是同一个，我跟你姓！论坛又没有实名认证，谁规定注册信息一定要百分百真实？网络上人妖多了去了，没见识。”

她一边吐槽他，一边走到门边，看了眼卡在钥匙孔里的钥匙，将手里的工具箱放在地上打开，上层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可以换头的螺丝刀及形状不同的替换头、扳手、斜口钳，下层放着电动螺丝刀、硅胶及502胶水等。

顾栖迟瞧见她工具箱里各类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还都有使用过多次的磨损痕迹，当即闭了嘴，想看看她到底能折腾出什么花儿来。

陈欣怡也不跟他废话，只管摘了口罩，开始手头的工作。她来这里是为了赚修理费，可不是来跟他抬杠的。至于帖子下的好评反馈为什么没人揭穿她的性别，那都是她事后要求的。

这年头人人喊口号，提倡男女平等，可就算是对女性更加宽容的西方社会，人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都很难被改变。如果有一男一女两名修理工供客人选择，九成以上的顾客会选择男性。

他以为她乐意冒充男性吗？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顾栖迟站在陈欣怡身后，看她忙活儿，也不上去搭把手帮帮忙，他从心底不对她抱有期望，压根不相信她能把门锁修好。可随着时间流逝，她熟练的动作及有条不紊的步骤，都让他从最初的看好戏变成了认真观摩，仿佛是一场令他叹为观止的修理秀。

她葱白的指尖捏着那些冷硬的金属工具，非但不让人感觉违和，还透出了几分坚毅美。仿若一株绝处逢生的娇花，明明应当盛放在湿润肥沃的泥土里，却硬生生地在石缝里开出了最妖娆的模样。

夏末太阳下山后，墨尔本城区里的气温算得上凉爽，但陈欣怡半蹲在门前修理，光洁的额头上还是沁出了细密的薄汗。

顾栖迟有心开口让她休息片刻再继续，话到嘴边，又碍于面子，被他吞回了肚里。

他就这样默默地望着她昏黄灯光下的巴掌小脸，神情认真而专注。她五官还算精

致，皮肤很白，没什么瑕疵，虽然嘴唇略微肿胀，但不消多久就会恢复如初。她没有化妆，即使额头冒汗，也没有花妆的尴尬，素颜看起来相当清纯，比她本身的年纪显小。

他的视线又移到了她弓着的身躯上，暗自摇了摇头，只觉她太瘦，腰肢不盈一握，仿佛用力一掐就能拧断。她双腿细得像竹筷，身高不算矮小，根据他的经验，目测有一米六五以上。

他不禁想到了“弱柳扶风”这个词，形容陈欣怡倒是挺贴切。

“好了。”陈欣怡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拍拍裤子站起身。

当顾栖迟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研究陈欣怡的外貌上时，她已经将手头的修理工作完成。

陈欣怡把取下的钥匙递给他：“下回开门的动作不要太粗鲁，锁芯都被你拧松了。拿钥匙去试试吧，检验一下。”

顾栖迟接过钥匙，走到门前，将钥匙插入钥匙孔，拧了一下，门打开了，又拧一下，顺利拔出了钥匙。整个过程相当顺利，手感毫无阻滞，可见陈欣怡修得非常好。

他不禁感到佩服，作为一名看似柔弱的女性，竟能做到这般地步，他对她倒是有些刮目相看。

顾栖迟摸出皮夹子，回身问她：“多少钱？”

陈欣怡倏地端起职业笑容：“我先给顾医生科普一下行情，免得您觉得我诈骗。一

般晚上的时间段，开锁服务均价在一百五到两百澳元，价格行情您可以自行Google搜索确认。开锁是最简单的，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但您这情况比较复杂，不但要解救出您的钥匙，还要帮您修理被您损坏的锁芯，所以价格肯定偏高。”

顾栖迟听完她的长篇大论，直接从皮夹子里抽出共计四百澳元的纸币递给她：“这样足够了吧？”

陈欣怡目光一亮，顾医生还真挺大方，她伸手从一沓纸币里抽出两张五十澳元的纸币，洒然一笑：“怎么说我们都是认识的，你又是我的牙医，就给你友情价吧。”

顾栖迟闻言，愣怔了片刻，他以为她方才铺垫了那么多话，就是想开一个高价，好好赚他一笔。他体谅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做这份兼职不容易，也想多给一点劳务费。谁知，她竟然只收他一百澳元。

陈欣怡见他一脸吃惊，就猜到他大约在想些什么，旋即思及下午被他嘲讽时的不痛快，就想为自己找回场子。

“怎么？以为我要讹诈你，没想到我还挺上道？顾医生，千万不要瞧不起女人。倒是你，一个大男人，连一点居家生活技能都没有，不觉得惭愧吗？还有啊，你下午跩得要命，不肯给我手机号，可现在我不但有了你的手机号，还知道了你的住址，谁让你偏偏在茫茫帖海里选中了我呢？缘分真是妙不可言，你说对不对？”

她一脸嘲讽又幸灾乐祸的模样，将顾栖迟心里刚刚积攒起来的好感毁灭殆尽。

陈欣怡见顾栖迟被她气得脸色铁青，心中大感畅快。她虽然可以收取高额修理费来报复他，但她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口舌上吃了亏，就该在口舌上找回来。她再缺钱，都不会占不该占的便宜。

“顾医生，谢谢惠顾，以后有需要再找我哟。”陈欣怡整理好工具箱，打算走人。

顾栖迟突然启唇发问：“你这修锁技能，哪里学来的？”

“顾医生也想学？是不是自惭形秽，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陈欣怡抿唇一笑，又说，“我在YouTube视频里学来的，很简单，多看几个示范视频，练习几次，就熟能生巧了。”

“你为什么要自学这些？”顾栖迟微微蹙眉，实在不理解一名女生去学修理门锁的心态。

陈欣怡自觉与顾栖迟完全是两个阶层的人，心中颇感无奈：“牙医在澳大利亚确实挣钱，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衣食无忧，有大把人还在领政府失业金呢。开一次锁一两百澳元，我可消费不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懂不懂？”

陈欣怡懒得再与他多说，就像她不高兴为自己冒充男性在论坛上发帖做出解释一样。泡在蜜糖水里的人，怎么能够理解她生活的不易呢？任何事都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

她也希望像小公主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里东西坏了打个电话找人来修。可她不是公主，只是一个需要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普通人。发现门锁坏了，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找人修理，而是打开视频网站搜索教程。澳大利亚技工服务费太贵，她不必询问价格，就知道自己舍不得花这笔钱。之后她索性将这份技能化作了谋生手段，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

陈欣怡为顾栖迟修完门锁回到家，沙发还没坐热，就接到了前男友冯毅晨的电话。

“纯梦说你今天拔了四颗智齿，现在感觉疼吗？需不需要我过去照顾你一晚？”

冯毅晨的语气里没有丝毫尴尬，令陈欣怡不禁感到迷茫，难道她记错了？冯毅晨没有和她分手？不然他是怎么做到如此平心静气的？

冯毅晨等了半晌，都没听到陈欣怡回话，只得又问：“你嘴巴还没恢复知觉？不方便说话？”

陈欣怡朝天翻了一个大白眼，傻蠢萌！沙纯梦将她拔牙的事通知她前男友本就多此一举，竟然还描述得如此详细。只要想到沙纯梦告诉冯毅晨，她下午变成了口水直流的“香肠嘴”，她就想将沙纯梦拖出来暴打一顿。

“欣怡？”冯毅晨试探地又喊了一声，“你……你是不想和我说话？我们虽然分手了，但我还是你的朋友。你有困难，我想帮你。”

“我没困难，我好得很。牙医医术高明，我现在不痛不痒，嘴唇也不肿，你放心吧。”陈欣怡硬气地回了话，她不想接受前男友愧疚心作祟下的同情补偿，这样只会让她显得更可悲。

“纯梦说你对牙医不满意，还在诊所与牙医起了争执，你现在真的没事吗？”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陈欣怡都快被沙纯梦气晕了，脾气上头，她的泪腺再次失去控制，随手抹了一把眼角，她恨声说：“冯毅晨，我的事你今后都别管。我们虽然算是和平分手，但我没兴趣与前男友纠缠不清。你不需要愧疚，我也不需要同情。”

撂下狠话陈欣怡直接掐断了通话，还把冯毅晨的手机号给屏蔽了。她翻了个身，将

脸埋入沙发，眼角沁出的泪水都被沙发套给吸了去。

她心里微微刺痛，不是痛彻心扉，却也是痛的。她与冯毅晨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他们的结合始于俗套的利益，但他陪伴在身边的日子，确实为她驱散了些许孤寂，让她在这个无依无靠、没有亲人的国度，多了一份依恋。

她甚至想过即使他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要冯毅晨想娶她，她就愿意嫁。

平平淡淡的是生活，跌宕起伏的是小说，她不觉得与冯毅晨之间缺少火花就不适合结婚。可惜，对方似乎不那么认为。他嫌弃她从事的兼职，嫌弃她不懂化妆修饰自我，更认为她是一个没有情趣的女人。他对生活有太多憧憬和向往，而她只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努力赚钱攒钱。

现在想来，她与冯毅晨确实该分手，他们一点儿都不合适。

陈欣怡拿起手机编辑了一条新微博，@心欣欣心：世上哪有真正的女汉子？女汉子都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值得依靠的肩膀，唯有肩负起一切，依靠自己。

这条微博一经发出，就迎来了许多女粉丝的共鸣，她与粉丝互动了几句，刚想退出微博，就见用户名为“迟迟归”的男粉丝发来点评：在自我成长的路上，继续寻找可靠的肩膀，相信爱，才能获得爱。

陈欣怡的目光停留在这条评论上，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挪开视线。她的心弦被他的评论拨动了……

相信爱，才能获得爱？

她的嘴角缓缓上扬，手指点上他的头像，进入了他的微博主页，又在左下角点击关

注，与他成了互相关注的微博好友。

他的头像是凡·高的名画《Wheat Field with Cypresse（s麦田里的丝柏树）》。他的微博统共只有十几条，还都是转发的一些时事新闻，没有原创微博。陈欣怡稍稍扫了眼，就退出了。

她睡前只吃了一些流食，起床后感觉口腔内的伤口恢复了大半，即使不吃止疼药，创口处也不太疼。她不禁在内心小小愧疚了一阵，自觉昨天反应过度，错怪了顾医生。但他们一见面，就像火星撞地球，总能碰撞出无数火花，她对此也感到很无奈。

Vsmile牙医诊所就在陈欣怡租住的公寓附近。半个月休养期里的某一天午后，骄阳似火，她顶着烈日去药房采购折扣保健品，手里提着满满四袋药品，汗流浃背地路过诊所。

陈欣怡不由自主地透过洁净的落地窗往里看，恰好与从治疗室里出来的顾栖迟对上了视线。

他戴着口罩，掩去口鼻后，更突显了一双迷人的黑瞳。陈欣怡心尖一颤，被他的眼睛吸引住，双脚就这么钉在了水泥地上。

顾栖迟抬到耳边打算摘口罩的手，也因为看见陈欣怡而僵在了半空，忘了动作。

他说不清看见她的一瞬间，心里漾起的复杂情绪是什么。

自从陈欣怡为他修完门锁，分别后的每一天，他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她嬉笑怒骂的模样，明明厌恶多于好感，他却抹不去脑海里闪现的倩影。或许因为他每一回见陈欣怡，她都给他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

顾栖迟缓缓摘下口罩，扯掉了医用手套，隔着落地窗，看向艳阳下手提重物的女人。

娇娇弱弱的身板，仿佛能被风吹跑。可就是这般如纸片的人儿，体内却凝聚了惊人的力量。在他的印象里，大部分女生都是拧个饮料瓶盖都需要男生为其服务的，更别提在炙烤的日头下，独自手提那些看起来很重的东西。

明明汗流浃背，颊边的发丝都湿漉漉地贴在了脸蛋上，但她还在咬牙坚持。他看了眼那两条白生生的细胳膊，真担心下一刻它们就会不堪重负而折断。

身体行动像是本能的条件反射，顾栖迟走出自动感应门，来到陈欣怡的面前，不言不语就接过了她手上的四大袋保健品。直到完成这一系列行动，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陈欣怡手上的重量忽然被人夺走，她才从震惊中缓过神。刚才眼睁睁地看着他一身纯黑制服，缓缓向她走来，她脑海里就一片空白，唯有一个念头在心底萌生——顾医生穿制服的样子真好看。

前三次在诊所里见他，他虽也穿着制服，但她因为过度紧张，而忽略了观察。这一次，她切切实实看清了。骄阳下的他身材挺拔，黑色制服衬出的肤色干净白皙，暗色系更彰显他气质沉稳内敛，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男性魅力。

“开车来的吗？”顾栖迟想着既然已经头脑一热冲了出来，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耳畔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嗓音，令陈欣怡的心跳不自觉加快了许多，她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说：“没开。我住的公寓离这里很近，药店附近没地方停车，我就徒步

走过去了。”

“你前面带路。”

“啊？”陈欣怡茫然地望向他，他这是打算帮她将东西提回家？

顾栖迟拧眉：“赶紧的，我只有十分钟休息时间，还得赶回诊所接待下一位病人。”

“哦哦……好的。”陈欣怡立即加快脚步在前面带路，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他有没有跟上，“顾医生，你给我一袋吧，还挺重的。”

顾栖迟顶着炎炎烈日负重走了五分钟，额头上也沁出了一层薄汗：“不用了，你走你的。”

直到抵达陈欣怡所住的公寓大门前，他们才停止脚步。

陈欣怡回身，满脸堆笑：“谢谢顾医生，把东西给我吧。我乘电梯上去，一会儿就到了。”

顾栖迟点头，将购物袋交还给她，又问：“创口恢复得好吗？”

“挺好的。”

“那就预约下周一的门诊，到时我先帮你洗牙。”

“好的。”

“下周见。”

“顾医生，再见。”

陈欣怡没有立即返回公寓，而是站在公寓大门前目送顾栖迟离开。她觉得今天这短暂的相处很是新奇，之前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剑拔弩张，好似非得拼个你死我活，这回倒是难得和谐共处，他眼里嘴里都没了冰碴子，她心里口里也灭了火焰山。

陈欣怡展颜一笑，似乎与他这样相处挺不错。

顾栖迟穿过一条马路，走到分叉路口，停住脚步，茫然地左右望了望，蓦地转回身，又穿回马路对面，向着还站在公寓门前的陈欣怡走去。

陈欣怡刚从单肩背包里摸出大门钥匙，就见顾栖迟去而复返。

“顾医生，还有事？”

顾栖迟眼神飘忽，她等候了半晌，他才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送你过来，你应该送我回去，这样才公平。”

陈欣怡：“……”

他们就这样站在公寓门前大眼瞪小眼，僵持了一会儿，陈欣怡很不给面子地扑哧一笑：“哈哈，顾栖迟，原来你真的是路痴啊？不认得回去的路你就直说嘛，我又不会嘲笑你。”

顾栖迟面部肌肉瞬间僵硬：“你已经嘲笑了。”他气闷至极，要不是出来太急忘带手机，他至于没有Google地图导航，还要返回来找她吗？

陈欣怡索性将四袋保健品放在地上，捧着肚子笑弯了腰，顾医生死要面子找理由掩盖路盲属性的样子真是又好笑又可爱，让她想忍住不笑都不行啊……

顾栖迟脸黑如锅底，他真是悔不当初，早知道就不该一时冲动送她回家。

陈欣怡笑够了，就提着袋子将采购的保健品放回屋里，又跑下楼陪顾栖迟一道往回走。

陈欣怡一边走，一边努力憋笑，心想顾医生出门忘带手机，后果果真很严重。刚才幸好她没有急着上楼，不然他连打电话求人都做不到，身上估计也没带钱。越想她越觉得顾医生能完好无损地长到这般年纪，实在不容易。

顾栖迟瞥了眼走在身侧的女人，她的面部肌肉时不时抽搐几下，眼角眉梢都染着笑意，一副快要憋出内伤的模样。他越发认定陈欣怡就是他的克星，每一回见面，他不是气到岔气，就是被她嘲笑。

陈欣怡将他送到Vsmile牙医诊所门口，就与他挥手道别，一蹦一跳地往回走。

他站在门前望着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背影，乌黑的马尾辫随着她的动作在半空中左右摇摆，彰显出她此刻的好心情。他胸中残留的气闷受到感染，伴随她欢欣的情绪一扫而空。

顾栖迟撇了撇嘴，收回视线。

沙纯梦自从见了顾医生，就削尖脑袋，开始想方设法地往他的诊所里钻，一会儿预约洗牙，一会儿预约补牙，还对陈欣怡表示，以后只要有空闲，就会陪她去复诊。

时至周一，陈欣怡被损友拖着比预约时间早到了一刻钟，两人坐在大厅沙发上等候，沙纯梦显得异常兴奋，仿佛即将见到偶像的狂热粉丝。

陈欣怡实在看不过眼，忍不住吐槽她：“你想闹离婚吗？真替Steven寒心，新婚宴尔，就被你弃如敝屣了。”

Steven是沙纯梦的丈夫，也是她们的校友，如今加盟了一家老外的房地产公司，做了分店老板，主营房地产销售及房屋租赁。沙纯梦被他养在家里，宛如金丝雀，他将她保护得很好，导致她至今都不懂人心险恶。但Steven就是喜欢她单纯天真的傻样，真可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旁人难以理解。

沙纯梦如今不缺钱花，仍执意要帮陈欣怡一起打理Sophia澳代淘宝店，兴许是Steven工作太忙，她一人在家无聊，为自己找点事儿干。在陈欣怡的眼中，纯梦就是闲得发慌，才会有现在这般无聊的举动。

“别瞎说，我还是很爱我家老胡的。但是，没人规定爱老公的同时，不能追星吧？在我眼里，顾医生就是我的idol，牙医界的superstar！”

陈欣怡懒得同她争辩，将视线投向一间紧闭的治疗室。

下一刻，移门打开，Aggie先走了出来，紧接着是一位中年女人，她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皆是一些感谢夸赞的句子。顾栖迟笑容可掬，态度极为随和，客气了几句，又叮嘱她回去后的注意事项。

陈欣怡见状不禁暗叹，这才是网络上一致给出好评、让患者如沐春风的顾医生啊！他面诊她时，那般秋风扫落叶的态度，估计也没其他患者有幸体验了。

送走前一位患者，距离陈欣怡的预约时间还有十分钟，她以为顾栖迟需要休息一会儿再接待她，谁知他看了她一眼，就直接让Aggie邀请她进入治疗室。

他先为她检查了一下半个月前的手术创口，发现恢复得很好，就让Aggie准备帮她洗

牙。

Aggie递给陈欣怡一杯漱口液，她漱完口吐掉，乖乖地躺上了牙椅。顾医生手里拿起超声波洁牙器，上面的金属头虽不算尖锐，但瞧着也挺可怕。

她不禁发问：“洗牙疼不疼？”

顾栖迟瞥了她一眼，漫不经心地道：“牙龈炎症严重的话，牙齿比较敏感，会略微有痛感。”

陈欣怡一听，恐惧感顿生。平时她连吃香蕉牙龈都会出血，别说拿这种金属头去刺激清洗了。

“能……能不能不洗牙，直接做正畸啊？”

顾栖迟看着她的样，不由得发笑，怕痛又胆小，他之前怎么就有了她很坚毅的错觉？

“不能。一旦戴上牙套，会对你刷牙清洁口腔造成诸多不便，口腔不洁会直接导致牙龈炎症加重，必须在此之前彻底清理牙结石。”

陈欣怡认命般地张开嘴，豪气干云地道：“开始吧！”

她还是第一次洗牙，平时在家只保证早晚各刷牙一次，从不使用牙线与漱口液，牙龈红肿出血问题频繁发生。只是，她真没想到洗牙居然比拔牙还痛苦！拔牙时好歹有麻醉针，这会儿的感觉却是一根又细又硬的钢针在往她的齿缝与牙龈里钻，鲜血随着超声波洁牙器里喷出的水不断往外飞溅。助理Aggie已经用吸引器为她吸走唾液和血液，却还是赶不上顾医生下手的速度。

洁牙器高频振动，深度清洁牙龈里的牙结石。又酸又麻又痛的感觉要多销魂有多销魂，她眼角不停地沁出涓涓细流，感觉整个人都要从牙椅上被震得飞起。

洗完一半时，陈欣怡已经浑身无力，只想喊停。

顾栖迟看了眼她狼狈的模样，勾唇一笑："需要休息吗？"

"要要要！"她差点就想说不洗了，但想到洗牙的费用不会因为她只完成一半就给她半价，反正钱都掏了，洗完才算不吃亏。

休息期间，陈欣怡又拿着手机去Google搜索了洗牙的过程，想看看网友们是否也如她这般惨烈。谁知，一查之下，陈欣怡勃然大怒，气得从牙椅上蹦到了地面，大声质问顾栖迟："你为什么不帮我上表麻？"表麻是一种涂在牙龈表面的麻醉药物，可以帮助患者在洗牙的过程中更舒适。

"没有特别要求的患者，我都不用表麻，即使用了也有痛感。何况，你也没说你需要啊！"顾栖迟已经习惯了陈欣怡间歇性发作的脾气，此刻他已然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依旧保持着惯有的职业微笑。

陈欣怡："……"他这是故意的吧？为了报上回她嘲笑他路痴的"一笑之仇"？！

她气得憋红了脸，眼角水光闪现，咬牙切齿地说："顾医生，你气量真的很小，比针眼儿还小。"

顾栖迟一脸无辜，懒得与她争执。

在一边看戏的沙纯梦突然冒出来，维护她的偶像："顾医生为我洗牙时也没有使用表麻，我觉得还好啊，没什么痛感。欣怡，是你太娇气了！"

顾栖迟冲陈欣怡挑了挑眉，脸上得意的表情好似在说：看吧，完全是你的问题。

所谓“损友”约莫就是沙纯梦这般了。纯梦一口好牙，没有牙周问题，洗牙当然不怎么痛，能和她比吗？她牙齿排列不整齐，还有较为严重的牙结石、牙周炎，牙龈比纯梦敏感几倍。特殊情况，难道不该特殊处理？

“顾医生，我申请后一半牙齿上表麻再洗牙。”陈欣怡认真严肃地道。

顾栖迟笑容可掬：“行，表麻费另算。”

闻言，陈欣怡的脸部肌肉明显一僵，沉默了半分钟后，她猛地抬头，脸上的表情十足的坚定：“这点疼痛我还承受得住，顾医生，我们继续吧。”

顾栖迟眼角眉梢里都是笑意，一副“我就知道”的神情。

两次躺上牙椅，整整一个小时，陈欣怡完成洗牙后，心中萌生了“劫后余生”的沧桑感。她觉得矫正之路荆棘丛生，途中伴随她的还是一位与她不对付的“黑心”牙医，之后的两年，她的生活必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陈欣怡归家后无处发泄内心对正畸治疗的怨念，只得去微博上吐槽一番。

@心欣欣心：想成为大龄钢牙妹的雄心壮志，似乎要胎死腹中了……我现在有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预感……牙套还没戴上，我已经饱受折磨。

她的粉丝们纷纷发来慰问及鼓励，还有人打听她具体承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她挑了几条回复，最后还是“迟迟归”的评论引起了她的关注。

@迟迟归：牙科治疗所能带给你的疼痛比起生活中其他的磨难根本不值一提。

陈欣怡会心一笑，他说得没错，生活中的糟心事比比皆是，远胜于洗牙的疼痛感，她不过就是发泄吐槽一下，倒没真打算放弃治疗。一旦下定决心的事，她都会一条道走到黑。

生活向来不受人控制，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复诊日那天，陈欣怡出发前接到了堂姐发来的微信消息。

——婶婶甲状腺结节，明天开刀，她不让告诉你，怕你担心，又不想你买机票回国。她说机票太贵，没必要花这冤枉钱。姐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告诉你，好歹术前你们能通个电话。

这条信息犹如晴天霹雳，当即将陈欣怡劈蒙了。她手忙脚乱地打国际长途给妈妈，心乱如麻，眼角沁出了热泪。

在听见熟悉的温柔嗓音时，她知道不是什么情绪流泪症，此刻她的每一滴眼泪都发自肺腑。

“妈，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您的女儿，我有知情权。您做手术，我回国看护您也是应当的。我工作自由，回国一段时间根本不打紧。”她吸了吸鼻子，极力压抑住哽咽的嗓音，不让母亲察觉出端倪。

“傻孩子，小手术而已，有你爸照顾我就行了。我怕以后病变，切了放心，只是往后每天都得吃激素药。你在澳大利亚赚点钱不容易，没必要浪费钱买机票。做完手术我就和你视频，你千万不要回国，听话。”

挂断电话，陈欣怡才敢哭出声，她发了疯般跑到卧室找她的记账本，将房间翻得一团乱，终于在枕头底下摸出了她的牛皮本子。

泪水滑入嘴角，泛出苦涩的滋味。她将记账本翻到最新的一页，看着上面记录的数字，泪水直流。

啪嗒，一滴泪滴落，洇开了本子上用黑色水笔记录的数字，她慌乱地在化妆台上找到纸巾，轻轻擦拭，将记账本视若珍宝。

没事，只要她更努力赚钱，更节省一些，就能加快实现目标，未来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陈欣怡双手紧紧捏着记账本，泪水一滴滴从她的下巴落到深灰色的地毯上，宛如开出了一朵朵墨色的花。

顾栖迟坐在牙医诊所的沙发上生闷气，他从业以来还是头一回被病人放鸽子。临时有事不能前来的病人有许多，但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通知诊所取消预约，将这一个时间段腾出来给其他病人。

但陈欣怡呢？人未到，连一通电话也没有，平白无故浪费了一个就诊名额。

他又看了眼手表，对助理Aggie说：“Call her.”

Aggie见他脸色阴沉，一副压抑着怒气的模样，哪敢多话，麻溜地跑去前台打电话给陈欣怡。

手机在客厅沙发上玩命地振动，就是不能引起主人的注意。陈欣怡兀自沉浸在痛苦里不能自拔，对手机振动声充耳不闻。

Aggie连拨了两通都无人接听，她无奈之下只好对顾医生如实汇报。

距离下一个预约病人还有足足四十分钟，他从未在诊所里闲下来如此之久。

劳碌命的顾医生浑身不自在，心中对陈欣怡的不满达到了极致。他让前台护士帮他调出陈欣怡的患者注册信息，将陈欣怡的公寓地址拷贝到手机Google地图上，开了导航，长腿一迈，大步流星地走出诊所大门，根据导航指示路线，向着陈欣怡的公寓进发。

陈欣怡靠在床边发呆，脑袋里思索着快速赚钱的门道，她必须再多经营一些副业，才能加快完成目标。手边是她刚才打开的笔记本电脑，Google Chrome浏览器开着，上面是她用Google搜索出关于甲状腺切除术的风险与后续治疗的相关资料。

公寓底下连通户主的楼宇对讲机发出了嘟嘟嘟的呼叫声，陈欣怡终于被接连不断的响声给拉回了现实世界。

她爬起身，走到视频对讲机前一瞧，站在公寓门前的人竟是顾医生。她这才恍然想起，与他今日有约，她打了妈妈的电话，竟把复诊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陈欣怡踌躇着要不要装作不在家，好逃避顾医生的斥责，但最终经不住内心愧疚，还是给他开了门。

顾栖迟进门，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最后扔出一句：“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陈欣怡低头听完他的教训，才敢抬眸看他：“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给忘了。”

顾栖迟这才发现她脸上残留的泪痕，很臭的脸色微微一僵，问：“你怎么了？”

顾栖迟知道陈欣怡很爱哭，但这次她眼底凝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他心知或许是误会她了，不由得感到愧疚。

陈欣怡勉强弯了弯嘴角，这个笑容真是比哭还难看。

“我没事。”

她默默走回卧室，去收拾方才翻乱的房间，免得被顾医生再看笑话，说她每天睡在猪窝里。

顾栖迟跟着她走到卧室门边就停住了脚步，虽然高中时就随父母移民到澳大利亚，但他的思想还算传统，并未被彻底西化。女人的闺房不得邀请，他不会擅自进入。但眼前如台风过境般的卧室，还是令他吃了一惊。

不经意间又瞥到了散发出荧光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他定睛一看，瞧清楚了上面的信息，心中似有所觉，却仍疑云密布。涉及陈欣怡的隐私，他不便多问。自知看了她电脑上的信息也不太妥当，他连忙收回视线，返身回到客厅沙发上坐下静候。

直到陈欣怡收拾完房间重回客厅，坐在顾栖迟对面，他才启唇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可以开口。”

当人脆弱的时候，有人送来温暖，哪怕只是一星半点的温暖，都会不顾一切地抓牢，此刻的她，就像是雪地里冻僵的人。陈欣怡忍了又忍，还是选择了靠近这份温暖。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3 情愫暗生

“我妈……我妈明天动手术，我今天才知道……还是我姐告诉我的。”她将脸埋入掌心，掩住狼狈流泪的面容，“我挺怕的，我怕她手术有危险。我更怕我攒下的钱，还来不及孝顺她，她就……”

陈欣怡说不下去了，早已泣不成声。

顾栖迟听完她的话，心脏猛地一紧，钝痛感从心口发散至全身。他脑海里猛然闪过一张苍白消瘦的病容，那是一张掉光了头发、颧骨突出、面颊凹陷的脸。

他狠狠闭了闭眼，努力将埋在记忆深处的片段压下，连续做了几次深呼吸才调整好情绪，走到陈欣怡身边坐下，抬起的手悬在陈欣怡瘦弱的肩上，想放下又犹豫了片刻，最后轻轻拍了两下。

“我虽然只是牙医，不擅长其他器官的病症，但对甲状腺多少有些了解。这个手术没有很高的风险，你不必过分害怕。只是术后免疫力会下降，要注意保养。”

顾栖迟比以往都柔和的声调有着安抚人心的魔力，陈欣怡很快止住了哭泣，侧脸瞧他，将信将疑地道：“真的？”

“嗯，我保证她会平安无事。”顾栖迟给了陈欣怡一个坚定的眼神。作为医者，不该对患者家属说出如此肯定的结论，任何手术都不能保证患者平安无事，再小的手术都存在风险。只是看着她期盼渴求的眼神，这句宽慰的话不自觉就溜出了嘴。

顾医生的话无疑是陈欣怡此刻最需要的救命稻草，他的话音刚落，她就破涕为笑。

顾栖迟心中微动，她此刻的笑容，宛如雨后彩虹，绚烂夺目，给人以美好，充满了希望。他想，这约莫是他近年来见过的最美的笑容，如此动人心弦，如此皎洁无瑕。

顾栖迟问了陈欣怡母亲明天的手术时间，又宽慰了几句，才起身告辞。陈欣怡再次为失约道歉，又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次，才目送着他离开。

翌日，陈欣怡在母亲手术前与她通了电话，再三鼓励祝福手术顺利。挂断电话后，她的心就一直悬着，紧张感充满了胸腔。

正在此时，楼宇对讲机响起熟悉的嘟嘟声，她又在视频窗口看见了顾医生格外俊美的脸庞。

顾栖迟一进门，就看见俏脸上写满问号的陈欣怡，于是挑了挑眉：“怎么，不欢迎我？”

“你今天不用去诊所当值吗？”

“不用，我轮休。”顾栖迟没说出口的是，原本今天不是他休假，而他特意与诊所里的其他牙医换了班。

见她还想再问，他直接换上室内拖鞋，走到沙发边坐下，又拍了拍他身边的位置，对傻站在门边的她招呼道：“过来坐。你妈妈不是正在动手术吗？我陪你一起等。”

陈欣怡就差感动得掉眼泪了，她没想到顾医生竟然如此好心，之前觉得他不好相处，冷淡无情，真是不应该。

她乖乖地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犹豫了半晌，支吾道：“你说……”

还没等她说完，他就打断她，直接回话：“不会，别胡思乱想。”

陈欣怡撇了撇嘴，顾医生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吗？她还没问出口，他就知道她想问妈妈的手术会不会出问题。

顾栖迟自嘲地笑了笑，真是奇怪，他竟然被陈欣怡影响，内心也蔓延起了紧张的情绪。或许是因为他无凭无据地给她打了包票，有些心虚，更害怕出岔子。

两人并排坐着，静默无声，空气似乎都陷入了凝滞。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微信发出好友视频邀请的声音，才打破了客厅里令人窒息的寂静。

妈妈的头像出现在手机屏幕上，陈欣怡激动得手指发颤，既然发来了视频聊天邀请，是否就代表妈妈的手术一切顺利，现在平安无事？

响了好几声，陈欣怡迟迟没有按下接听，手一抖点了拒绝。

“为什么不接？”顾栖迟这回真的看不懂了，她明明一直盼望着手术结果。

“我……我没准备好。”陈欣怡拍了拍脸，稳定住情绪，她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陈母再次发来视频聊天邀请，陈欣怡点了切到语音接听。

手机里传来陈振华低沉的嗓音：“你这孩子，怎么总不喜欢视频，每次都换成语音，你就不想看看我和你妈呀？”

陈欣怡咬了咬已经开始颤抖的唇，极尽所能地维持住轻快的语气：“爸，我这里网络信号不好，视频很卡，还是语音流畅。哎，不说这个了，妈妈现在怎么样？”

“你妈挺好的，手术很顺利，现在不大方便说话，就想跟你视频，让你瞧瞧她。”陈振华叹了口气，言语中颇为无奈，“其实，我们是想你了，只看你发来的自拍照不过瘾。女儿啊，要不你找个信号好的地方，跟我们视频？五分钟就够了。”

陈欣怡握紧了拳，极力压抑着胸腔内翻滚的情绪，眼眶酸胀，隐忍的泪水终是不听话地冒出来捣乱。

她嘴唇鼻翼都抖得厉害，小脸憋得通红，极力克制才没发出丝毫动静。顾栖迟眼睁睁地看着她用手在自己的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下手之狠，令他咋舌。

腿上的痛感暂时代替了内心激荡的情绪，她深吸口气：“好的，爸爸。那您和妈妈等我一会儿，我找到地方，就跟你们视频。”

挂断语音聊天，陈欣怡立即捂住嘴，低声呜咽起来，眼泪一颗接一颗，连成了一条晶莹的丝线，在她的脸颊上缓缓流动。

她颤抖的身子、压抑的哭声都令不明状况的顾栖迟感到揪心，他试探着道：“你母亲手术顺利吗？”

陈欣怡顾不上回答，只冲他微微点了点头。

顾栖迟闻言心下一松，眉目舒展：“那你现在是喜极而泣？”

陈欣怡又摇摇头，接过顾栖迟递给她的纸巾，拼命擦拭脸颊上的泪水，声音发抖：“我不敢看他们的脸，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在哭……”

怎么办？陈欣怡彻底慌了，刚才一时心软答应了与爸妈视频，可她做不到，真的做

不到啊……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刚到墨尔本留学的那一年，她初次离开父母，背井离乡，英语口语不够流利，与老外交流起来磕磕巴巴，被人当面嘲笑；纯梦和她一起与人合租在一栋房子里，合租的洋人留学生喜欢去酒吧，回来后醉醺醺地调戏她们；她去餐厅打工，被老板嫌弃干活不够麻利，骂得她狗血淋头；她无法适应国外的生活，与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每天都被寂寞无助侵蚀着意志……

过了一段这样的生活，她想做逃兵，与爸妈视频通话，她抱着手机，哭得涕泪横流，将所有的心酸与苦楚都倾诉给了父母。

结果呢？妈妈急病了，爸爸自责不该学亲戚的样将女儿送出国留学。可是，爸妈花了那么多钱与精力，望女成凤，她又怎么能说逃就逃？

那次之后，她醒悟了，开始学会说善意的谎言，只报喜不报忧。她开始变得不敢与父母视频，因为只要看到他们关切的脸、两鬓冒出的白发、眼角增添的皱纹，她就无法控制流泪的冲动。看到他们的面容，她会变得软弱，会想回家，会想投入他们的怀抱撒娇，努力强撑的坚强会在顷刻间崩塌。而她的泪水无疑是插入父母心间的一把利刃，他们怕她在国外吃亏受欺负。她只有语气轻快，对他们汇报一些喜人的成绩，他们才能安心。

顾栖迟试着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去理解她此刻的心情，最后只得建议她看一个搞笑视频后再与父母视频聊天，这样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哭鼻子。

但真当陈欣怡见到手机屏幕里母亲躺在病床上憔悴的病容，她还是没忍住，泪水顷刻间涌了出来，她压下手机，不让母亲瞧见。

顾栖迟听见手机里传来女人微弱的询问声，有气无力却很焦急，又见陈欣怡不在状态，只得拿过她的手机，看向屏幕，客气有礼地道：“阿姨您好，我是陈欣怡的朋友，她肚子痛，去厕所了。您别担心。”

陈欣怡抹干眼泪，愣愣地看向他，没想到顾医生扯起谎来，也是不用打草稿的。

陈振华接过手机，看向手机视频画面里的顾栖迟，眼中有着惊讶与淡淡的欣赏：“小伙子你好，没听欣欣说起过你，请问怎么称呼？”

“叔叔您好，我姓顾，名栖迟。”

“哦……是小顾。你和欣欣……”

陈欣怡一听爸爸欲言又止的语气就知道爸爸接下来想问什么，她哪里能让爸爸问顾医生那样的问题。收拾好泪痕，她立刻将脸凑到顾栖迟旁边，抢镜说：“爸，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您别乱想。”

“好的，好的。你有人照顾爸爸就放心了。你妈这里有我呢，你在那边好好过日子，不用担心我们。”陈振华顿了一下又看向一边被挤得只露出半边脸的顾栖迟，“小顾啊，谢谢你照顾欣欣，真是麻烦你了。以后叔叔与你碰面，再当面感谢。”

顾栖迟倒是处变不惊，稍稍一愣，就作了答：“叔叔不用客气，应该的。”

什么应该的？！顾医生也太好说话了吧。他应该将误会扼杀在摇篮里，不该顺着爸爸的话说下去。这下可好，就算她浑身长满嘴，估计都解释不清了。

她和冯毅晨谈恋爱时，没有告诉父母，想等到谈婚论嫁再说，免得分手，让父母操

心，结果还真就无疾而终了。这回却是无中生有！虽然双方都没有明确说破，但她爸爸一副看女婿的眼神，可瞒不住她。

闹了这么一出乌龙，倒是缓解了她的情绪流泪症。万幸，她没有让父母瞧见她泪流满面的样子。

“顾医生，你应该解释的，这样多委屈你。”陈欣怡局促地用手扯了扯膝盖上的裙子。

“你不想让他们担心，希望他们高兴，我不如顺了你爸爸的意，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在他看来，无非就是将计就计，未来真提及此事，也算不得撒谎，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陈欣怡的母亲刚动完手术，能有所宽慰也是好的。

陈欣怡不知该说什么，望着他唇边体贴的微笑，半天才憋出来两个字：“谢谢。”

转天，陈欣怡去了Vsmile，完成上次失约时就该制作的牙模。牙齿模型是为了以后矫正时方便对比，且帮助医生更好地观察比对，制订矫正计划。这回沙纯梦也赶过来凑热闹。

顾栖迟用开口器撑开陈欣怡的嘴，硬生生将她的嘴撑到了极致，她感觉她的嘴角都快被撑破了。他又塞了一团快速定型胶剂到她的口腔中，口腔里被塞得满满的，那种怪异的恶心感，令她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咬住。”顾栖迟吩咐。

陈欣怡只得硬着头皮将满口黏糊糊的东西咬住，等着它变硬变干，再被顾栖迟取出。她以为这已经是此次复诊里最难受的阶段，谁知顾栖迟竟还要她扯开嘴唇，为她牙齿的正面侧面拍照。以往她因为牙齿不整齐，拍照时都保持笑不露齿，这回不

但要她暴露牙齿，还要她将嘴唇撑开向两侧拉伸，那模样，就算不看，她都能想象出该有多丑。

她捂住被开口器撑得酸胀不已的小嘴，冲顾栖迟拼命摇头：“我不想拍，这样的丑照留存下来，简直是人生的污点。”

顾栖迟哼笑道：“不拍你就不必做正畸了。我需要拿你的照片回去做矫正方案，日后还要用来做对比，如果你不愿配合，我们的医患关系就此结束。”

陈欣怡的脑海里在天人交战，如果现在放弃，她前期投入的诊疗费就如纸币扔入大海，连个水漂都没有。这怎么行呢？

她眼珠一转，发现沙纯梦手里拿着太阳眼镜，连忙问她要来戴在自己脸上，遮住她小半面容，这才扭扭捏捏地开始配合拍照。

她不停地在内心安慰自己，没关系，戴着墨镜，应该没有多少人能认出丑照里面的正主儿是她。

“哈哈，欣怡，你真会自欺欺人！”

沙纯梦的大笑声打破了陈欣怡的最后一点希冀。

顾栖迟变换着方位对她拍照，助理Aggie则用开口器将她的嘴巴撑到极限。

“笑，笑得开心一些。”顾栖迟再次吩咐。

陈欣怡刚想问为什么，就被顾栖迟抢先道：“不要问为什么，照做！”

她对天发誓，一旦正畸疗程做完，她拼了命也要让顾医生将这些历史污点毁尸灭

迹。

拍完丑照，陈欣怡揉着酸疼的腮帮子，以为灾难已经结束，可事情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简单。顾医生又拿来了分牙圈，要将小小的蓝色橡皮圈塞到她的大牙之间，使牙齿移动出一定空间，以便戴牙套时放入固定牙套的钢圈。

这种操作只要想象一下，就知道牙齿会非常难受。硬生生地在牙齿间塞入橡皮圈，将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两颗牙强行挤出空隙，必然又酸又痛。

陈欣怡思及此，不由得沁出了热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初中时听爸妈的话去接受矫正，那会儿骨骼还没有定型，比成人矫正容易得多，承受的痛苦也少。

“哭什么？刚放进去不痛，放心。”

陈欣怡一听，微微松了口气，却又听顾医生补充道：“过几个小时后才会痛。”

陈欣怡：“……”这不就是“死缓”吗？推迟几个小时，最后还是要面临“死刑”！

她再次躺上了牙椅，小嘴大张，顾医生用夹着分牙圈的夹子用力往她的齿缝里塞，她的头都被他推到了另一边，Aggie连忙伸手固定住她的脑袋。她只觉自己仿佛是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

只听吧嗒一声，第一个分牙圈总算塞进去了。

顾医生一共塞了八个，最后一个完成时，陈欣怡的泪已经淌到了脖子里。

她用上下牙齿咬合试了试，几颗大牙酸胀无力，倒是没觉得疼。

顾栖迟送她与沙纯梦到前台，又嘱咐了句：“回去尽量别咬硬物，吃点流食。一旦

发现分牙圈掉落，马上到诊所找我。一周后，就可以装牙套了。”

陈欣怡可怜兮兮地双手捧脸，眼角还泛着点点晶莹：“又是流食……顾医生，我已经瘦得九十斤都没有了，你这是想逼死我呀……”

顾栖迟微微一笑，宛如春暖花开：“放心，死不了。”

陈欣怡回家后用电饭煲煮完粥，又准备了猪肉松与白腐乳等配粥小菜，刚坐下想开动，四颗大牙处就传来了隐隐的疼痛，她尝试着上下牙齿轻轻一咬。

“嗯——”疼痛感立即加剧，疼得她五官都挤成了一团。

陈欣怡揉了揉腮帮子，放下碗筷，飞快地从通讯录里找出顾栖迟的手机号码，拨打给他。

没过几秒钟，手机里就传来了顾栖迟低沉的嗓音：“Hello？”

“顾医生，是我，陈欣怡。”

对方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问道：“什么事？”

陈欣怡闻言，暗暗吁了口气，她真怕顾医生会说下班后不接受病人骚扰。

“顾医生，我的牙好疼……上下牙齿轻轻一碰都疼得要命，像是神经痛。我该怎么办？”

“你那里有备着常用药Panadol吗？有的话，吃两粒，可以消炎止痛。”

陈欣怡听了他的话，连忙打开药箱翻找，结果只找到一个空药盒，里面连一粒都不剩。她颓然地垂下肩膀，委屈地道：“没，一粒都没有。这么晚，药店都关门

了。”

顾栖迟沉默了半晌，似乎在为她思索解决办法。半分钟后，他缓缓开口：“你开车到我家来取，我这里有。”

陈欣怡闻言，有种瞬间从地狱被人送上天堂的狂喜：“真的吗？太谢谢你了。我马上就去！”

“那个……”顾栖迟欲言又止。

“顾医生，您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顾栖迟的语气听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上次我看你发的帖子，似乎还提到能帮人疏通洗手池或浴缸下水道？”

“对啊，顾医生家的下水道堵塞了？”

“嗯……你一会儿过来取药，能帮我疏通一下吗？”顾栖迟不等她回答，又急忙补充，“你放心，不是让你白干，我按照你的收费标准支付修理费。”

顾栖迟越说越觉得不好意思，让一个女生来为他疏通堵塞的下水道，怎么想都觉得不合理，但入夜后确实不容易找到人立刻过来提供上门服务。

陈欣怡不假思索就爽快地答应了，完全没有普通女生的扭捏，顾栖迟这才放下心中的尴尬。

陈欣怡从家里带上疏通下水道需要用上的东西，驱车赶到了顾栖迟的家。

她一进门便闻见了诱人的饭菜香，来到敞开式厨房一看，餐桌上摆放着几只一次性

塑料打包盒，里面装有芥末虾仁沙拉、黑椒牛柳、葱爆排条，还有一份水果拼盘及排骨汤。

陈欣怡蹙眉问：“顾医生，你平时每天都在吃餐厅外卖？”

“是，怎么了？”顾栖迟不会烹饪，不打包外卖，他非得饿死。

“这样多不健康，重油重盐。你是医生，养生总懂吧？”陈欣怡又默默地在心里补上一句：关键是贵！自己下厨可以省下不少钱，当然，拥有高薪职业的顾医生是无法理解“贫民窟女孩”的想法的。

“我对烹饪毫无所知，只能这样凑合。”

陈欣怡满脸嫌弃：“顾医生，不是我说你，你真的是生活白痴。居家必备技能一窍不通，以后非得娶一个能干点儿的姑娘当老婆，为你操持家务。”

顾栖迟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说成“白痴”，以往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夸奖，就算对他有所不满，也只会在背地里悄悄说。

忠言逆耳，他心底猛地燃起了不悦的火花，但可气的是，陈欣怡一点儿没说错，他竟无言反驳。

“什么地方堵塞了？我先帮你疏通，一会儿下厨给你做几道菜，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普通家庭必备的家常小菜。”

顾栖迟愣了一下，说：“厨房里的水槽。”

陈欣怡来到厨房，脱下薄款牛仔外套，撸起袖子准备开始干活。

谁知，跟在他身后的顾栖迟突然大喊一声：“你快穿上外套，把拉链也拉好。”

陈欣怡傻眼了，低头瞧了瞧身上的连衣裙，不是低领，腰侧拉链也没有开口，哪里都没问题，他到底为什么这般激动，仿佛她没穿衣服似的？

“顾医生，我有哪里不对劲吗？”

顾栖迟扭着头，不看她，脸色非常难看，口气不善：“不要废话，快穿上！”

陈欣怡发现他脸色发白，情况不妙，担忧地贴近他，问：“顾医生，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顾栖迟本羞于启齿，但被她逼得没辙了，只得咬牙道：“我有密集恐惧症，你快点穿上！”

闻言，陈欣怡宛如醍醐灌顶，霎时想起顾栖迟与她在超市争夺鱼油那回，也是这般狼狈，而她此刻穿的又是水玉点点图案的衣服。

她连忙将牛仔外套穿上，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好了，你别怕，全部遮住了。”

陈欣怡不由得在心底感叹，人无完人。顾医生气质出众，长得帅，身材好，在澳大利亚牙医专业又是学霸的代名词，还拥有自己的牙医诊所。他却是不折不扣的路盲、居家白痴，还有严重的密集恐惧症。

可见，上帝对待芸芸众生还是相对公平的。

见顾栖迟恢复正常，陈欣怡才打开水龙头，观察了一下堵塞的情况，发现并非完全无法下水，只是下水速度很缓慢。

她从工具箱里取出小苏打和白醋，对顾栖迟招招手，说：“我今天教你一招，如果下水道堵塞不严重，就先尝试用小苏打粉、白醋和开水来解决。”

陈欣怡一边说一边为他演示操作，她打开小苏打粉的包装，将白色粉末倒在水槽的排水口周围，又拧开白醋瓶的盖子，将白醋倒在苏打粉末上，霎时混合物发出咝咝的声音，还泛出泡沫。

她又让顾栖迟去烧开水，开水烧开后，她将滚烫的沸水对着白醋与苏打粉的融合物缓缓倒下，将它们冲入下水道。她反复操作了两次，等候了几分钟，检验效果，发现堵塞状况有所缓解，但下水还是不够快，没有恢复到正常速度。

陈欣怡又从箱子里取出专门应对堵塞下水道的药水，举到顾栖迟的面前给他看：“如果偏方效果不佳，你就必须去超市买这款药水，十二澳元一瓶，通常一瓶可以用两次，但堵塞严重的话，你就将一瓶都倒下去，保管有用。”

她将剩下的半瓶都倒入厨房的水槽里，嘱咐顾栖迟二十分钟后才可使用这个水槽。

“顾医生，冰箱里有现成的食材吗？”

顾栖迟还在用手机将她使用的强力下水道疏通剂拍下来，闻声微怔，他的冰箱里都是一些速食品，即开即食，算不算她口中的食材？

他打开冰箱，示意她可以随意查看。

陈欣怡上前一瞅，差点冲他翻白眼，牛奶、酸奶、火腿肠、切片面包、矿泉水、蓝莓、草莓……连半成品的食材都没有。

她忍不住吐槽他：“好歹买一些超市里的半成品，比如上好酱料的鸡，拿回来往烤

箱里一塞，半个小时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烤鸡，不需要半点烹饪技能。”

被陈欣怡教育了一通的顾医生不知该如何为自己辩护，只得选择闭口不言。

她又查看了他的冷冻柜，拿出里面的冷冻蔬菜，从厨房柜子里取了吞拿鱼罐头。最后，她翻箱倒柜都没有找到炒锅和锅铲。

陈欣怡心头漫上可怕的猜测：“顾医生，你这里该不会连锅和锅铲都没有吧？”

她已经近乎崩溃，顾栖迟却照旧一脸无辜：“我又不会烧菜，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陈欣怡：“……”

她算是彻底服气了，明明可气又可笑的事，但顾医生的表情竟让她觉得有点可爱。最后她只得拿了一个空碗，倒入冷冻蔬菜——胡萝卜、土豆、玉米、青豆的组合，放入微波炉里热了两分钟。

取出后，她又将番茄开胃酱料的吞拿鱼罐头倒入碗里，用筷子搅拌均匀，推到顾栖迟的面前：“尝尝。”

顾栖迟用勺子舀了一勺，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双眸一亮：“原来还能这样组合……味道很好。”

陈欣怡托着下巴瞧他优雅的吃相，不禁感到好奇：“顾医生，平时你怎么吃冷冻蔬菜的？”

“微波炉热完加胡椒粉。”

嗯，好歹知道要加调味料，比她想象中的好一些。

陈欣怡看了一眼餐厅墙壁上的金属挂钟，时间差不多了。她双臂抱胸，看着顾栖迟将吞拿鱼什锦蔬菜吃完，才示意他去试试厨房堵塞的水槽是否恢复正常。

顾栖迟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验收效果，没想到水龙头里的水刚倾泻到水槽里，就一股脑钻入了下水口，非常顺畅，没有丝毫凝滞。他欣喜不已，转头冲陈欣怡笑着说："没想到这药水还真管用。"

陈欣怡撇了撇嘴："我还能骗你不成？以后再有哪里堵塞，你就不用求人了。"

顾栖迟关了水龙头，摸出皮夹，抽了统共两百澳元纸币递给陈欣怡："够吗？"

陈欣怡抽出五十澳元放入自己的钱夹，又抽了两张二十的纸币塞到顾栖迟手里："收你一个成本费再加两片Panadol。"

顾栖迟一愣，这才想起止痛药还没拿给陈欣怡，立即从家用医药箱里拿出一盒Panadol递给她："这盒给你，我还有两盒。"

陈欣怡也不跟他客气，道了谢就将药盒打开，抠出两粒白色的药片扔入口中，灌水服下，剩余的都被她塞入了随身的背包里。

顾栖迟想了想，还是将她退回的钱递给她。他就是觉得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做适合男人兼职的活儿，赚点辛苦钱不容易。陈欣怡却眼神不善地瞪着他，把他瞪到收回手才罢休。

顾栖迟只得转移话题来缓解气氛："你到现在什么都没吃？"

她指了指自己的腮帮子："疼，吃不了。回去喝稀粥，灌个水饱吧。"

事情已了，陈欣怡也不多逗留，顾栖迟将她送到门廊处，又忍不住问：“疏通下水道的办法，也是YouTube上学来的？”

“对啊，网络达人千千万，各种领域的能人应有尽有。顾医生，我建议你置办一套厨房用具，烹饪家常菜很简单，以顾医生的高智商，看个教学视频，分分钟学会。”

陈欣怡也不等顾栖迟回应，倒退着冲他挥挥手：“走啦，回见。”

顾栖迟突然面色一变，惊呼：“喂，小心……”

“啊——”陈欣怡身后就是台阶，她一脚踩空，仰头往后倒去。

顾栖迟眼明手快，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将倾倒的她猛地拽了回来。

陈欣怡被这股力量拽着直直撞入他的怀里，撞得鼻尖发酸。

“你背后长眼睛了？倒退着走，不怕摔死？”顾栖迟严厉的训斥在她的耳边响起。

陈欣怡鼻尖的酸痛感消退后，鼻腔里便充满了属于顾栖迟的气息，清爽干净又有些许男性特有的味道，让人特别想靠近。她不知不觉沉醉其中，心脏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清晰可闻，像是一只小兔子在怀里蹦蹦跳跳，不得安生。

顾栖迟见陈欣怡靠在他的胸前一动不动，有些不明所以，便扶住她的肩膀，将她拉开一点距离，却见她眼角划下两串清泪，梨花带雨的模样，令他怔了怔。

“说你两句，就哭鼻子，真是玻璃心……”他的大拇指指腹在陈欣怡的脸上擦了擦，抹干了眼泪，“好了，别哭了，被人看见，还以为我怎么你了。”

顾栖迟越发觉得陈欣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体，修门锁、疏通下水道等等行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汉子，但爱哭的臭毛病又令她变成了脆弱娇气的小女人，两种极端反差的特质综合在一个人身上，实在很怪异。仿佛她身体里住着两个人格，总是毫无预兆地来回切换。

她的泪水让顾栖迟忽略了她颊边泛起的薄红。陈欣怡暗骂自己不争气，一个拥抱而已，至于害羞得引起情绪波动，流下眼泪吗？又不是情窦初开的豆蔻少女，真是丢脸！

陈欣怡几乎是落荒而逃，最后连句完整的话都顾不上与他说。开车返家的路上，她心口的小兔子还在欢快地蹦跶，眼圈里的湿度居高不下。

顾栖迟是她的冤家吧？与他在一起，总是状况百出，让她应接不暇。

正式戴牙套那日，沙纯梦还是陪着陈欣怡一同去了Vsmile牙医诊所，只不过多半是为了多一次看顾医生的机会。

陈欣怡躺在牙医上，顾医生将金属托槽一个个粘在她的牙齿上。陈欣怡努力大张着嘴巴，配合顾医生的动作，一张嘴足足张了半个小时都没机会合上。

自从发生了那个意外的拥抱……或者是更早之前，顾栖迟将错就错，顺应了父亲“美丽的误会”，陈欣怡心里就萌生出了一些异样的感觉，她也说不上到底是什么。就说此刻，顾医生戴着浅蓝色的医用口罩，贴得她极近，就在她眼睛的上方，两人面部之间的距离不足一个成年男子的拳头，他还认真而专注地看着她的嘴……

忽略顾医生手上的动作，再忽略她僵硬到酸痛的腮帮子，有一种绮念在她的脑海里发酵。

他们靠得那么近，近到她能看清楚顾医生的睫毛，浓密乌黑，一眨一眨，像是挠在了她的心尖，让她感觉痒痒的。还有斜飞入鬓的剑眉，阳刚俊挺，好看得宛如一幅装饰画。

看得久了，陈欣怡都忘了嘴部的不适，只听到心脏扑通扑通的声音，格外清晰强烈。等回过神时，她才窘迫地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丢人，忍不住在心里骂自己——陈欣怡，你疯了吗？怎么能像“傻蠢萌”那样犯花痴？顾栖迟只不过长得比普通男人更好看一些，其他方面也没什么特别的，赶紧收收心，别动那些奇奇怪怪的心思！

为了转移注意力，陈欣怡努力开口说话，口齿不清，倒也能让人听明白：“顾医生……还要多久啊？”

顾栖迟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语气温和：“酸了吧，休息会儿，别用舌头舔托槽。”

陈欣怡的心跳猛然漏了一拍，要命！就是拍拍脸而已，她怎么就脸红心跳了呢？“小鹿乱撞”这个词儿，曾经的陈欣怡只在书上看到过，从未领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活了二十四年，顾栖迟是第一个让她明白这个词汇含义的男人。冯毅晨没有，在她更早之前白纸般的学习生涯，就更不会有了……

新奇的感觉侵蚀着她的心神，她闭了闭眼，又狠狠自我训斥一番，最后将这些慌乱复杂的情绪归结为顾医生是“祸水”，一个长着引人犯罪面孔的“坏牙医”。

陈欣怡的上排牙齿除了左右两边的第二磨牙，其余的每一颗牙齿表面上都粘了金属托槽。她发现自己合不拢嘴了，上嘴唇被托槽顶起，轻轻一动嘴皮子，就被那一颗颗凸起的金属“小豆豆”磨得肉疼。

她不敢乱动，微微张着嘴，心里已经开始为之后的生活担心。这一嘴的“钢牙”不得把口腔内壁嫩生生的肉都给磨烂？别说好好吃东西，就连正常说话都有点影响吧？

想着想着她的眼角都有些酸涩了，成人正畸，牙套一戴就是两年，丑也就罢了，影响进食才是真正难熬的。

顾栖迟趁着休息的空隙，拿来彩色结扎圈给陈欣怡挑选：“选一个颜色，一会儿就给你戴上，固定在托槽上的。”

陈欣怡瞅了一眼，嚯，五颜六色的，跟美甲店的指甲油色号展示似的。她想象了一下把牙齿表面搞成彩虹色的效果，身体不禁打了个寒战。

顾栖迟见她脸色古怪，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又说：“你可以根据心情每个月换一种颜色，也可以把所有颜色一起用上，五彩缤纷的，可能看着心情不错？”

沙纯梦蹦过来瞧了一眼，笑着说：“选粉色的，好看，满满少女心！”

陈欣怡嘴角抽了抽：“咧嘴一笑，人家不得以为我吃了颜料呢！什么色都不要！就要透明的！”

话音刚落，她就用手捂住了嘴，天啊，她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全毁了，刚才那么几句话，她说破了好几个音，搞得像大舌头似的。说话间，托槽还把嘴唇内壁的嫩肉磨得生疼。这感觉大概就是用刷锅的钢丝球来搓澡的体验吧……

“扑哧——”沙纯梦喷笑道，“欣怡，你现在说话跟我老家公寓门口的保安一个样儿，他掉了颗门牙，说话漏风，哈哈哈……”

陈欣怡狠狠地瞪了嘲笑她的沙纯梦一眼，如果眼神可以杀人，沙纯梦此刻已经被她大卸八块。在她的伤口上撒盐也就罢了，竟然拿她跟那位满口烟渍牙的中年老大叔做比较，真是岂有此理！

顾栖迟戴着口罩，但喉咙里的笑音仍是溢了出来，他回身将装着彩色结扎圈的塑料盒子交给Aggie，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透明结扎圈。

“你本来就打算给我用透明的，为什么还要问我？逗我玩吗？”陈欣怡捂着嘴，冲他瞪眼。

“说不定你喜欢高调特殊，回家Google一搜，发现有彩色的，回头又怪我不给你使用，我岂不是很冤？”顾栖迟挑了挑眉，揶揄道，“彩色的不加钱，要不要考虑下？”

“呸呸呸，就算彩色的便宜，我也不要。”陈欣怡一激动，说话太快，口腔内壁似乎都被金属托槽刮破了皮。

“咝——”她摸着腮帮子，表情扭曲，眼泪唰地一下就从眼角流了出来。

Aggie已经习惯了这位爱哭鼻子的患者，她噙着关切的微笑递上纸巾，并不多话，反正她也听不懂Boss和患者之间的汉语交流。

顾栖迟瞥了眼正在拭泪的陈欣怡：“磨到肉确实有些疼，但也不至于痛到掉眼泪吧？你这样，之后不得日日以泪洗面？”

陈欣怡重新戴上遮光镜，闭眼躺在牙椅上，决定少说话，免得再受皮肉之苦，也不再看顾医生的美色，眼不见，心不烦，她要六根清净，摈除杂念。

又过半个小时，全套托槽才顺利就位，顾栖迟拿来细如发丝的弓丝穿过托槽，最后固定上透明结扎圈，才算完工。

陈欣怡的嘴早就张得麻木了，上下排牙齿上多出这些磨嘴的金属物件，她连正常的闭嘴动作做起来都有些困难，侧面看嘴巴凸凸的，虽不明显，却也有些影响整体脸型。

可叹顾医生丝毫不顾念成功“变丑”后陈欣怡的沮丧心情，还拿出手机让她撑开嘴给他照口腔照片。

沙纯梦安分了半个多小时，小嘴又开始不消停：“欣怡，以后谁敢欺负你，你就张嘴咬他！你现在的牙口，可是纯天然杀伤性武器啊！多好的自卫工具！”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陈欣怡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口腔里的嫩肉又是一轮受虐。

顾栖迟：“回去后如果觉得疼，就吞两片Panadol。不要吃过硬、过黏的食物，以免损坏牙套。不过，刚开始的一个星期，估计你也咬不动多硬的东西。”

陈欣怡眼巴巴地看着给她“判死刑”的顾医生，她怎么就觉得他有点幸灾乐祸，想看她的笑话呢？

她跑到洗手池上的镜子前一看，嘴巴勉强能合拢，但口腔内的感觉十分不舒服，想必适应期相当难熬，影响容貌也在意料之中。

她对着镜子咧嘴一笑，故意将满口钢牙暴露在外。这一笑，别说是其他的看客，就是她自己，都被这“钢牙谄笑”唬了一大跳。

该怎么形容她此刻的心情呢？约莫就是某天起床照镜子，发现一夜之间满脸爆痘的惊悚，只不过现在是满嘴爆豆，还是钢豆……

沙纯梦走过去，拍了拍陈欣怡的肩膀，试图安慰劝解：“欣怡，别照了，越照越难过，千万不要想不开啊，也就丑两年而已，人生有许多个两年呢！大不了咱两年不照镜子，自欺欺人还是可以的。”

沙纯梦的宽慰无疑是在陈欣怡的伤口上又插了一刀，她向来不知道好闺密长什么样，却真真切切地明白损友是个什么模样！

为了弥补受伤的心灵，回家后的陈欣怡戴了个口罩，驱车出门上Domino's买了一个Mega Meatlovers Pizza，化悲愤为食欲，完全将顾医生的叮嘱抛在了脑后。

陈欣怡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肉香四溢的pizza往嘴里塞，她朝着被切割好的pizza顶部尖角一口咬下。

嗷的一声怪叫过后，陈欣怡将咬了一口却没有咬断的pizza甩回了pizza纸盒里，飞奔到穿衣镜前，张开嘴，观察刚才被金属托槽弹到的部位。

一看之下，陈欣怡吓得差点倒退一步。

谁来告诉她，为什么原本在门牙上粘得好好的托槽，突然之间就和门牙分了手？此刻托槽正挂在弓丝上，摇摇欲坠。

陈欣怡二话不说拿起手机就拨给顾栖迟。

电话刚接通，陈欣怡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抱怨：“顾医生，你家黏合剂的质量也太差了吧！刚粘上一个多小时，托槽就掉了。” 顾栖迟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

遭到陈欣怡“骚扰”。

这就是医生绝不能将私人号码留给病人的原因，如果人人都如陈欣怡这样，他的手机非被打爆不可。

“陈欣怡，还记得我说了什么吗？过硬、过黏的食物都不能吃。”他顿了一下，哼笑道，“你敢对天发誓，你没吃这些？”

陈欣怡闻言，面色一僵，吞了吞口水，仍死鸭子嘴硬：“我没吃。我吃的是面粉类食物，又没有啃骨头。”

狡辩。

顾栖迟接诊过各种各样的病人，什么样的他没见过？他懒得与陈欣怡磨嘴皮子，直截了当地说：“行，算我没说明白。戴牙套期间，不要吃pizza，记住了吗？”

“嗯，那我明天能找你修补吗？”陈欣怡心想，原本预约了一个月后复诊，谁知第二天就又要见面了。

“嗯，小心保护托槽，不要弄丢。这个很贵，美国进口货，订货到收货需要一个月左右。”

陈欣怡一听，立即捂住嘴，生怕托槽从嘴里蹦出来。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修补要额外收费吗？”

“不用。”顾栖迟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补充，“只要托槽没有遗失，重新黏合都不收费，但也请你尊重我的劳动。”

陈欣怡挂断通话，想着反正明天就要去修补，坏一颗是坏，坏一双也是坏。她又翻出薯片饼干等零食来，准备大吃特吃一通。

一轮尝试下来，她早已泪流满面。咀嚼的动作会让金属托槽与口腔内壁的摩擦加剧，内壁好几处都被磨得红肿疼痛，被钢丝勒紧的牙齿，牙根酸软胀痛，咀嚼食物完全使不上力，再好吃的零食，此刻吃着都感到痛苦。

最后她实在饿极，煮了一锅皮蛋瘦肉粥，跳过了咀嚼的过程，直接吞了下去。

这一回陈欣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牙齿掉光的老年人，面对美食无力下口时，是多么悲哀的心情。

翌日，顾栖迟为她重新黏合好托槽，发现她口腔内壁起了溃疡，还有好几处红肿，不由得感叹："你还真是不遗余力地与牙套做斗争。"

顾栖迟递了一盒保护蜡给陈欣怡："把保护蜡粘在托槽表面，摩擦到口腔内壁就不会痛了。吃饭刷牙时都要摘下保护蜡，以免误食。"

陈欣怡打开塑料小盒查看，一条条半透明的保护蜡整齐地排列在盒内。顾栖迟用指尖拧下一小段，用指腹压扁，让她张口，帮她按压在了一个托槽上。

她学着顾栖迟的示范动作，自己操作了一次，很容易上手，使用后再也不怕说话时摩擦到口腔嫩肉了。

她捏着塑料小盒，噘起小嘴，嘀咕："有这么好的东西，昨天怎么不给我？非得等人家身受重伤才拿出来，太坏了。"

顾栖迟本在与助理Aggie交谈，忽地回头，哼道："我耳朵没聋。下次骂我的话，还

是放在心里比较好。”

陈欣怡摸了摸鼻子，举起塑料小盒：“这个收费吗？贵不贵？”

“不值钱，送你了。”顾栖迟对她的抠门已经习以为常，“一般人没你话那么多，不需要保护蜡。吃饭时不能用，该磨还是得磨，熬过磨合期，也就不痛了。”

然而此时的顾医生万万没想到，自从陈欣怡戴上牙套，他的厄运就开始了。陈欣怡嘴馋，明明牙口不方便，却屡败屡战，不让她吃pizza，她就吃生煎包、煎饺……一次次弄掉托槽，一次次跑去诊所找顾医生修补。由于修补不另外收费，她便有恃无恐。

顾栖迟其他接受正畸的病人，基本一个月见一回，而陈欣怡不敢说天天见，至少也是隔日见，大大加重了顾医生的工作任务。以至于顾医生见到她，就跟见了讨债鬼一般，一张俊脸上的表情要多扭曲就有多扭曲。

“陈欣怡，你是猪吗？听不懂人话？较硬的食物不要吃，你要怎么样才能记住？Pizza、生煎包、煎饺、炸鸡排……你告诉我，下一个你打算吃什么？”一个月的复诊期还没到，顾栖迟就接见了陈欣怡十多回，是其他患者一年的问诊量。他相信再好脾气的医生都会对陈欣怡忍无可忍。

Aggie虽然听不懂顾医生在说什么，但她不用听懂就能猜到，毕竟陈欣怡已经在诊所里出名了。其他患者无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牙套，生怕磕着碰着。最主要的是戴上牙套初期咀嚼会引发疼痛，患者都会主动选择绵软的食物。像陈欣怡这样为了美食不惜一切的勇者，实在不多见啊……

陈欣怡自知理亏，但她就是忍不住乐在其中。与其说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多的却

是另一种难以描绘的小心思——每回见到顾医生气郁不已，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却又拿她毫无办法，她就觉得有趣极了。

怎么办？她就是好喜欢看顾医生气得牙痒痒又无可奈何的生动表情。

难得她会对金钱与父母之外的事物产生兴趣，这是顾栖迟的荣幸。

她故作生气地说：“顾医生，辱骂病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见过哪只猪长得像我这么好看吗？”

顾栖迟被她气笑了：“戴牙套的猪，确实头一回见。”

陈欣怡被骂了，却一点儿不生气，还有些想笑。恐怕顾医生的追捧者们都没有见过他这般气急败坏的模样吧？

顾栖迟恨陈欣怡恨得牙痒痒，之前陈欣怡在他面前积攒的好感都快被她败光了。但他更气的是自己，明明感觉到陈欣怡多半是故意整他，但气归气，每次看见她偷偷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嘴脸，他竟然觉得有些可爱，不知不觉郁气就消了大半。如此周而复始，他怀疑自己迟早会被陈欣怡折磨出精神分裂症。

沙纯梦起初几次还陪着陈欣怡来诊所修补，之后就连沙纯梦都不好意思再看顾医生被闺密“欺负”的样子，愣是忍住了看美男的冲动，没有再来诊所凑热闹。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4 怦然心动

最近墨尔本华人微信朋友圈中流行起一间线上美食店——心意点心坊。售卖的恰好都是顾栖迟最喜爱的中国传统点心：小笼包、生煎包、锅贴、青团、烧卖、蛋黄酥、雪媚娘、蛋黄肉粽……

往年回国，顾栖迟必到之处就是正宗的华人小吃点心店，在国外总是很难吃到口味正宗地道的华人点心。这家点心坊被他的好友在微信朋友圈夸得天花乱坠，直说口味地道正宗，价格公道，包装安全卫生。

顾栖迟虽在澳大利亚居住多年，对美食的偏好却没有被西化，他依旧保持着对中华美食的热爱，尤其喜欢中华点心。在墨尔本有许多华人餐厅里都有一些零散的点心品种售卖，但他总觉得差点意思，比不上回国吃的那些正宗。

他忍不住加了心意点心坊店主的微信，向她预订生煎包、蟹粉小笼包、蛋黄酥各一盒。

心意点心坊店主在家里制作点心，没有开实体店，所有顾客都是与她约好时间，然后去她家附近的小马路边取餐，现场交易。由于人手不足，每天限量供应，很多人都约到了两三天后取餐。顾栖迟也不例外，与店主预订两天后晚上七点到指定地点取餐。

越是供不应求，便越是惹人肖想，顾栖迟这两天胃里的馋虫都被勾出来了，一心希望取餐时间快点到来。

取餐日当天，陈欣怡虽再次到诊所找他修复磕掉的托槽，他却没有生出多少郁气，

大度地容忍了她。直到见到心意点心坊店主的庐山真面目，他被馋虫勾起的好心情都化为了乌有。

顾栖迟的嘴角明显地抽了抽，满眼震惊：“怎么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店主耸了耸肩膀，笑着将三个一次性餐盒送到他手边，“谢谢惠顾，一共七十澳元。”

顾栖迟磨了磨后槽牙，店主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都是点心成品照，头像用的是心意点心坊的店铺logo，下面点赞评论的人称呼她为店主，偏偏没有她的照片和姓名，让他产生不了丝毫联想。

顾栖迟盯着陈欣怡得意扬扬的表情，她仿佛在说——兜兜转转你就是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他可记着陈欣怡时不时磕坏牙套找他麻烦的仇，哪里见得了她得意。怒气上来，他拔腿就走，将端着餐盒的陈欣怡扔在原地。

陈欣怡一愣，没想到顾栖迟竟然想跑她的单！

“喂，顾栖迟，你给我站住！”

顾栖迟充耳不闻，继续朝着他停车的地方前进。虽然从餐盒里飘散出的美食香味将他压抑了许久的馋虫勾得越发兴奋，但他就是想争口气，不对陈欣怡屈服。

修理门锁遇上她，怎么满足点儿口腹之欲，还能遇上她？难不成陈欣怡还真是他命里的克星？

陈欣怡气得胸口起伏，眼角的泪哗哗直流，一边追赶他，一边破口大骂：“顾栖

迟，你臭不要脸！我辛辛苦苦给你做完，你居然耍流氓？还有没有人性啊？我让你站住，听见没有？！”

微信线上点心店开张至今，顾栖迟不是第一个跑单的顾客，但其他人跑单，根本不会出现在约定地点，她想当面骂一骂真人都没有机会，只能将这些人的微信拉进黑名单。顾栖迟有胆来，撞在她的枪口上，就别怪她将之前受的憋屈全发泄在他身上。

顾栖迟人高腿长，越走越快，陈欣怡手里捧着餐盒，根本追不上他。她发了狠，索性将餐盒用塑料袋扎紧，放到路边花丛里。卸了货她一身轻松，拔腿就冲他飞奔过去。

顾栖迟发现陈欣怡跑来时已经来不及躲开，陈欣怡一下子蹦上他的后背，身子挂在他背上，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双腿缠住他的腰，活像一只抱着树干的无尾熊。

幸好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此间又是一条小道，前后非但没有其他行人路过，就连来往车辆都不见一辆，不然顾栖迟非得羞愤至死，陈欣怡在大街上可以做出没脸没皮的动作，他可做不到。

“陈欣怡，你给我下去！”顾栖迟试图掰开她的手，结果反倒是让她越缠越紧，再这样下去非得勒死他不可。

“我不！你个王八蛋！”陈欣怡吸了吸鼻子，情绪太激动，泪腺如失控的水龙头，一个劲往外流泪水，“见到是你，我还特地给了你老顾客的优惠价，真是好心没好报！我到底怎么你了？怕我给你下毒吗？你说，为什么见到店主是我，你就要跑单？”

顾栖迟被她勒得一口气差点上不来，俊脸涨得通红：“喀喀，放开……你隔三岔五找我麻烦，还问我为什么？喀喀喀……”

陈欣怡见他咳得厉害，微微放松了些许，但仍挂在他背上不肯下来：“一码归一码。我做的点心有口皆碑，尝过的顾客都说好，你不吃绝对会后悔。这样吧，你现在就试吃，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允许你跑单。但你得摸着良心给评价，不能口不对心。”

顾栖迟能不答应吗？再不答应他的脖子和腰就要被她生生折断了。

与顾栖迟达成共识，陈欣怡敏捷地跳下地，抹干眼泪，跑到花坛边将餐盒取出来。塑料袋里放着附赠的一次性筷子与纸巾，还有一小盒食醋。

顾栖迟在陈欣怡眼神的威逼下，捧着餐盒坐在花坛边，将一个蟹粉小笼包放入口中。

汤汁充盈，虽然搁置了一会儿，但汤汁仍旧温热，鲜美的汤汁混合着肉馅与蟹粉一起虏获了他的味蕾。

顾栖迟惊得陷入了愣怔，半晌没有动弹，这个味道……像，太像了！

记忆中上海城隍庙里的小笼包就是这个味儿，这是他回国必去的地点之一。

在墨尔本多年，他吃过的所有小笼包都没法完全解了他对城隍庙小笼包的思念。一直以来他都是凑合着吃，总比没有强。但这一次，这小笼包真正让他惊艳了，满足感从舌尖漫延至了内心深处。

他不禁有些感慨，幸好被陈欣怡逼着尝了尝，才没有与这份美味失之交臂。

陈欣怡见到顾栖迟发愣的表情，心里直打鼓，拿不准他是什么态度。

顾栖迟急切地打开另外两个餐盒，又尝了尝生煎包和蛋黄酥。

好吃！生煎包的味道很像国内的小杨生煎，豆沙蛋黄酥像极了荔园家的口感。

顾栖迟忽然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没人知道他每次吃到口味不正宗的中华点心时有多遗憾。人类的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越发膨胀。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他对中华点心口味的渴求已经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

顾栖迟盯着一个个撒有黑芝麻的生煎包，眼底流露出浓浓的怀念。小杨生煎，他母亲最爱吃的点心。移民到澳大利亚前，妈妈经常带他去吃小杨生煎和咖喱牛肉粉丝汤，那里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顾客们一个个都翘首以盼。妈妈也不例外，总是格外耐心，排着长龙也要带他吃到这些点心。

中华点心，不只是他偏好的美食，更承载着他与母亲在一起的记忆，温馨而美好。

陈欣怡见他久久不语，忍不住问："顾栖迟，好吃吗？"

听闻她的声音，顾栖迟才从回忆长河里回过神，他侧头看向她，诚恳地点头说："很好吃，是我在墨尔本吃到的最好的。"

"你……怎么了？"陈欣怡见他眼圈通红，吓了一跳。搞什么？她做的点心好吃到能让人感天动地？这也太夸张了吧……

顾栖迟狼狈地低下头："没什么，想起一些陈年旧事而已。"

他小心翼翼地盖上餐盒盖，打算带回家慢慢品尝。他拿出皮夹，抽了一张一百澳元递给陈欣怡："以后我会经常光顾，还请你不要介意我刚才的行为，对不起。"

陈欣怡从裤袋里拿出钱包想找零，顾栖迟一口拒绝：“多余的钱当作是我给你的赔礼，请不要推辞。你收下，才代表原谅我。”

陈欣怡犹豫了片刻，也没有跟他矫情，只说：“你下次再订，我给你打折。”

顾栖迟点点头，起身与陈欣怡告别。陈欣怡望着他离开的背影，突然扬声冲他的后背喊道：“顾栖迟，我也向你道歉。我保证以后不再贪嘴了，尽量保护好牙套。”

刚刚承诺完，陈欣怡心里就漫上一阵难以言喻的遗憾，不知为什么，她有点舍不得。不折腾牙套，就意味着她与顾医生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失落感还没起来多久，她又抿嘴笑了。没事！她不还有勾着顾医生胃的美食吗？就不信他不来找她！

世人常说，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抓住男人的胃。她觉得言之有理！

嗯？抓住顾栖迟的胃是为了赚钱，他的心，她要来做什么？陈欣怡懊恼地握拳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感觉近来的她越发莫名其妙。

顾栖迟闻言，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却嘴角上扬，抬起手挥了挥。能让他经常吃到这些点心，她就算是日日来骚扰他，他也乐意。

心意点心坊的名气在墨尔本华人圈里一传十、十传百，地道的口味及货真价实的用料，都博得了华人顾客们的赞赏。

除去那些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二代移民，大多华人都有很浓的思乡情节，一旦品尝到家乡的味道，都成了店铺十分忠诚的粉丝，几乎每周都会光顾，与其说是贪吃美味，倒不如说为了一解思乡之情。

人红是非多，店红山寨多。随着心意点心坊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模仿她在微信做线上美食店的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毕竟这样的餐饮生意门槛低，投入成本也低，想要效仿轻而易举。但陈欣怡做的点心有口皆碑，起初并未被山寨店铺抢走多少生意，直到有些人开始与她展开恶意低价竞争，只卖保本价也要抢走她的客源。

心意点心坊的收入逐渐减少，贪便宜的顾客居多，宁愿多花钱买口感上乘的东西的人也有，却是少数。倒是顾栖迟，最近成了她的忠实客户之一，几乎隔日就会预订点心，每一次购买数量也很多，她真怀疑他将点心当饭吃。由于他多次照顾生意，陈欣怡自然不好意思再去诊所麻烦他，每天进食都变得小心翼翼，再也不吃容易弄坏牙套的食物。

陈欣怡的Sophia淘宝澳代店每月收入不算稳定，上门修理服务的订单时有时无，唯一稳定的就是心意点心坊，现在也被人抢走了许多生意。虽说低价竞争支撑不了多久，但她与对方互相消耗的阶段总得熬过去才行，于是她只得盘算着再做一些其他兼职。

她注册了皇包车司导，接送一些赴澳自由行的游客，除了接机送机，还要开车送游客去指定景点给他们做基础向导。

五月初正值旅游旺季，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许多游客连着公司年假一起，打飞的抵达墨尔本。陈欣怡趁着旺季，接下不少游客订单，总算让月收入到达了她自设的目标。

司导服务的好处在于自由，跟团被限制了行程，团里人又太多。而司导是根据游客的规划与要求驾车来到旅游景点，一切以游客的想法为优先，即便游客想临时改变目的地，都非常好商量。

司导不是正规持证上岗的导游，不需要对景点做出很专业的解说，大多自由行的旅客英语交流能力尚可，在驱车前往景点时，司导稍作介绍，抵达目的地后游客基本会选择自己游玩，遇到困难再打电话给司导寻求帮助。

陈欣怡一忙就忙到了五月底，钢牙套也陪伴了她两个月，第一个月她将顾医生折腾得不轻，第二个月她出奇的乖巧，在约定的复诊之日到来前，一次都没有去麻烦过顾医生，他反倒觉得有些不习惯。

五月里顾栖迟除了订购点心，还找陈欣怡帮忙解决了一些生活琐事，比起她的自立自强、超高的生活能力，他越发认清自己确实就是她口中的生活白痴。好在他与陈欣怡互惠互利，在接受她的帮助时，他也能在双休日诊所不营业期间为她看牙。渐渐地，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之前那般针尖对麦芒，变得越来越像朋友。

陈欣怡虽然不爱管闲事，但朋友的闲事，她总会忍不住插手。于她而言，时间除了用来休息，就要用来赚钱。所以她的朋友极少，但真与她相交，就会发现她很爱为朋友操心。

顾栖迟多年来日日用外卖解决三餐，无人管他，陈欣怡却非拽着他学习简单的家常菜烹饪。他半推半就地成了陈欣怡的“徒弟”，陈欣怡周末会抽空去他家教他做几道菜。前两次都是他按照陈欣怡给的清单提早买好食物放进冰箱，等“陈师父”上门教学。五月的最后一个周六，陈欣怡原本接了一个去大洋路的司导订单，游客却在前一晚突发肠胃炎，只得临时取消了行程。突然腾出空闲的她，便争分夺秒地将顾栖迟约到了Coles超市，采购新鲜教学食材。

顾栖迟推着购物车走在她的身边，见她专挑黄标打折商品购买，还对本周有哪些打折商品了如指掌，不禁被她精打细算的模样逗得哭笑不得。

他终是忍不住说：“我不缺这点儿钱，你不用专挑打折的东西，想买什么都可以。”

陈欣怡侧头，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用循循善诱的语气教导他：“你懂什么？一点儿都不会过日子。打折品不代表不新鲜，超市每周都会挑选不同的商品轮流搞打折活动，只为促进销售。从10%到50%off不等，八九折的我基本不买，除非特别需要，二分之一价格且保质期较长的东西，我都会多买些囤着。你原价购买，就意味着损失一半价格，傻不傻？一年到头按照我的方式采购，你可以省下不少钱。”

陈欣怡不知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上洋溢着与众不同的光芒，相当耀眼。顾栖迟的心弦不知不觉就被她拨动了……

他想陈欣怡约莫就是人们口中“贤妻良母”的典型？虽然没见过她与孩子相处，但想必不会差，至少勤俭持家这一点，她比大部分同龄女人都做得好。

牙医这行在澳大利亚相当赚钱，何况顾栖迟还是一间诊所的老板，他真的不缺这点钱。只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为他精打细算，这样的感觉竟出奇的好。

但顾栖迟实在不是一个会表达情感的人，他不露声色，只问：“除了心意点心坊，你没有其他收入？很缺钱？”不然为什么养成如此省钱的“好习惯”？

“顾医生，你还真不跟我客气啊！我们虽然是朋友，但你这么问，我还是会觉得很尴尬的……”陈欣怡撇了撇嘴，仍大方地据实以告，“我是自由职业者。除了心意点心坊，还经营着一家淘宝澳代店，最近又开始做司导，今天就是游客生病取消了订单，我才有空约你。”

她看着超市货架上挂着黄色打折标志的商品，思绪蓦地飘散，嘴里轻声喃喃自

语：“这个世上，有多少人不缺钱啊……我又不是富二代，嘴里没有金汤匙。”

陈欣怡记得她刚到墨尔本那阵子，去超市采购，每回总是按照澳元汇率，将商品价格换算成人民币。这样一来，大部分商品都让她望而却步。十澳元的商品，对澳大利亚本地人而言就是一张小面值货币，但当时将近一比六的汇率，对陈欣怡来说就是六十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真算不得廉价之物了。用父母积攒的人民币到澳大利亚花销，她真是肉疼到极致。

汇率涨涨跌跌，陈欣怡的心情也如乘坐过山车，每当汇率跌破五，她都恨不得开香槟庆祝。即使之后她无须父母再给她汇款，赚澳元自力更生，但她一直保持着将商品价格换算成人民币的习惯。久而久之，除了打折品她都下不去手。

沙纯梦则与她相反，对汇率与商品价格完全没有概念，一切都是她的父母包办操持，以至于她买五十澳元以下的东西，眼睛都不眨。学生时代，沙纯梦可是“月光族”的代表人。陈欣怡屡次救她于水火，才让不好意思再伸手问父母要生活费的她不至于饿死街头。

她的身上弥漫起浓浓的疲惫与无奈，顾栖迟的心蓦地揪紧，竟产生了一种近乎疼惜的感情。

有多久没有体会到关心他人的情绪了？顾栖迟恐怕已经记不清。

顾医生待人接物都称得上温文有礼，给患者的医嘱也相当尽心。但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关心过一个人。或许除了在阿德莱德的父亲，这个世上就没有特别让他在意的人，他也不愿为旁人过分牵动情绪。

陈欣怡的横空出世确实影响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回过神，忽然想起与顾栖迟初遇那日，也是在这家超市，他们还真是不打不相识。

陈欣怡抿唇一笑，略感抱歉地说：“那次和你抢深海鱼油，是我不对。因为淘宝代购店里的客户要得急，我才那么……嗯，不择手段……你多多包涵。”

闻言，顾栖迟一愣，不由得便想起那日陈欣怡抱着他，污蔑他是出轨男友，只为了拿下一罐深海鱼油……这事，如今想起来真有些啼笑皆非，但他到底是越来越能够理解她当初的行为了。

生活所迫，一个年轻女生，在异国他乡孤身一人谋求生存，确实相当不易。墨尔本的生活成本很高，吃穿住行，没有一样是低成本。大学刚毕业的人，如果家里没有能力支持买房，每周光在房租上就要支出不少。

越是深入了解，顾栖迟对陈欣怡便越发欣赏，她勤劳又努力地生活着，从没想过依靠他人，她自立自强，身上总散发出一股坚忍不拔的魅力。虽然她爱哭鼻子、怕痛、怕被人凶，但这些在如今的顾栖迟眼里，倒是变得可爱了，太过刚毅的女人是女汉子，她亦刚亦柔，有脆弱的一面，更有坚强的一面，反而更让他怜惜。

顾栖迟看着她诚恳道歉的面容，心里一软。他也不知自己怎么了，竟然下意识问她：“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值得依靠的男人？这样你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等待陈欣怡回答的时间里，顾栖迟莫名有些紧张，他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试探她，问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更没摸准自己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才算满意，似乎是与不是，都不太妥当。

他不希望陈欣怡向生活妥协，找一个经济上能让她依靠的男人；但他似乎又不想看

她那么辛苦，如果能出现一个人终结她奔波疲惫的日子……他应该会替她高兴吧？

陈欣怡将货架上打折的番茄酱拿了两罐放入购物车里，嘴角上扬，语气有些讽刺：“值得依靠的男人？不知道顾医生指的是有爱情基础的依靠，还是单纯为了金钱的交易？”

顾栖迟怔了怔，没想到陈欣怡会如此直白，一时间反倒是他陷入了尴尬。

陈欣怡也没想为难他，慢慢顺着货架向前走，双眸还在搜寻黄色标签的打折商品，嘴里说出的话平静无波，仿佛这个回答早在她心里酝酿了千百遍，真当说出口时，就变得毫不迟疑。

“我确实爱钱，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我虽是女人，却也有原则，不用非正当手段谋财。两个选择我都不会选。”她顿了一下又说，“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依靠自己活着，才踏实。”

陈欣怡又将两瓶打折的蛋黄酱放入购物车，落入顾栖迟眼中的侧脸显得十分落寞，只听她缓缓道：“现在的我，不追求很多很多的爱，只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毕竟这个世道，九成以上的麻烦，都能用钱来解决。爱要靠他人给予，我强求不得，但钱我能靠自己努力去赚。爱情不可控性太强，长长久久的毕竟是少数，与其让爱情扰乱我的心情，不如踏踏实实赚钱，好歹不至于被男人抛弃后，沦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她说出口的字字句句都仿若用钉子钉入了顾栖迟的心间，每一个字都有触动他心弦的能力，使他心绪难平，疼惜她的坚强，又为她的过分冷静清醒而深深震撼。

顾栖迟倏然意识到，他之前从未真正了解过陈欣怡，至多只是窥见了冰山一角。她

就如一本值得细细品阅的书籍，似乎多读一页，就会发现一些她身上让人动容的特质，让他对她越来越好奇，忍不住去靠近，去了解她。

他拿起一罐芥末酱端看，假装不经意地说道：“何必那么不相信爱情。如你这样年纪的女生，难道不应该对爱情满怀憧憬，渴望并追求吗？”

陈欣怡注视着他，戴着牙套的唇微微有点凸，但经过两个月的调整，已经比初期好了许多，只要她不张嘴大笑，一般不会被人发现。她的眼神清澈却又不单纯，与沙纯梦那种天真无邪完全不同，她似乎是看透了很多事情的本质，看透了一些执念，反倒心思澄明起来。

“不是不渴望爱情，而是为了生计奔波的我，没有时间、精力去享受精神层面的富足。人的一生光阴短暂，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时间更加短暂，如此珍贵的时光，我选择用来积累财富。”她忽地勾唇一笑，冲他摊了摊手，“当然，无须为生活发愁的人，就该去体验爱情的美好。哪怕失败跌倒，他们也输得起。”

顾栖迟无暇思索太多，忍不住说：“相信爱，才能获得爱。”

虽然这句话由他来说相当不合适，他自己就是一个躲避各种人类情感的异类。但逃避是一回事，他心中对真爱的信念却一直都在。

话音刚落，陈欣怡仿佛被人击中了头颅，头脑一阵恍惚。这句话好耳熟，她似乎在哪里见过……

没有思索太久，只过了三个呼吸的时间，她便找到了答案——“迟迟归”曾评论她的微博，当时就给出了这句劝解。她从不相信世上有过分巧合的事，比如，顾栖迟就是“迟迟归”，她只是惊叹于两个男人之间的共同观点。

陈欣怡微微勾唇，冲顾栖迟展颜一笑：“顾医生，你也是一个温暖的人呢。”

她此刻的笑容仿若冰雪初融，大地回春，带给顾栖迟的感觉特别触动人心。他好像稍微接触到了一点陈欣怡的真心。之前他总觉得陈欣怡为自己筑起一道心墙，乐天热情的表象下隐藏着一颗让人难以触碰到的火热的心。

每一次他接触到心墙之后的她，总是稍纵即逝。她会很快关闭心门，将自己保护伪装起来。那个状态，像极了他自己。

或许是同类相惜，顾栖迟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陈欣怡心里的变化，其实她伪装得很好，根本不易察觉。她的坚持已经成为铠甲，极少数人才能触及她的柔软。

顾栖迟忍不住伸手触碰她笑着的侧脸，她一愣，脸颊的温度霎时攀升，莫名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她不明白，顾医生为什么突然对她做出这样亲昵的举动。

“顾医生？”

顾栖迟猛然回神，脸上的尴尬之色一闪而过，他故意笑着捏了捏陈欣怡的脸颊，说：“记住不要笑嘻嘻地夸奖男人，容易让人误以为你在调戏他。”

调戏？陈欣怡嘴角一抽，她明明是很真心地赞扬他。真是作孽，难得她捧出百分百的真心去抒发心情，却被顾栖迟说得这样不堪。可见她平时在他眼中的形象实在不怎么样啊……

自从超市深谈后，顾栖迟对陈欣怡的态度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主动免除她需要自费部分的牙科账单。

陈欣怡起初对此相当不满，认为顾栖迟在同情她，直到顾栖迟给出了一个让她满意

的理由：“保险公司为你支付的部分已经超过我的成本，我不亏。多余部分就作为拜师费，你教我烹饪家常菜，我还没有支付学费。”

教学期间，两人做完饭就会一起用餐。交流的次数多了，他们也更加了解了对方。对此，沙纯梦还极其厚脸皮地跟着陈欣怡去过几次顾栖迟的家。后来她的丈夫Steven让她别当电灯泡，要为失恋后处于单身的闺密多考虑，她才忍痛割爱，不再做“跟屁虫”缠着陈欣怡。

陈欣怡虽然戴上牙套后就没吃过一顿舒坦饭，但她早已习惯了牙套的存在，摆脱了“不能咀嚼，囫囵吞枣”的窘境，口腔内壁也适应了钢牙套的摩擦，溃疡与红肿情况减少，连保护蜡也很少用了。只要不是太硬的东西，她都能食用，但咀嚼时托槽剐蹭到口腔嫩肉的情形总是不能避免，以至于她仍会在与顾医生进餐时疼得掉眼泪，没少被顾栖迟笑话。

最近似乎是国内的生育高峰，陈欣怡的Sophia淘宝澳代店铺接到了许多婴儿奶粉订单。买家一般都是订购A2、爱他美、贝拉米这三个品牌，然而代购大军采购奶粉的力度实在太大，经常将超市货架搬空，现在超市采取限购政策的情况下，A2品牌的奶粉还是断货了，陈欣怡将距离公寓半个小时车程内的超市和药店都跑了一遍，仍旧一无所获。

宝宝的奶粉断不得，并不能够慢慢等货，加之一般婴儿最好不要随意更换奶粉品牌，有很多婴儿会因为临时更换奶粉品牌导致肠胃不适，引起腹泻。虽然买家的孩子与她非亲非故，只是生意上的往来，但她一向对婴儿奶粉订单相当上心，自来是将这些订单放在首位。这次断货如此严重，急得她着急上火，生怕让宝宝们断了

粮。

这日陈欣怡去Vsmile复诊，等候时与前台姑娘聊天，询问她住的区域附近的超市或药店是否见过A2婴儿奶粉。

前台姑娘说她们那里也处于断货状态，陈欣怡唉声叹气了好一阵，俏脸上愁云满布。送病人出诊疗室的顾栖迟恰好听到了她与前台姑娘的对话，在为她复诊时，状似不经意地提起：“你想买A2婴儿奶粉？”

正大张着嘴配合顾医生操作的她说不了话，只能拼命冲他眨眼，鼻子里发出“嗯嗯”声。

顾栖迟扑哧一笑，嘲笑她像猪。陈欣怡气得瞪大了眼，刚要发作，就听他又说：“或许我能帮到你。”

她说不了话，只能露出可怜兮兮乞求的眼神，然后双手合十，冲他拜了拜。

顾栖迟隐藏在口罩下的嘴角笑容越发明显，他将用完的器具递给助理Aggie，又看向嘴巴重获自由的陈欣怡，戏谑道：“我帮你有什么好处？”

陈欣怡揉了揉发酸的嘴唇，泪眼汪汪地看向他：“以身相许。”

顾栖迟闻言一惊，差点一屁股跌坐到转椅上。

见他反应这么大，陈欣怡忍俊不禁：“顾医生用得着吓成这样吗？怎么说我也是年轻貌美的未婚姑娘，以身相许吃亏的肯定是我。”

他剑眉紧锁，一脸不悦：“你与其他男人也这么开玩笑？”

她怔了怔，哪能想到随口一句玩笑话就会令顾医生生气。

“我身边向来没什么男人，就算想要和其他男人开这样的玩笑，也没有人听。”

见陈欣怡语气认真，不像是胡诌，顾医生脸色稍缓，看了下手表，见时间尚不算晚，他对Aggie嘱咐了几句，就示意陈欣怡跟他走。

“顾医生，你翘班真的好吗？我知道你是Boss你说了算，但后面预约你门诊的病人怎么处理？”陈欣怡见他换下牙医诊所的制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出来，不禁问道。

“由其他医生接手，我已经吩咐了Aggie去处理。”顾栖迟攥住她的手腕，“快走吧，再不去，那里就该关门了。”

陈欣怡跟着他出了Vsmile，一脸茫然：“我们去哪里？”

“可能有A2婴儿奶粉库存的地方。”

陈欣怡一听来了劲，脚步都轻快了许多：“真能买到，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顾栖迟先为她打开车门：“还是那句话，怎么谢？”

“请你吃饭。”

他撇了撇嘴，一脸嫌弃：“没诚意。”请吃饭简直就是万金油。再说他不问都知道这些奶粉是她的澳代淘宝店客单需求，本来利润就比较薄，赚的又是辛苦钱，真请他吃饭又不能请得太寒酸，岂不是把好不容易赚的钱都给吐出来了？

陈欣怡坐进副驾驶座，等他上车后，说：“那你说，只要我能做到，又不太过分

的，我都答应。”

顾栖迟驱车驶出停车位：“没想好，先欠着，记好了，别赖账。”

陈欣怡嘟了嘟嘴，腹诽他能不能帮到还不一定呢。

行驶了大约一刻钟，顾栖迟将他的车停在了一个货运仓库的大门前。

陈欣怡下车，抬头一看，仓库大门上头挂着快递公司的招牌，这家专门做中澳线的华人国际快递公司就是她每次将淘宝店订单商品寄回国内使用的快递，价格公道，服务态度还好，在墨尔本有很多营业点。她常去的是公寓附近那家，此处虽然不算远，她倒是没有来过。

“你带我来快递公司做什么？”陈欣怡万分不解。

顾栖迟笑了笑，没开口解释，带着她直接走入仓库，找到了接待人员：“Aimee，你家老板呢？我找她有事。”

Aimee正在给包裹称重，闻声抬头，见是老板的朋友顾医生，连忙热情招呼：“哟，顾医生你来了。老板刚才还在念叨你呢！她就在办公室，我帮你去叫她出来。”

“不麻烦了，你忙你的，我自己进去找她。”顾栖迟给了陈欣怡一个眼神，示意她跟上，径自推开仓库里面的门，穿过一条走道，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前。

他敲了敲门：“Max，在吗？”

“Alex？”门内很快有了回应，顾栖迟还没放下敲门的手，办公室的门就打开了。出现在陈欣怡视线内的是一位风情万种的成熟女人，约莫三十多岁，打扮得十分艳丽抢眼，是个不容人忽视的存在。

见到顾栖迟，她相当开心，将涂满砖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搭在他肩上：“无事不登三宝殿，顾医生大驾光临，这是有东西要寄去国内？”

顾栖迟轻轻拂开她的手指，笑容可掬地道：“确实有事找你帮忙。你这儿有没有囤A2的婴儿奶粉？”

Max这才注意到顾栖迟身后的陈欣怡，她毫不避讳地将陈欣怡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一脸惊奇地说：“Alex，我们才半个月没见，你该不会脱了单，还把这姑娘的肚子都搞大了吧？”

顾栖迟嘴角一抽，状似头疼地扶住额头，打心底佩服Max惊人的想象力。

“收一收你巨大的脑洞。”顾栖迟将陈欣怡让到身前，“介绍一下，Sophia，也是我的患者。她在经营一家澳代淘宝店，客人急要A2奶粉，我们周边超市和药房断货，我就带她来找你了。”

陈欣怡与她握了握手，打了个招呼，她却不依不饶，视线在他们两人之间来来回回几次，一点点猫腻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只是患者？我可不信！从没见你对哪个女患者这么殷勤，你怎么不为我的事四处奔波求人帮忙？”

“你就说有没有货吧？”顾栖迟突然有点后悔找Max帮忙，可他的病人里，也就她这里可能有陈欣怡需要的货了。

陈欣怡以往没注意，这次才了解到有些快递公司会自己囤货在仓库，卖给那些做代购突然缺货的人，价格比超市药房打折时贵，但比原价便宜，所以急要的人一般都愿意掏钱购买。

“要几段的？多少罐？”Max双手叉腰，对于没探听出八卦有些不爽，“这牌子的婴

儿奶粉很紧俏，我这儿存货也很少，要得多可没有。”

顾栖迟哪里知道这些，将询问的目光投向陈欣怡。

她赶紧回答：“两段，十二罐。”

Max点点头，让他们进去稍候，她去仓库查货。没多久她空手回来，对陈欣怡招了招手：“Sophia，你来。”

陈欣怡起身，顾栖迟也想跟过去，立即被Max瞪了一眼：“我喊她，又没喊你，别跟来。护花使者做到这份上，还真是鞠躬尽瘁。”

又遭到Max嘲讽，顾栖迟吃了瘪却不能回嘴反驳，生怕搅黄了陈欣怡的事。

陈欣怡跟着Max到仓库，Max指了指她让人搬出来的十二罐A2二段婴儿奶粉，说：“最近外头这奶粉不好买，我这里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大家都是商人，不是慈善家，这几天从我这里拿货的买家，我都给商超原价，算是良心价了，他们卖给国内买家也涨价了不少。你呢，我看在顾医生的面子上，还是给你老价格，但你得诚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陈欣怡颔首同意，就听Max一脸八卦地问：“顾医生是不是在追你？”

“没有。”陈欣怡颇感尴尬，刚才被说成已经怀孕，就够她无语的了，现在竟还抓着她与顾医生的关系不放。

“不应该啊……”Max摸了摸下巴，满脸狐疑，“我认识他两年，洗牙补牙都找的他。见过不少他对女患者的态度，亲切有礼，若即若离。面诊态度很好，但他绝不会插手患者的私事，应该说他根本就不关心。说白了，他与谁都保持着安全距离，

想让他工作时间请假帮忙，基本是做梦。说你们没有特殊关系，我还真不信。”

“可我们真没有什么，一定要说……我算是他的师父吧……”陈欣怡汗颜，“教他做家常菜的烹饪师父……”

Max一听，杏眼圆睁，比刚才更激动：“Alex让你进他家了？”

“对啊，怎么了？”陈欣怡差点跟不上Max的节奏，她在说学习烹饪的事，怎么Max的关注点却是能不能进顾栖迟的家？

“我的天！这样那家伙还敢说对你没有非分之想，打死我都不信！”Max越发激动，一把捏住陈欣怡的手，“我好几次要求去他家串门，他都不同意。我算是与他关系不错的老患者了，他都没给我半点面子，别说是那些交情更浅的。倒追顾医生的女患者多到数不清，从没见谁入了他的眼。你啊，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羡慕你。”

陈欣怡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心里也滋生出了一些异样的感觉。

她对于顾医生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存在吗？

陈欣怡一脸通红地回去，顾栖迟帮她将奶粉打包装箱，索性直接在Max这里发了快递。

趁Max与其他的客户聊天，顾栖迟问她刚才Max对她说了什么，她支支吾吾没有说明白，顾栖迟心里好奇更甚。其间Max还一直用暧昧的眼神打量他，弄得他越发后悔今天过来找Max的决定。但见到陈欣怡将奶粉订单搞定后一脸轻松愉悦的模样，他心里才感觉这一切都有了价值。

告别了Max，顾栖迟将陈欣怡送到公寓门口，陈欣怡问他要不要去她家吃饭，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坐在客厅沙发上，顾栖迟看向在敞开式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纤细窈窕，相当干练。她围着红黑格子的围裙，切菜刀工纯熟，炒菜游刃有余，一步步有条不紊，让人看着就觉得舒心。

她低头垂眸时颊边散落的碎发，在他的眼中不显凌乱，反倒多了一些温柔的女人味。顾栖迟看得渐渐入神，心想陈欣怡将来必是一位贤妻良母，能娶她为妻的男人真是相当幸运。

一个接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被陈欣怡端上餐桌，她脱了围裙，招呼他过来吃饭。

两个人面对面，陈欣怡将盛好的米饭放到他的面前。柔和的灯光下，鼻尖萦绕着浓浓的饭菜香，顾栖迟端起饭碗，蓦然间有一种家的温暖感直袭心头，令他眷恋不已。

曾经，他与爸爸妈妈三人一桌共进晚餐，其乐融融，像是每一个平凡而温馨的家庭，每一餐饭都充斥着浓浓的家庭气息。自从他孤身一人独居在墨尔本，就再也没有体会过类似的感觉。他遇见陈欣怡后，她教他如何烹饪家常菜，又陪他共进餐食，恍然间他体味到了遗失多年的温情，竟令他产生了贪恋——想要长长久久地拥有这份温馨。

他嘴里咀嚼着可口的饭菜，对面的陈欣怡眉眼柔和俏丽，垂眸为他夹菜的动作更是

似水一般温柔，仿若能融化人心。她仿若是冬日里的火光，吸引着畏寒的人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只要在她身边，就能驱散心底的寒意。

这顿饭吃得顾栖迟心中百感交集。

“你盯着我的脸看做什么？我脸上有饭粒还是油渍？”陈欣怡被对面男人火热的视线盯得有些不自在，一时间又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一只手来来回回摸了摸自己的脸，都没发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顾栖迟回过神，面上虽没表现出尴尬，心里到底多了几分窘迫，他埋头扒了几口饭，掩饰住眼底一闪而过的慌乱，过了半晌才给她回话：“没有，我只是想夸你饭做得好，但又怕你骄傲，就忍住了没夸。”

“顾医生……”陈欣怡忍俊不禁，“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时候你其实挺可爱的？”

听闻陈欣怡用可爱这个词来形容自己，顾栖迟差点被嘴里的饭菜呛到。

陈欣怡见他咳嗽起来，脸逐渐涨得通红，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温水递过去：“哎呀，不逗你了，快喝口水缓缓。”

他伸手去接玻璃水杯，接得太急，一把握在了陈欣怡的手指上。两人手指相叠，掌间夹着一个水杯。一时间两人皆是一愣，四目紧紧相对。

陈欣怡只觉被他握住的指节皮肤渐渐发烫，心跳也随之加速。而顾栖迟彻底忘了咳嗽，手也没有松开，两人的手就保持着同时握住水杯的姿势，悬停在半空中，仿佛被定格了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陈欣怡率先打破了有些暧昧的沉默，轻咳一声，说：“喀，那个……

水……你还喝吗？”

“嗯。”顾栖迟缓缓将手上移，握住了杯口的位置。陈欣怡的手得到解放，很快离开了水杯。

“饭吃得有点热……我去把窗户打开。”陈欣怡觉得她再不找个借口离开座位，她的泪水非得承受不住此刻的气氛而直接冲破堤坝，泛滥成灾。

起得太急，她刚抬腿准备离开，一只脚绊到椅子腿，整个人立马失去平衡，正面朝下，直直地往地板跌去。

“啊——”惊叫到一半，她霎时收了声，只因预期中的冷硬地板她没能接触到，反而跌入了一个温热宽厚的胸膛。

顾栖迟眼明手快，在她被绊倒的那一刻起身出手相救，刚好在她倒地前将她搂到了怀里。看着胸前惊得脸色发白的纤瘦女人，他蹙眉道：“怎么这么不小心？你要是摔出个好歹来，我可是要负责的。”

陈欣怡趴在他的怀里，突然生出不想离开的贪念，他的怀抱带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好似只要躲在他的臂弯里，就再也不必惧怕大风大浪。

见她一动不动，像是傻了一般，顾栖迟狐疑道：“在想什么？”

“在想……如果我刚才真摔到地上，会不会毁容……”陈欣怡不敢抬头，怕被他发现她因情绪起伏而沁出眼眶的泪滴。

“女人是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容貌？”顾栖迟对此有些无语，真摔下去，难道不该害怕自己撞到什么尖锐物，导致危及生命的险境？

陈欣怡吸了吸鼻子，嘴角缓缓上扬：“不只是容貌，还有她在乎的家人，以及喜欢的男人……”

后来，等顾栖迟走后，她心中被顾栖迟激起的涟漪都未能平复，即使躺在床上准备入眠，想起顾栖迟的怀抱，还是会让她脸红心跳，差点引发失眠症。

她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仅仅只是一个拥抱，竟能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这令她感到彷徨无措。她的恋爱经验并不丰富，唯有的一次恋爱就是与冯毅晨，还是非常态的恋爱。冯毅晨从未给过她类似的感觉，她无从参考，却也明白冯毅晨与顾栖迟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5 醋意横生

由于牙套影响颜值，如非必要，陈欣怡不爱出门聚会，特别是一些人多热闹的party。顾栖迟觉得她的生活除了工作，接触的朋友只有他与沙纯梦，交际圈太狭窄，就软硬兼施地将她拖去参加墨尔本地区华人青年会的聚会活动。沙纯梦听说此事，积极响应，与丈夫一同出席。

华人青年会是民间组织，据说是由第一代移民传承下来的。历届会员的年龄步入中年就会转入中老年华人组织，将青年会交给下一任被推选出来的会长与副会长管理。入会全凭自愿，许多在墨尔本口语不佳又没什么朋友的新移民，都很愿意参与青年会的活动，扩大自己的交友圈，结识新朋友，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这一次青年会的活动是去Brighton Beach看沙滩上的彩虹屋，再一起去附近的公园野餐。其实这个景点，生活在墨尔本的大部分人都去过，因为Brighton Beach是拥有彩虹屋的沙滩里距离墨尔本市区最近的，过去比较便捷。沙滩上有许许多多样式不同、色彩缤纷的小木屋，一路绵延不断，远看好似一道彩虹悬停在黄沙之上，与碧海蓝天遥相呼应，此处的美景总能吸引游客流连忘返，可谓百看不厌。

五月底的墨尔本气温不高，整座城市都笼罩了寒意。但身处日光充足的海滩，在正午阳光下仍然觉得相当温暖，许多不畏寒的洋人还穿着短袖短裤，在海滩边嬉戏。这样的天气陈欣怡自是不会下海戏水，她没带泳装，穿了一套薰衣草紫色的休闲运动套装，脚踩一双小白鞋，也未曾化妆精心打扮，就坐上顾栖迟的座驾，与他一道去了海滩聚会。

顾栖迟倒没觉得此类聚会需要用心装扮自己，他也穿得相当随意，烟灰色卫衣搭配

黑色休闲裤，鞋子亦是轻便的黑白相间的休闲板鞋。

两人先到了与沙纯梦约好的停车场，沙纯梦夫妇亦是第一次参加青年会的聚会，得让介绍人顾栖迟带着一起。

着装随意的他们看见沙纯梦夫妇庄重华丽的打扮时，都傻了眼。

“纯梦，我们去的是海滩，不是音乐会……你穿小礼服也太过了吧。”沙纯梦的丈夫Steven西装革履，同样过于正式，但她自然不会去点评闺密的老公。

沙纯梦从头到脚将陈欣怡打量了一番，一脸嫌弃地说：“欣怡，你也太不讲究了。我们第一次与青年会里的小伙伴见面，第一印象很重要，你穿得那么随意，让人觉得你不重视这次聚会，多不好呀！”

她又看了一眼顾栖迟，立马换上一张花痴讨好的笑脸：“不过顾医生颜值逆天，穿什么都很帅，完全无须依靠衣装加分，就连居家煮饭穿上围裙的样子都超级迷人的。”

陈欣怡扶额，真心想假装不认识沙纯梦。Steven咳嗽了几声，表情尴尬。沙纯梦还毫无所觉，回头眨巴着圆圆的大眼睛，一脸疑惑：“老胡，你喉咙不舒服？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陈欣怡瞥了Steven一眼，打心底同情他。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过去吧。”陈欣怡一把搂住沙纯梦的肩膀，将她拖走，以免她再让Steven尴尬。

顾栖迟与Steven走在两人身后聊起了工作，他们这个年龄的男人见面不是聊工作就

是聊座驾，偶尔还会聊点旅游，倒不愁没有话题。

沙纯梦起初不太配合，走得拖拖拉拉，后来却突然拽着陈欣怡的手臂加快步伐，与身后的两个男人拉开距离。

她做贼似的回头瞥了一眼，确定身后的他们不会听到她们交谈，才附在陈欣怡的耳边说起悄悄话："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已经成功把我的男神据为己有了？"

"胡说什么？没有的事，我和顾医生只是普通朋友。"陈欣怡瞪了沙纯梦一眼，这话要是被顾栖迟听见，指不定就怀疑自己对他有贼心，以后感觉尴尬从而避开她，她怎么办？

沙纯梦嘟了嘟嘴，一脸不信："我男神那么帅，综合条件那么优秀，你如果不动心，那你就不是正常女人！"

话音刚落，她就甩开陈欣怡的手，双手抱胸，做出夸张的自卫姿势："欣怡，虽然我们是好闺密，但有些话我得说清楚，我是直女，喜欢男人，你就算喜欢女人，也不要打我的主意哦。"

陈欣怡闻言，像是遭了雷劈，面部肌肉都扭曲了起来。她无语了半晌，才骂道："女神经，好好治治你的脑子吧！脑瓜子里塞的都是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沙纯梦见陈欣怡不悦，立马讨好地抱住她的手臂："我错了还不行吗？别生气。我长得这么萌，你想不喜欢我，想想也是挺难的，哈哈……"

陈欣怡甩了一个大白眼给她，咬牙切齿地说："我也喜欢男人，你再给我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的小嘴缝起来？"

陈欣怡大声的一句“我也喜欢男人”成功引起了身后两个男人的注意，Steven倒还好，顾栖迟愣怔了半晌，心想陈欣怡不喜欢男人，还能喜欢女人不成？

阳光正好，碧空如洗。一行四人来到建满彩虹屋的沙滩上，亚洲游客众多，一个接一个在各色木屋前拍照留念。这里不仅有碧海蓝天和细浪白沙，还有被粉刷成五颜六色的小木屋，远远望去仿如人间天堂。此处的海水与沙滩都维护得很好，看不到游客随意丢弃的垃圾，仿佛每个人见到这样令人难忘的美景，都不忍破坏分毫。

华人青年会的会员聚在一处蓝色海浪的木屋前，有人看见顾栖迟，就冲他挥手招呼他过去。

顾栖迟快走两步，示意其余三人跟上。陈欣怡却在人潮里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下意识就想离开。

沙纯梦见她站在原地不动，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吃了一惊，捂住小嘴低呼：“他怎么也在这儿啊？难道他也是墨尔本青年会的会员？”

陈欣怡挪开视线，刚才被她注视着的男人就看了过来。

男人先是一愣，而后三步并作两步向她的方向而来。陈欣怡幽幽一叹，看来终究是躲不过麻烦。

顾栖迟发现三人都没有跟上，回头正想询问，就见一个长相干净斯文、身穿白衬衣的男人走到了陈欣怡的面前，两人似乎是旧识。

“欣怡，好久不见。”冯毅晨紧紧盯着她的双眸，眼神专注，“为什么屏蔽我的手机号，还不回复微信？我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吗？”

陈欣怡就知道她与冯毅晨见面会被问这些尴尬的问题，很多事情哪里说得清楚理由，无非就是潜意识里不想做。

“我没时间交朋友，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况我真没兴趣和前男友做朋友，你以后总要再找新女友，没有女人喜欢自己男人和前任保持联系，我这是为你好。”

冯毅晨闻言，不禁眉心一蹙，拉住她的手，急切地说：“欣怡，我们分开这段时间，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复合吧……我不习惯生活中少了你的身影。”

陈欣怡万万没想到冯毅晨竟然想与她复合！提出分手的是他，想要复合的也是他，世上有那么好的事吗？随心所欲，想一出是一出？真当她没脾气，好拿捏不成？

沙纯梦觉得这场旧情人久别重逢求复合的戏码非常精彩，完全没感觉自己已经化身瓦数超大的电灯泡，愣是站在原地旁观。Steven没有她的厚脸皮，一把揽住小娇妻的肩，就将她拖走了。

没有这对夫妇遮挡视线，顾栖迟清楚地看见陈欣怡被一个男人抓着手，脸色不太好。他心中不知怎的就不太舒坦，与会中好友致了歉，就快步走到陈欣怡的身边，说：“你们认识？不介绍一下？”

冯毅晨一愣，松开了陈欣怡的手，看向顾栖迟时的眼神像是会发光，语气也颇为激动：“副会长，我是上个月刚加入青年会的冯毅晨，还没有机会和你说上话，你一直是我崇拜并想学习的榜样，很高兴能见到你。”

副会长？陈欣怡吃了一惊，她从没听顾栖迟讲起他在墨尔本青年会里还身居要职。

冯毅晨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顾栖迟：“这是我的名片，我就职于USC会计师事务

所。”

顾栖迟瞥了他一眼，接过名片，冲他点了点头，淡淡地道：“我和你不是同行，术业有专攻，我没什么值得你学习的。”

陈欣怡听了顾栖迟的话，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冯毅晨也算得上是M大的高才生，会计硕士学位，CPA（注册会计师），只比她大一届，就职的USC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说是年轻有为。但冯毅晨一心想要结交的对象却不太给面子，顾医生不咸不淡的一句话，让冯毅晨的热脸贴了他的冷屁股。

陈欣怡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小心眼，她觉得好笑的同时，竟有些解气。冯毅晨做事一向目的性很强，对他没有好处的事，他绝对不会浪费时间。他计划好的事，少有失败的，这次让他碰一鼻子灰，实属难得。

她一直觉得顾医生除了喜欢对她“冷嘲热讽”，对待其他人面上都表现得平易近人、温和有礼，不知道冯毅晨触到了他哪根神经，竟得到了比她当初更惨淡的待遇。

冯毅晨面上的尴尬一闪而过，很快振作，再接再厉：“副会长太过谦了。我们虽然不是同行，但是校友。副会长年纪轻轻就成了墨尔本青年牙医里首屈一指的人，还是牙医诊所的老板，又被选为青年会副会长，这些成就都值得我学习，希望到副会长的年纪，我也能在业内闯出一番景象。”

顾栖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完全没有被他诚恳的言辞打动，依旧没有多少表情，语气平淡，但说出口的话足够气死人：“冯先生，你错了，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就已经拥有上述成就。”

“这……怎么可能？”冯毅晨一时激动，不小心把心里的话问出了口。

顾栖迟耸了耸肩：“我跳过级，毕业时比你年轻。”

“原来是这样，副会长果然很优秀。”冯毅晨笑容僵硬，可说是相当尴尬，陈欣怡都佩服他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勉强维持笑容，如若换成她，想必早就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顾栖迟认为这个话题没有持续的必要，转头看向陈欣怡，问道：“他是你的朋友？”

陈欣怡在心里斟酌了半晌，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说冯毅晨是她的前男友，结果被冯毅晨抢占了先机。

“欣怡是我的前女友……”冯毅晨说到一半，像是不好意思似的摸了摸头，又说，“我正想追回欣怡，和她复合。”

在听到陈欣怡与冯毅晨曾经是情侣时，就连顾栖迟自己都说不清那一刻心中涌现的不悦是因何而起，好在他脸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只说了句：“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们聊，不打扰了。”

眼看着顾栖迟要走，陈欣怡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扯住了顾栖迟卫衣的衣袖，着急地解释：“那是他的想法，不是我的，我没想过复合。”

顾栖迟怔了怔，扯回了衣袖：“这话你应该告诉他，让他明白，而不是对我说。”

陈欣怡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与其他人攀谈起来，谈笑风生，一点儿不见方才冷淡的模样。她心里忽然有些失落，怪自己多此一举，她与冯毅晨是什么关系，有必要

对顾栖迟解释吗？她那么急着撇清与冯毅晨的关系，在顾栖迟看来说不定会认为她对他有意思，那不是误会大了？！

陈欣怡拍了拍自己的嘴唇，暗骂自己冲动多嘴。冯毅晨见顾栖迟不再关注他们这边，立即拉上陈欣怡的手，想将她带去人少的地方把话说清楚。

她力气不及冯毅晨，自然犟不过他，但她嘴里还是不肯放弃，徒劳无功地喊着："放手！冯毅晨，你放开我！"

顾栖迟虽然在与朋友交谈，但并非完全没有关注陈欣怡那边，他余光瞥见冯毅晨用蛮力想带走陈欣怡，而陈欣怡显然不愿意，他不自觉地蹙了眉，双拳握紧了又松开，最终还是迫使自己忍住了去管闲事的冲动。

冯毅晨成功将陈欣怡拖到人烟稀少的角落，停下脚步，仍死死抓着她的手腕："你和顾栖迟是什么关系？不想与我复合是不是因为他？"

顾栖迟？他刚才还很是尊敬一口一个"副会长"，现在就连名带姓地称呼人家了？变脸要不要这么快？陈欣怡撇了撇嘴："医患关系，他是我的牙医。提出分手的是你，我一个被甩的还不能拒绝复合了？非得欣喜若狂重新投入你的怀抱才算正常吗？"

冯毅晨将信将疑："你和他真的只是单纯的医患关系？"

"还是朋友。怎么了？就算我与他有点什么，也与你无关吧。"陈欣怡心中不耐烦，她最初并非因为爱情与冯毅晨结伴，之后相处久了，才对他产生了一些感情，而这种感情或许并不是所谓的爱情，至多只是一种"习惯"，与一个人相处久了的依赖感，他突然宣布要退出她的生活，她感到不舍、揪心……种种情绪，在所难免。

被他抛弃时，陈欣怡心里不是不难过，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不知不觉间，她已经逐渐淡忘，直到今天重逢，她才清楚地意识到，分手那日她心中的难受早已烟消云散。

她眼中没有情绪起伏，过分的平静激怒了冯毅晨。他很了解她，她但凡情绪波动就会落泪，而此刻她的眼角不见半点水汽，足以证明她的平静不是伪装。

冯毅晨一把抓住她的肩膀，质问她：“陈欣怡，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陈欣怡蓦然觉得自己不认识冯毅晨了，她的印象里，冯毅晨感情淡薄，事业心旺盛，做事目的性强，从不做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在她看来，他今天执着于与她复合，情绪还如此激动，就是不合常理，她的身上没有值得他费心的东西存在。

“我们两个都没有资格谈论爱情。起初为什么在一起，你比谁都清楚。之后处久了，人总会有感情的，我甚至想过将你当作家人，与你结婚生子。在异国他乡，我没什么朋友，也没时间去交朋友，嫁给一个我了解的人，挺好……”

冯毅晨听到这里，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他甚至看到了一点与陈欣怡复合的希望。虽然他不喜欢她冷静地谈论他们之间感情的样子，但得知她将他视作过未来的结婚对象时，他心里不免有些自得。

不等冯毅晨接话，陈欣怡继续说：“但你甩了我，我才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有多天真。起初深爱对方的夫妻都不能保证相伴一生，何况我们，与其婚后再分道扬镳，弄得两家人都不愉快，倒不如早点结束。”

他刚浮现的沾沾自喜又在顷刻间被陈欣怡浇灭：“你怎么知道婚后我们不合适？我

对你有感情，才会想要和你复合。”

“我生活乏味单调，精力都花在挣钱省钱上，没有情调，不够温柔，工作收入不稳定，这些缺点是你之前嫌弃的，我现在改不了也不打算改，你还想复合？”

冯毅晨眉心紧蹙，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点燃一支烟，在陈欣怡的身边吞云吐雾。

她跟着皱了眉头，她一直不喜欢和抽烟的人在一起，冯毅晨以前很少抽，只会在遇到困难心烦的时候才来上一根，所以她也就忍了。

“和你分开之后我想了很多，也想明白了。结婚过日子务实更重要，你勤俭持家那是贤惠，我爸妈一定很喜欢你，之前是我不够成熟。收入问题不重要，我是男人，结了婚我会养你。我只是可惜你的学历，做这些兼职屈才了。”

冯毅晨吐出一个烟圈，眉目渐渐舒展。与陈欣怡分开得越久，他反倒越发觉出她的好来，想想曾经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她不像其他爱作爱闹的女生，从不给他添麻烦。公寓里设备坏了，她没把他当技工使唤，自己默默就给解决了。要不是沙纯梦跟他说起，他都不会知道，她烧得一手好菜，还特别会为他省钱。每回出门约会用餐，她都挑经济实惠的餐厅，提前做好攻略，点一些不贵又好吃的东西。她总以男女平等为理由，时不时地回请他。难得过情人节他送她一件昂贵些的首饰，都被她逼着去店里退货，非说太贵不敢戴，怕掉了有负担……

大部分人都是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才感到后悔，冯毅晨早就悔不当初。越是联系不上她，他就越想念她，过去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越发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不是没逼过自己摒弃这些念头，重新找一个更好的女人。他一直都没有主动到她的公寓找她，但今天重逢，看见她的第一眼，压抑了许久的感情就如洪水般倾泻而出，

失去了控制，狂乱地淹没了他的理智。

陈欣怡感觉冯毅晨是真心为她考虑，才耐心地解释：“屈不屈才不好说，行行出状元嘛。我只想做来钱快的行业，你就别为我担心了。”

她走了几步，退出他的控制圈，语气诚恳：“冯毅晨，我们做朋友吧，前提是你放弃和我复合的念头。”

陈欣怡说完就转身离开，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冯毅晨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将烟头捻灭，他在心里下了决心，不会轻易放弃她。

青年会活动后，陈欣怡发现顾医生对她的态度又变回了从前那般不冷不热。他扬言已经从陈欣怡这里学会了烹饪家常菜的基本技能，决定出师，不再向她讨教。这事也就罢了，他甚至不再向陈欣怡订购各式中华点心，仿佛吃腻了他口中盛赞无比的美味。

断开所有医患关系外的联系，陈欣怡发现如果她继续做一个懂事听话的乖乖患者，一个月就只能见到顾医生一回。冯毅晨仍没放弃，鲜花和礼物不断，这些她之前从没享受过的追求待遇，他像是想全部补偿给她。而陈欣怡却发现她对此没有欣喜，更没有被他打动，反倒是越发想念起顾医生。

陈欣怡有什么烦恼，早已习惯压在心里自己消化。这回一向迷糊的沙纯梦倒是头脑清明起来，发现了问题。

沙纯梦喜欢将High Tea直接当作晚餐，吃得早、管饱、精致有格调，还觉得对保持身材有利。每次和陈欣怡约饭，她都会选择吃High Tea。

陈欣怡从传统银质三层塔底层拿了块手指三明治放入嘴里，沙纯梦喝了口茶，终于忍不住开腔：“你最近和顾医生怎么像是躲着对方似的？是因为冯毅晨吗？你怎么想的呀？到底要不要和冯毅晨复合？”

陈欣怡慢条斯理地吃完嘴里的食物，用纸巾擦了擦嘴，才说：“他送的鲜花、礼物我统统原路退回，你说我会不会复合？至于顾医生……是他躲着我，像是要和我撇清关系。我这些天一直在想，都没想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他了。”

她揉了揉眉心，愁上心头：“人的习惯确实可怕，当时冯毅晨跟我分手，我一头扎进了正畸的事情里，成功分散了注意力，从对冯毅晨的习惯旋涡里脱了身。然而养成新习惯只需要二十一天，顾医生成了我的新习惯，现在超过两天不见他，我就浑身不得劲，看来我必须找点其他新鲜事转移注意力。”

沙纯梦一听，美食都顾不上吃，放下了已经戳在叉子上的马卡龙，激动得满面红光：“欣怡，你这些症状，必定是爱上顾医生了啊！还转移什么注意力？麻溜地上啊！女追男隔层纱，拿出你的魄力来，将顾医生收入掌心！”

“噗——”陈欣怡嘴里的红茶全交代在了雪白的桌布上，幸好她刚才低着头，才没有污染到精美的餐点。

她都来不及拿纸巾擦拭，眼角就沁出了水珠，连忙用手捂住脸，生怕被旁边的食客们看了笑话。

沙纯梦的话宛如一道惊雷劈在了她的头顶，震得她身心俱颤。

她爱上顾栖迟了？这可能吗？不应该吧……明明只是养成了与他相处的习惯而已。

沙纯梦连忙挪到了她身边的座位上，给她递纸巾，还在她耳边继续鼓吹自己的观

点：“你可别不承认，我其他事情上经常犯糊涂，但关于男女恋爱的问题，我比你有经验多了。旁观者清，我九成九确信，你就是喜欢顾医生，才对冯毅晨努力吃回头草的行为无动于衷。”

之后沙纯梦还给陈欣怡分析了顾栖迟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她认为顾栖迟是从看见冯毅晨与陈欣怡纠缠不清的那天开始，才与陈欣怡保持距离，所以症结还是在冯毅晨的问题上。

陈欣怡自我反省，发现自己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初高中时，她对男生产生过欣赏之类的好感，却没跟任何人早恋；到了大学，她也就与冯毅晨凑成了一对，两人连成年情侣间那些不可描述的床上活动都没有做过。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她没见过让人朝思暮想的爱情长什么样子。

她不想花费时间与人谈腻腻歪歪的恋爱，也怕当真牺牲了赚钱时间和男人腻歪，最后无疾而终，得不偿失。沙纯梦说的倒追她不感兴趣，她只知道解决一下名为“顾医生”的瘾，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没理由见面，她难不成还不能创造理由吗？

陈欣怡故技重施，买来一盒pizza，狠了狠心，张开嘴，就用力一咬。嘎嘣一下，金属托槽再度与她的牙齿分了手，可怜兮兮地挂在弓丝上，摇摇欲坠。

“哎哟，真疼。”陈欣怡抽出餐桌上的纸巾压了压眼角沁出的泪，自言自语，“顾医生啊顾医生，之前是为了整你，这次是为了见你，每回我都是为了你自虐，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第二天，顾栖迟见到陈欣怡掉落的托槽和她手里捧着的生煎、小笼包，有一瞬间，

情绪差点失去控制。

这些天顾医生是怎么过的呢？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胡思乱想，猜测陈欣怡是不是已经和冯毅晨和好如初，你侬我侬，猜测她不见他，会不会有点想念他。

总之最近他过得很不好，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他想念她做的中华点心，甚至想念她对他耍无赖的样子。他已经开始减少外卖，试着买菜自己在家烹饪晚餐，每次做完，总想着陈师父能来点评一番会更好。过去从不觉得一个人吃饭是种寂寞，但如今他竟开始希望陈欣怡能经常坐在他的对面，陪他共进晚餐。

一有闲下来的时间，他总会不自觉地去看手机，他不愿承认，他对手机的关注度直线上升，完全是因为在等待一个可能一直不会主动联系他的人。越等待越烦躁，是他主动与她拉开距离的，他需要的是克制，而不是反复无常。

直到这日见到熟悉的笑脸，尝到日日思念的美味，这些天来的烦闷才一扫而空，只是这些情绪，他不会让她得知。

陈欣怡坐在牙椅上晃腿，冲顾医生嬉笑：“不好意思啊，时间一久我就忘了，昨晚吃东西时没注意，又来麻烦你。”

“没事。”顾栖迟刚吃了一个小笼包，口齿生香，心情正好，“如果你每次来麻烦我，都带上这份厚礼，我绝对不会跟你计较。”

陈欣怡撇撇嘴，嘀咕：“我还以为顾医生吃腻了我的手艺呢。”

“怎么会？这些东西让我吃一辈子都不会腻。”顾栖迟眼中写满认真。

陈欣怡趁热打铁：“那你为什么没有再跟我预订点心？”

顾栖迟面色一僵，随口搪塞她：“最近太忙了，没顾上。”

“骗人！你每周的接诊量都差不多，说忙的话，你一直都很忙。”

陈欣怡语气咄咄逼人，像是不给顾栖迟逃避的机会。但顾医生可没那么容易败下阵来，他放下餐盒，对陈欣怡下逐客令：“我要接待后面那位病人了，你先回去吧。”

他分明就是不想回答问题才赶她走！陈欣怡又不好发脾气，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诊疗室门边，又顿住脚，鼓足了勇气，才背对着他说：“我已经明确拒绝了冯毅晨，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和他之间没有旧情复燃的可能。”

闻言，顾栖迟怔了怔，原本他想违心地问一句“对我说这些话做什么？与我有关系吗”，但最后他闭口不言，还对着她的背影扬起了嘴角。就连站在顾栖迟身边的助理Aggie都忍不住在陈欣怡走后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毕竟她已经很久没看见他露出真心的笑容。

万事开头难，一旦故技重施，陈欣怡的脸皮厚度直逼城墙，隔三岔五就吃坏牙套，跑去诊所求救。她做好了重新迎接顾医生黑脸的准备，谁知一连弄坏了五六次，顾医生都默默地为她修复，没有半句责怪，与之前的情形判若两人。仿佛面对她时，他又成了那位“好脾气”的顾医生。

陈欣怡每回都带心意点心坊的点心去找他修复，就连他的同事都沾了不少光。这日陈欣怡来问诊倒不是因为托槽掉落，只是弓丝末端被她咬得有些冒头，戳到了口腔内壁，引起了轻微红肿。

陈欣怡刚进门与前台护士互相问候了几句，就见一位二十岁出头的亚洲姑娘进了

门，一脸急切地对前台说她需要顾医生为她看急诊，她的智齿疼得厉害。

顾栖迟刚好将前一位患者送出诊疗室，这姑娘就丢下前台，直冲到顾医生身边，楚楚可怜地道：“顾医生，我的智齿好痛，牙龈都肿了，你帮我看看吧。”

她说的是普通话，与他们是华人同胞。

前台护士为难地跟过去，隔开她与顾医生，告诉她陈欣怡才是预约的患者。

“顾医生，我比她急，我真的好痛好痛，你不会对我见死不救的，对吧？”这位姑娘长得很是清秀，五官算不得多精致好看，但胜在看着舒服。她双眸含泪的样子，尤为惹人怜惜。

她又转头恳求陈欣怡：“这位小姐姐，我真的好痛，你能让我一下吗？求求你了……”

顾栖迟迟疑了一下，看向陈欣怡。

陈欣怡：“没关系，让她先看吧。”

“我今天的预约都满了，你让给她，就得等到六点以后。”

顾医生正常情况晚上六点下班，如果有急诊或者特殊情况，才会在六点后加班为病人诊治。

“好。”

陈欣怡的大度谦让似乎令这位姑娘很感动，她千恩万谢，又是鞠躬又是道谢，但陈欣怡从她的眼神里没有发现半分诚挚，仿佛她在演戏，感谢并非发自内心。陈欣怡

不怎么在意，反正场面上过得去就行，她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总不能看着对方痛得嗷嗷叫。

这姑娘跟着顾栖迟进到诊疗室，移门合上前，陈欣怡看到她的脚绊了一下，人直接跌到了顾医生的怀里。陈欣怡的心咯噔了一下，心头升起一股无名火，真绊倒还是假绊倒她看得清清楚楚，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顾栖迟似乎没有发现她刻意的行为，将她扶稳后，就撒了手，还宽慰了几句。陈欣怡坐在大厅沙发上出神，心想以顾医生的魅力，他的爱慕者一定很多，借口寻他看诊、想倒追他的女人不会少，只是她之前都没有撞见。

陈欣怡自嘲地笑了笑，她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她的行为和她们有什么区别？

大约过了一刻钟，顾栖迟与那位姑娘就从诊疗室里走了出来。只见她小脸红扑扑的，一脸歉意：“顾医生，对不起。我今天不但给你添了麻烦，还占用了别人预约的时间，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现在刚好饭点了，我请你吃午餐好吗？你千万不要拒绝我，不然我会一直愧疚下去的……”

陈欣怡闻言，嘴角噙着的笑越发讽刺，原来她掐好了时间跑到诊所，就是为了与顾医生共进午餐，算计得可真好。

顾栖迟瞥了眼接待台上的点心打包餐盒，微笑着婉言拒绝：“抱歉，我已经订了午餐。为患者诊治是医生的本分，方小姐不必客气。”

那位方小姐看了眼透明的打包餐盒，撇嘴道：“这些点心怎么能当正餐吃？顾医生工作辛苦，吃不饱下午就没有好的工作状态，还是和我一起去餐厅用餐吧。”

“不必，我中午一向吃得不多。我之前就建议你拔了智齿，但你不愿意，以后这样

的情况还会频繁发生，只能注意不要吃刺激性食物，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

她见顾栖迟一本正经地开始对她说教，自知没戏，只得告辞。顾栖迟走去了厕所，陈欣怡见方小姐出了门就一脸委屈地拿起手机打电话，她鬼使神差地跟着走出门，靠在墙边佯装发短信，实则将方小姐的话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耳中。

“唉，好可惜，我差一点就成功了。不过没关系，反正只要一吃辣火锅，我第二天保准智齿牙龈肿痛。一次不行我就来第二次、第三次，就不信拿不下他。他今天又劝我拔掉智齿，我才不会答应呢！拔了我还有什么借口缠着他？”

……

之后的话陈欣怡都懒得听了，她的猜测已经印证，这女人就是为了接近顾栖迟，自导自演了一出苦情戏，难怪她刚才完全没有感受到对方道谢的真诚。

陈欣怡重新回到诊所内，看着走出厕所的顾栖迟，心道：顾医生啊顾医生，你被一群心机女盯着，你逃得了这位，逃不了那位，迟早落到不单纯的女人手里，这样的话，那还不如我收了你。

顾栖迟走到她跟前，屈指弹了弹她的额头：“想什么呢？”

“本来想做一件事，但仔细想想又觉得麻烦，还是赚钱比较重要。”陈欣怡伸手捂住额头，向后一躲，笑道。

他哼了哼：“财迷。”

陈欣怡见他拿来餐盒，自顾自地坐到沙发上吃了起来，就犹豫着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吃，小嘴张张合合，欲言又止。

顾栖迟被她炙热的眼神盯得浑身不自在：“想说什么就说。”

陈欣怡定了定神，说：“你有没有看出刚才那女的别有用心？”陈欣怡总觉得男人很容易被这种装可怜、装柔弱的女人蛊惑，看不透她们的本质，她想提醒顾医生小心，但又怕他认为她挑拨离间。

顾栖迟放下餐盒，直直地注视着她，不说话，眼神里透着探究。

陈欣怡被他看得心慌，连忙说：“你别乱想啊，我没有故意诋毁她的意思，我是亲耳听到的。”

“哦？听到了什么？”

陈欣怡将刚才听到方小姐说的话复述了一遍，还指天发誓：“我发誓，我没有添油加醋，句句属实。”

顾栖迟挑眉：“没想到你还有偷听人打电话的习惯。”

陈欣怡脸一红，嗫嚅道：“这样做确实不对，我是为了印证我的猜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她的？”顾栖迟嘴角忍不住上扬，“她故意跌倒？”

陈欣怡一愣，搞什么，原来顾栖迟早就看出来方小姐的猫腻了，还在跟她揣着明白装糊涂，真是可恶！

“不，从她对我表示感谢开始。”

顾栖迟笑了：“同类的直觉果然不同凡响。”

她一听，霎时怒了：“你说什么？顾栖迟，你意思是我和那位方小姐是同一种人

咯？”

陈欣怡眼角湿了，情绪有些失控。她知道她的行为与方小姐很相似，也是做了损人不利己的事，只为了多见见顾栖迟。但她没想过一定要占有顾医生，只是见一见，她其实就感到知足了。

“喂，不是吧，陈欣怡，我只是说你和她都是女人，女人比男人更了解女人，你误解就算了，还能气到哭？有那么委屈吗？”顾栖迟感到难以置信。

“我才没哭！是沙子进了眼睛。”陈欣怡强行狡辩。

顾栖迟将信将疑：“哪里来的沙子？过来，我看看。”

他一只手按住她的后颈，将她拉到近前，另一只手依次翻开两只眼皮，凑近吹了吹：“好些了吗？”

顾医生越吹，陈欣怡的泪流速越快。

两人之间距离近到呼吸可闻，陈欣怡的心跳瞬间达到了跑完八百米后的跳动速度。顾医生格外俊美的脸庞上出现温柔耐心的表情，杀伤力堪比核武器。

陈欣怡只觉脑海一片空白，对顾医生的提问没有丝毫反应，视线从他的眼睛移到了薄唇，她鬼使神差地仰头，将自己的唇凑了上去。

顾栖迟不知是太过惊骇，还是其他的原因，竟纵容陈欣怡轻薄他。Aggie捂住嘴站在一边与前台护士面面相觑，她们心里都在想，原来顾医生已经与陈欣怡交往了。

顾栖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术。陈欣怡闭着眼，与他嘴唇相贴，她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只是贴着他的唇，感受着自己怦怦直跳的心

脏。

一阵开门声传来，一道醇厚的男低音响起：“Alex，would you mind……”

顾栖迟仿若重启一般，回过神，推开陈欣怡，回头向声音的来源望去。

说话的人是诊所里的另一位牙医，三十岁出头的金发洋人，他对撞见顾医生的好事感到意外，不等顾医生回复，直摆手说：“It'sOK！”

话音刚落他就重新合上了门，仿佛在示意顾栖迟可以继续。

顾栖迟见状，竟极其淡定地转头命令正在看戏的Aggie去找刚才那位牙医问明白情况。

陈欣怡捧着脸，双眼圆睁，一颗颗晶莹的珍珠还在不要钱似的往外掉，她的脑子里也乱成了一锅粥。

她刚才对顾医生做什么了？她怎么会做出这种臭不要脸的事？简直鬼迷心窍了！怎么办？怎么办？她要如何对顾医生解释占他便宜的行为？

“陈欣怡，我好心好意地帮你检查眼睛，你反咬我一口，是怎么回事？”

咬？陈欣怡蒙了，抬头反驳：“我哪有咬你？我那是亲你……”

顾栖迟：“……”

两人相对无言，气氛尴尬。

Aggie恰好走了回来，告诉顾栖迟那位牙医本来想问顾医生是否介意帮他接诊下午第一位预约他门诊的病人，他有些私事想出去一趟。但看见顾栖迟的女朋友在这里，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打算找其他同事帮忙，让顾栖迟不必挂心，专心陪女友就好。

陈欣怡越听越无地自容，脸红得宛如煮熟的虾子，就差头顶冒烟儿了。她抓起沙发上的手提包，弹身而起，冲顾医生深深鞠了一躬："顾医生对不起，我今天MC（Menstrual Cycle月经周期）来了，脑子不大正常，我先回去了，之后一定上门负荆请罪！"

她一溜烟跑得没了影儿，顾栖迟怔怔地望着落地窗外她消失的方向，心道：月经能让女人的脑子变得不正常？真是闻所未闻，找借口总得找一个听起来合理的吧？

他不自觉地抬手抚了抚被陈欣怡吻过的唇，两眼渐渐放空。

原来和女人接吻就是这样的感觉，作为母胎单身的顾医生觉得还不错，下次可以再试试。

陈欣怡一路跑回了家，将房门合上，才来得及好好喘息。休息了片刻，她自言自语说："完了，完了，完了……我的魂被顾医生彻底勾走了。美男真是不好惹，我竟然鬼迷心窍，主动献吻。天哪，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

因陈欣怡在顾医生的同事面前轻薄了他，导致诊所内流言四起，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人相信他与陈欣怡关系清白。西方人对待恋爱各方面的思想本就比东方人开放，他们还笑话顾医生谈个恋爱都要藏着掖着。顾医生明白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就算浑身长满嘴，都不大可能洗清自己，索性也就随他们说去了。而陈欣怡这个绯闻女主角却玩起了"失踪"，不再磕掉托槽来麻烦顾医生，愣是足足一周没有现

身，也没与顾医生联系。

顾栖迟最近一周心里堵得慌，陈欣怡不仅亲完他就落荒而逃，说好的“负荆请罪”也完全没见着影儿，甚至不再找借口骚扰他。顾栖迟有一种被人占了便宜又一脚踹了的错觉，他忍了一周不主动联系罪魁祸首，直到忍无可忍，终于在这日下班后决定去找陈欣怡。

此时月亮已经爬上了天空，天际还残留着一抹亮色，公寓楼下昏黄的路灯已然亮起，马路对面就是陈欣怡所住的公寓楼。顾栖迟被红灯绊住了脚步，却见一辆黑色Jeep停靠在公寓楼前的临时停车位上，车上走下一个男人，背影让他觉得相当眼熟。

只见身穿烟灰色西服的男人从副驾驶座里捧出了一大束粉玫瑰，目测大约有九十九朵。顾栖迟定睛一看，借助昏黄的路灯照射分辨出男人的侧脸，他基本能确定此人就是冯毅晨。

冯毅晨一只手捧花，一只手拿出手机打电话。

转换成了绿灯，行人可以穿过马路的机械提示音也在嗒嗒嗒地响着，顾栖迟却充耳不闻，双脚仿佛被人用强力胶粘在了原地。

没过多久，只见陈欣怡打开公寓大门走了出来，冯毅晨笑脸相迎，殷勤地递上花束。

陈欣怡轻轻蹙眉，没有伸手去接，却犹如拥有心电感应，发现有一道炙热的视线看着她。她侧头一望，就看见了站在马路对面的顾栖迟。

顾医生虽然面无表情，但脸色不太好，即使夜色都未能为他遮掩。陈欣怡看到他的

瞬间脑海里就蹦出了这几天她一直极力压抑的亲吻画面，起初只是尴尬羞涩，但瞧清楚他的脸色，她就心里一突，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这感觉怎么像是被现任当场抓包与前任藕断丝连？陈欣怡来不及深究自己的古怪想法，就见顾栖迟不再看她，掉转了头，正往回走。

她下意识地觉得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得解释一番现在的情形。陈欣怡扔给冯毅晨一句："你回去吧，你的花我不会收的，送几次都一样。"

陈欣怡拔腿去追，行人过马路的信号灯倒计时只剩下一秒钟，她还是不管不顾地奔上了马路。

冯毅晨打开车门，将花束扔了进去，就飞快地追上陈欣怡，在她要强行穿过马路时，将她扯到了马路中央的安全道上："你疯了？刚才多危险啊！"

冯毅晨激动严厉的训斥声令往回走的顾栖迟顿住了脚步，他忍了又忍，才迫使自己不回头去看。

"放手！"陈欣怡摆脱他的钳制，却也冷静下来，知道此时不能再穿马路。她见顾栖迟脚步停顿，连忙冲他大声喊："顾栖迟，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先别走！"

冯毅晨看着陈欣怡的眼神越发锐利，他沉声问："还说你们是普通的医患关系，你看看你现在着急的样子，分明就是因为他，才不接受与我复合！"

陈欣怡不耐烦冯毅晨又扯住她的手，站在安全道上就与他拉扯了起来："是又怎么样？我们已经分手了，我想和谁在一起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了解他吗？我不许你随随便便就喜欢上别人。顾栖迟相貌出众，事业有成，有

房有车，有澳大利亚身份，女人期望男人拥有的条件，他都有。这样的人多年没有交往对象，你觉得正常吗？他不是私生活混乱没有固定伴侣，就是gay，根本不喜欢女人。”冯毅晨言辞激烈，句句话都夹枪带棒，对顾栖迟的敌意相当明显。

他此时除却不想陈欣怡被其他男人抢走的私心，更多的确实是对陈欣怡的关心，他不想她冲动之下跳入火坑。他虽然欣赏顾栖迟在事业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就，但对于感情生活，他听到相当多关于顾栖迟不太好的猜测。墨尔本华人圈里，很多人都在质疑他一直单身的原因，猜他滥交或是gay的都有，没有实际证据，但正常男人绝不会到了婚龄还迟迟不寻找伴侣，所以他觉得这些猜测不是没有道理。

陈欣怡听了冯毅晨说的话，气得心头火一簇簇往上蹿，她一把甩开冯毅晨的手，面色铁青：“我呸！不许你诋毁顾医生！独身主义的人多了去了，有什么不正常的？少见多怪！冯毅晨，你这人怎么两面三刀？在顾医生面前奉承他，背后诋毁他，做人可不能这样啊！”

两人激烈的争吵声被马路上穿梭的车辆掩盖了些许，但还是多多少少传入了顾栖迟的耳中。

他确定陈欣怡没事，便重新迈开腿，往回走。

陈欣怡一见顾栖迟不等她，着急得又喊：“顾栖迟，你站住！等我一会儿会死啊？”

她用衣袖掖了掖眼角沁出的泪花，见又亮起绿灯，连忙警告冯毅晨不许再跟着她，拔腿就向着顾栖迟跑去。

冯毅晨望着她的背影，脸色发白，心里像是缺了一块，怅然若失的感觉充斥着他的

心。

陈欣怡边跑边喊，好不容易才抓住了顾栖迟的西装外套下摆，气喘吁吁地说：“你跑什么跑？搞得跟撞破了什么丑事似的。”

顾栖迟停住脚步，没有回头，也没说话。陈欣怡见状，只得继续说：“你别误会，我没和冯毅晨复合。我拒绝了很多次，不知他哪儿来的牛脾气，跟我杠上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他的花和礼物我一次都没收，真不怪我……”

顾栖迟还是缄口不言，她站在他的背后，脸蛋红扑扑的，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你刚才是来找我的吗？那个……我为上周的事正式向你道歉，这几天我没想好怎么请罪，就……就没去找你……”

她等了半晌，他仍似一座活体雕塑，不动不言。陈欣怡顾不上害羞尴尬，走到了他的正面，见他面色平静，不像是生气的样子，这才松了口气。

陈欣怡指着他，自顾自地说：“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原谅我了，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

顾栖迟此时脑海里翻来覆去就在思索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在听见她斩钉截铁地说拒绝了冯毅晨很多次，不会与冯毅晨复合时，感到那么高兴？又为什么之前看见冯毅晨手捧玫瑰时，那么不开心？他刚才甚至没有勇气看完冯毅晨送花的过程，他在害怕什么？害怕看见陈欣怡接过冯毅晨送的花束吗？

“行，这件事就算翻篇儿了，之后我会连送一个月点心到Vsmile慰劳你，作为补偿。”

陈欣怡自说自话的声音终于唤回了顾栖迟的注意力，他不禁拧眉：“翻篇儿？哪有

那么容易？你倒是会躲清闲，知道我这周在诊所里过得有多水深火热吗？”

“嗯……怎么个水深火热法儿？”陈欣怡吞了吞口水，小心脏霎时揪成了一团。

顾栖迟阴森森地一笑：“他们众口一词，说我偷偷谈恋爱，还死不承认。”

“嗬，呵呵……”陈欣怡嘴角抽了抽，浑身鸡皮疙瘩都冒了头，只觉这一回顾医生不会轻易放过她。

陈欣怡尴尬了半晌不知该说什么来缓解气氛，最后只得没话找话说：“他们的想象力可真丰富。”

“没有你的行为丰富。”顾栖迟明明笑着，声音却听着有些咬牙切齿的意思。

“要不，两个月？”陈欣怡缩了缩脖子，冲他伸出两根手指。

顾栖迟挑眉：“什么两个月？”

“连送你两个月点心作为补偿，成交？”

“这是吃几个月点心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陈欣怡咬了咬牙，伸出三根手指，大声说：“三个月，不能再多了！”

“成交。”顾栖迟弯了弯嘴角，云淡风轻地答应了。

反正木已成舟，想解释清楚已然不可能，他还不如为自己多谋求一点好处，才不算亏。况且，他理不清自己内心的想法，只知道似乎没有很反感与陈欣怡的绯闻。诊所里的员工爱传绯闻，就由着他们传，反正于他而言无伤大雅。他夸大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只为了换得陈欣怡的愧疚感，才能小小“欺负”她一下。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6 心意相通

随着国内电商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本土品牌在天猫国际开了品牌旗舰店，经常参与天猫促销活动，打折不算，还免邮免税，陈欣怡的澳代淘宝店生意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价格上无法做到旗舰店的打折力度，另外一些疑心病重的顾客经常质疑代购商品是否为正品，要完发票，还要她拍摄现场购物视频，买一支二十几元的润唇膏，都能折腾出一堆要求，这下有了天猫旗舰店，这些不稳定的客户看准了时机，立马转去旗舰店了。

客源减少，协助她一起管理淘宝代购店铺的沙纯梦还懈怠于售后服务工作，更是导致店铺商品销量下滑。陈欣怡想责怪也不敢责怪她，只因她最近和Steven闹别扭，有一次吵得凶了，玩起离家出走，大半夜的跑来陈欣怡的公寓求收留。沙纯梦做事一向凭心情，心情不好时，天大的事情都不管不顾。

陈欣怡给顾医生送点心时，忍不住对他诉了几句苦，感叹如今代购生意越发难做，这是逼着她多做其他兼职的节奏。顾医生听完，就问她是否需要他弄坏家里的一些设备，给她创造工作机会。

最近他越来越没正形，仗着诊所里同仁听不懂汉语，什么破坏形象的话都敢说，不过陈欣怡倒是被他逗得心情好了许多。

顾医生要给她结算点心费，说自己不差钱，她每天送外卖给他，就算是补偿了。可陈欣怡再缺钱也有原则，愣是死咬着不答应。

“心欣欣心”这个微博账号也算是陈欣怡的树洞，有什么烦恼，她都会上去吐槽一

番，代购这事儿也不例外。

@心欣欣心：这年头代购真难做，不断被顾客怀疑商品真假还不算最难过的，被大商家抄底打折活动搞得价格毫无竞争力，才最悲惨。总不能亏本赚吆喝吧？开了四年的淘宝店，关店舍不得，不关也是前途堪忧。

这日顾栖迟下班后窝在沙发上看新闻，手机弹出新浪微博特别关注人新发的微博提示，他点开查看内容，脸色渐渐变得古怪。

她们怎么有一样的烦恼？难道都在做代购？华人做代购的很多，倒也不是没可能，只是他心里总觉得有些怪异。但陈欣怡泼皮、抠门的性子实在与她给他的感觉不太相像。

顾栖迟给他的特别关注人留了评，送上几句宽慰，也就不再去深想此事。只是，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过去的他心里还挺期待见一见这位令他欣赏的博主的，而现在这种念头越来越淡，他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了陈欣怡的身上。

七月中旬的墨尔本正值冬季，实在算不得适合旅游的季节，中国赴澳旅客流量比不过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期间。但由于国内学生放暑假，赴澳旅游的游客还是有不少。澳大利亚紫外线太强，即便在冬季，只要有阳光的地方都不会感觉太冷，如果大夏天在户外游玩，还不用防晒霜，少不得晒脱一层皮。所以比起夏天，陈欣怡更喜欢这里的冬天。

由于淘宝澳代店生意下滑，线上的心意美食坊也受到山寨店铺低价竞争不如之前红火，陈欣怡又多接了几单赴澳旅游客户的司导订单。

游客们的素质良莠不齐，有些受过高等教育且有礼有节的客人，不但对她态度友好，结算费用时还会多给一些算作小费。但素质不高的客人对她颐指气使，要求她全程陪玩，她充当导游不算，还要兼任翻译。众所周知，翻译费用需要另算，司导费只负责接送及做一些简单的景点介绍，不负责陪游，说白了就是包车费及雇佣一个拥有当地驾驶证的司机，路上介绍景点或者帮忙购买景点门票都是附送服务，并非必须。但总有一些游客将自己当作上帝，什么事都敢开口要求，费用却不愿意多给一分钱。

这些奇葩的客人陈欣怡向来一一忍受了，总还没有突破她的底线。她一直自我开解，世上的事本就好坏参半，遇到恶人时，想想那些好人留下的美好回忆，也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只是，有些客人的行为却是陈欣怡再大度都不能忍耐的。

这日，陈欣怡驱车带两位国内来的中年男人去参观圣保罗大教堂，这两位到墨尔本倒不是纯玩游客，是以谈生意为目的的公差旅游，具体是为了什么生意，陈欣怡不得而知。她在机场附近的酒店接上他们，路途中，这两人不停地与她搭话，问她一些私人问题，比如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等等。陈欣怡不太喜欢与陌生人交谈私生活话题，但还是勉强回答了，只是这两人看她的眼神让她十分不舒服。

直到抵达停车位，三人下车，陈欣怡答应将他们送到教堂门口，再自行休息，等他们参观完，再送他们去下一个景点。谁知，到了教堂门口，他们非但不让她离开，还一左一右拉着她的小臂，劝说她留下来陪游。

“小姑娘，我们多给你一点钱不就好了，你陪我们进去逛逛，顺便介绍一下这间教堂的历史。”

“是啊，哥哥们很喜欢你的，一起进去吧，小费少不了你的。”

哥哥？脸真大啊，他们的年纪比她的爸爸小不了几岁，真是没脸没皮。陈欣怡用力挣了挣，发现他们力气很大，一时间摆脱不了。

“不用了，我只拿我应得的，你们自己进去吧，快放开我。”一般情况下，客人多加钱要求陪游，陈欣怡不会拒绝，多赚钱的机会谁会放过？但这两人对她动手动脚，这半强迫的架势，以及时不时在她身上游走的色眯眯的眼神，让她恨不得现在就结算走人。只是她坚守职业道德，接了游客，就得把人安全送回酒店。

两人仍旧不依不饶，竟直接揽住她的肩膀，勾肩搭背地将她往里带。

陈欣怡算是开了眼界，在教堂这般圣洁的地方，他们都能做出如此不合适的举动。

她脾气上来，眼眶里泪珠滚动，她刚想一了百了，开口大声呼救，谁知架在她身上的力量在顷刻间消失。

她还没看清楚状况，手臂就被人往后一拽，接着她便落入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怀抱里。

“你们再敢对她动手动脚，我就报警！没看见她不愿意吗？”

顾栖迟怒火中烧的声音萦绕在陈欣怡的耳畔，她心中一紧，做梦都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救她于水火之中。

“臭小子，你谁啊？多管闲事！我们付了钱的，让她陪玩怎么了？嫌钱少，我们也说了会加钱，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另一个中年男人转了转被顾栖迟拽疼的手腕，也是一脸不悦：“我们可以告你故意

伤害罪！”

“故意伤害？嗬，要不要我现在报警，让警察带你去医院验伤？”顾栖迟一点不怕，语气中还满是嘲讽。

两个中年男人噎了下，他们可没想把事情闹大。

“付了多少钱？我还给你们，拿了钱，你们立刻就滚，别再让我看见你们！”顾栖迟从西装口袋里拿出钱夹，作势要给钱。

陈欣怡连忙压住他的手，急道：“顾栖迟，这事和你没关系。让他们进去参观，看完我把他们送回酒店，下个景点我不去就是了。”

顾栖迟闻言，脸色比之前更难看了几分，他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你还要继续陪这两个挖空心思占你便宜的人？你是不是女人？为了赚钱连基本的自尊心都不要了？”

在顾栖迟的话音落下时，刚才还在陈欣怡眼眶里打转的泪珠终于突破防线，滚出了眼角。

顾栖迟看见她的泪水，怔了怔，他自知刚才的话说得重了些，但说出口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谁让他已经气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他父亲在国内的好友前几日抵达墨尔本旅游，他做东，陪着对方去了几处景点，今天刚好带那位叔叔参观圣保罗大教堂，他感到口渴，就让叔叔在教堂里继续参观，他出来买水。若非如此，他都未必能撞见陈欣怡被猥琐男人轻薄的一幕。

那一刻，他只觉浑身血液都如疯了般直冲脑门，来不及多想，他就用力将那两个中

年男人给拽到了一边，把陈欣怡护在怀里。

就连说出那些刺伤她的重话，也是因为情急所致，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激动，他直到此刻才不得不坦诚面对自己内心的感情——他早已喜欢上了她。

面对喜欢的人，占有欲都会变得格外旺盛，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其他男人占便宜而袖手旁观？今天他要是放任陈欣怡，他就不是男人！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说话的？看，把陈小姐都弄哭了。”其中一位还假模假样地给陈欣怡递上手帕，让她拭泪。

陈欣怡只当没看见，自顾自地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巾拭泪。

顾栖迟懒得与他们周旋，抽出五百澳元，塞到他手里，哼道：“相信这些足够了，只多不少。她是我的女人，今天我是不会放她跟你们走的，死了这条心吧。识相的就赶紧走。”

两人一听他是陈欣怡的男人，自觉晦气，本想找一个漂亮的导游小姐陪玩，谁知这么倒霉。还好得到的赔偿远比支付的多，他们也不亏，大不了打车回酒店。

等人走后，陈欣怡一脸怨念地看向顾栖迟：“顾医生，你傻不傻？你多给了超过一倍的钱啊！我真要被你活活气死了！”

顾栖迟挑眉：“这点钱我还不在乎，只要能赶走这两只苍蝇，我就乐意。”

陈欣怡扑哧一笑：“我说顾医生，什么时候我成你的女人了？现在说谎骗人都不用负责的？”

“不这么说，他们能走吗？”顾栖迟回得理直气壮。

陈欣怡仰着头瞧他，双手叉腰，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你这么做很容易引起误会，懂不懂？我会以为你喜欢我。”

顾栖迟一愣，面部肌肉都跟着陷入了僵硬。被她说中心事，但他做不到借此机会表白，与她更进一步。他可以喜欢一个人，却不想真的爱上。爱这个字眼很美好，也很沉重，沉重到一旦失去，就会对人造成致命的打击，他不想再被击溃一次，所以，即使看清了自己的心，他还是选择驻足不前。

顾栖迟表现得若无其事：“你上回亲我，我还没误会你，这次你倒会顺杆爬。我把你当朋友，才看不过眼，如果你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被欺负，谁管你？”

“喂，顾栖迟，把话说好听点儿会死啊？”陈欣怡气歪了嘴。

顾栖迟一脸平静：“教堂门前，不打诳语。”

“这里是教堂，你说得跟佛堂似的。”

“都一样。”

“一看你就是没信仰的人。”

“我有，我信仰科学。”

陈欣怡：“……”

日子过得飞快，像装上了电动马达似的。一转眼，陈欣怡的牙套已经戴了半年，弓丝都换了两回。

冯毅晨还是没有放弃，经常在她的身边转悠。陈欣怡已经习惯了自动屏蔽他献上的

殷勤，仿佛是一个出家之人，对诱惑坐怀不乱。她与顾医生之间从那个亲吻、那次赶跑“苍蝇”开始，就一直被暧昧的氛围缠绕着，只是两人都没有试图更进一步，即使在旁人的眼里他们之间的接触多过普通朋友，还时常拿他们打趣，他们都继续装傻充愣。

还有一个月就是陈欣怡的生日，她本在心里计划着怎么忽悠顾医生陪她过生日，却在这时收到了她之前就诊的医院寄来的手术通知书，需要她填写病人资料表格，收到她回寄的资料，院方才好完善安排。

陈欣怡经常扁桃体发炎，只要感冒发烧咳嗽就会发作，严重时，还会呼吸不顺畅，苦不堪言。上回吃了药恢复后，她就一直在等候手术。由于澳大利亚医疗福利很好，在公立医院手术费全免，排队的人很多，医疗资源紧张，她等了三个多月才轮上。

但当她看着表格上第一负责人和第二负责人信息时，才发现自己在澳大利亚除了沙纯梦没有其他人可写。被填上的人属于紧急联系人，并且医院规定至少要有一人陪同她到医院进行手术，倒无须陪床的人照顾患者。这点与国内不同，有专门的护士一手操办，陪同人只是需要在关键时刻起到决策的作用，以及出院时护送患者回家并在家中继续照顾处于恢复期的患者。

这时候孤家寡人的坏处就显现了，陈欣怡不敢将手术的事告知父母，怕他们担心，即便他们办了签证坐飞机赶来，他们英语不行，也很难与医生交流。她想独立承担一切，反正本就不是什么大手术。想起母亲甲状腺手术时，也是瞒着她，为了替她节省机票钱，不想她回国看望，一时间她忍不住心酸落泪。母女总是相似的，陈欣怡这次同样不想叨扰父母。

陈欣怡想，如果没有与冯毅晨分手，她就会填上他的名字，只是现在……

沙纯梦胆子小，真要她担负起陪同手术的责任，她未必能承担。陈欣怡越想越感到无助，还有什么比躺上手术台，却担心没有家属朋友陪同更让人绝望？

陈欣怡不是没有考虑过顾医生，但她不知该怎么定位他们之前的关系，是朋友却又不是沙纯梦那般真正的朋友，他们之间总有一段若即若离的空间，就像是一层厚厚的窗户纸，谁都不愿意捅破，她不知道要不要将自己的脆弱完全展示在他面前。

陈欣怡手术的事还是被沙纯梦通报给了顾栖迟，他亲自找上门，问她拿表格，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信息填在了第一联系人处。

他坐在桌边，搁下纸笔，眉心紧蹙："沙纯梦不来告诉我，你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吗？还是你想去找你的老情人帮忙？陈欣怡，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

陈欣怡站在桌旁，低下头。看到他果断地将自己的信息填上的那刻，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事实上她也确实哭了。没人知道她过去有多害怕一个人面对困境，她花了很长时间逼着自己坚强起来，渐渐习惯所有糟糕的事都独自承受。但这一次，她本就害怕住院、害怕手术，还凄凄惨惨没有可靠的人选陪伴，内心被她堵起来的恐惧黑洞，又不可抑制地冲她张开凶狠可怖的巨口。

顾栖迟救了她，将她从无助的泥沼中拉了出来，仿佛在瞬间为她驱散了黑暗，带来一片光明。

顾医生无疑是可靠的，能够给她足够多的安全感。

她咬着唇，不让他发现她在落泪："我……我不好意思麻烦你。你工作忙，哪有时间陪着我折腾，有纯梦陪我就行了……"

陈欣怡口不对心，她实在做不到坦诚，她不敢开口向顾栖迟求助的原因其实是害怕自己越发依赖他，直到再也离不开他。但他们只是朋友，她怎能对朋友产生犹如伴侣般强烈的依赖感？

“不麻烦我，你打算麻烦谁？一个沙纯梦根本不够吧？”他声音里的怒气仍未消解，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陈欣怡缩了缩脖子，头越埋越低：“我想找Steven……”

“嗬，找闺密丈夫也不找我？你真够可以的！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还是，你觉得我不够关心你、不够在乎你？”

陈欣怡的心怦怦直跳，顾栖迟愤怒到极致的话，落入她的耳中，她却只觉得暧昧，还有一些小小的欣悦。

他会这样激动、这样生气，就是在意她的最好证明了。

她的心口热热的，有一种克制许久的感情即将挣脱桎梏，促使她奔向身边的男人。

差一点，真的就差一点，陈欣怡好想扑入顾医生的怀里，告诉他，她喜欢他，请他不要嫌弃她，长长久久地陪伴在她的身边。

理智这玩意儿有时候真是阻碍男女感情发展的绊脚石，陈欣怡最后还是被理智拖了后腿，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

顾栖迟终于发现陈欣怡在落泪，他心底的怒火瞬间被浇灭，不禁生出了怜惜。

她该是很害怕的吧？他知道她有多孝顺，必然不肯告知父母。但她没有什么朋友，沙纯梦几乎是一个小迷糊，所以她在脆弱的时候想找一个肩膀依靠都没有。想到这

里，他就觉得难受。

顾栖迟起身，将她揽入怀中，轻轻拍着她的背脊，安抚她的情绪：“别哭了，我不凶你，你好好反省自己的错处就行。手术不用怕，我会全程陪同，负责接送你、照顾你。我是诊所的老板，我想请假，还没人敢说不字。你不用操心这些，时间我会安排妥当。”

得到顾栖迟的安慰，陈欣怡反而越哭越凶，她趴在他的胸口，放任心里名为孤独的凶兽肆意恐吓，至少此刻她不怕它了，有他在，她觉得温暖又充满勇气，仿佛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后盾。

“谢谢，顾栖迟，谢谢你……”

手术前一晚，沙纯梦打电话给陈欣怡，同她确认明天顾栖迟是否会陪她去医院。得到肯定的答复，她似乎松了口气，一个劲对陈欣怡说她害怕陪人做手术，万一遇上突发状况，她会先吓死自己。陈欣怡就知道沙纯梦胆小靠不住，不得不再次感叹，幸好有顾医生。

翌日，顾栖迟开车将陈欣怡送到了医院。沙纯梦与Steven坐在车里，看着他们相携走入医院大门，不由得相视一笑。

“老婆，为什么不进去？欣怡动手术前，你应该见她一面，鼓励鼓励她。” Steven一脸疑惑地看向沙纯梦。

她抿唇笑道：“看到欣怡有顾医生陪着，我就放心了。把空间留给他们，我们进去只会变成电灯泡，阻碍他们的感情发展。等欣怡术后入住病房，我们再买慰问品去

探病。”

闻言，Steven越发觉得自己老婆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其实她在感情面前一点儿不傻，反倒比许多人都更体贴。她宁可让陈欣怡觉得她不靠谱、不够关心朋友，也没让陈欣怡知道她早就在医院停车场里等候多时，只为确定顾医生确实陪在闺密的身边。

Steven：“你真觉得他们能好上？”

沙纯梦摸了摸下巴，摆出一副情感专家的架势，一本正经地分析：“在我看来他们早就两情相悦，一直没有明确关系，无非就是欠缺一把火。只要有什么事在情感上推波助澜，促使他们跨出最后一步，这两人就能如胶似漆！欣怡动手术，没人陪伴，唯一支撑她的顾医生无疑就会成为她的心理支柱。欣怡本来就喜欢他，如此一来，还不爱他爱到骨子里？”

Steven赞同地点头：“如果我们去了，会分走欣怡一部分的注意力，顾医生带给她的感动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我的亲亲老公就是聪明，一点就通！”沙纯梦双手捧住Steven的脸，亲了亲他的唇。

沙纯梦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她一看是陈欣怡打来的，连忙接起，不等陈欣怡开口，她就先发制人地嚷道：“亲爱的，我出门前忽然肚子痛，又返回上厕所，我腹泻了……嘤嘤，抱歉，赶不上在手术前见你了，顾医生陪着你吧？”

陈欣怡这些年早就习惯了沙纯梦的状况百出，要是沙纯梦哪回表现得很靠谱，她反倒不习惯。

“没事，你吃点止泻药，在家休息吧。有顾医生陪着我，你不用担心。”

“嘤嘤，宝贝你真好，我以为你会生我气的。”沙纯梦扯了谎，且觉得自己不出现才是正确的，但此刻还是感动于陈欣怡不与她计较。欣怡总是这样，为她收拾烂摊子，最多教训她几句，却绝对不会与她较真记仇。所以，在这个异国他乡，除了她的老公，欣怡就是她最重要的人。

“我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吗？不跟你唠嗑了，挂了啊，你自己小心身体。”

顾栖迟虽没听到沙纯梦说什么，但从陈欣怡的话里他也能猜个七七八八。听见陈欣怡马上要动手术，还顾着关心闺密腹泻的事，他心中有些动容，觉得陈欣怡对她在乎的人是真的好。

护士询问了一些她的身体问题，还测了血压等指标。当问到她是否有亲友陪同负责接送时，顾栖迟主动站出来，谎称自己是她的男友，会做到一切陪同人员应尽的责任。

陈欣怡闻言没有反驳，只是红着脸低了头。

她换上医院提供的手术患者服，麻醉师又与她谈话，介绍了一下麻醉过程等情况。在澳大利亚做此类手术都是全身麻醉，人会像昏迷一般，对外界发生的事毫无知觉。

陈欣怡在此之前就清楚这一点，人生中的第一次全身麻醉，她有些害怕。她用Google搜索了一下，得知全麻有未能苏醒的案例，虽然发生率极低，但总是有隐患存在，还有人说全麻会影响记忆力，她对麻醉方式的畏惧就更强烈了。

陈欣怡躺在轮床上，等待护士将她推进手术室。她心中忍不住想，万一她运气不

好，遇到那概率微乎其微的情况呢？意外随时随地毫不停歇地降临在人们的身边，从小到大，她从不是运气好的幸运儿，昨晚她为了以防万一，已经在笔记本word文档里写了一封给父母的信，还特别将密码开机功能取消了。

顾栖迟坐在她身边，见她紧张得面无人色，额头冒出虚汗，眼中泪水涌现，不禁握住她冰凉的手，柔声安慰："别怕，麻醉后你毫无知觉，等醒来一切就结束了。不要胡思乱想，就当作进去睡一觉。"

"嗯。"陈欣怡用力回握住他的手，反复汲取他手心的温暖，努力驱散内心的恐惧。

直到轮床在冷冰冰的地砖上滚动起来，将要被推入手术室内的恐惧达到了临界点，陈欣怡终于忍不住喊停，要求等一等。她拉住顾栖迟的手，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内心的矜持与压抑在这一刻都被害怕发生意外的心情给击溃。

"顾医生，我怕全身麻醉后醒不过来，为了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导致我错过此生最后的机会，有些话我一定要告诉你……"

顾栖迟怔怔地望着她梨花带雨的脸，心中的柔软顷刻间被她触动，他似有所感，没有阻止她冲动的行为。

"我喜欢你，真心的。很抱歉选在这样的场合对你告白，但我不想留下遗憾。如果顺利完成手术，我清醒后你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不求结果，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

陈欣怡被水光覆满的双眸格外惹人怜惜，她眼神里的真挚更能打动人心。她仗着周围都是洋人，没人听得懂她的表白，才敢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藏在心里许久

的秘密。

顾栖迟紧紧握住她的手，面上神色未变，心底却犹如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想，任何事都比不过他喜欢的人也喜欢他，这一刻他内心漾起的激动和幸福前所未有。他因为心结，压抑了对陈欣怡的感情，想着只要能经常见到她，就很知足。但这一刻，他才明白，有些幸福，只有揭开面纱，心意相通后，才能体味。

“相信我，你不会有事。”他微微一笑，又说，“已经发生的事是绝对不能被抹除的，世上可没有后悔药。我会在你清醒后，给你我的回答。”

顾栖迟俯身，为她擦干眼泪，又在她戴着蓝色手术帽的额头上落下一吻，低沉悦耳的嗓音格外醉人：“很想知道吧？还敢不醒来吗？”

陈欣怡一愣，脸蛋发烫，心跳都不由得加快速度。顾医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吻她，太让人不好意思了。

两人紧握的手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分开，陈欣怡带着顾栖迟的唇留给她的温暖，渐渐合上了双眼。

沙纯梦算算时间，感觉陈欣怡应该已经开始手术了，就发信息给顾医生，要他及时通知她手术结果。

“老公，我好紧张怎么办？欣怡一定不会有事的，对吧？”沙纯梦紧紧握住Steven的手，手心里都冒出了一层薄汗。

“放心，这种手术难度不大，风险小。我们要相信医生。”Steven摸了摸妻子的头，笑道，“这么担心，不如进去等着？”

“不要，到医院里闻到消毒水味儿我就更怕了，还是这里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顾栖迟外出吃过简餐，喝了咖啡，提早回到医院等候陈欣怡出来。他表面表现得淡定从容，内心却也不太平静。

越是在乎，就越怕失去，本来这样的手术几乎不用担心，但被陈欣怡的话勾起了隐忧，万一真的非常不幸，他应该会后悔没有在她进入手术室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陈欣怡的手术很成功，麻醉刚醒被推到病房时，她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像是不太清醒，喉咙里一阵阵疼，双眼半眯着，整个人看上去楚楚可怜。

一间病房两张床，顾栖迟坐在她的病床边，与另一边的病人隔着一张挂帘。他握住她的手，心疼地问：“还好吗？”

“疼……”陈欣怡才说了一个字，就感觉刺激到了伤口，带起阵阵疼痛。麻药效果应该还没有完全消退，她就能感觉到清晰的疼痛，可想而知，再过一会儿得有多疼。

一般人做完扁桃体切除术都不太愿意说话，更不乐意吃东西，毕竟再美味的食物触及伤口，都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但陈欣怡还是执着地握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问他：“我……我醒了……你的……回答呢？”

才短短几个字，陈欣怡就感觉自己像是舌头打结，说话有些口齿不清，她都顾不上伤口疼痛，焦急地道：“麻……麻醉……后遗症？我说不清……话。”

顾栖迟怜惜地摸了摸她的脸颊，柔声宽慰：“手术中你的口腔一直被扩张，时间久了暂时不太灵活很正常，而且伤口痛也会对你的发音产生一定影响，别害怕。”

陈欣怡将信将疑，苍白的脸上仍透着紧张。顾栖迟没辙，只得对她表明心迹：“就

算你一辈子口齿不清，我都不会嫌弃你。你还怕什么？”

陈欣怡瞪大双眼，愣了半晌，才回过味儿来：“你……你也喜欢……喜欢我？”

他揉了揉她的头，唇边噙着温柔的笑容：“没错。所以，我会照顾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伤口虽然很痛，但她的心里甜得似是灌了蜜：“这样，很难听。”

“你戴着牙套我都没嫌你丑，口齿不清算什么？”

陈欣怡委屈地嘟起嘴：“你说我……丑。”

“我说错了，你一点不丑。在我心里，你是最美的女人。”顾栖迟连忙举双手投降。

顾医生伺候病人很是尽心，他见陈欣怡嘴唇干裂，就用棉签为她湿润一下，又拿出她的润唇膏帮她涂抹。怕她无聊，他还拿出她喜欢看的《肖申克的救赎》原版书，读给她听。就连护士见了，都夸奖顾栖迟对女朋友真好。

护士送来水和口服止痛药、抗生素，要她服用。陈欣怡还没吞服，就能预见有多痛。光是吞咽口水，就够她受的，再让药片擦过伤口，真是作孽。

她硬着头皮吞了下去，瞬间痛得她身子打战，眼角沁出热泪。顾栖迟连忙将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一想到几个小时后需要进食，就一个头两个大，这完全是一场酷刑。而医生告诉她至少得疼上一周才会渐渐好转。

沙纯梦得到顾栖迟的通知，与Steven姗姗来迟。两人手里提了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和水果，沙纯梦还给陈欣怡带了一罐她平时最爱吃的芒果椰子味冰激凌。

“我网上查了，吃冰激凌对扁桃体切除后的伤口愈合有帮助，国内医生都让多吃。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口味，要不要吃一点儿？”沙纯梦殷勤地将冰激凌放在陈欣怡面前的小桌板上。

顾栖迟：“还没到进食时间，现在只能喝水。”

“哦，这样啊！”沙纯梦一脸惋惜，“这里没有冰箱，那我吃了吧，等下再买。”

她刚说完就自顾自地吃起了冰激凌，目光还不停地在陈欣怡与顾栖迟身上来回移动，像是想发现什么端倪似的。

“伤口很痛……什么都不想吃。”陈欣怡勉强冲她笑了笑。

“噗——”沙纯梦捂着嘴笑出声，差点就将嘴里的冰激凌给喷出来，“欣怡，你怎么大舌头了？不会是手术时，主刀医生弄伤了你的舌头吧？”

Steven伸手压了压妻子的头顶，连忙不好意思地笑道：“别理她，整天胡说八道。术后有点反应很正常，马上就会恢复的。欣怡你明天就出院了吧？”

陈欣怡点点头，澳大利亚公立医院是免费的，她一分钱没掏，这种类似的小手术都是只给住一晚，第二天医生查房确定伤口没有多大问题，用过早餐她就得收拾东西走人了。所以医生才需要确认回家后有人照顾患者术后恢复，情况有转变需要人送来急诊。

沙纯梦暗暗给Steven使了眼色，Steven心领神会，拉着顾栖迟到室外抽烟。顾医生不抽烟，但没有拒绝陪他出去聊两句。

等他们一走，沙纯梦就神秘兮兮地凑近陈欣怡，问道：“欣怡，你和顾医生有没

有……嗯？”

陈欣怡眨了眨眼，一脸迷茫。

“啊呀，就是你们有没有突破屏障，更进一步？”

陈欣怡真是服了沙纯梦，她都躺在病床上了，对方首先关心的竟然是她与顾栖迟的感情发展。

沙纯梦轻轻晃了晃陈欣怡的手臂：“到底有没有啊？”

陈欣怡没辙，冲她点了点头。

“哇！真的？你们好上了？”沙纯梦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她继续点头。

沙纯梦高兴极了，捂着嘴巴原地跳了跳，恨不得当场放鞭炮。顾及帘子另一边还有一位病人，她才克制了一下情绪，喃喃自语：“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没浪费我的一番苦心。”

“你……你说什么？”

“没什么啦，我替你们高兴啊！出院后你要尽快和顾医生加速发展，我都把男神让给你了，你要好好珍惜。最好和他闪婚得了，免得被外面那些假借看病之名缠上顾医生的小妖精们搞破坏。”

“你想多了。”陈欣怡翻了个白眼，他们刚捅破窗户纸，互相表明了心意，恋爱都没谈，结什么婚！何况她还没做好心理建设，若非这次全麻手术，她都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才会表白。

在室外抽烟的Steven也没闲着，将烟拿远了些，对站在身边的顾栖迟挤眉弄眼：“Alex，不是我说你，喜欢人家就抓紧点儿下手。欣怡这么好的姑娘，错过了多可惜。我可听我老婆说冯毅晨那小子最近追欣怡追得紧，你不怕他们旧情复燃？”

顾栖迟不禁失笑，这对夫妻真是为他们的事操碎了心。

“你们到之前，我们已经说开了。她现在就是我的女人，如果和冯毅晨再有暧昧，那就是劈腿。你觉得她是这种人吗？”

“当然不是！” Steven暗暗咋舌，还真被老婆料准了，这算是患难见真情吗？

Steven又吸了一口烟，既然打开了话匣子，他就想多说两句：“其实，欣怡这些年在澳大利亚过得挺不容易的，我和纯梦都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归宿。还记得那年……”

大约是在陈欣怡与沙纯梦在墨尔本合租的第二年，沙纯梦被前男友骗走不少钱，又不敢告诉父母，以至于她一个季度内都承担不起公寓房的一半租金。与她合租的陈欣怡自然也无力帮她支付另一半租金，但陈欣怡没有任由她自生自灭。

陈欣怡与房东商量，退了公寓房，租下一间双人房。这家一共五间房，有单人房也有双人房，还有一间带厕所的主卧室。由于是多人合租，比公寓房便宜不少，一间不带独立厕所的双人房只比陈欣怡之前支付的租金一周多四十澳元，她还承担得起。

原本想熬过一季度再换回公寓房，谁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群租是一件很可怕

的事。他们白天还很正常，周末到了夜里却喜欢开party，喜欢去酒吧，喝得醉醺醺，恨不得狂欢到天明。

那个周五半夜十一点多，陈欣怡与沙纯梦已经在房里入睡，谁知房门突然被敲得哐哐作响，醉醺醺又含混不清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门外还不止一个人，有男有女。

他们边敲门边喊房内的她们出来一起嗨，说请她们喝酒。

陈欣怡和沙纯梦当即被吓醒，开了灯，胆战心惊地对视了一眼，陈欣怡客气有礼地大声回应门外的醉鬼们，她们已经睡下，下次再一起玩。

然而喝醉酒的人哪有多少理智？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开始用身子撞门，还好陈欣怡睡觉有锁门的习惯，不然刚才就已经被他们打开门了。

沙纯梦怕得钻入陈欣怡的怀里，紧紧抱住她："欣怡，怎么办？万一门撞坏了，他们闯进来……我怕。"

陈欣怡自然也是怕的，只是她没有沙纯梦那么胆小，她强撑着拍了拍沙纯梦的背，告诉沙纯梦别怕，有她在。

陈欣怡不停地拒绝门外的人，他们却充耳不闻，甚至开始胡言乱语，对她们说一些露骨的话，与调戏无异。她想报警，但碍于这些人到底是她们的舍友，抬头不见低头见，得罪了以后怎么相处？她们想再换房租住，也得提早两周与房东报备才行。

本来质量就没有多好的锁，根本经不起几个醉鬼的撞击，她们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房门一下子被撞破，三男两女冲了进来，满脸醉红，对着她们嘿嘿直笑，一个爱尔兰男人和一个巴基斯坦男人不由分说地抓住她们的手臂，要拉她们去客厅喝酒。

她们的力气自然比不过成年男人，被他们连拖带拽地弄到了客厅。

两人手臂搭在她们肩上，在她们手里分别塞了一瓶啤酒，一个劲地劝酒。沙纯梦已经被吓哭了，陈欣怡脸色惨白，却还扛得住，她拽开靠在沙纯梦肩上的男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将沙纯梦推出去，用中文对沙纯梦说：“打电话找Steven帮忙，他家离这里很近。”

他们又想把沙纯梦拉回去，陈欣怡赶紧挡在她身前，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啤酒，说她来陪他们喝。见陈欣怡豪爽，他们的兴致更高昂。沙纯梦在陈欣怡连续几个眼神的示意下，咬牙跑到家外面，打电话求救。

Steven至今仍记得那年他与纯梦还只是普通朋友，她打电话向他求助时，哭得撕心裂肺，说陈欣怡为了救她被舍友灌酒，就连群租都是受到她连累，她拼命求他快点来帮陈欣怡，还说只要他帮忙解决，让她做什么都愿意。

Steven带了几个朋友赶到时，陈欣怡已经被人逼着喝下了足足三瓶啤酒，明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却还在苦苦支撑，像是这样做就能保护依赖她的沙纯梦不受欺负。

顾栖迟听得入神，Steven描述的场景好似呈现在了他的眼前，令他为陈欣怡的遭遇揪心不已。

“后来呢？”他眉心深锁。

Steven将烟头扔入垃圾桶，背靠着墙：“我说可以借钱给纯梦，帮她们重新找房，搬出群租房。但纯梦没接受，她主动对父母承认被前男友骗了钱，还讲了在群租房里的遭遇，她爸妈吓得立马给她汇了钱。欣怡现在满脑子都是赚钱，我想，大概也是怕了吧。那些有钱人的孩子，跑到澳大利亚留学，父母先买一套房，哪里会遇到

这些糟心事。我只想告诉你欣怡是个很好的人，事后她完全没怨过纯梦，但纯梦心里一直记着呢。”

说起这些往事，Steven心中感慨，他是同时认识欣怡与纯梦的，当时是在基督教会里。他爱上纯梦，是因为纯梦特别单纯可爱，让他忍不住想要保护她的单纯，让她在自己的庇佑下永远保有她的天真。有时他不禁会想，他当时为什么没看上欣怡，或许就是欣怡表现得太坚强，让人看不到她的脆弱。直到那一晚，他才明白，她习惯了强撑，习惯了保护比她弱小的闺密，却把自己逼到了难以负荷的境地。

“冯毅晨那小子不懂珍惜，有了欣怡这么好的女人还不知足，活该他现在追悔莫及！你可别重蹈覆辙，敢欺负欣怡，我和纯梦都不会放过你。” Steven举起拳头在顾栖迟的胸口捶了一下。

顾栖迟郑重地颔首：“从今往后，有我在她身边，绝不会再让她被人欺负。”他很心疼，心疼她用瘦得犹如纸片般的身子为朋友遮风挡雨。她也是女人，她也需要被男人保护，她的脆弱并不比别人少。

她孝顺勤劳，努力能干，还够朋友，除了抠门，喜欢哭鼻子，偶尔撒泼闹情绪，真的没什么缺点。但这些缺点如今在他眼里都不是缺点，她梨花带雨的模样能勾起他怜香惜玉的心，她撒泼打滚他觉得很是可爱，她抠门其实是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或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就好比Steven眼里的沙纯梦可爱、天真、单纯，而非没头脑。

陈欣怡到了可以用餐的时间，沙纯梦已经被Steven带回了家，既然他们牵肠挂肚的两人已经成功牵手，他们自然不想再留下当电灯泡。

陈欣怡看着护士送来的晚餐，差点哭出来。喝水触到伤口都疼得要命，好不容易止

痛药起了点儿效果，但让她吃粗粮面包做的三明治是怎么回事？这么粗糙的口感，咽到喉咙里非得痛死她。

陈欣怡拒绝吃固体的东西，餐盘里的流食只有酸奶，平日她喜欢吃的水果冻都完全引不起她半点兴趣。

护士一个劲劝说陈欣怡将餐盘里的食物全部吃下去，还说不够可以问她要，一定要吃饱。

酸奶入喉带出一阵火辣辣的疼，她硬着头皮试着吃冰凉爽口的果冻，才咽下去第一口，就疼得她眼里掉出了金豆子。

她委屈地冲顾栖迟撒娇：“我不要吃，太疼了，简直是钝刀子割肉。”她此时说话已经顺溜，但每说一个字都会让伤口疼一下。

顾栖迟坐在她的身边，将牛奶倒入小碗里，把三明治的面包扯下来泡入牛奶，用勺子反复压了压，压到绵软，才推到她的面前：“你不能不吃主食。戴上牙套后，你吃得本就不多，瘦得身无二两肉，再不吃，就得羽化成仙了。”

陈欣怡拒绝配合，嘟嘴说：“我本来就是小仙女。”

“对，你是仙女，但为了我已经下到凡间，吃饱才能陪我红尘做伴，活得潇潇洒洒。”

“噗——”陈欣怡被顾医生逗笑了，她怎么从来不知道顾医生说话也能如此有趣，为了哄她吃东西，他也是够努力的了。

她勉勉强强拿起勺子，往嘴里塞，用牙齿磨得粉碎，才敢慢慢往下吞咽，但还是痛

得她身子打战。怪就怪她有胃炎，含有布洛芬的止痛药她吃了就会吐，只能用止痛效果一般的Panadol。

见她疼得直掉泪，顾栖迟的心都揪在了一起。他将她抱入怀里，拍着她的背安抚：“乖，我陪着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陈欣怡将眼泪都抹在了顾栖迟衬衣的胸襟位置，这时她才明白正畸带来的各种不适与疼痛比起割除扁桃体的疼痛，真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有人陪伴、有人疼惜的感觉真好。她将脸深深埋入顾栖迟的怀里，鼻间满是他身上好闻的气味，她心间盈满幸福。

两人气氛正好，就差一诉衷肠。谁知，突然冒出来一个程咬金，将抱着陈欣怡的顾栖迟一把扯了开去。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7 许诺此生

陈欣怡看见“行凶”的来人，杏眼圆睁，不敢置信地说：“冯毅晨，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刚问完话，她就自己给自己找到了答案，他还能怎么知道的？必然是沙纯梦那个大嘴巴，净给她添乱！

事实上确实是沙纯梦将陈欣怡所住的医院地址和病房告诉了冯毅晨，她倒不是大嘴巴，而是觉得新旧男友齐聚一堂，必然很是热闹，这样就能让纠缠陈欣怡的冯毅晨看清楚，顾医生已经与陈欣怡好上，让他绝了再追回陈欣怡的念头。

冯毅晨不正面回答，反而一脸愤怒地看向顾栖迟：“顾医生，你探病就探病，为什么对欣怡动手动脚？女人是能随便搂搂抱抱的吗？”

顾栖迟见他激动无比，已经吵到了另一张床上病人的休息，不禁皱了眉，起身说：“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

“为什么要出去？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欣怡的面说？你做贼心虚？不承认喜欢欣怡，却偷偷趁机占她便宜？”冯毅晨一句句刻薄的话倒豆子般吐出来。当他看到他们相拥的那一幕时，已经情绪失控，换成平时的他，绝不会对他想要结交的顾医生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

陈欣怡注意到掉落在地上的玫瑰花，想来是冯毅晨买的。她刚才一激动，说话声音大了点儿，这会儿喉咙处一阵阵疼。她缓了缓，才强撑着说：“冯毅晨……你不要胡说八道。顾医生现在是我的男朋友，他抱我合情合理。你不要在病房闹，会影响到

我和隔壁病友休息，谢谢你来看望我，现在请你离开吧。”

“你说什么？男朋友？陈欣怡，你怎么能……”冯毅晨如遭雷击，他知道陈欣怡对顾栖迟有点儿意思，但没想到两人发展如此迅速，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确立了恋爱关系。这让他的一腔热情都被扔进了冰窟窿里，让他看起来仿佛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小丑。

“我和你早就分手了，为什么我不能和顾医生在一起？”陈欣怡紧紧拉着顾栖迟的手，不想再让冯毅晨对她心存幻想。

顾栖迟拍了拍她的手，安抚道：“少说话，免得伤口疼。躺下休息，我和他去外面说。”

陈欣怡只得松开手，顾栖迟按了降下病床的按钮，待她躺平后，细致地将薄毯盖在她身上，还当着气得面红耳赤的冯毅晨的面，俯身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冯毅晨刚要发作，就被顾栖迟扯住手臂，一下子拖到了病房外。

“喂，顾栖迟，你放开，我自己走。”冯毅晨没想到顾栖迟的力气很大，远比外表看起来强悍，自己竟挣不开他的手，狼狈地被他拖出了好远。

顾栖迟对冯毅晨的喝止充耳不闻，一直将他拖到了人迹罕至的停车场外围才止住脚步，停下后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面色冷凝，张口就说：“这些话我只说一次，你听清楚了。陈欣怡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不管你们以前如何，往后她与你没有半点关系，你再纠缠不清，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冯毅晨一脸的不服气：“你敢说你想娶她？我这次来找她复合，是奔着结婚去的！我会给她安稳的生活、舒适的环境。”

结婚这个词语对顾栖迟来说确实有点遥远，在遇到陈欣怡之前，他非但没想过结婚，就连恋爱，他都不愿涉及，多年来他都是独身主义者。

其实，独身主义的人多多少少有些不为人知的缘由，比如无性恋，比如受过严重情伤，又比如他这样从少年时期就……

陈欣怡并非是万里挑一的好女人，她身上有许多缺点，但当她的缺点在他的眼中都不值一提时，他就知道他爱上了这个女人。

明明起初两人互看不顺眼，打打闹闹了一路，他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她的情网，喜欢上了每一个与她共处的时间。

顾栖迟是一个经常自省的人，他曾抽出空闲，坐下来认认真真思考他到底喜欢陈欣怡哪里，仔细回想，许多点点滴滴，都像是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就刻入了他的心田。

她将一些以男性为主力的修理作业完成得很好；她做的中华点心很好吃，将线上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她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她孝顺体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她当起老师教导人时很有耐心；她爱钱却不贪钱，独立坚强……

她哭起来的模样，梨花带雨，很是惹人怜惜；身材太瘦，太娇弱，很能引起男人的保护欲；相貌算不上很漂亮，但让人看着舒心自然；最让他在意的是，她过分冷静，不愿怀揣半点幻想的样子，很让他心疼。

男人其实很矛盾，讨厌那些总是过分奢望自己的女人，比如希望男人照顾她、爱护她，眼里只有她，送首饰、送衣服包包，甚至送车送房，恨不得男人将一切奉上，她才能满意。他们觉得这样的女人太贪心，一点儿不可爱。但反之，顾栖迟觉得没

有想过依靠男人的陈欣怡活着很累——他想成为她的避风港，想成为她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起的人。

冯毅晨见顾栖迟迟迟没有回答，嘴角扬起冷笑，他就知道顾栖迟对陈欣怡是一时新鲜，根本没想过与陈欣怡之间的未来。

顾栖迟注意到冯毅晨的表情变化，完全没有在意，他抬头望了望如棉花糖般缀满蓝天的云朵，嘴角缓缓上扬，以前没考虑的问题，现在考虑也不迟。结婚与否不是他首要关心的事，他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让陈欣怡幸福快乐？

“一切能让她幸福的事，我都愿意去做。”

顾栖迟留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举步离开，将怔住的冯毅晨留在了原地。

第二天陈欣怡顺利出院，伤口距离恢复还需要一周多。顾栖迟为了照顾她的起居，将她接到了自己家，把主卧室让给她，又另外收拾了一间自己睡。陈欣怡本想拒绝，一是太麻烦顾医生她不好意思，二是刚确立关系的男女就直奔“同居”，实在进展得太快。

陈欣怡骨子里对男女相处还是相当保守的人，但顾医生直接去她公寓收拾了换洗衣物与洗漱用品，由不得她反抗，就自作主张地放入了主卧室。

陈欣怡的伤口还非常疼，止痛消炎药得按时服用，到了晚饭时间，她欣慰地看着一桌子出自顾医生之手的饭菜，有种爱徒学成出师的感动。

她忍着痛，慢腾腾地喝了一口他煲的菌菇鸡汤，很鲜美，表层的油水都被他用食物

吸油纸给去掉了，喝起来清爽不油腻，口感很好。明明疼得喉咙直抽，她仍努力维持着微笑，不愿露出些许痛苦的表情破坏他这份心意。

陈欣怡放下碗筷，抚了抚脖子，忍痛笑着夸赞：“鸡汤煲得很不错，为师很欣慰。”

顾栖迟笑了笑：“你喜欢就好。”

陈欣怡看了他一眼，眼神飘忽不定，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就说，憋着不难受？”

她低下头，心里被羞愧感缠绕得越来越紧，唯有一吐为快，她才能获得解脱：“我……前阵子还对你信誓旦旦说不需要爱情，心里只有赚钱，现在又主动表白，你……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矫情、很善变，想一出是一出？”

她真的有克制自己，不想捅破与顾医生之间的窗户纸，但世事难料，她也没想到自己手术前会那么冲动，一下子就突破了预设好的界限。她更没想到顾医生会坦然接受她，他们的关系就像是游乐园激流勇进的游乐项目，上升到最高点卡顿住，因为她的告白，一下子直冲而下，瞬间抵达了终点。只是名为爱情的水花四处飞溅，让她直到此刻都没能烘干自己的思路，仍有一种不真切的虚幻感。

顾栖迟也放下碗筷，神情认真，语气严肃：“那你现在怎么想？后悔一时冲动对我坦白心意，仍旧不想分出一点时间给我？”

陈欣怡闻言，猛地抬头，瞪圆了眼睛，矢口否认：“当然不是！”紧接着又小声嘀咕了句，“之前我花在你身上的时间还算少吗？”

顾栖迟自然将她的嘀咕收入了耳中，没有遗漏一个字。他嘴角缓缓上扬，一脸愉悦：“放心，我不会占用你太多赚钱的时间。不过，司导不许再做了，不安全。你有没有想过把心意点心坊开出实体店？”

“暂时没有。我没启动资金，而且实体店不仅投入资金多，员工工资也省不了，想节省一些人工，每天我得从开门坐镇到关门，这样我就做不了其他的兼职。经营风险太大，我怕亏本，还是暂时维持现状吧……司导订单我保证只接女性顾客，或者情侣、夫妻游客，好不好？”

顾栖迟沉默了片刻，虽对她的回答不太满意，但他也没继续强求。改变需要循序渐进，一步登天只会令伴侣反感抗拒。他没有说他赚的钱足够养她，让她不必再辛苦奔波这些好听话，因为他懂她。陈欣怡是一个独立自强、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会接受过多他人给予的恩惠，即使对方是她的恋人。她有自己的坚持，他尊重她的思想。

陈欣怡见顾栖迟明明不满意，仍对她妥协，没有强势地以男友身份进行干预，她感觉很暖心，不由得想对他敞开心扉。

她勉强陪着他将晚餐解决，仿佛渡劫一般，吃东西对现在的她来说，不是享受，绝对是煎熬。

饭后他们携手坐到露天花园里的摇椅上，躺着一摇一摇地仰望星空。澳大利亚不仅空气质量好，星空也是格外美。点点繁星缀在夜空上，一闪一闪犹如一颗颗耀眼的钻石，夜幕就是最华丽的首饰盘。

陈欣怡一直压在心底的话，仿佛受到撩人夜色感染，又或是与顾栖迟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一些，她躺在摇椅上，身子盖着顾栖迟的薄毯，倏地半开玩笑着说：“你一

直觉得我很抠门，心里没少嘲笑我吧？”

顾栖迟倒是坦坦荡荡，连善意的谎言都不愿奉上：“你是我认识的人里，计算器打得最溜的，你屈居第二，没人敢自称第一。”

她娇嗔地侧脸瞪向他，又捏紧拳头，在他的胸口捶了一下，哼道：“谁生来就会精打细算？还不都是生活所迫……我呀，想攒够十万澳元，帮爸妈办理移民。你知道的，澳大利亚医疗福利政策好，公立医院看病住院都免费，老年人的补助金也给得多，国家还有很便宜、环境又好的老年公寓可供居住。他们虽然更喜欢国内，但我不想他们担心未来的养老问题，即使今后我有个什么意外……也不用怕爸妈晚年过得不好。”

顾栖迟一下子捏紧了陈欣怡的手，很用力，捏得她指骨都有些疼，他冷冷地扫视过去：“什么意外？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狗嘴？就算她戴了牙套，嘴是有点丑，但也比狗嘴长得好看吧？

陈欣怡愤愤不平，跟他犟嘴：“到处都在发生意外，谁都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想好最坏的情况，有备无患，哪里错了？”

他松开她的手，手一撑摇椅，翻身扑到了她身上，膝盖跪在她身体两侧，双臂撑在她的肩膀旁，摇椅因为他的突袭剧烈地摇晃起来。

摇晃间，顾栖迟仍能很好地维持平稳，居高临下地瞪视她：“祸害遗千年，放心，你会好好的。”

陈欣怡起初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慌忙扶住摇椅扶手，而后忽地一勾唇，嬉皮笑脸地说：“原来你喜欢祸害？行吧，那我就是魅惑唐僧的白骨精，你就是唐僧，哈哈

哈……”

她在星空下笑得花枝乱颤的模样，有种莫名的娇俏。顾栖迟心中一动，眸色渐深，头越压越低，一双迷人的黑瞳牢牢锁住她溢出娇笑的唇瓣。

陈欣怡的笑声戛然而止，她愣愣地看着向她靠近的顾栖迟，两人的呼吸都交叠在了一起，陡然加速的心跳声在寂静的夜空下仿佛清晰可闻。

星空足够美妙，但此时陈欣怡的眼中，顾医生浩瀚深邃的双眸比繁星更美，美到能吸走她的魂魄，夺去她的呼吸。

快要贴上她嘴唇的那刻，顾栖迟见她双眼瞪得大大地看着他，令他心里一阵慌乱，有些无所适从。但他没有中途放弃，心中想一亲芳泽的欲望超越了所有，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闭眼。”

陈欣怡极其听话，一下子闭上双眼，眼睫毛却颤动不止，轻易泄露了她紧张的情绪。几颗晶莹水珠顽皮地爬上了她卷翘的睫毛，像星子般，熠熠生辉。

顾栖迟攫住她的唇，只是轻轻一触，两人的心湖都荡漾出了一阵涟漪。然而这还是顾栖迟活到这把年纪第一次主动亲吻女人，实在缺乏经验，他脑海里甚至有片刻的空白，不知道接下去应该做什么。

陈欣怡见他一动不动，不由得轻轻动了动嘴唇，唇瓣微张，覆在她唇上的柔软一下子便触到了她的牙齿上，而她的牙齿上有钢牙套……

“嗯——”顾栖迟捂着唇，飞快地抬头，退开了一些距离，“我突然觉得，戴牙套的人还是单身比较好。”

陈欣怡嘴角一抽，睫毛上挂着的泪珠掉下几滴：“我呸！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恕不退货！”

她勇猛地抬手抱住顾栖迟的头，用力将他的头拉下，不由分说地以吻封唇。起初碰到托槽他还很不适应，渐渐地他就反客为主，很快学会了与女人亲吻的方式。

顾栖迟的吻带着怜惜，当他得知陈欣怡一直以来精打细算的原因时，他的内心就被愧疚占据，恨自己不该吐槽陈欣怡是铁公鸡，又心疼她给了自己太多压力。

夜空下静悄悄的，只有两人微微杂乱的呼吸声。两唇缓缓分开，似乎都有些意犹未尽。顾栖迟将陈欣怡拉起，自己躺下，又拉着她躺在了他的怀抱里，细碎的吻落上她的发顶，温热的指腹揩去了她脸颊上的泪痕。

陈欣怡只听顾医生用温柔似水的声音在她的耳畔说：“我是你的男人，我可以帮你。你不必与我分得那么清楚，以后……他们也是我的爸妈。”

陈欣怡闻言，心中蓦地涌现一股汹涌的暖流，他们的恋情才刚开始，他就已经做好了与她成家的打算，还想为她挑起重担，这叫她如何不感动？

见她没说话，顾栖迟无奈地叹息：“我说这些可能有些自大，你未必愿意嫁给我。但如果你对我抱有期待，依赖我，允许我为你解决一些烦恼，我会很开心。”

陈欣怡的心瑟缩了一下，突如其来的感动太剧烈，她承受不来，用一贯以来的想法回应了他的爱意：“不对他人抱有期待，是对自己的仁慈，更是对他人的宽容。”没有过多的期望就不会产生失望，在期望之外的好意，是意外之喜，她会格外感恩，却不会奢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将这样的心态贯彻得很好。

顾栖迟听了有点不开心：“这又是谁说的名言？”为什么每次想对她好，她却总能

找到理由来推拒他，还说得头头是道？

“说来惭愧，这是鄙人的名言。”陈欣怡一本正经地道。

顾栖迟被她惹得又好气又好笑，刮了一下她的鼻子，一脸无奈地说：“做你男朋友实在太轻松，一点要求都没有。我人生第一次有了女朋友，一腔热血，想做到最好，你得给我表现的机会，别总泼我冷水，知道吗？”

“你说什么？第一次……顾医生，这个玩笑可一点儿不好笑啊……”陈欣怡杏眼圆睁，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让她相信俊美不凡、事业有成的“大众情人”顾医生是初恋，简直就和有人说月亮是方的一样滑稽可笑。他的身旁围绕着各种各样的莺莺燕燕，诱惑不断，怎么最终会栽在极其平凡的她手里？

她不等顾栖迟回应，就质疑他：“我是你第一个明确关系的女朋友，之前那些都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你是不是和每一个女人都这么说？顾医生，你的甜言蜜语可信度太低了。”

“陈欣怡，我哪里像情场老手了？不是我的话可信度低，是你对人的信任度太低。”顾栖迟这回真被她气到了，一下子翻身坐起，连带靠在他身上的她都差点一屁股跌地上。

他推开她，径直走向通往室内的门，侧脸上气愤冷硬的表情吓到了她。

她的心咯噔了一下，难道她真是顾医生的初恋？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陈欣怡连忙跑过去追上他，一把抱住他的手臂，死皮赖脸地撒娇：“别生气嘛，我错了。还不是因为你的硬件软件太好，身边又不乏追求者，到了现在的年纪一直保持单身，实在很难让人相信。”

顾栖迟明白陈欣怡说得没错，不然他也不会被人怀疑是gay。

他依旧板着脸：“别人可以质疑我，但我的女朋友不可以。我不会对你说谎，我的话，你首先应该给予信任，而不是怀疑。”

陈欣怡羞愧地低下头，死死抱住他的手臂，不让他离开：“是我错了，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了。其实我只有冯毅晨这一段感情经历，还没有学会做一个优秀的女朋友。顾医生，今后请多多指教，我会努力的！”

月光皎洁，移门处昏黄的灯光洒在她瘦得尖尖的下巴上，泛起了令人怜惜的柔光。顾栖迟终究心软，松开了握住门框的手，反身将她单薄的身子抱入怀中。手掌压着她的后脑勺，他揉了揉她乌黑顺滑的发丝，叹道：“我也有不对，没有告诉你一直单身的原因。”

陈欣怡已经相信顾栖迟的话，但心中确实想不通缘由，想问又怕顾医生再次觉得她在质疑他，才压下了疑惑。却没想到，顾医生过去的生活并不如她想象中平顺。

所有不合常理的事，都有其原因存在。

这些年来，顾栖迟第一次将压在心里许多年的事告诉旁人。他的母亲在十二年前因罹患血癌病逝，当时只有十七岁的他还是一个依赖、敬爱母亲的孩子，比起严肃冷硬又严厉寡言的父亲，他更爱与温柔可亲的母亲在一起，母亲的离世对他造成的打击无法估量，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而他的父亲虽不善于表达感情，他却知道父亲爱母亲胜过他自己，挚爱撒手人寰，他父亲痛不欲生，这个家却不能倒，至少儿子还需要父亲。

顾栖迟的父亲直到现在都没有续弦，皮夹子里放着的依旧是那张泛黄的照片——母

亲年轻时在国内照相馆拍的黑白小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白衬衣，笑得比阳光更灿烂。年轻娇美的脸庞，漂亮得令人挪不开眼。

顾栖迟告诉陈欣怡，他长得很像他的母亲，以至于母亲过世后，父亲经常看着他出神，仿佛在透过他的脸怀念逝去的妻子。这种时候，他总是想逃开，不想勾起父亲的伤痛，更害怕待在那个充满回忆的家里。

他考入墨尔本的M大，离开了阿德莱德，孤身一人在墨尔本求学。他想，他的父亲见不到肖似母亲的脸，或许能好过许多，或许也不必因为他在身边而有所顾忌，不敢另寻新欢。

在顾栖迟的内心，他不希望父亲那么快放下对母亲的感情，重新爱上别的女人，但他也心疼父亲，想着如果有其他女人出现，能取代母亲的位置，父亲就不会再露出那么悲伤的眼神。他不会认其他女人做母亲，他认为离开阿德莱德，对他们父子来说应该都是最好的决定。

顾栖迟告诉陈欣怡，他当时伤心过度，似乎流尽了一生所有的泪。此后，他害怕再失去重要的人，不愿接受新的感情，与人保持距离，友好但不用情。或许他害怕步父亲的后尘，他甚至不敢想，父亲心中的绝望。而陈欣怡却毫无预兆地突破了防线，成功闯入他的内心。

陈欣怡靠在顾栖迟的怀里，早已泪流满面，喉咙处的伤口也传来如针扎般的刺痛。她难过于他母亲早逝，更心疼他不敢面对父亲的心情。

顾栖迟抚上她湿漉漉的面颊，眼中含着淡淡的羡慕。对他来说，痛哭流涕，宣泄自己的感情，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

他没说出口的是，陈欣怡在某些方面带给他一种同类的气息，所以他们能惺惺相惜，而他紧闭的心门，也愿意为她敞开。

这一切就像是命中注定，他遇到了他想要守护的人。他希望她至少能在他的面前卸下伪装，袒露自己的脆弱，就如同他一样。受伤的小兽们会互相舔舐伤口，他们是同类，是否也能互相治愈对方？

陈欣怡哭得很伤心，肩膀一颤一颤的，无论他如何宽慰，她都止不住哭泣，只因她完全能够体会他心底的孤寂与彷徨。已经失去母亲的他，又怎么会不想陪在父亲的身边？又怎么会喜欢孤身一人独居？就像是她，怎会不想侍奉在父母身边，怎会喜欢孤身一人在满是外国人的地盘上摸爬滚打？

但放弃心中的执念，就真能获得幸福或者更不幸吗？没有人知道。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设想，希望父母过得好。

忽然响起的手机微信提示音打断了陈欣怡的思绪，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她的爸爸人在墨尔本，并且已经到达了她的公寓楼下，但按门铃没有人应门。

“我爸爸怎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陈欣怡完全蒙了，她爸爸竟然瞒着她独自到了墨尔本。问题是他是怎么从机场抵达她的公寓的？她公寓的地址爸爸根本不知道……

陈欣怡回了信息，说自己马上去接他，就如无头苍蝇般跑回室内，抓起手包，穿着睡衣便要往外跑。

顾栖迟愣怔了片刻，反应过来，连忙长腿一迈，扯住她的手臂：“等等，你的车不

在这里，你怎么回去？我去开车，你穿件外套，外面冷。”

他随手从衣架上拿了件大衣套在身上，就握着车钥匙去了车库。

两人赶到陈欣怡的公寓楼下时，陈欣怡的爸爸衣着单薄，正孤身一人坐在行李箱上，抽着烟。

她的爸爸只有在遭遇不顺心的事时，才会抽烟。

十月二日，国内正是国庆节假期，爸爸就算想利用长假过来看望她，也不该不知会她一声，对此她百思不得其解。

她打开车门下了地，飞快地跑到父亲面前：“爸……”才说出一个字，陈欣怡就鼻酸难忍，流下两行清泪。

十月的墨尔本虽已是春天，但昼夜温差很大，太阳落山后，气温骤降，现在的温度也就十度左右。但她的爸爸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黑色冲锋衣，或许是国内南方地区的温度还居高不下，一时季节转换，爸爸没有考虑充分。他两鬓的白发以及因为寒冷而蜷缩成一团的身子、捏着烟头轻微颤抖的手指，都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他抬起头，看向终于等来的女儿，连忙起身，将女儿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急切地问：“欣欣，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在家好好休养？不是刚做了扁桃体切除术吗？”

陈欣怡一下子扑到父亲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哽咽道：“爸，您过来怎么不告诉我？晚上多冷啊，穿得那么少，怎么能一个人坐在行李箱上……”

“爸爸没事，你怎么样？刀口痛得厉害吗？看着更瘦了，最近都没好好吃饭？”他捏了捏陈欣怡的手臂，感觉没有二两肉，不禁皱眉担忧地道。

“爸爸您是怎么来的？我不记得告诉过您地址。”陈欣怡扬起满是泪痕的脸，下一瞬她就想明白了，“是纯梦告诉你的？那个大嘴巴！”

“是爸爸逼纯梦说的，你别怪她。还是纯梦和她老公一起去机场接的我，我以为你在公寓里，就让他们先回去了。”陈振华看着女儿术后苍白的面色，很是心疼，“你这孩子，动手术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告诉我和你妈妈？她也想来，但国庆期间机票太贵，我就一个人过来照顾你。手术后得补补营养，黑鱼汤、鸽子汤、火腿……明天开始一个个做给你吃。”

耳边都是父亲的喋喋不休，陈欣怡一点儿不觉得厌烦，她真是太久没有享受到近距离的父爱了，即使父亲在她耳边念上一整天的紧箍咒，她都能乐呵呵地听完。

“爸，国外术后不流行吃这些大补汤。而且我的伤口影响吞咽，这些油腻的东西实在吃不下，您陪着我就够了，不需要忙活。”

陈振华看够了久别的女儿，才分出注意力看向站在他们五步开外的英俊男人。他觉得有点眼熟，稍一寻思，恍然大悟——可不就是在微信视频通话里看见的小顾嘛！

顾栖迟见陈振华看向他，连忙收起了方才不自觉往外泄露的情绪。他不得不感叹，遇见陈欣怡后，他的情绪波动比过去几年热烈得多。刚才，他作为旁观者，见证了陈欣怡与父亲之间的脉脉温情，莫名有些鼻酸，内心泛起感动，脑海里也出现了自己父亲的面容。蓦然间他很想见一见父亲，而非仅仅通过手机通讯。

陈振华拍了拍陈欣怡的肩膀，让她擦一擦眼泪，便走到顾栖迟的跟前，冲他笑得一脸慈祥：“这位是小顾吧？纯梦都跟我说了，辛苦你照顾欣欣，她给你添麻烦了。我和她妈妈都很感谢你。叔叔明天请你吃饭，你一定要赏脸。”

顾栖迟人生中第一次见家长，内心早就乱成了一锅粥，但面上还算冷静，他礼貌地冲陈振华欠了欠身，说：“陈叔叔您好，我是顾栖迟，见到您很高兴。”

陈振华笑容可掬，握住顾栖迟的手，笑道：“叔叔也很高兴，上次视频通话就说要当面感谢你，这次总算实现了。”陈振华见顾栖迟一表人才，不仅相貌英俊、气质儒雅，待人接物也格外温和有礼，比视频里看着更得他的心。他越看越满意，心里直夸女儿好眼光！

“叔叔客气了。欣怡是我的女朋友，我照顾她是应该的。明天还是让我为叔叔接风洗尘，餐厅我来安排。”

原本陈欣怡的爸妈还担心顾栖迟只是女儿的朋友，女儿还是单身，惶恐她与优秀的顾栖迟擦肩而过，这下本人亲口承认了与女儿的恋爱关系，陈振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顾栖迟走到陈欣怡面前，拖起陈振华的行李箱，放到他座驾的后备厢里。他走近时，陈欣怡注意到他耳根染上了薄红，显然是突然面对家长有些羞涩，却掩饰得很好。

顾栖迟打开后车门，邀请陈振华上车。陈振华愣在原地，疑惑地问：“欣欣，我们不上楼吗？这是要去哪里？”

陈欣怡跟着闹了个大红脸，她总不能告诉爸爸她住在顾栖迟的家里，虽然他们是分房睡，不会有进一步的亲密接触，但爸爸未必能理解。

“叔叔，欣怡的公寓是一室一厅，不方便您一起入住。我想接您去我那里，可以一人一间房，宽敞。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如果不能就近照顾欣怡，我也无法放心。”

顾栖迟说得诚恳，陈振华也明白他在场，两个小年轻不会做出不恰当的行为，犹豫了一下，说：“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我可以睡欣欣公寓的客厅，不打紧的。”

最后，顾栖迟做足了思想工作，终于将陈振华与陈欣怡带回了家。陈振华进门瞧见餐桌上还有两人没收拾的碗筷，女儿的行李也早已搁在主卧室里，倒是开明地没说什么。

陈欣怡被两个关心她的男人催促着早早上床休息，由于怕吵着她睡觉，剩下两人连电视都不敢看，便也各入各房。陈欣怡吃得少，腹中有轻微饥饿感，加之担心爸爸在不熟悉的地方睡不踏实，她久久没有睡意，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

直到过了午夜零点，她听见隔壁房开门的声音，她担心父亲不清楚厕所的位置，连忙起身想去指点，结果却从门缝里看到走道的灯亮起，她停住脚步，想着尽量别让爸爸知道她还没睡，便驻足静观其变。

她贴着门边听外头的声音，却听见走廊那头传来轻微的对话声，听不太清楚，但她敢肯定是爸爸与顾栖迟。她不知这么晚了爸爸去打扰顾栖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心随之悬起。

紧接着走道灯灭，又传来关门声，彻底将交谈声隔绝。陈欣怡忍不住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轻手轻脚地穿过走道，摸到了顾栖迟的房门口。

她稍稍贴向门缝，只听里面传来父亲的声音：“小顾，抱歉这么晚还来找你说话。叔叔有些话不能当着欣欣的面说，只能等欣欣睡着了才……”

陈振华欲言又止，顾栖迟连忙说：“没关系的，我完全理解。叔叔您请说。”

陈振华犹豫了片刻，搓了搓手，才开口：“小顾，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她是我

的命根子，只要她过得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是……女儿长大了，有很多心事不会对父母讲，你看这次手术，也瞒着我们，还好有你在……”

门外的陈欣怡听见父亲那句“只要她过得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泪水便毫无预兆地冲出了眼眶。

“叔叔……”顾栖迟有些动容，只见陈振华冲他摆了摆手，继续说：“小顾啊，叔叔这辈子虽没混出多大的名堂，却也没怎么求过人。今天，叔叔拉下老脸，想拜托你，希望你和我们欣欣开开心心地在一起，长长久久地，让她幸福。她有什么苦都往心里咽，就连和上一个男朋友谈恋爱、分手也不告诉爸妈，我想安慰她，都开不了口……你是个好孩子，叔叔一见你就喜欢，真的很希望你和欣欣能修成正果。”

陈欣怡靠在门边，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就狠狠地咬住自己的手。她知道此刻绝不是什么情绪流泪症，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戳到了她的泪点，让她情难自禁。

顾栖迟被陈振华恳切的请求感动了，他从没想过作为一位长辈，会为了自己的女儿对初次见面的小辈放低身段到这般地步。如果陈欣怡在场，看到这一幕，该有多心疼自己的父亲。

“叔叔您别这么说，我保证一定会尽我所能让欣怡幸福快乐。”

陈振华连连点头，眼眶通红：“我的女儿什么性子，我最清楚。她有很多缺点不讨人喜欢，但孝顺的孩子总不会是坏人，她心肠是很好的。她不好的地方也请你多多包容，她做错了，多给她一次机会……需要叔叔出力的时候，你就开口，叔叔义不容辞。我知道孩子都不喜欢与老爸老妈生活在一起，小顾你放心，叔叔和阿姨绝对不会多来澳大利亚打扰你们，我们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给你们添麻烦，只要……只要欣欣和你生活幸福。”

陈欣怡的手背皮肤被她咬破了皮，丝丝血腥味沁入味蕾，弥漫出一股苦涩的滋味。她顺着墙壁滑到了地板上，泪水滑过手心，滴落在地。

她拼命赚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接父母到医疗环境更好的地方安享晚年？现在她却听到父亲为了不引起未来女婿的反感，主动表示与母亲都不会长居澳大利亚。她不回国，在这里孤身打拼，自以为是地为父母操心安排，父亲的想法却与她背道而驰。

家人就是互相为对方着想并无私奉献的存在，但她真希望父母能自私一点，多为自己考虑一些。

她的心好痛，她不要这样！

顾栖迟眼眶酸胀，却是一点儿水汽都没有产生，但内心酸涩一片，他知道，这是一种想哭的情绪。

“父爱如山”这个词儿出现在他的脑海，即使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着代沟与很多的不理解，但那颗热得滚烫的心，仍旧比钻石更珍贵，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

“叔叔，欣怡在我眼里是最好的女人，也是最适合我的女人。我发誓，此生只要她不离开我，我绝对不会舍弃她。”顾栖迟满眼认真，说到激动处，一把握住陈振华的手，郑重其事地说，“欣怡为了让你们移民，非常努力地挣钱，这是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我恳请您和阿姨不要拒绝她的心意，让她达成愿望。我不想她失望难过，她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她这么孝顺，也是我爱她的原因之一。”

陈振华闻言，嘴唇颤了颤，别过头，用手指飞快地抹去差点沁出眼角的泪滴。平复了半晌，他才转回头，一脸感激：“小顾，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欣欣眼光好，这

回没看错人，你是她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叔叔把她交给你，很放心。”

陈欣怡躲在门外既伤感又动容，伤感父亲为了她不顾自己，动容顾栖迟的表态，一字一句满含深情，也为她说出了心愿，只盼父亲不要固执，能够听取他的意见。

没过多久，她就听到顾栖迟让父亲慢走，要为他开灯。陈欣怡连忙就近躲到了客厅冰箱后，想等父亲回房，再慢慢返回。

顾栖迟为陈振华打开走廊灯，目送陈振华回到房里，才退回房内。关灯前，他的视线落在门前地板上的水滴上，他略一拧眉，重新走出房间，来到客厅，环顾四周。

当他看见冰箱后露出的一片雪白衣角时，叹了口气，关掉走廊灯，打开手机手电筒，走到陈欣怡的面前，见她捂住嘴唇，哭红了双眼，肩膀还在抽动不止，他心疼地将她揽入怀里。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在寂静无声的客厅里紧紧相拥。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8 柔情蜜意

第二天清晨，陈欣怡发微信向顾栖迟求助，由于昨晚哭得太狠，一觉醒来双眼浮肿得厉害，她让他帮忙拖住她的爸爸，不要让爸爸看见她哭过的样子。

顾栖迟觉得哄长辈的事情沙纯梦那种傻白甜最擅长，让陈欣怡打电话叫来了沙纯梦。

果然，沙纯梦一来，就哄着陈振华跟她出门，一起去了华人蔬果市场采买。

陈欣怡起床，用顾医生为她准备的冰袋冰敷，又擦上粉底霜掩盖，才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顾栖迟陪着她在露天花园里用早餐，陈振华天还没亮就起床为他们准备早餐，牛奶燕麦粥、水煮鸡蛋，还有酸奶水果沙拉。

今日天气正好，暖阳照射在花园里的草皮上，缀在草间的露珠晶莹发亮，暖融融的阳光和清新的青草味让人心旷神怡。顾栖迟拿起桌上的黑咖啡抿了一口，看向身旁郁郁寡欢的陈欣怡，叹道：“你顶着一张苦瓜脸，也不怕辜负这么好的天气？”

陈欣怡忍着痛，艰难地吞下了半碗燕麦粥。放下碗和勺子，她抬头仰望有些刺眼的阳光，眯着眼说：“我是不是太过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帮父母移民是对他们晚年最好的安排，但或许……这并不会令他们满意高兴。我和爸爸妈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对方考虑，却给了一些对方不喜欢的东西，反倒成为负担，徒增烦恼。我那么努力、那么辛苦……却给不了他们真正想要的……”

两行清泪悄无声息地挂上她的脸颊，刺眼的阳光在瞬间放大了她此刻的脆弱，让她矛盾痛苦的心在顾栖迟面前暴露无遗。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累，快坚持不下去了。但看看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又觉得自己的苦，真不算什么。”她双眸垂泪，侧头看向顾栖迟，“你说我是不是很坏？用别人的痛苦来鼓励自己，但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被击垮，才能咬牙坚持下去……”然而现在她的信念已经被动摇，她所有的坚持真的有意义吗？

顾栖迟用掌心包裹住她有些冷的手，明白她此刻已经陷入彷徨，快要失去未来努力的目标。这样的她，实在太令他心疼。

“真心永远都不会成为负担。就像小时候我不懂妈妈喜欢什么，她生日时，我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车送给她。她虽然不需要，但还是开心极了。那种高兴，发自内心，因为儿子不仅记得她的生日，还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了她，这其中包含的爱意远胜礼物本身。”顾栖迟为了开解陈欣怡，不惜将他一直不敢触碰的回忆撕开了裂口，往事一幕幕重返脑海，刺得他的心脏阵阵揪痛。

陈欣怡不傻，自然懂得顾栖迟不愿多去谈及与亡母之间的回忆，但为了她，他无暇顾忌这些。

他的话，真的治愈了她彷徨无措的心，仿佛一盏指明灯，为她驱散了前路的迷雾，让她能够看清楚终点。

“别担心，我很赞同你的想法，这里的医疗条件、空气质量、饮食安全都很适合父母养老。他们可以半年住国内，半年住澳大利亚，住房选在华人集中的区域，方便他们结交新朋友。我会帮你一起说服他们，你要相信我。”

陈欣怡回握住他的手，用力点了点头，犹豫了一瞬，提议说：“栖迟……我想，将来把你爸爸接到墨尔本吧。他岁数大了，再往后餐厅应该顾不上，不如转售，搬到我们这来，安享晚年，也好与我的爸爸妈妈做伴。当然……我只是提议，但希望你好好考虑。叔叔一直单身，我觉得他……应该很寂寞。”

顾栖迟愣怔了半晌，眼神有片刻的凝滞，这么多年过去，他也认清了父亲对母亲的深情，父亲此生恐怕都不会再续弦，但他的脸……真的不会刺激到父亲最伤痛的记忆吗？

她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连忙说：“既然无法忘却，不如放肆怀念。你是他们爱情的结晶，通过你，他能更好地思念他的爱人。我不觉得这是坏事，那么多年过去，该痛的早已痛过，我相信剩下的，都是美好珍贵的回忆。”

“既然无法忘却，不如放肆怀念。”这句话久久回荡在顾栖迟的心间，仿若在他的心湖投下了一方巨石，激起无数的水花。

原来这些年都是他过分胆小畏缩，不敢去回忆与母亲之间的点点滴滴，自以为父亲也是如此。然而父亲再也没有爱上其他女人，已经证明了他无法忘却母亲。既然如此，何不放肆怀念？他亦是如此，忘不了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回忆她？

母亲留给他的不只是早逝的痛苦，更多的是温馨美好的片段。

原来，这些年，他都做错了。

顾栖迟眼眶酸胀得厉害，鼻尖耸动了几下，却仍是没有掉下半滴泪。

他站起身，连带着将陈欣怡拖起，用力将她抱入怀里，两人变得密不可分，他紧闭上酸涩的双眼，声音颤抖：“欣怡，幸好有你，才不至于让我一错再错。我听你

的，等把你的父母接到墨尔本，我们就去接爸爸，五个人一起生活，好不好？”

泪水在陈欣怡的脸上肆意流淌，她张开双臂，同样用力地环抱住他，在他的怀里用力点头：“嗯……嗯嗯，一起生活，不再分开。我会像孝顺自己爸妈一样，孝顺叔叔。”

用顾栖迟给的备用钥匙进门的陈振华，恰好目睹了这温馨的一幕，他提着装蔬菜水果的购物袋，眼圈泛红，心道：老婆，你真该来看一看，我们欣欣找到了可以白头偕老的男人，她现在很幸福。我们真的能放心欣欣留在墨尔本了。

陈振华将手里的购物袋轻轻放在地上，回了房里，关上门，不破坏他们之间温馨感动的气氛。

陈欣怡足足在顾栖迟的家里住了十天，伤口才恢复得差不多。但由于吃得少，她身上本就不多的肉又掉了几斤。等她伤口渐渐不太疼，陈振华铆足了劲给她进补，非要把她喂胖几斤才肯回国。

陈振华回国前夜，要求陈欣怡和他一起搬回她的公寓。

第二天，顾栖迟和陈欣怡将陈振华送到机场。进去安检前，陈振华还拉着顾栖迟的手，再三拜托他多担待自己的女儿。

送别总是伤感的，但这一次，她的身边有顾医生，有人陪伴在身侧，伤感似乎都被稀释了许多。

陈欣怡本想多留父亲一周，帮他改签机票，毕竟再过六天就是她的生日，可他要让他们过两人世界。短短一周多的相处，他已经完全认可了顾栖迟，时不时在女儿的耳边夸赞顾栖迟——小顾相貌好、人品好、性格好、身体好、工作好，还会烧菜，

照顾人也是细致入微，优秀到没得挑。

陈振华夸完也不肯消停，非得对女儿一遍遍耳提面命——小顾能看上你，那是你上辈子积攒的福气，要好好对人家，不要耍性子。你们年纪都不小了，再相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成家吧。

陈欣怡不得不感叹，哪有人是完美无缺的，顾栖迟再好，也有缺陷，只不过爸爸不了解罢了。想当初顾栖迟家里可是连炒菜锅都没有，还不是靠她才点亮了烹饪技能？更别提他脱离导航距离家门一百米都能迷路，还有严重的密集恐惧症……

再说大龄的是顾医生，她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但小于二十五岁，不至于变成“圣斗士”。父亲急吼吼的样子，活脱脱怕女儿嫁不出去成为滞销品，让她在顾医生面前都“硬气”不起来。父亲回国后，她才算重振雄风。

这日，躺在治疗室的牙椅上，陈欣怡大张着嘴，顾栖迟正在为她更换结扎圈。之前心里还没特别明显的异样，但明确了恋爱关系，过去刻意不想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张大嘴本就不雅观，更何况她还一口钢牙。面对没有关系的牙医也就罢了，但顾医生是她的男朋友。在喜欢的人面前丑态毕现，令她浑身不自在。

“嘴再张大一点儿。”顾栖迟的脸就在陈欣怡视线的上方，距离很近，只要稍稍压低几分，就能与她脸贴脸，她已经被他的气息笼罩，心跳都跟着失去了正常节奏。

陈欣怡扭扭捏捏不肯配合，顾栖迟趁着助理Aggie背对着他们在装漱口液，飞快地低下头，在她的唇上亲了亲。

待助理Aggie回身，顾栖迟立刻抬头，摆出一本正经的表情，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现在就算把嘴角咧到耳朵根，我都觉得你在诱惑我。”

咕咚一声，陈欣怡猛地咽了下口水，俏脸唰地红了起来。他一边拿牙科工具，一边对准她张开的嘴，不紧不慢地道：“闭上眼，嘴张大，再盯着我看，我会忍不住当着助理的面吻你。”

Aggie虽已知道这对医患是恋人关系，但此刻顾医生顶着一本正经的表情说话，她完全不明状况，一心以为他是在吩咐陈欣怡配合治疗。

语言不通的好处在于，顾医生脸皮够厚，就敢当着别人的面对女朋友说情话，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让人以为他在认真工作。

陈欣怡连忙闭上眼，好好配合他，但羞得脸蛋通红，导致Aggie一个劲地问她是不是身体不适。

她在心里嘀咕，顾栖迟这样的表现哪里像是初恋，分明是情场老手，撩妹情话层出不穷，让她应接不暇，而他还不知羞耻是何物……

整个诊疗过程陈欣怡都沉浸在他的情话里晕晕乎乎，彻底忘了在男友面前张开“血盆大口”的尴尬难堪。

一转眼就到了陈欣怡生日那天，她心里有些期待，又有些紧张，没好意思特地告诉顾栖迟她的生日是几月几日，总觉得开了口，就像是问他讨要生日礼物似的。她其实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他能陪在她的身边。由于没有提前告知，她便不得不担心他有事要忙，一整天都没空陪她。

早上八点陈欣怡用过早餐，公寓楼宇对讲机传来了呼叫声，她心尖一跳，雀跃地跑去开门，却在屏幕里看见了冯毅晨的面孔，心里的高兴立时消散。

她没有开门放他上楼，而是坐电梯下了楼，只见他手捧红玫瑰站在公寓大门外，她

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她刚打开大门，冯毅晨手里的花就送到了她的面前：“欣怡，生日快乐！”

过去在一起时，他曾忘记她的生日，如今分了手，他倒是牢牢记住了。陈欣怡暗自苦笑，伸手轻轻推拒回去：“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祝福我收下，玫瑰我就不收了。”

冯毅晨从花束中间拿出一个黑色丝绒首饰盒，递到她的面前：“打开看看。”

陈欣怡本不想配合，但又不好意思将气氛弄得太尴尬，只得伸手打开。入目是一枚耀眼夺目的钻戒，目测戒托上镶嵌的钻石有一克拉，指环上还缀了几颗碎钻，看起来相当漂亮。

她吓了一跳，往后一退：“冯毅晨，我上次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现在顾医生是我的男朋友，你别再做不恰当的事了。”

冯毅晨不为所动：“他是你的男朋友，但是他人在哪里？该不会根本不知道你今天生日吧？欣怡，过去是我错了，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今后我会好好爱你。回到我身边吧。”

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住户经过大门，看到这一幕，纷纷起哄，让陈欣怡答应冯毅晨。那些听不懂汉语的洋人，看到玫瑰就兴奋地撮合他们。

正当陈欣怡头疼尴尬时，一道低沉悦耳的嗓音穿过人群，逐渐来到他们的耳边：“冯毅晨，我是该说你意志坚定，还是厚颜无耻？”

陈欣怡抬头看见熟悉的颀长身影，一身烟灰色的西服套装，发型特意打理过，显得

既精神又帅气。尴尬、头疼瞬间一扫而空，她心间一下子就冒出了粉色的泡泡。

他拨开冯毅晨，一把牵起陈欣怡的手，带她来到他的车后，打开后备厢，里面装满了玫瑰，外围粉玫瑰，中间用火红的玫瑰拼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虽然送玫瑰挺俗气的，但一想到某人送过，我就必须送一次，替换这段记忆。从今往后，你只能记得我送你玫瑰的场景。”顾栖迟揽住陈欣怡的腰肢，将她抱入怀里，“欣欣，生日快乐。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今后还会有无数个。”

陈欣怡激动地回抱住他，眼角笑出了泪花：“无数个？你当我是千年老妖吗？哪能活那么多年？不过……在我生命中剩下的所有生日，我都希望有你陪在身边。”她在心里偷笑，顾医生有时候就是男巨婴，吃醋就吃醋，还说什么替代记忆，好幼稚，但是她好喜欢……

站在门口看热闹的洋人群众来回看了看冯毅晨和顾栖迟，只觉脑袋发蒙，被这出三角恋搞得晕头转向，思及刚才还鼓动女主角接受她不喜欢的男人，他们就一阵尴尬。还有人拍了拍冯毅晨的肩膀，以示安慰。如果他会说中文，大概会说上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冯毅晨只觉得颜面扫地，他当众示爱，不但遭到拒绝，还要亲眼看到心爱的女人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

他走回自己的车前，打开车门将花束和首饰盒都扔了进去，重重地关上车门，冲着拥抱的两人喊道：“顾栖迟，别高兴得太早！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冯毅晨放下狠话，就飞快地钻入驾驶座，驱车离开。

陈欣怡的心沉了沉，她不希望冯毅晨对她产生执念。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才是

她想要的。

她趴在顾栖迟的胸膛，轻声问：“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记得没有告诉过你。”

他与她拉开一段距离，伸手刮了刮她的小鼻尖：“你还好意思说，生日都不约我，是想和冯毅晨过吗？要不是我机智，早在患者登记表上记下了你的生日，今天岂不是要留下遗憾？”

“瞎说什么？我刚才拒绝他，你都看到了。”陈欣怡嘟起嘴，“我不说才能感受到此刻的惊喜，不是吗？”

“是，你说得都对。”他从粉色玫瑰里抽出一朵，送到她手里，又打开车门，将她塞入副驾驶座，“我今天放自己假，你也一样，跟我走吧。”

“你要带我去哪里？”陈欣怡心里甜蜜蜜的，眉间眼梢都染满了笑意。

“先保密。你不是喜欢惊喜吗？”

陈欣怡磨了磨牙，这人真小气，刚在她这里吃了瘪，立马就给她还回来了。

今日天气放晴，艳阳当空。她打开车窗，蓝天白云下微风习习，公路两旁种满了绿植，空气中都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陈欣怡缓缓扬起嘴角，春光洒入心田，整个人明媚得犹如躺在了云端。

“其实，冯毅晨过去没有送过我玫瑰，分手后送来的玫瑰，我都没收。所以……我和他之间没有关于玫瑰的美好回忆，你不用介意。”

陈欣怡心想，如果冯毅晨的玫瑰出现在他们未分手时，效果必然不同。人啊，就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做恰当的事，否则剩下的只有懊悔。

顾栖迟握住方向盘的手紧了紧，眉心紧蹙：“是因为他对你不好，你才提出分手的吧？”

“不好意思，我才是被甩的那个。”

Steven没有明确告诉顾栖迟，但他确实有这样的猜测，只是他想不通陈欣怡这么好的女人，冯毅晨为什么会不要她。他不知道陈欣怡过去有多爱冯毅晨，但只要想到她曾经付出的感情不被人珍惜，他的心就堵得慌。

“你恨他吗？”

陈欣怡愣了一下，回头望了顾栖迟一眼，见他一脸严肃，似乎还有些生气。此刻提起与冯毅晨分手的过往，她已能说得云淡风轻：“恨远比宽恕来得容易，但只有宽恕，人的内心才能获得平静。恨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长长久久的记恨，只会令我更加忘不了他，选择原谅才是真的放下。”

顾栖迟久久不语，在心里细细回味她说的话。

爱与恨都是强烈的感情，人与人之间只要还存有感情纠葛，便无法忘怀。如此看来，陈欣怡对冯毅晨是彻底放下了，没有留下半点念想。

他忽地笑了：“你的原谅听起来还挺残忍的。”原谅宽恕本是一种心胸宽广的大度表现，但在顾栖迟看来，是陈欣怡快速从过去的感情里抽身的表现，果断而决绝。

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嗯，因为我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不愿意为不相干的人浪

费太多感情。”

“很好，我喜欢你这样。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好马不吃回头草。”

“哈哈哈……”陈欣怡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跟你开玩笑的啦！其实我也没资格记恨冯毅晨，除了提出分手，他没做什么特别对不起我的事。而且，我和他的感情，开始之初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说起来根本放不上台面。”

顾栖迟感到很意外，忍不住飞快地瞥了她一眼，见她的表情不是在开玩笑，又目视前方，等着她的下文。

陈欣怡毫不避讳地将自己与冯毅晨之间的事告诉了顾栖迟。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打分表里有一项是配偶技能，与配偶（情侣）一起申请，双方都可以加五分。许多人为了多拿这五分，都会寻人配对一起提交申请。她与冯毅晨亦是如此。

当时冯毅晨以此为条件，对她提出邀请时，她想着就当成是一种合作，提交申请时写成情侣，又没有人会真的查实他们是不是货真价实。但随着接触加深，冯毅晨就提出正式交往，不再是徒有虚名。

她虽对冯毅晨没有很深的感情，但也是一心一意对他，人与宠物相处久了都有感情，何况是人呢？所以，被分手时，她还是体会到了情伤的滋味。

沙纯梦曾大骂冯毅晨是渣男，利用完陈欣怡就抛弃。可陈欣怡到底比沙纯梦理智客观许多，冯毅晨大学成绩优秀，且有过硬的工作经历，即使不多加那五分，也能妥妥地超越达标线，倒是她，失去这五分，就是刚到达标线岌岌可危的水准。

清醒理智如她，自然而然地选择以此开导自己，选择宽恕冯毅晨在情人节那天甩了她这个外人看起来都很过分的行为。

虽然陈欣怡将此事说得云淡风轻，并且一点儿没有责怪冯毅晨的口气，但顾栖迟心里仍恨上了冯毅晨。在他看来，无论这段感情的开篇如何，结局时陈欣怡的真心还是被冯毅晨践踏了。

“下次再见，我会揍他一顿。”冯毅晨在情人节当天提出分手，让顾栖迟觉得无法容忍。即便要分开，也应该顾惜女方感受。

陈欣怡听了一笑了之，只当他在开玩笑。

当他们抵达Puffing Billy Steam Train（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车）入口时，陈欣怡心里充满了感动。

她记得，那是在他们第一次一起逛超市采购食材时，她无意中说起，她到墨尔本这些年一直没去坐一坐森林蒸汽小火车，听说选Belgrave为起点到Lakeside为终点，这条线路的沿途风景最是优美，可用童话里的仙境来形容。陈欣怡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夸大的成分，但足以令她心生向往。

那会儿他们还是泛泛之交，他竟能将她随口说的话记在心里。

“你记得……”

顾栖迟牵住她的手，笑了笑：“记性格外好，没办法。”

她扬起头，故作生气：“你就不能说，你那时候就偷偷喜欢我，所以才用心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

顾栖迟表示受教，一本正经地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惹得陈欣怡掩唇直笑。

她很喜欢复古的东西，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又或者是烧煤的蒸汽火车，随着年代更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遗留下的瑰宝有很多。因为稀少，总能勾起一些怀旧情怀，好似近距离接触这些，就能想象自己穿越到了那些事物兴起的年代，感受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她拉着顾栖迟兴奋地去火车头的位置拍照，火车司机相当热情，主动提出为他们拍摄合照。陈欣怡抱着顾栖迟的胳膊，站在复古火车头前，笑得比林间的阳光更灿烂。

顾栖迟已经提前在网上买了票，带着她就进去选座，她选了靠近火车头的座位。行驶到目的地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返程，足足两个小时，好在沿途风景秀丽，没有人会觉得无聊。

烧煤的火车，蒸汽驱动，充满了古老的气息，在现代城市实在不多见，乘坐的游客们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情绪。

现代人都习惯了城市中四面紧实封闭的车窗，但普芬比利蒸汽火车完全不同，它没有封闭的车窗，只有两根栏杆，游客们可以坐在车窗上，将手脚伸出窗外，与车窗外的大自然来一场亲密接触。

火车启程没多久，陈欣怡见活泼的少男少女们都率先坐上了窗台，将双腿探出窗外，肆意地上下摇晃，还有活泼的人哼起了欢快的小调。车厢里的游客们伴随火车驶过铁轨的咔嗒咔嗒声，穿梭在空气清新的丹德农山脉丛林里。

蒸汽白烟缭绕，在林间升腾，带给了陈欣怡一种身处《绿野仙踪》童话世界的错

觉，童话般美妙动人的场景，使得她也抛却了矜持，坐上窗台，将四肢穿过栏杆，沐浴阳光，拥抱森林。

陈欣怡的心仿佛放飞到了林间，在天然氧吧里肆意翱翔，她的嘴角不自觉地爬上了微笑，那样自然、那样美丽。顾栖迟就这么看着她，不禁被她的喜悦感染，心里也充满了阳光。

她回头拉了拉他的手：“你也坐上来呀，多好玩，不体验一次，岂不是白来了？”

顾栖迟被她反复劝说，终于坐到了她的身旁，她又拿出手机，靠上他的肩头，为他们留下合影：“栖迟，谢谢你，这是我到墨尔本这些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他没想到陈欣怡这么容易满足，心里又泛起了一丝疼惜。

火车驶过数十米高的木质栈桥，桥下的路人仰头冲火车上的游客挥手问好，虽是陌生人，但在这一刻，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纷纷热烈地互相挥手问候。

飞扬的心情让陈欣怡变得更加开朗，她也兴奋地挥手，冲下面对他们问候的行人高喊：“Have a nice day！”

身边的陈欣怡表现出了他从未见过的热情，热烈得好似一团火，牢牢吸引住了他的视线。她就像一株生命力顽强的野花，即使在石缝里也能盛放得绚烂多姿。只要给她一点点阳光，她就能让你看见最美好的模样。

顾栖迟情不自禁地抚上她的侧脸，轻轻转过她的头，在她愣神时，倾身覆上了她的唇。

轻轻柔柔的吻，如蝶触蕊，缱绻缠绵。两人的心都在这一刻被对方融化了……

陈欣怡完全沉浸在他的柔情里，耳边的喧闹声化作了寂静，火车里似乎只剩下他们两人，她的世界在此刻已经无法容纳他人。

他温热的唇移到她的耳边，用他富有磁性的动人嗓音，贴着她的耳垂，低语：“You melt my heart.”

不知是他的声音太动听，还是他的情话太撩人，陈欣怡的耳朵瞬间爬上炙热的温度，有种火烧般的错觉，她的心也跟着燃烧了起来，仿佛真的融化了似的。

她双手抱着他的脖子，脸靠在他的颈侧，心道：我也是，顾栖迟，你也融化了我的心。

顾栖迟牵住她的左手，一个有些冰凉的物体滑上了她的手腕，她愣了一下，松开他的脖子，垂眸去看，只见一个纯银手环扣在她的腕间，手环上串有许多个不同形状的charms，主体charms为天空蓝色调，看起来清新自然，又有童话般梦幻的感觉。

她虽不常佩戴饰品，但作为女人，对这些多少还是比较在行，何况她还为国内的人代购过这个牌子的饰品。

Pandora手环与charms分开购买，由顾客自由搭配组合，手环上悬挂不同组合的charms，就能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手环。

她一眼认出手环上的charms是Disney灰姑娘系列，灰姑娘系列最好认，水晶鞋、南瓜车、漂亮的礼服裙、许愿石……做工精美，色调淡雅。

每一年limited edition的手环上都刻有别致的短句，她拨开charms查看，果然看

到其上刻有文字，细细查看正是——You melt my heart.

陈欣怡有些动容，原来他早有准备。

“生日礼物，就算不喜欢也不接受退货。”顾栖迟故作霸道地挑了挑眉。

她会心一笑，举起戴着Pandora手环的左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上面的charms也跟着晃来晃去，在阳光下折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这么好看的手环，我怎么舍得退货？”陈欣怡冲他眨了眨眼，“不过你送我灰姑娘系列的charms，是想告诉我，你就是将我解救出苦海的白马王子？”

他扬唇一笑：“王子不敢当，未来老公还是可以的。”

陈欣怡俏脸微红，娇嗔地瞪了他一眼：“想从男友升级成老公，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如愿的，我没那么好打发。”

“哦？那我是不是要拿着你的高跟鞋全城搜查，才能如愿？”

“扑哧——”陈欣怡抬手捶了他胸口一拳，掩唇直笑，“我之前怎么没看出你有幽默细胞呢？”

“你现在知道了，我不介意你更迷恋我一些。”顾栖迟揽住她的肩膀，让两人靠得更近。

而后的旅程，顾栖迟一只手环住陈欣怡的肩膀，一只手握住栏杆。她则靠在他的身上，心里如蜜糖般甜美，嘴角止不住上扬成幸福的弧度。她缓缓启口，轻声唱起了歌——一首只想唱给他听的歌。

“Sophia，Sophia，I'm learning that somethings，I can't go without and one oft hose is him……I'm his ghost since he came around……”

轻灵悠扬的歌声仿如绵绵细雨般缠绕在他的周身，滑过耳畔，淌入心田，灌溉了他枯寂的心，有些情绪因为她的存在而渐渐复苏。

顾栖迟说不清是为什么，只觉眼眶有些温热，虽没能滋生出水雾，却也能感觉到些许热意。

灿烂温暖的阳光、春意盎然的雨林、美妙动人的歌声，以及依偎在身旁的心上人……顾栖迟想不出，世间还能有什么，比现在的情景更似人间天堂。

蒸汽火车沿路自丛林穿梭到平原，又自平原行至田园小镇，再回到茂林，一路风光无限，美不胜收，游客们纷纷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一个小时的车程，仿佛带他们过上了慢生活，从快节奏的日常里抽出身，用调慢的节奏，领略大自然的风景，就连心中的浮躁与疲惫都得到了净化，所有负面情绪在大自然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陈欣怡想，她会将二十五岁的生日铭记于心，这段珍贵的记忆，在她白发苍苍时，都会是她人生中美好的闪光点。

时光匆匆，一眨眼陈欣怡与顾栖迟都快认识一年了。她与顾医生自交往伊始直至今日，感情发展格外平稳，原本初遇时欢喜冤家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现在就连已婚妇女沙纯梦见了他们如胶似漆的样子，都会感叹一下热恋真好。

跨了年，还有一个多月便是情人节，陈欣怡不由得想起，去年的情人节她惨遭分手，今年有顾医生相伴，必然能将去年的损失一并补全回来。

由顾栖迟担任副会长的墨尔本华人青年会，本周组织去山里野营，他是副会长，自然要积极参与，不仅如此，被他介绍入会的陈欣怡及沙纯梦夫妇也会一起前去。

参与的人都携带了露营帐篷，顾栖迟与Steven准备了足够容纳三人的大帐篷，两人一起躺在里面都不会觉得拥挤。

陈欣怡没想到冯毅晨也参加了这次青年会的活动。自她生日之后，冯毅晨便像销声匿迹了一般，没有与她联系。沙纯梦说冯毅晨在公司工作很努力，似乎得到了上司的赏识，晋升了职位。

两人再见，冯毅晨没有主动打招呼，只是冲她微微点头致意。陈欣怡松了口气，心想，他终是放下了过去。

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二十多个人，沙纯梦是里面最兴奋的一个，她像是被关在家里许久的金丝雀，终于被放出了笼子，漫山遍野地撒丫子狂奔。

“欣怡，你看，有白鹦鹉！”沙纯梦站在不远处，冲陈欣怡喊叫，抬起手臂就有一只白鹦鹉停在了她的手臂上，她开心极了，“欣怡，还记得大二那年吗？我们在Dandenong山买了饲料喂鹦鹉，那里的鹦鹉成群结队，四五只一起停在我身上抢食，好玩极了！”

陈欣怡微微一笑，冲她点了点头，然后却见她眉头一皱，可爱的大眼睛中露出委屈：“哎哟，疼死我了。你这只坏鸟，爪子抓疼我了，松一点，松一点啊……老公，让你带来的饲料呢？快给我一点。”

Steven站在她旁边偷偷塞了一把葵花籽给她，按理说是不能私自喂食的，但疼老婆的他，实在想满足老婆与鹦鹉玩耍的愿望，手上无食，鹦鹉很快就会飞走。

“老公，情人节我们坐游轮去塔斯马尼亚吧！”沙纯梦总是想一出是一出。

“现在订还来得及吗？”

“老公，你不舍得钱？”

“怎么会？”Steven赶紧揉了揉她的头，安抚说，“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旅游公司问，只要还有空房间，我们就去。”

沙纯梦立时扬起满足的笑脸，与鸟儿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喊疼，整个人看起来比鸟儿还活泼几分，特别可爱。

陈欣怡也不过去与她凑热闹，就站在原地默默地望着她微笑。顾栖迟弄完帐篷，将他们的随身行李放好，就走到她身边揽住她的肩膀，陪她一起看着那对与鸟儿嬉戏的年轻夫妇。

“偶尔你也可以像她一样……”他斟酌了片刻，才挑了一个词儿，说，“任性。”任性地玩耍，任性地提出要求，任性地让人宠着她……

陈欣怡收起了笑：“任性是需要资本的。”

他看向她，问：“资本？”

两人对视良久，气氛渐渐变得沉重，她扑哧一笑，半开玩笑地说：“有钱任性，听过吧？没钱怎么任性？”

顾栖迟明显不赞同：“沙纯梦很有钱？”

面对他的执着，陈欣怡不禁暗叹一声，语气颇为轻快，却藏不住内里的沧桑：“资本有很多种形式，金钱、权力、年轻、美貌……哪怕是天真。这些，我都没有。”沙纯梦无论长到什么年纪，多半都是拥有天真的。多好，天真的人足够纯粹，她眼中的生活也更为美好。往往陈欣怡嫌弃沙纯梦蠢萌好骗的时候，又是打心眼儿里羡慕她的。

顾栖迟眉宇间漫上轻愁，陈欣怡总是这样，过分理智，让人心疼。

“过去纯梦依赖我，常常给我惹麻烦，让我帮她收拾烂摊子，周围的人都说她是我的包袱。”陈欣怡面露怀念，顿了一下，又说，“可没人知道，我也离不开她。被人依赖、被人需要，有了强烈的存在感和使命感，我才不至于一蹶不振。说实话，她被Steven拐走后，我还挺寂寞的。”

顾栖迟用力将她抱入怀里，发誓般说道：“你也可以任性，你有资本，你的资本就是我。我需要你一直陪着我，我们在一起，你不会再感到寂寞。”

陈欣怡低笑了起来，在他胸前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傻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急着抢白。我想说，幸好，后来我遇见了你。”

冯毅晨遥遥望着紧紧相拥的两人，心里充满痛苦，欣怡和他在一起时，从来没有笑得如此真切过，笑声里满是幸福的滋味，就连他都能感受到。

驱散了这些情绪，他的眼神又变得坚定。未来的他一定会变得比顾栖迟更成功，到时他再站在陈欣怡的面前，她自然就会看到他的好。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Chapter 09 不离不弃

这次活动，会长因为家里有事不能参加，顾栖迟就成了活动的唯一领导人。众人搭建好帐篷，他组织大家一起BBQ，车载冰箱里每人都带了一些烧烤用的肉类及蔬菜。

帐篷搭在外围，所有人围成一个圈，两个烧烤架放在中间，男人轮流上去为大家烧烤食物。

吃得正兴起时，有一个男生跟顾栖迟提议边吃边玩游戏。他提出的游戏是多年来长盛不衰的国王游戏。只不过这人为了讨好顾栖迟就说第一轮国王直接由副会长来当，他从背包里拿出号码牌，显然是早有准备，放在中间的桌上打乱。

顾栖迟一向很尊重会内成员的意见，又见好几个人跃跃欲试，其中就有沙纯梦，便欣然答应。

除了顾栖迟，每个人都上去抽了一张号码牌。

由顾栖迟先开始，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可以指定二到三人服从他的命令，大家都在下面起哄，让他第一轮热身就把气氛活跃起来。

“2号和3号。2号抱起3号，原地快速转二十圈。”

他刚说完命令，许多男生就开始表示不满，让他改成抱起后，一边旋转一边kiss，起哄的人自然都不是2号和3号。

在国外开放环境下生活久了的人，没有那么保守，认为游戏尺度只要不太过分，都可以接受。但顾栖迟骨子里还是相对保守的人，他既不打击众人的积极性，也不一

味从众。他将命令改成2号抱起3号转圈时安全kiss——双唇之间夹一个东西，保证不会真正双唇相贴。

陈欣怡不由得松了口气，她抽到的号码牌是3号，好在她不是2号，不然在场众人可没有几个她能抱得起的。

翻牌揭晓时，陈欣怡是3号，其他人都不是2号，接着大家就把目光投向餐桌上属于国王的那张号码牌，顾栖迟伸手揭开，果然他是2号。

“哈哈哈……上帝都要你们当众秀恩爱。”沙纯梦第一个大笑着拍手鼓掌，“我看你们也不需要安全kiss了，直接亲吧！”

陈欣怡感觉很不好意思，她还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认识的人与男友亲吻。但既然参与了游戏，就要有游戏精神，她红着脸走到顾栖迟身边。

顾栖迟一下子弯身抱住她的双腿，将她抱起，然后仰头看着她。这是要她来吻他？

下面看热闹的人已经发出了兴奋的催促声：“亲一个……亲一个……”

陈欣怡抱着顾栖迟的脖子，两眼一闭，狠了狠心，低头猛地吻住了他的唇。

紧接着顾栖迟便抱着她开始原地转圈，身边都是围观成员的起哄鼓掌声。

二十圈后，顾栖迟已经站立不稳，他忍住头晕将陈欣怡安全放下地，才扶住桌子喘气。

借由他们这轮热身，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第二轮沙纯梦抽到了国王，她要选5、9、10号，三人循环，用嘴传递一张号码牌——其实就是循环安全kiss。

陈欣怡与顾栖迟这对情侣不知道走了什么霉运，第二轮又双双中标，陈欣怡5号，顾栖迟10号，而9号却是冯毅晨。

沙纯梦伸手掩唇，她这张乌鸦嘴选的号码实在厉害，直接让闺密的前任和现任双双出场，情敌相见，这一轮也太……太精彩了吧！

陈欣怡有些想打退堂鼓，试想她和冯毅晨安全kiss就尴尬得不得了，更别提顾栖迟和冯毅晨他们了，她想想就觉得尴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沙纯梦把号码牌交给陈欣怡：“亲爱的，别怪我，这都是命。”她嘴里说着抱歉，眼里却是藏不住的笑。

陈欣怡深吸口气，只希望与冯毅晨传递的过程中扑克牌不要掉就好，不然就会实打实地亲上……

她用嘴唇吸住纸质号码牌，抬起头传递给顾栖迟，顾栖迟与她配合默契，她抬头时，他就低头吻住了号码牌的另一面，成功吸走。

当他转身将号码牌递向冯毅晨时，下面看戏的众人都沸腾了。顾栖迟内心郁闷至极，面上却不露声色。好在冯毅晨很配合，迅速吸走了号码牌。然而两人接触的那一刻，他们的脸色还是同时一沉，既是情敌又是同性，这样的游戏体验太差。

冯毅晨将号码牌转向陈欣怡时，刚才起哄的人都收了声，屏息凝神盯着他们，眼里都露出兴奋，好像在期待着发生一些什么意外似的。

陈欣怡仰头去接，希望快点结束这场恶搞游戏，可冯毅晨愣是不低头，盯着陈欣怡的双眼看了片刻，直到陈欣怡催促，他才低下头。

陈欣怡刚要接触号码牌，只听噗的一声，在他们的嘴唇只差三指距离时，号码牌从冯毅晨的嘴上掉落，但冲上去的惯性，促使她无法从突发状况中急刹车。

冯毅晨嘴角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触到了柔软……

陈欣怡的心一起一落，愣愣地看着夹在她与冯毅晨两唇之间的手掌，连忙向后退开。

冯毅晨也跟着后退，看向从中作梗的顾栖迟：“你……”

顾栖迟凑到他的耳边，用只有他们听得到的声音低声说：“用这种下三烂的小伎俩吃豆腐，不觉得太没品了吗？”刚才冯毅晨故意吹掉号码牌，下面看戏的人或许没发现猫腻，站在近处的他可看得一清二楚。

冯毅晨脸色一僵，抿唇不语。

顾栖迟身为副会长，自然不想破坏活跃的游戏气氛，只得对大家举起易拉罐啤酒，致歉：“不好意思，没完成国王吩咐的任务，我自罚一罐！”

他打开易拉罐二话不说就将啤酒灌下了肚，又将视线投向冯毅晨。冯毅晨只得也拿起啤酒，接受惩罚。轮到陈欣怡时，冯毅晨主动说：“是我不小心弄掉了号码牌，我替你喝。”

顾栖迟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易拉罐：“有我在，无须劳驾你。”

虽然两人极力掩饰，但场下的人还是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汹涌的暗潮，气氛剑拔弩张。

结果提议玩国王游戏的男生连忙站出来说大家已经吃饱喝足，不如早点休息，第二

天好去爬山赏景。

刚才男人们负责烧烤，吃完收拾的任务就落到了女人们的头上，沙纯梦站在陈欣怡旁边，和她一起将一次性碗筷扔进垃圾袋。

“刚才顾医生真是眼明手快，太帅了，奋力保住了你的清白，哈哈……”她眉飞色舞地用肩膀撞了撞陈欣怡的身子，笑道，“顾医生简直把你当成了心头肉。你和冯毅晨那段只能算凑合，这次才是真爱。”

陈欣怡抿唇一笑，颇有几分感慨：“人生中大部分的事，我都选择了将就，住将就的公寓、穿将就的衣服、吃将就的饭菜……好在爱情我不必再将就。”过去与冯毅晨，她就是抱着将就的态度在恋爱，分手时她才没有怀恨在心，自己都将就的感情，有什么资格要求对方全力以赴？

入夜后，大伙齐齐早睡，就是为了明早一起爬到山顶去看日出。

顾栖迟与陈欣怡同睡一个帐篷，两人睡在各自的睡袋里，只露出一个头，肩并肩躺着。帐篷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她的心怦怦直跳，这还是他们恋爱以来第一次“同床共枕”，说不紧张不激动，那肯定是假的。

心潮太过澎湃，以至于她没有丝毫睡意，身旁的人一动不动，呼吸平稳，似乎是睡着了。

陈欣怡忍不住试探着问：“栖迟，你醒着吗？”

顾栖迟的状况也没比陈欣怡好到哪里去。从小到大，唯一与他睡在一起过的女性，

只有他的母亲。这种心爱的人就躺在身边肩并肩的感觉，实在很奇妙。他只是不想打扰她睡眠，才克制着自己不发出声响。

“睡不着？”他低沉性感的嗓音传来。

陈欣怡在黑暗中勾起唇，她其实是一个很怕黑的人，每晚独自入睡，在卧室里都必须留一盏小灯，不然便不敢闭眼睡觉。而此刻帐篷里明明没有光亮，却因为身边的人，让她感觉不到半点畏惧。

“这座山里有Boronia Heterophylla，粉红色的花朵，一串串有点儿像铃兰，花香很好闻，虽不是名贵花种，但我很喜欢它。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它会于情人节时开花，时间未必那么精准，却也挺浪漫的。”陈欣怡觉得干躺着不说话又睡不着，气氛实在尴尬，就寻了一个话题与顾栖迟说说。

“难怪我送你玫瑰，没见你多喜欢，原来你喜欢山里就有的野花。”顾栖迟不禁摇头失笑，“Boronia Heterophylla我也见过，在澳大利亚很好找，没有玫瑰牡丹那么惹眼，用在手捧花束里，也只是填充花。不过数量多了，集中在一处，还挺好看。”

陈欣怡没想到顾栖迟对花种也有研究，对这种冷门的花也略知一二。

“可惜，今天我没看到，大约是过了花期。”这种花一般最适合生长在二十到三十度的环境中，轻耐寒。一月的墨尔本白天最高气温忽高忽低，有时候也就二十多度，她原以为还能观赏到。

顾栖迟眼波微动，柔声说：“睡吧，明天得早起。”

话音刚落，他微微支起身，凭着感觉在她的额头上落下一吻：“晚安。”

陈欣怡的心一跳，回了句晚安，就闭上眼，命令自己不许再胡思乱想。

她把绵羊数到了三百多只，困倦终于袭来，没多久，就陷入了梦乡。

顾栖迟等了许久，才打开手机屏幕，借助着屏幕光，确定陈欣怡已经睡熟，他轻手轻脚地起身，钻出帐篷，手臂上搭着一件防风外套，其他东西都没拿，打开手机手电筒，照着光亮往前走去。

陈欣怡睡到半梦半醒间，没清醒，却总有一股不踏实的感觉萦绕在心头，像是做噩梦般心慌。她翻了个身，睁开迷蒙的双眼，虽看不见什么，但她很确定原本躺在身边的人不见了。

她着急地从睡袋里出来，打开手机在帐篷里一照，顾栖迟确实不在。

手机屏幕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五十分。

大半夜的，他跑哪里去了？上厕所？

陈欣怡起身钻出帐篷，坐在帐篷外的折叠凳上等顾栖迟回来。等着等着，她不由得有些焦急，他总不能上个厕所都迷路了吧？

她等不及，想打他的手机，但发现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信号很差，一会儿sos，一会儿变成一格信号。她只得走出去，明明极其害怕一个人在黑夜中行走，但为了联系上顾栖迟，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信号还行的位置，她连忙拨号。

通话一接通，陈欣怡不等顾栖迟说话，就急不可耐地道：“你在哪里？半夜跑外面去做什么？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快点回来。”

“我……”顾栖迟欲言又止。

“你怎么了？”陈欣怡紧追不舍。

手机那头停顿了半晌，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迷路了，回不去营地。”

“你到底走出去多远的距离？等着别动，我去找你。具体说说周围的情况，我好判断。”陈欣怡知道以山里极差的信号，能打通电话已经是万幸，想使用网络地图导航，基本不可能。以顾栖迟路痴的程度，还在深夜里视线极差的情况下，走出五分钟脚程开外的距离，他就能迷路。

陈欣怡拿着手机，根据他形容的情况，努力寻找他，不停地鼓励他不要惊慌，她会找到他。实则她也在鼓励自己，她从未在黑夜没有路灯的情况下独自行走，若非有他的声音在耳畔，她都怀疑自己会支撑不下去。

然而，上天似乎就喜欢捉弄她，顾栖迟的声音在手机那头戛然而止，通话中断。她一看，原来是信号回到了SOS状态，无法打电话了……

“该死！”陈欣怡懊恼地拍了拍手机，心脏怦怦直跳。深夜山林的气温较低，她边走边颤抖，真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寒冷。换成往常的陈欣怡约莫早就拔腿狂奔原路返回了，但此刻想到在等她去救援的顾栖迟，她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陈欣怡举着手机，来来回回移动，想在捕捉到信号的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顾栖迟。谁知，她脚下的草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用手机向下一照，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移动。

好像是蛇！

“啊——”陈欣怡根本顾不上看清楚，惊叫着拔腿就跑。寂静的山林间留下一连串女高音。

她不知自己跑了多久，气喘吁吁了也不敢停下。突然间异响声又起，这一次她都顾不上用手机去照射，张嘴就尖叫，还没跑出多远，腰间突然被什么东西勒住了。

陈欣怡两眼一翻，吓得差点直接晕厥，连挣扎的力气都丧失殆尽。

“欣欣？”一束光打到她的脸上，将她惨白的脸直接照成了人鬼不知的恐怖模样。

听到熟悉的嗓音，陈欣怡两腿一软，身体一沉，差点跪倒在地，好在被顾栖迟提了起来。

谁能想到她一本正经地找人找不到，发疯乱窜倒是歪打正着？

她一下子张开双臂抱住顾栖迟，哇哇大叫：“吓死我了……我遇到了蛇，它就在我脚边爬，好可怕……山里晚上又黑又冷，我再也不要露宿山林了……”陈欣怡吓得冷汗淋漓，说话都不连贯，身子颤抖得厉害。

“别怕，现在没事了，有我在。”顾栖迟心疼地搂住她，不停地自责，“怪我不好，如果我没有迷路，你也不用跑出来找我。”

陈欣怡趴在他怀里平复许久才稳定住了情绪。

顾栖迟用自己的登山外套铺在泥地上供陈欣怡坐下休息，他则蹲在她的面前帮她搓手，她的手很冰，嘴唇也因为受到惊吓失了血色。

“好在找到你了。”陈欣怡心有余悸，如果吓得魂不附体，没找到人，还把自己也搞迷路，那真是亏大发了。

她的手被他搓热了，他又揉了揉她凉凉的脸颊，笑道：“这次倒是坚强，吓成这样也没有哭鼻子。”

经他一提，陈欣怡才意识到这茬，愣愣地抬手摸向微潮的眼眶，里面有些许水雾，却没有凝结成泪滴。

为什么？她明明有情绪流泪症，只要情绪起伏过大，必然会涕泪横流，刚才的状况下怎么可能不流泪？

难道她的心理疾病快要痊愈了？

见她傻愣愣地发呆，顾栖迟以为她还在害怕，就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柔声安抚，还从裤子口袋里摸出来一样东西，递到她的面前：“你看，这是什么？”

陈欣怡回过神，将自己的手机举到前面照了照，刹那间明白了顾栖迟半夜不睡，把自己搞迷路的缘由。

他手里拿着的正是一束粉色的Boronia Heterophylla，虽然花朵都有些蔫蔫的，失了不少颜色，但她看着还是满心欢喜，感动得眸中水雾化成了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

她左手接过花束，右手举起拳头照着他的胸口捶了两下：“你是笨蛋吗？半夜里跑出去找什么花啊？就不能等到天亮再去找？能不能有一点路痴的自觉？”

他任由她捶打，依旧笑着：“我想让你明早睁开眼睛就能看见，谁知惹出后来这么多事，抱歉。”

陈欣怡嘴唇颤了颤，眼角沁出泪珠，她一下子扑过去，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又哭又

笑：“真是个笨蛋！道什么歉啊？该道歉的人是我！我嘴贱，不该在睡前跟你说喜欢Boronia Heterophylla。你有什么错？你对我这么好……这么好……除了爸爸，再也没有男人像你一样用心对我好，努力让我开心。顾栖迟，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开我，我会死死缠住你的！”

顾栖迟回抱住她，只要她开心，做任何事，他都觉得值得。

“那就注册结婚吧，我允许你合法拥有我和我的财产。”

陈欣怡怔了怔，消化了半晌，才嘟嘴娇嗔道：“这就是你的求婚？也太敷衍了吧……申请驳回，等你准备好了再来。”

顾栖迟身子退后些许，捏了捏她的鼻子，说：“没诚意的小东西，刚才还哭着喊着要缠我一辈子，现在要你嫁给我，就开始挑三拣四了。”

“某些方面我可是很讲究仪式感的人。这辈子只结一次婚，在意一些细节，无可厚非吧。”陈欣怡嘴上说得理直气壮，心里却有点没底，一边说还一边偷偷观察顾栖迟的脸色，生怕他不悦，觉得她要求高。

其实，每个女人的心中对求婚的场景总有无限遐想，希望那一刻的浪漫足以让她回味一生。陈欣怡也不例外，她不需要多大的钻戒、多华丽的场面，只想顾栖迟能够在想清楚有准备的情况下，正式认真地求婚，让她觉得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才决定选择她为终身伴侣。

“你说得很对。”顾栖迟又捏了捏她的鼻尖，“求婚对象脸如鬼魅还涕泪交加，看着怪吓人的，至少要在正常光照下，我才能诚心求婚，你说对不对？”

陈欣怡一愣，下一刻就气得从地上蹦了起来。顾栖迟见状立马抄起地上的登山衣就

跑，陈欣怡在后面奋起直追：“顾栖迟，你给我站住！竟敢说我像鬼？那我们这是上演《人鬼情未了》还是《倩女幽魂》？”

两人你追我赶，打闹了一路，黑夜的压迫感对此时的陈欣怡毫无影响，她的心中只余顾栖迟带给她的快乐。

住在山里的第二天深夜，陈欣怡独自去上厕所，返回时撞见了特意在厕所外等她的冯毅晨。

冯毅晨手里提着一个探照灯，把前方的一切都照得相当明亮。这两天，他看够了她与顾栖迟之间恩爱的模样，犹如一盆盆冷水浇灭了他不肯放弃的雄心。

陈欣怡下意识地退后一步，不想深更半夜和前男友多说什么，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冯毅晨早有预料，抢先堵住她的去路：“我不会再纠缠你，只是有些话不吐不快，给我五分钟。”

陈欣怡妥协了，跟他走到放在林间的长木椅上坐下，只见他向她伸出手，合拢的拳头渐渐打开，展露出他掌心里的东西——一只用旧了的深灰色护腕，中间绣着《海贼王》漫画的草帽海贼团标志。

她一下子捂住了嘴，难以置信：“你怎么还留着，我以为……”

“以为我早就扔了？”冯毅晨嘴角牵出苦笑，“这只护腕上的草帽海贼团标志是你亲手绣的，我舍不得扔，分手了也没舍得。”

陈欣怡还记得当时冯毅晨喜欢打篮球，这只护腕他经常用到，后来磨损过度，接缝

处开了口子，她就用针线帮他缝合，缝合完有针脚能看到，但不细看倒也不显眼。冯毅晨有点介意，她就在针脚处用彩色针线绣了一个他最喜欢的动漫里的标志。

冯毅晨当时欣喜不已，直夸她贤惠能干，恨不得天天将护腕戴在手上。后来他参加实习，就不见他再戴了。陈欣怡一直以为冯毅晨步入社会后趋于成熟，不再喜欢动画片里的东西，猜测他已经将护腕当作废品处理掉，哪知他至今还留着……

“冯毅晨，我……”陈欣怡心里多少有些触动，但冯毅晨选在这种时机拿出来，除了引发她的伤感，并不能动摇她的心。

他挥手打断她的话：“你别说话，听我说就好。从前我觉得女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情情爱爱很可笑，生活在现实里，人就该实际点，别总像是活在梦里。但很多东西直到失去才懂得，离开你后，我渐渐明白什么是爱情，想起许多过去的点点滴滴。这护腕我拿去同学面前吹嘘过女朋友的手艺，他们都很羡慕我，那会儿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你做的便当很好吃，我和朋友去登山，他们带的便当都没有你做的精致。纽扣掉了、拉链坏了、衣服染色了……每一次都是你帮我……”

陈欣怡低头看着他手心里的护腕，听着他一句句勾起回忆的话，心中酸涩一片。即使冯毅晨是她生命中的过客，但记忆骗不了人，他存在过的印记无法磨灭。

“我抱怨和你在一起时无趣、不开心，其实不高兴是有的，但快乐的时光明明就很多，我当时怎么就不愿意去回想呢……”深灰色的护腕上沁入一滴水珠，紧接着一滴又一滴，陈欣怡怔了怔，刚想抬头去看，就听冯毅晨急道，“不要抬头看我！”

两人沉默了很久，她听到了他吸鼻子的声音，心里的酸涩变成了刺痛。

“你把饭菜摆成爱心的形状，朋友见了都说你肯定很喜欢我。我带你去看跨年烟

火，我们挤在人群里一起随着人潮高喊happy new year……对着漫天烟花拍照，我们那时候笑得多开心。去游乐园玩，你不敢坐跳楼机，却因为我喜欢，硬着头皮也要陪我上，下来后你吓得趴我怀里说这辈子再也不坐了，我当时又心疼又想笑，不是笑你胆小，是觉得你真好……”

“不要再说了……”陈欣怡眼眶酸胀，晶莹的泪珠在里面滚动。她一直不想去回忆，因为是他放弃了她。而此时此刻，他却让她明白，原来他们之间也曾像普通情侣那样，有过那么多美好快乐的时光，并非只有利益与厌烦……

“破镜重圆后镜面仍有裂痕，不如崭新的镜子好看，你选择顾栖迟是对的。我们之间错的是我，是我不懂珍惜，是我辜负了你，是我浑蛋，反复挑剔你，不愿顾念你的好，现在这样是我咎由自取。”他一下子捏紧了护腕，用力得手背上青筋根根暴起，“欣怡，是你让我懂得什么是爱情。但是……这样的感情，我再也不想要了，太累。我还是务实的我，人生中有过一次真正的爱情，足够了。”

陈欣怡忍了又忍，终是没忍住落了泪：“谢谢你对我说这些……谢谢你在这段感情里也付出过真情，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傻子。我们的感情并非一无是处，彼此曾让对方快乐，就足够了。”

她仰起头，梨花带雨，看向泪痕犹在的冯毅晨，嘴角微扬，努力露出笑容：“是你让我学会如何去照顾一个男人，也是你让我更懂、更了解男人，让我变得比曾经的我更好。不要放弃争取爱情的权利，你会遇到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我希望你幸福。”

陈欣怡明白她的泪不是因为对冯毅晨还存有念想，而是祭奠那些逝去的青春以及回不去的曾经。他们都努力过、争取过，只是生活总会令一些人、一些感情变得面目

全非，好的也好，坏的也罢，总归是改变了……

不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身影向后退去，坐在长椅上的两人还沉浸在回忆过去的伤感里。

重新躺回睡袋，顾栖迟却半点没有睡意，心里一阵阵地疼。

陈欣怡将她与冯毅晨之间的事说得轻描淡写，似乎毫不在意，但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他早该知道的，如她那般心思细腻的好女人，又怎么会对前男友没有动过半点真情？

她一滴滴的眼泪，仿若淌入了他的心房，每一滴都无比炙热，让他心疼又嫉妒他无法参与的过去。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他最后一次容忍冯毅晨牵动她的情绪。他允许冯毅晨好好与陈欣怡告别，但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

陈欣怡回来时，脸颊上的泪痕已经收拾干净，只是眼圈红红的，若非黑夜，她绝对难以掩藏。

顾栖迟平静的睡容安抚了她心中的伤感，她轻手轻脚地躺回睡袋，借助手机屏幕的微光，侧头看着身边的男人。

陈欣怡从睡袋里伸出手，轻触他俊秀的眉眼，心中便漾起一阵阵知足。身子轻微挪动，她努力靠近顾栖迟，直到两只睡袋挤在了一处，她才缓缓闭上眼。

没多久陈欣怡便呼吸平缓，进入梦乡，装睡的顾栖迟这才睁开眼睛，看向贴着他的人，伸手拉开睡袋拉链，展臂将她圈入怀里，连同她的睡袋一起。

陈欣怡没被吵醒，不自觉地向着温暖的源头靠近，配合地蜷缩在他的怀抱里，贪婪地汲取她喜欢的气息。

野营回去后不到一周，陈欣怡就接到她做义工的基督教会里吴牧师的通知，让她去一次教会，有要事与她相商。

陈欣怡相当尊敬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辈，虽然她是无神论者，不信奉任何教派，但教会经常会组织一些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她有空闲的时候就会去参加活动做义工，与教会里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熟悉。

陈欣怡刚把车在教会停车场停好，就见牧师站在教堂门口与另一位做过义工的年轻姑娘在交谈，见到她走来，牧师立即热情地招呼她：“欣怡，快来，我和英菲说的事也是要同你商量的，咱们别站在门口了，去查经室详谈吧。”

陈欣怡微笑颔首，同英菲打了个招呼，就跟随吴牧师一起进入查经室。三人一同坐下，吴牧师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道：“我刚才已经和英菲提了一点，事情是这样的……”

陈欣怡认认真真听完吴牧师的叙述，心中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是好。抛开私人感情，她必然会答应吴牧师的请求，但是……现在她有了顾栖迟，便有了依恋与顾虑。

吴牧师看出陈欣怡似乎有难言之隐，一时间无法给他答复，他也不为难她，体贴地说：“欣怡，还有时间，你回家慢慢考虑，不着急答复我。即使你拒绝，也没大碍的。”

陈欣怡柳眉微蹙，心中有些不好意思，只得抿唇点了点头：“牧师，您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在三天之内答复您。”

英菲早在查经室内就已经一口答应了吴牧师的请求，她与陈欣怡一道走回停车场取车，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欣怡，你是怕和男朋友的感情受到影响吗？其实你有这样的担心很正常，毕竟顾医生条件那么好，错过他，就太可惜了。我现在单身，父母亲戚都在国内，在墨尔本我孑然一身，倒是没有顾忌。”

陈欣怡不想隐瞒，承认道：“没错，我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英菲，你说如果我为了个人感情拒绝这事，是不是太自私，太过没有大爱精神？”

英菲叹了口气，握住她的手，轻轻拍了拍，柔声宽慰：“大爱也好，小爱也罢，遵从本心便好。人活一世不容易，不要太过为难自己。”

陈欣怡回到公寓，就坐在沙发上发呆，脑子里仿佛在进行一场天人交战，两边打得难分难解，死伤无数，仍旧分不出胜负。她只觉她的脑袋快要炸裂，想破了头都做不了决定。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通电话给沙纯梦，难得在她遇到难以抉择的问题时，会愿意找沙纯梦解忧。

“哈啰，我的大宝贝欣欣，找我有什么好事吗？”手机那头很快传来了沙纯梦充满活力的声音。陈欣怡忽觉心头一松，刚才附着在她身上的烦躁，因为闺密的声音消解了些许。

陈欣怡突然鼻头一酸，就将刚才牧师对她说的话倒豆子般告诉了沙纯梦，然后只听沙纯梦幽幽地长叹了声，才说：“欣欣，要不咱就自私一点，别去了……”

“目前牧师能够联系到的在澳大利亚没有组建家庭的人本来就不算多，还要没有固

定工作，就难上加难了。我是自由职业，确实最适合参加。”

“可你舍得离开顾医生吗？你就不怕一年的远距离恋爱，让你们的感情出现问题？错过顾医生，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如果我是你，我恨不得全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他，不让任何异性有靠近他的机会。”沙纯梦说得振振有词，末了，慷慨激昂的声音逐渐回落，变得似乎有些哽咽，“欣欣……其实，其实……我不舍得你，我不要一年都见不到你……欣欣，我知道我留不住你，才拿顾医生出来当筹码的。”

陈欣怡听了沙纯梦的掏心话，鼻子越发酸了，眼眶里不由自主地漫上晶莹的水光。

“我也舍不得你。可是，如果人人都那么自私，这个世上就没有大爱了。”陈欣怡吸了吸鼻子，咽下一嘴的酸涩，“一年的时间其实也就弹指之间，忍一忍便过了。”

沙纯梦突然激动起来：“欣欣，你已经决定了？你打电话来找我，不是为了让我给你意见，而是来通知我的吗？你还没和顾医生商量过，你怎么能做出决断呢？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陈欣怡叹了口气：“栖迟的为人我了解，他一定会同意我去的。纯梦，不要任性，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过得好，有余力的时候就应该帮助他人……”

沙纯梦激动地叫嚷起来，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我不听，我不听！我就是又自私又任性！我才不管散播大爱呢！我就是不愿意一年见不到我最好的闺密，如果我没有嫁人，我就和你一起去了，可是……可是现在……”

“乖，别哭。那里的条件虽然苦了一点，但好歹有网络覆盖，我们还能微信视频通话，又不是完全失联。我答应你，每天都和你视频，让你看见我，好不好？”陈欣

怡耐着性子哄沙纯梦，心里却对怎么与顾栖迟说出这个决定有些发虚，她虽然确信顾栖迟会支持她，但到底是要让他忍受与恋人分离之苦。

……

顾栖迟到陈欣怡的公寓蹭晚饭吃时，正吃得津津有味，却见陈欣怡端着饭碗没有开动，眼里覆满愁绪，定定地看着他，似乎有很重的心事。

他突觉没了胃口，一种不祥的预感漫上心间。

“欣欣，有话要对我说？”

陈欣怡放下饭碗，点了点头，决定快刀斩乱麻：“吴牧师今天找过我，希望我能和他的团队一起去中国的贫困山区里支教一年。这是中澳教会联合组织的慈善行动，吴牧师只找了未婚且暂时没有固定工作的人。”

顾栖迟的心一沉，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也不再能引得他食指大动。

公寓餐厅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寂静，陈欣怡也没有再说话，只等着顾栖迟给出反应。

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久，顾栖迟才启唇道：“你已经决定了？”

陈欣怡抿了抿唇：“我舍不得与你分离，但我确实决定了。”

顾栖迟苦笑一声：“果然如此。”

“栖迟，我……”陈欣怡愧疚地看着他，却不知该说什么才能填补这份愧疚感。

“不用再说了，我同意。”顾栖迟的脸色明显很不好看，口中的话却是格外坚定，

似乎不需要犹豫，就给出了支持。

陈欣怡感动于顾栖迟的理智爽快，却更觉对不起他。

“我挣扎过，当场没有答应吴牧师，其实现在我也还没有通知他，但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让你不要去，留在我身边，你会答应吗？”

陈欣怡愣了一下，原以为顾栖迟不会提出令她为难的要求，一时间怔了怔，没有及时回答。

顾栖迟努力调整好情绪，也不等陈欣怡回答，直言：“算了，我不为难你。如果你不是这样的陈欣怡，我又怎么会爱上你？”

陈欣怡眼眶中浮现泪珠，只要她眨一眨眼睛，就会滴落。但她强撑着，就是不肯让泪水沁出眼眶。

见她这般模样，顾栖迟反倒心疼起来，站起身走到她跟前，一把按住她的后脑勺，将她的脸按到了怀里：“现在该哭的人是我才对，我在你的抉择间成了被抛弃的那方，没得到安慰反倒要来安慰罪魁祸首，这是什么道理？”

陈欣怡听着他温柔的声音，再也忍不住，一下子伸手环住他的腰，抽泣起来：“栖迟，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离开你我也是心如刀割。可是，如果人人都不愿意牺牲自己，以后还有谁会做慈善？如果我不去，这一整年我都会难以释怀。”

“别哭了，我不怪你，也会等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走？我还有多少时间？在你走之前，你的每一天都要属于我。”

陈欣怡止不住抽泣，她嘴里说得坚定，实则内心承受的煎熬不比顾栖迟少。她的嘴唇颤了颤，洒下两串泪花：“半个月后出发。”

“好，那我们就一起过好这半个月。”

陈欣怡伏在顾栖迟的怀里用力点了点头：“嗯。”

在陈欣怡去答复吴牧师的当天下午，顾栖迟给自己放了半天假，他站在教堂门口等陈欣怡与吴牧师商谈完细节后出来。

陈欣怡与吴牧师道别，敲定了去山区支教的具体事宜安排。吴牧师瞥向不远处等候着的顾栖迟，冲陈欣怡会心一笑：“你能不顾私人感情，选择与我们一同去山区支教，真的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欣怡，你要相信，真爱是不会被时间与距离消磨的，只要两颗心没有距离，即使远在千里，都能互相传递爱意。”

陈欣怡含笑点头：“吴牧师您说得没错，我也这样坚信着。”

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平平顺顺毫无波折阻碍的感情未必就是最好的，如果他们能克服重重阻碍，最终仍然携手相伴，岂不是更加难得？

顾栖迟见陈欣怡走出门，连忙上前牵起她的手并向吴牧师问好。

吴牧师略带抱歉地说：“小顾，对不住你。”

“吴牧师您别这么说，我只想拜托您多照拂欣欣，她太好强，有什么困难都习惯自己扛，从不愿说出来，难免自苦。”顾栖迟说得恳切，就连年过半百的吴牧师都忍不住因他这份真心实意的关怀动容。

“小顾你放心，那里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早就联系好了支援这次支教活动的赞助人，他会负责安排充足的物资运送，至少能够保证山区里的大伙吃饱穿暖，有药可医。欣怡跟我走，我自当竭尽所能照顾她。”

吴牧师郑重其事的保证令顾栖迟安心不少，再次感谢后与他作别。

顾栖迟牵着陈欣怡的手走到停车场，为她打开车门，笑道：“今天我们把所有烦恼都忘了，开开心心的，好吗？”

陈欣怡嘻嘻一笑：“当作世界末日的前一天吗？那我可要好好享受。”

“乌鸦嘴，什么世界末日，明天是更灿烂的未来。”

“好，你帅你有理。顾医生说的都对！”陈欣怡笑靥如花，看在顾栖迟眼中却越发心酸，他明白陈欣怡的心里必定也是覆满了离愁，却要装作若无其事，强颜欢笑，这样的她真的令他感到心疼。

顾栖迟驱车将陈欣怡带到市中心的一家高级餐厅里的包间，他牵着她的手，打开包厢的门，里面坐着沙纯梦和Steven。

陈欣怡一愣，心想顾栖迟怎么不告诉她今天要和沙纯梦夫妇一起用餐。待她看清楚包房内的布置后，震惊不已，很快有一种猜测浮上心头。

包房顶部被许许多多香芋紫色的氢气球填满，每一个绑紧气球口的绳子下都悬挂着一张爱心形状的卡片，卡片上写着什么，她还看不清。

圆形餐桌中间放着一个盖着不锈钢盖子的餐盘，餐盘被一圈又一圈粉色Boronia Heterophylla簇拥着，包房电视机屏幕上循环播放陈欣怡与顾栖迟的各种合影，还

有与沙纯梦夫妇一起的照片，背景音乐是《Sophia》。

预感越来越强烈，陈欣怡心里立刻涌现了逃跑的冲动，她止住脚步，没有迈入包房。

沙纯梦在过来前做足了心理准备，警告自己不能在陈欣怡面前落泪，她努力笑着走到陈欣怡跟前，拉起陈欣怡的手："快进来呀。顾医生为了今天准备得很辛苦，我和Steven也有帮忙哦，你可别不给面子，不然我哭给你看！"

陈欣怡被她拖进了门，顾栖迟对马上要发生的事感到很紧张，他害怕陈欣怡会拒绝。

沙纯梦随手拽了一个气球塞到陈欣怡手里："看看卡片上写了什么。"

Steven举着摄影机，将现在的一切记录成影像。

陈欣怡扫了眼，爱心卡片的正面写着——抠门鬼。

她脸色一沉，搞什么？

她又将卡片翻到背面，顾栖迟的字迹，上面写着：勤俭持家。

她松了手，又陆续拉下几个气球查看卡片。每一个都是正面缺点，背面是由缺点在顾栖迟眼中转化成的优点。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只是记录着点点滴滴对她的了解与感受，反而十分打动她。

陈欣怡的眼圈红了，却没说话。沙纯梦见她已经被打动，就对顾栖迟使眼色。

顾栖迟将陈欣怡拉到餐桌前，当着她的面揭开餐盘盖。

下面是一个卖相实在称不上诱人的蛋糕，蛋糕上歪歪扭扭地用巧克力酱写着几个字：Would you marry me？

字旁是一对相拥舞蹈的彩色糖人，女糖人身着白色婚纱，男糖人身着黑色西服，他们交握举起的手臂上悬挂着一枚耀眼夺目的钻戒。

顾栖迟伸手取下钻戒，面对陈欣怡单膝跪地。陈欣怡眼圈通红，低头看着他，在他求婚前，抢先说：“栖迟，现在不是时候。”

“为什么？欣怡，你不要犯糊涂，顾医生条件那么好，又那么爱你，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赶紧答应他！”沙纯梦急得推了推陈欣怡，生怕她错过了这次机会，万一伤了顾医生的面子，两人闹掰了怎么办？

顾栖迟不起身，坚定地举着钻戒，郑重其事地说：“走之前答应嫁给我，你就是我的妻子，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生死相随。”他的话说得含蓄，但陈欣怡听得明白。顾栖迟要给她一个肯定的未来，他是在告诉她，她暂离的一年里，他对她的感情不会产生任何变化，他会义无反顾地等着她归来。

“对不起。”陈欣怡心里很感动，感动他对她的不离不弃，毫不犹豫地向她求婚。但他越是这般好，她越是无法自私地只顾自己，她怎么能让他刚得到妻子，就与妻子分离呢？

“栖迟，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但我不能答应你。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不需要用婚姻来捆绑，我相信你的心，你愿意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顾栖迟见她眼底泪珠滚动，模样煞是惹人怜爱，心中一动，将她揽入怀中，在她耳畔低叹，“傻瓜，我怎么会不信你对我的心？而我只是想给你一

生的承诺，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陈欣怡将脸埋在他的怀里，眼泪沁入了他的衣料，她的声音闷闷的，甚至有些微的颤抖：“等我回来，等我能天天陪伴在你身边，等我们能够长相厮守，你再对我求婚，好不好？”

只要是陈欣怡的请求，顾栖迟根本无力拒绝。特别是她此刻抽泣着，用令他心疼的嗓音提出要求，他除了答应别无选择。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10 执子之手

一行十人，抵达中国边远贫困山区的时候，即便是见过许多风浪的吴牧师都不禁唏嘘起来。他们都是常年生活在繁华大都市里的人，习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乍然来到条件这般艰苦的地方，内心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震动。

给他们安排的住宿就是两间什么电器都没有的房间，里面分别有一条通铺和一张木桌及五把椅子。女生住的那间屋子，木桌有条桌腿还断了一截，底下垫着一块碎石，看起来就十分不稳当。

破旧的砖房，墙上粉刷的涂料早已斑驳发黄，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她们的居所都不为过。

通铺上摆放着的被子叠得十分整齐，像是军训时教官叠出来的模样。但被套全都褪色严重，看起来十分陈旧，还有多处打了补丁。木桌上的水杯也没有几个是完好无损的，多多少少杯口的位置都有一些缺口。

“还好我带了水杯，用这些杯子一不小心就得划破嘴皮子。” 英菲冲陈欣怡吐了吐舌头，调皮地说道。

吴牧师放完行李，召集了团队里的所有人，站在屋门前拍了拍手，说：“好了，大家今天也累了，赶紧休息，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给每人分配工作任务。我知道这里的条件很艰苦，你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时不待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快适应，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大家解决。”

他顿了一下又说：“另外，这里水资源紧缺，没办法让大家像生活在墨尔本那样每

天沐浴，只能每人打一盆水擦拭一下，一周可以洗一次澡。好在现在不是三伏天，出汗少，不至于太难熬。等天气热起来，我会再为大家争取。”

睡在山区里的第一个晚上，陈欣怡就失眠了。这里虽然有网络覆盖，但信号不稳定，很多地方根本是信号死角，就比如她们现在休息的屋子，信号为零，想要发条微信都做不到。

她翻来覆去睡不着，习惯了每晚睡前要和顾栖迟互道了“晚安”才能安心入眠，习惯了听着他的声音入睡……失去这一切的第一晚，她实在无法适应。

陈欣怡在床上翻来覆去，鼻尖闻到了被子上散发出的霉味，如此便更没有睡意了。躺在她旁边的英菲也睡不着，就悄悄扯了扯她的衣袖，小声问道：“欣怡，你是不是在想你的男朋友？”

陈欣怡也不避讳她，微微点了点头。

“这里没信号，要不我陪你去外面找找，总有地方信号好些。”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没有窗帘的屋子在月光的照射下并非漆黑一片，英菲的双眸在此时显得尤为透亮，里面包裹着对未知事物探索的兴奋感。

陈欣怡抿唇一笑，与英菲一起轻手轻脚地爬下床，走着猫步出了门，打开手机手电筒，举着手机，一面走，一面观察着手机信号。

“你也有想道一声晚安的人吧？”陈欣怡低笑起来，冲英菲挤了挤眼。

英菲笑笑，又摇了摇头：“是有这么一个男人，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他应该只是把我当成朋友，对我没多少意思。”

“可你现在还是想联系他，想再争取一下，不是吗？”

英菲叹了口气：“其实我选择到这里支教，离开墨尔本，就是想放弃他的。可现在只是第一天，我还没能完全适应，之后日子久了，应该就能习惯了吧。”

陈欣怡拉住她的手，将自己手心的热度传递给她，宽慰道：“一直在身边守候的人突然不见，或许就会发现过去没有珍惜的人，其实对自己很重要。你的离开未必不是好事，假如他因此认清了自己的真心呢？”

“哈哈，欣怡，你可真会安慰人。我没事的啦，相爱本就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事，世上多的是单恋的人。”英菲洒脱地笑了笑，又说，“我只是想再听听他的声音，哪怕就说一两句话，我也知足了。”

“那还不赶紧找信号！”陈欣怡拖着英菲的手小跑起来，两个想念心上人的姑娘，在月色里脸上洋溢的笑容格外好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找了将近二十分钟，终于被她们寻到了信号，两人的手机微信消息提示音立即响了起来。

陈欣怡收到了父母、顾栖迟、沙纯梦，甚至是冯毅晨的微信信息，无一例外都是关心她在山区里的情况是否还能适应。

顾栖迟的信息看得陈欣怡愈加思念他：与你在一起后，第一个没有你声音陪伴的夜晚，我很不习惯，很想你，甚至开始后悔同意你离开我……

陈欣怡刚想发微信语音通话给顾栖迟，就见身旁的英菲笑得嘴角都要咧到耳朵根了。

“笑得那么开心，是你心悦的男人给你发消息了？”

英菲捂住有些发烫的脸颊，将心中的喜悦分享给陈欣怡：“他说之前每晚都要缠着他闲聊的麻烦精突然销声匿迹，他觉得怪不习惯的。早知道我当时问他意见时，他就不该赞成我来山区支教。”

陈欣怡扑哧一笑：“我就说吧，失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你的好来了。”

英菲起初笑得挺开心，但兴奋劲过后，笑容便从她的脸上渐渐消退：“现在的他或许只是不习惯，但我要在这里逗留一年，一年后他早就过惯了没有我的生活……本来或许我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你别这样想，只要你与他保持联系，他是不会忘了你的。”

“嗯……”

陈欣怡与英菲一人挑了一个角落，与各自的心上人通话。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零点，但顾栖迟的声音听起来他并非是熟睡中被吵醒，而是格外清醒。

“欣欣，你总算打来了，我以为今晚睡前或许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顾栖迟有些激动的语气透过手机传递到了陈欣怡的耳中。

“这里信号不好，我找了挺久的……抱歉，让你久等了。”

顾栖迟沉默了良久，突然说道：“欣欣，我想你了。”

陈欣怡只觉得心里怦然一动，对顾栖迟的思念之情也如洪水般汹涌而来，灌满了她

的心房。

“我也想你。”她的声音里覆满思念以及一些刻意压抑过的酸楚。

“欣欣，我刚才已经收拾好了行李，让我过去陪你吧。”

陈欣怡没想到顾栖迟也会有如此冲动、丧失理智的时候，但正因为这样，她内心受到的触动才更加剧烈。

但她必须克制这份悸动。

陈欣怡咬了咬唇，说：“栖迟，你不要冲动，Vsmile需要你。吴牧师也不会让一个有固定工作的人抛弃一切。”

“脚长在我身上，我想去哪里，还需要其他人批准？”顾栖迟难得执拗起来。

陈欣怡闻言有些哭笑不得，原来顾栖迟也会有孩子气的一面。

“我们现在只是还不习惯分离，时间会让这种难熬的感觉逐渐消退。”

“消退？只要我还爱着你，我就会每一天都饱受思念的煎熬。你能放宽心，我却不行。”顾栖迟的语气比方才更加激动。

原本两人之间千回百转的一诉衷肠，最后却闹得不欢而散。陈欣怡知道顾栖迟因为她的离开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她其实也有同样的心情。但她不敢多想，她只怕自己会坚持不住，从而产生退缩的念头。支教的生活刚刚开始，她不能有所动摇。

抵达山区的第二天，陈欣怡、英菲他们就认识了那群到这所公益学校求学的孩子。他们虽然都很穷苦，穿的衣服破旧不堪，只能避体而没有多少御寒的作用，但每个

孩子的脸上仍然洋溢着纯真无邪的笑容，并没有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所改变，活泼好动的几个孩子更是如开心果一般的存在。

陈欣怡眼中的他们就如小天使，每一个淳朴的笑脸都是难以描绘的美好。她将心思全部投注在了孩子们身上，之后的每一天都在努力教导他们，想将自己拥有的知识都教给这些可爱的孩子。

由于陈欣怡是会计专业出身，对数字方面很擅长，她就负责教孩子们数学。这些孩子年纪还小，基础教育不够扎实，她就从乘法口诀表开始教起。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顾栖迟不再提要过来找陈欣怡，陈欣怡还是会每晚与他通话，两人每天都会交流一下各自当天发生的事，不再提对彼此的思念，似乎如此就能在没有对方陪伴的缓慢时光里压抑住那颗彷徨不安的心。

陈欣怡生日前一天，和她一起在山区支教的志愿者以及她的学生们都积极地为她筹备生日会，虽然这里的条件很艰苦，但他们依然想为她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一群人坐着一辆小破货车去小镇的市集上采购肉类、蔬菜和瓜果，想把明天的生日餐做得比平日丰盛一些。当他们返程的汽车经过山路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没多久回山里的路就给几块滑坡的石头堵住了。

耽误他们回程还算小事，真正让他们惊惧的是万一遭遇大型山体滑坡，他们的小破车可顶不住这样的撞击，到时候一车人都将身处险境。

陈欣怡与英菲都与孩子们一起坐在了装货的后厢里，这时候碎石不停地伴着暴雨声砸到车顶，每一下都令车厢里的人心惊肉跳。

英菲颤抖着嘴唇，牢牢攥住陈欣怡的手，寻求安全感：“欣欣，这暴雨一时半会儿

不会停，我们……我们会不会……”

“不会的！不要胡思乱想！”陈欣怡大声打断英菲要说出口的不好的猜测，她怕英菲的话会吓坏孩子们。

又是轰隆一声巨响，一块硕大的石头将后厢的顶部直接砸出了一个大窟窿，由于石块过大，在砸出的洞口卡住了，倒是刚好遮挡了外面的风雨。可这样一来，货箱内的孩子们都吓得面无人色，有些惊叫过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嚷着要回家找爸爸妈妈。

陈欣怡心里也怕极了，可她必须坚强，孩子们需要她，如果她也表现出惊慌失措，只会令状况更加难以控制。

英菲颤抖着手摸出手机，打开微信，却发现网络不可用，她急得就差跳脚，在车厢里举着手机，四处寻找信号。这半年来，她与心上人每天都保持联系，他比她预想中好很多，她原以为他会因为她的离开逐渐淡忘她，甚至与她形同陌路，没曾想他每天都会对她嘘寒问暖，关心她在山区里的生活细节，还说等她回墨尔本后，有话要对她说。

英菲将手机举到被石头砸出的洞口，终于找到了不算太好的信号。

她急着微信语音呼叫了他，很快便接通，听到熟悉的嗓音，她的眼泪瞬间如决了堤一般倾泻而出。

“Derrick，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点状况，我……我今晚可能没办法与你联系了……”英菲极力克制自己快要崩溃的情绪，压抑着哽咽声，可还是被Derrick听出了端倪。

“Phoebe，怎么了？是不是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没……没事……我只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英菲不敢将这里的状况告诉Derrick，万一他们没事，岂不是白白令他担心？可她若真的出事，这会不会就是她与Derrick的最后一次对话？

英菲想到这样的可能，忽然意识到有太多她想做的事还未完成，其中就有一件是她现在迫不及待要做的！

“Derrick，我不说你可能也知道，但我还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我爱你……很早之前就爱上了。”英菲将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表白说出口后，突觉松了一口气。无论之后遭遇什么结果，她至少让她所爱的人清楚明白地了解了她的心意，这便足够了。

Derrick沉默了片刻，而后语气颇为激动道：“菲菲，你到底怎么了？出事了不要自己担着，告诉我，我会尽力帮你。”

“我没事，我真的没事。”英菲狠狠地抹了一把眼泪，又问，“Derrick，哪怕只是一点点，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陈欣怡也捏着手机，心里犹豫着是否要联系顾栖迟，她同样不想让她爱的人担忧惊慌。但看着英菲，她的理智渐渐崩塌，恨不得立刻飞到顾栖迟的身边，再看一看他如画般的眉目，再听一听他低沉悦耳的嗓音。

陈欣怡打开微信界面后，却选择握住了英菲颤抖的手，英菲泪眼蒙眬地望向她，耳畔仍旧充斥着噼里啪啦的石块滑落声。陈欣怡抓住英菲的手相当有力，她手心的热度瞬间温暖了英菲冰凉的手。

英菲等着手机那头的男人给她答复，这一刻比起危难降临的恐惧，她更在意在男人的心里她是否占有一席之地。

“我本来想等你回来再告诉你，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 Derrick叹了口气，“菲菲，其实当你离开墨尔本后，我就已经明白你对我意义非凡，我一直在等你回来，你真的感受不到吗？我对你的感觉不是一点点，是很喜欢。”

英菲完全没想到幸福会来得如此突然，可这份幸福来得似乎有些晚，她与他还有没有机会携手，一切都是未知数。

她紧紧攥住陈欣怡的手，泪水比刚才更加汹涌。

Derrick终于听出了英菲那边不正常的声响，心中一沉，连忙问道：“菲菲，你那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听到很多奇怪的声音？”

英菲捂住嘴，尽力想掩饰哭泣声，可还是泄露出了一些，Derrick慌了神：“你怎么哭了？说话啊，菲菲！”

“我……我这里发生了山体滑坡……车顶被砸坏了，道路被封死，我们进退两难，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救援的人来……我……我真的好怕，好怕再也见不到你……”英菲终于忍不住，哭诉了出来。

英菲松开了陈欣怡的手去抹眼泪，陈欣怡摸了摸每一个孩子的头宽慰一番，才拨给了顾栖迟。

顾栖迟现在对微信提示音相当敏感，不论多忙，都想在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查看。

“欣欣，怎么这个时间找我，有急事吗？”

陈欣怡深吸一口气，听到了思念之人的声音，她也如英菲一样，热泪盈眶，却一时语塞，不知该对他说什么好。

距离顾栖迟下飞机已有两个多小时，他正在赶赴陈欣怡所在的山区，预估会在今晚八九点抵达。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他不能一直陪伴在她身边，至少在她生日当天，他必须到场。

“栖迟，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好。”陈欣怡咬了咬唇，任由泪水缓缓沁出眼眶，“这半年来我从不多说一句思念，你或许以为我有些冷淡寡情，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压抑住回去找你的冲动，我每一天都在与对你的想念做斗争，我让自己变得非常忙碌，累到超负荷，累到躺到床上就能睡着，甚至不敢想你对我的感情会不会因为我的冷淡而渐渐消退……栖迟，我真的好想你。”

顾栖迟听了陈欣怡的肺腑之言，很是动容，内心早就满溢而出的思念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欣欣，我马上就去见你，好不好？”

陈欣怡真的很想说一声好，但是她不能……

“栖迟，如果我不能嫁给你，你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让她陪伴你度过余生，不要放不下我，好不好？”陈欣怡和英菲两人都是哭得梨花带雨，只是陈欣怡更能克制自己，她虽然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却能保持住声音的平稳，尽可能不让顾栖迟发现端倪。

“欣欣你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不能嫁给我？你觉得我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吗？即使你不在我的身边，我也从没有改变过对你的心意，此生非你莫属，我想娶你的女人

只有你。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这些丧气话！”顾栖迟有些生气，他不喜欢陈欣怡任何想要推开他的念头。远距离恋爱是令他们相当难受，但这并不能影响他对陈欣怡的感情，他希望她亦是如此。

又是一阵石块掉落声，砸得车顶都往下凹陷了，孩子们惊慌的哭声此起彼伏，顾栖迟终于还是发现了不对劲。

“欣欣，你那里是不是出事了？你现在在哪里？”顾栖迟相当敏感，一下子就预感到了危险。

“我……”陈欣怡犹豫不决，顾栖迟远在墨尔本，根本帮不到她，说了也是徒增悲伤与担忧，她不如选择隐瞒。可如果这真的是最后的通话，她必须好好与他告别，才能安心。

开车载顾栖迟进山的司机大叔突然停车，下去打听了一通，跑回车里也没管顾栖迟是不是还在打电话，焦急地说道：“小伙子，不成了。前面山体滑坡，路都堵了。而且现在相当危险，我们不能过去。每次山体滑坡，被压死了的都不是少数。你还是去镇上投宿，等到安全了再进山吧。”

听了司机的话，顾栖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脸色一白，捏着手机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好似要将手机给捏碎。

“欣欣，你是不是遭遇山体滑坡，正在等待救援？”

陈欣怡一惊，不明白顾栖迟是怎么知道的。

“你……你说什么呢？没有的事……”

“别骗我了，告诉我你在哪里？我现在就来救你！”顾栖迟说话的时候已经下了车，一边问陈欣怡，一边查看周遭的情况。

陈欣怡再也绷不住，嘴唇颤了颤，又掉下一连串泪珠：“栖迟，你别犯傻了，你远在澳大利亚，怎么赶得过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顾栖迟本来想要营造惊喜的氛围，结果却变成了惊吓，他也没心情继续隐瞒，焦急地道：“我已经在你附近了，我没告诉你，就擅自决定赶过来陪你过生日。你快告诉我，你到底在什么方位，我马上找救援队的人过去。”

陈欣怡惊讶又感动，万万没想到顾栖迟已经到了与她相当近的距离，她真的很想再见他一面，可是这里太过危险，她不愿意让他冒生命危险，她宁愿自己身陷险境，也不能让他陪她一起。

“不要过来，这里危险！现在山体滑坡的事肯定已经传开了，我们只需要等待救援就好。”

“说什么傻话，我们难道不该同甘共苦？如果我出事了，你有能力赶来，会不来吗？”顾栖迟一连串语气激烈的言辞，终于逼得陈欣怡将大致的方位描述给了他。

“欣欣等我，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我马上带人去救你！”顾栖迟刚说完就跑到了信号不佳的地方，微信语音通话立即中断。

“喂，栖迟，栖迟？”陈欣怡喊了几声才发现语音通话已经挂断，她一屁股坐在车厢里，双臂抱紧了膝盖，流着眼泪，声音闷闷的，“英菲，栖迟他在这附近，我们或许有救了。”

“顾医生来了？对啊！明天是你的生日，顾医生会赶来也是合情合理的。”英菲的

微信网络信号也中断了，她坐到陈欣怡的身边，与陈欣怡一起安抚孩子们，心底开始燃起希望。顾医生在她的眼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可靠又成熟稳重的人，没来由地，她就是相信他能救出他们。

外面的暴雨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反而有越下越大的趋势，陈欣怡的心揪在了一起，附近都处于危险之中，顾栖迟为她奔走，万一遇险，她该怎么办？她不禁开始懊悔答应顾栖迟来救她。

周边的碎石、石块滚落的数量有增无减，他们的小破车车顶坍塌得越来越严重，感觉小车随时都会分崩离析。孩子们都已经吓得抱作一团，陈欣怡的手也与英菲的牢牢握在一起。

在死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对死神的敬畏之心。

消防大队接警后，立即派出四车二十人前去救援，由于道路被阻，暴雨倾盆，路况十分不好，必须清理了路障才能前行。

受到山体垮塌影响，电信光缆受损，基站传输中断，陈欣怡所在的地方固定电话、宽带等业务中断，顾栖迟与她彻底断了联系。他的脑海里冒出了许多可怕的想法，只要联系不上她，不能听到她的声音，他的心就无法平静，好似有许多把刀子在割裂着他的心。

顾栖迟跟着消防大队一起赶到现场时，陈欣怡她们所在的那辆小货车已经被挤压撞击得变了形。顾栖迟急得立马跳了车就要冲过去找她，被一名消防队员死死拉住：“顾先生你别冲动，前面太危险了，非专业人士不要靠近。”

“欣欣，我来了！欣欣！”顾栖迟拼命挣扎，嘴里喊着陈欣怡的名字。

陈欣怡与英菲为了保护孩子们，在车顶坍塌的时候，纷纷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孩子们，而她们则在经受一番撞击后晕厥了过去。

顾栖迟越喊越激烈，恨不得将这片天喊破了才罢休：“陈欣怡，听到我的声音就给我一点回应！陈欣怡，你听到没有？！我来了，我不会允许你离开我！”

顾栖迟的声音没能将陈欣怡唤醒，倒是让原本趴在陈欣怡身体之下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孩子只知道有人来救他们了，刚才绝望的低泣声逐渐变得洪亮，即使在暴雨中，也能让人分辨出来。

“快听！车里有哭声！还有活人！”消防员们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施救工作，听到有人声，大家都激动起来，浑身充满了干劲。

顾栖迟听到还有活人这话，心底怒意难平，他的欣欣不会死，绝对不会！

他趁消防员不注意，一下子冲了进去，车门根本没法子打开，已经被石块和淤泥挡住，他手里也没有工具，徒手就开始扫除障碍。

“喂，你回来！里面太危险了！”消防员冲着顾栖迟大喊，他连安全帽都没戴就往里冲，实在是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顾栖迟充耳不闻，还在努力徒手挖掘，一边挖一边拼命喊着陈欣怡的名字。

消防员见顾栖迟不听劝，只得拿着一顶安全帽冲进去，牢牢扣在了他的头上，再次规劝：“救援工作请交给我们，你在这里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请配合撤离。”

顾栖迟眼圈通红，忽地抬头看向规劝他的消防员，声音嘶哑得可怕：“如果你的未婚妻被埋在石堆下，你还能冷静地等着其他人救她吗？”

消防员愣了一下，一时间竟觉哑口无言，可他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他有义务阻止这些不理智、会危害到人身安全的行为。

“我的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决定是生是死。如果你愿意帮助我，就请告诉我怎么做才能最快速地救她出来，我不想什么都不做站在一边旁观，我会发疯！如果可以，我宁愿和她换一换位置……”顾栖迟紧紧抓住消防员的手臂，情绪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真的不敢想象失去陈欣怡的可能性。

“顾先生，那就请听取我们专业的救援建议，和我们一起救出你的爱人吧。”消防员被他浓烈的爱意感染，不自觉地妥协道。

顾栖迟眼底泛出了泪水，哽咽道：“谢谢……”

经过一番努力挖掘，处于半掩埋状态的小货车总算露出了较为清晰的面貌，前座的司机脸部被血污染得面目全非，军医上前查探，确定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众人的心便是一沉。

孩子们的哭声已经从起初的嘹亮到现在的低哑，可见他们都已经哭得没了力气。车门被挤压变形打不开，救援队的人用热能探测仪确定了内里人员的位置，小心翼翼地将车顶割开，终于看到了里面人员的状况。

两个大人都处于流血昏迷状态，头部有不同程度的伤势。五个孩子也受了轻伤，但好在有大人保护，都没什么大碍，只是吓破了胆儿，在里面哭个不停。

陈欣怡额头淌血，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得吓人，生死不明。看见这一幕的时候，顾栖迟的心仿佛被人撕裂成了无数碎片，痛得他只觉头晕目眩，站立不稳，差点就要晕厥过去，好在被一名消防员扶住，才不至于摔倒在地。

他眼圈通红，里面泛出了罕见的水光，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他竟有了泪水。

消防员们争分夺秒地先将还有意识的孩子们救了出来，轮到两个大人的时候，他们不敢随意搬动她们的身体，害怕给她们造成二次伤害。

军医先下去，查看她们的伤势，不一会儿兴奋的声音传来：“两名伤员都还活着！只是可能有脑震荡及失血过多的情况，现在相当危险。”

顾栖迟晕眩过后，立即想跳到车里去找陈欣怡，好在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将她们的身体往车外挪。

陈欣怡的身体刚被放上担架，顾栖迟就扑了过去：“欣欣，你醒醒，不要睡，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陈欣怡就像是睡着了一般，对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反应。暴雨还在持续，这里随时会有再次山体滑坡的可能。消防员们已经在组织撤离，可他们刚抬起陈欣怡的担架，就听头顶上方的位置，传来一声轰隆隆石头滚落的声音。

众人心里皆是一紧，而顾栖迟连抬头向上看一眼状况的时间都不给自己，就毫不犹豫地扑在了陈欣怡的身上，用自己的身躯为她撑起了一个安全的屏障，就像是陈欣怡保护孩子们那样。

石块砸落到顾栖迟的身上时，昏迷的陈欣怡像是有了感知，她微微撑开眼皮，颤抖着嘴唇，喃喃道：“栖……迟。”

……

灾区灾后修复重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全国各地的企业、组织或个人都向

灾区捐款捐物，为重建工作出一份力。

墨尔本基督教会派来的支教队伍，原本在山区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由于灾难发生，支教人员有死有伤，支教工作不得不停止。吴牧师安排接受完治疗的人员返回了墨尔本，而他则守在受伤住院的人员身旁，更要等待在灾难中丧生的人员家属前来接回遗体。

病房里陈欣怡的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她的脸色惨白如纸，眼睛里还不断沁出泪珠。吴牧师站在她的身旁，深深地叹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欣欣，你要坚强。小顾他会好起来，医生也说了他随时可能清醒，你要抱有希望。不要等小顾醒了，你却倒下了。你的伤势也很严重，需要静养，不能过度伤心。”

英菲的头上同样缠着纱布，右腿上还打着石膏，她站在顾栖迟的病房门外看着悲伤到了极致的陈欣怡，心里难受不已，不知该如何安慰才好。她的身边站着Derrick，小心翼翼地护着她，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与心上人成了眷属，可惜陈欣怡的状况令她丝毫无法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好似如此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

沙纯梦和Steven赶到医院时已经过了探视时间，沙纯梦苦苦哀求，才让护士台的护士放她进去见了陈欣怡一面。

她抱着陈欣怡悄悄抹眼泪：“亲爱的，顾医生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如果知道你为了他把眼睛都哭肿，就该心疼了。”

陈欣怡仍旧在淌眼泪，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医生说栖迟伤了脑袋，或许马上就会醒来，或许醒不过来……嗬，醒不过来……真是好笑，不就是昏迷吗？怎么会有醒不过来的可能？我才不信！”

“对，我也不信！顾医生才舍不得一直不醒呢！他可在乎你了，生怕你被人抢走，绝对会很快醒来的。欣欣，我陪你一起等，你不要害怕，说不定明天顾医生就醒了！”沙纯梦眼圈通红，却不想被陈欣怡发现她也在掉眼泪。

“纯梦，栖迟他赶来是为了给我过生日，他会出事也是为了救我，你说我是不是他命里的克星，从一开始他就不该爱上我……”

“不许你胡说八道！你们明明就是天作之合，现在的一些小磨难只是为了让你们的感情更牢固。”

Steven站在医院外抽烟，心情也是相当复杂，当时顾栖迟告诉他们，他要赶去给陈欣怡过生日时，自己还怂恿他在陈欣怡生日当天求婚，说他必定能马到成功，谁知生日没过上，人还出了事。

日子一天天悄无声息地过去，陈欣怡与英菲的伤势已经完全复原，除了身故的人，只有顾栖迟还躺在病床上。陈欣怡虽然已经伤愈，但身子一天天消瘦下去，比过去更单薄了几分，像是被风一吹就会飞走似的。

陈欣怡每天都坐在顾栖迟的病床边说着他们曾经一起经历的事，最后说无可说，她就只能开始威胁他：“栖迟，你再不醒来，我就陪你一起睡，我也不要清醒，你知道吗？没有你的世界太孤单了，过去就算我们分隔两地，但只要知道你还在好好地生活，我的心就是安定的，现在……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陈欣怡怕自己的父母担心，故意说自己没事，可顾栖迟的父亲眼看就要瞒不住了，他连续那么多天没有与他父亲通话，他父亲必然会生出疑心。

重重压力与身体消耗之下，陈欣怡终于撑不住。她端着一盆水想去给顾栖迟擦身，

却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在黑暗袭来之前，她还不忘将视线投向顾栖迟，最后只听到沙纯梦惊恐的大喊声：“欣欣！来人啊！快来救救欣欣！”

陈欣怡恢复意识后，躺在病床上挂点滴，但她不愿意睁开眼睛，现实太残酷，她真的累了，宁愿就这样一睡不起。

沙纯梦的声音就在耳畔：“欣欣，你快睁开眼睛，顾医生他醒了！”

陈欣怡微微扯了扯嘴角，苦笑道：“不用骗我，我不会寻死，我只是太累了。”

“我没有骗你，是真的！你刚才晕倒，我害怕极了，一个劲大喊大叫，喊人来救你，把顾医生给吓醒了！”沙纯梦激动得语无伦次，刚才的情景连她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沙纯梦的呼救声，刺激到了处于浅昏迷的顾栖迟，或许是察觉到深爱的人遇到了危险，那种急于救她的心情，令他冲破了身体的阻碍，一下子就恢复了清醒。虽然身体还相当虚弱，但他的的确确转危为安了。

吓醒？陈欣怡眼角沁出一串泪珠，沙纯梦连骗她都不会，用词如此夸张，怎么让人信服？

她不需要他人给她短暂的希望来支撑她活下去，她的命是顾栖迟救回来的，即使再难熬、再痛苦，她也会撑下去。一时间的软弱与逃避并不会摧毁她的意志。即使顾栖迟一直不醒，她也会守着他，她还要照顾父母和他的父亲。

……

“欣欣，你真的不想睁开眼睛看看我吗？”

再次听到熟悉的低沉嗓音时，陈欣怡有些不敢置信，恍然如梦，她觉得这若是一个梦，就让她永远都不要醒来。

她的睫毛颤了颤，滚落两颗泪珠，仍旧没有勇气睁开眼，她怕一睁开，这个美梦就会破碎。

直到她的手被温暖的掌心覆盖，那种真实的触感令她心神一颤，猛地睁开双眸，入眼的便是顾栖迟略显苍白的面庞，眉眼间全然是浓得化不开的思念与担忧。

陈欣怡忍不住伸手去抚摸他的面庞，嘴唇一抖，两行清泪就淌了下来："栖迟，真的是你吗？我没有做梦？"

"对，是我。你好好摸摸，看我是不是真的。" 顾栖迟按住她的手揉搓他的脸颊，她反复揉了揉，非但没有破涕为笑，反而越哭越凶："你醒了？你真的醒了……"

"别哭，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睡那么多天，还让你叫不醒，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顾栖迟眼圈泛红，眼眶里竟再次浮现了水雾。

两人紧紧相拥，劫后余生的感叹以及重逢的喜悦充斥着他们的心间，沙纯梦在一旁看了会心一笑，为他们的苦尽甘来感到高兴。

顾栖迟又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恢复得差不多后才与陈欣怡他们一起启程返回墨尔本。

回去后，顾栖迟立即要与陈欣怡同居，发生那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后，他只想日日守在她的身边，最好她每分每秒都活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好让他为她遮风挡雨。

陈欣怡对着手指，犹犹豫豫，还想矜持一下做个无畏的反抗：“难道我要退租吗？不好吧……”

“我会娶你，对你负责，没什么不好的。”

“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陈欣怡小声说。

顾栖迟挑眉，怒瞪她：“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

最终，陈欣怡不敢再做出任何反抗，任由顾栖迟收拾完她的东西，将她连人带行李一起打包送到了他的家，开启了同居生活。

同居后，顾栖迟很绅士，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下，也从没对她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他似乎不着急，她有时候不禁怀疑自己的女性魅力不足。

她每日中午都会带着做好的午餐去Vsmile找顾栖迟，诊所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从来不吝啬夸奖她能干贤惠。

顾栖迟一连吃了七天的爱心午餐，看着饭盒里摆弄成爱心形状的米饭，终于按捺不住：“我不是第一个享受到这种待遇的男人吧？”他用勺子指了指餐盒里的爱心白米饭。

陈欣怡愣了一下，选择诚实回答：“还有冯毅晨……其他没有了。你可以享受一辈子，他也就几次而已。”

顾栖迟觉得自己真是犯贱，明知故问，非给自己找不痛快。但冯毅晨那天的话始终在他的脑海里徘徊，让他忘不了也放不下。每每想起，他都暗恨自己没有比冯毅晨

更早遇见陈欣怡。

“没有人告诉你，太诚实不好吗？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体贴。”顾栖迟戳了戳米饭，将爱心形状毁去，才舀了一勺送入嘴里。

陈欣怡扑哧一笑：“没有人告诉你，你吃起醋来，很可爱吗？”

可爱？顾栖迟嘴角抽了抽，一脸别扭：“别拿这种词汇形容我。”

他板着脸不理陈欣怡，径自拿出手机翻看起来，然后似乎看到了吸引他的内容，一会儿挑眉，一会儿蹙眉，俊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看得陈欣怡惊奇不已。

“你在看什么？”

“微博。”顾栖迟顿了一下，手指不停地上下移动，“有个在墨尔本的女博主微博，我关注了四年多，还挺欣赏她的。”

陈欣怡一听是女的，心中就滋生出了异样的情绪，她立马鄙视自己小肚鸡肠，刚嘲笑顾医生吃醋，自己就跟网络里的人吃上了干醋。可是四年啊……能持续吸引顾医生的目光四年，很厉害好不好？而且这女人也在墨尔本，绝对是潜在威胁。

“谁啊？我也看看。”她探头探脑，想看顾栖迟的手机，都被他避了开去，立时不满地嘟起嘴，“是美女吧？女神型的？”

顾栖迟关了手机屏幕，笑着看向她：“吃醋了？”

“才没有！我怎么可能吃一个陌生人的醋？”

见她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那模样可爱极了，顾栖迟轻笑一声，揉了揉她的头

发：“是不是美女我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放过本人照片。”

“哦？那说不定是个男人，网络上人妖多得是。”

顾栖迟只觉得啼笑皆非：“真是个小醋坛。”

“我是小醋坛，你就是大醋缸！”陈欣怡不服气地顶了回去。

他懒得同她计较，将自己饭盒里的芦笋分了一些给她：“多吃些高纤维蔬菜，对你有好处。”

见她乖乖吃下，顾栖迟才开口说出酝酿了几天的想法：“欣欣，我想投资入股你的心意点心坊，咱们开实体店吧。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可以做好。”

陈欣怡略感惊讶，之前她已经拒绝过他的建议，这次他不仅旧事重提，还主动要求提供启动资金，这不明摆着让她用他的钱完成自己的梦想吗？

她撇了撇嘴：“你以为你是天使投资人啊？”

“不可以吗？我看好你的点心坊，认为开实体店前景更好，线上虚拟店铺多有限制，许多顾客会质疑食品卫生，正规化虽然投入资本多，但从长远角度来说，更好。”顾栖迟说的都是真心话，但还有一层意思他没说，他不想她四处奔波，让他伸手难以触及，如果开一家店，甚至选址在Vsmile附近，他就能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样他的一颗心才能感到安稳。这想法确实有些自私，但上回她被猥琐大叔调戏的事，是他心中的刺儿，他只想将这些状况尽可能隔绝在外。

经历过生死考验，陈欣怡自己的想法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她做决断总是选择保守，而现在她认为人生苦短，能够大胆拼搏一番，也未尝不可，不都说爱拼才会

赢？

陈欣怡在心意点心坊微信朋友圈发了征询意见，询问老顾客们，如果开张实体店，他们是否更欢迎，结果得到一致赞同，纷纷表示线上店每日产出太少，总不能想吃就吃到，希望实体店供应足量。

得到这样的反馈，陈欣怡更心动了几分。她与顾栖迟商议了一番，决定将自己为父母移民存的钱投进去，不能都让他负担启动资金，只要回本盈利，投入的钱都能赚回来。顾栖迟架不住她坚持，只得同意她的提议。

两人联系房屋商铺中介一起去选址，顾栖迟选了一个距离Vsmile只有十分钟脚程的铺面，陈欣怡看着商铺大小合适，地段也不错，附近几条街都没有主营华人点心餐饮的铺子，距离顾栖迟工作的地方也近，方便他中午过来寻她，租金也算得上公道，她没有过多犹豫，就选定了。

租下店面后，顾栖迟找了华人青年会里专门做装修生意的会员为餐厅装修，陈欣怡则采购了厨房设备及餐具。

装修期间，恰逢中国农历新年，顾栖迟致电了自己的爸爸，说要带自己的未婚妻去见他，并陪他一起在阿德莱德过春节。

顾建辉喜不自胜，欣喜儿子不但主动说去探望他，还一并把未来儿媳带来，他只觉得喜从天降。原本他一直担心儿子年纪不小了，眼光太高，普通姑娘看不上，这样一直单着，真怕他儿子一辈子光棍，如此这般他妻子泉下有知，非得难以瞑目。

顾栖迟原本想让他的父亲回国，和他们一起去见陈欣怡的父母，也好谈一下结婚的事。但陈欣怡坚持要把事业做出一番成绩，赚足为父母移民的钱，将他们安顿好，

才愿意成家，顾栖迟只好暂时取消了回国计划。

两人下了飞机，走出通道，就见顾建辉抻长了脖子在翘首以盼。

“爸。”顾栖迟牵着陈欣怡的手，另一只手拖着拉杆箱，眼中写满看见亲人的喜悦。

顾建辉比他还激动，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见他状态很好，才激动地抱住他，拍了拍他的后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顾栖迟瞥见父亲两鬓有缕缕白发，心里不由得一酸：“最近没染发吗？”

“有段时间没染了，前阵子又是圣诞节又是跨年元旦，餐厅生意很好，忙得没顾上。”顾建辉松开顾栖迟，这才注意到站在顾栖迟左侧靠后位置的陈欣怡。

他满心歉意，责怪自己看到儿子太激动，冷落了未来的儿媳妇。

陈欣怡见顾建辉的视线落在她的身上，主动上前一步向他问好：“顾叔叔您好，我是陈欣怡，栖迟的女朋友，见到您很高兴。”

“欣怡，好名字。”顾建辉赞了句，又眉开眼笑地道，“小陈，叔叔也很高兴见到你，辛苦你照顾我的儿子，他能找到你，是他的福分。”

顾建辉见陈欣怡一身得体的浅紫色短袖雪纺连衣裙，没有其他的配饰，衬得她肌肤胜雪，气质脱俗。发丝是未经染色的纯黑柔亮，扎在脑后束成一条马尾辫，形象清丽自然，让人看了打心眼儿觉得舒服满意。她的五官分开看并不出彩，但是合在一起，就是格外和谐俏丽，笑起来脸颊边还有两个小酒窝，又为她添了几分甜美，牙齿上的钢牙套倒也不显得难看。除了人太瘦了点儿，外表上没有太大的缺点。

顾建辉来回看了看携手站在一起的两人，心里频频点头，陈欣怡身材纤瘦，站在高大挺拔的儿子身边，很有小鸟依人的感觉，看起来很是般配。

三人一起回了顾栖迟搬去墨尔本前的住所，就是承载了关于他母亲记忆的地方。陈欣怡有些忐忑，害怕影响顾栖迟情绪，触及他心底的伤痛。

然而真当重回故地，顾栖迟除了一脸怀念之色，倒没有流露过多的悲伤。

顾建辉开的西餐厅还有些事需要他亲自去处理，将他们送到家里，他便赶回餐厅，让顾栖迟晚餐前带陈欣怡去店里一起用餐。

家里只留下他们两人，顾栖迟将陈欣怡带入他过去住的卧室，门一打开，他就发现房里的陈设一点未变，还是他离开前的样子。父亲经常进来打扫除尘，看起来倒不像是很久没住人的样子。

陈欣怡看见书桌上摆放着一个白色木质相框，玻璃背后夹着一张三口之家的合照。照片里的女人长得非常漂亮，气质也很是优雅。顾栖迟与他的母亲长得非常相像，除了他五官有男人的硬朗，线条更坚毅，其他感觉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陈欣怡不得不感叹，难怪顾建辉会因为栖迟的脸勾起对妻子的思念。顾栖迟与他的父亲五官不像，身材却是遗传了父亲的高大挺拔，真是上帝的宠儿，传承了父母最好的基因。

“这就是我的妈妈，我们长得很像吧？”顾栖迟拿起相框指给陈欣怡看，还忍不住用大拇指抚了抚照片中的母亲。

“嗯，很像。你妈妈长得好美，笑容好温柔，一看就是性子极好的人。”陈欣怡由衷地赞叹。

顾栖迟目中倾泻出浓烈的思念，嘴角缓缓上扬：“她确实很温柔，从没凶过我。你别看我爸爸现在慈眉善目的，小时候严厉极了，没少揍我，每次都是妈妈替我求情。爸爸经常说慈母多败儿，妈妈过世前嘱咐他对我好一点，不要总训斥我，要他改一改教育方式。结果妈妈走后，他就真的转了性，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想说的话还未说完，顾栖迟的鼻子就一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陈欣怡能感受出他的情绪，伸手抱住他，柔声安慰：“阿姨临走都放不下你，她一定在天上看着你，你要幸福健康，她才能安心。”

之后顾栖迟还给陈欣怡看了他母亲过去亲手为他织的毛衣、手套、围巾，做工相当精细，针法精湛，一看就知道他母亲是心灵手巧的女人。

他自嘲般拿着款式已经很落伍的毛衣笑道：“我只遗传了妈妈的五官，动手能力远不及她。说起来这方面倒是你与我妈相似，我爸除了会烹饪，其他家务活一窍不通，都是我妈在操持，我妈刚过世那会儿，他还雇了一个帮佣在家里常住。后来我去墨尔本，他就辞了帮佣，自己凑合着过。”

“不会啊，我看家里收拾得很干净……”陈欣怡说到一半就住了嘴，她想起第一次去顾栖迟的家里，就感叹不愧是医生，家里一尘不染，东西摆放得很整齐，完全没有大多数独居男人的“脏乱臭”。然而仅此而已，之后她才知道，他家里连炒锅、锅铲、砧板都没有，根本不是正经过日子的。

顾栖迟见她眼珠子转来转去，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不好的事，却也不介意：“不用怀疑，我身上的缺点都是遗传我爸。”

“你爸也是路盲，也有密集恐惧症？”陈欣怡瞪大了杏眼。

顾栖迟颔首：“所以你以后再也不要买同个花型密集分布的衣物。”

陈欣怡撇了撇嘴，自从和他住在一起，她所有可能引起他不适的衣物都拿去捐献给了教会的旧衣服收集处，用来赠给非洲难民，一件都没留下。

大年夜那天，陈欣怡拨了一通视频电话给爸爸妈妈，让顾建辉隔着屏幕，好歹是见上了未来亲家一面。双方都互道了过年好，顾建辉还表示要回国看望他们。三位长辈虽是初次相识，但聊得热火朝天，十分投缘，一点儿都不生分。

陈欣怡心下感叹，往日都不敢与父母视频，情绪一激动就会泪流满面不能自控，这会儿心里高兴得快要压抑不住，眼泪倒是安分，没有出来给她捣乱。她想着等心意点心坊顺利开张，经营步入正轨，她就要抽空联系张医生，去复查一次，让他鉴定鉴定，看自己的情绪流泪症是不是快要痊愈了。

视频通话结束，他们一行三人就去顾建辉的餐厅吃年夜饭。顾建辉特意在大年夜晚餐时段停止了营业，不接待外客，让非华人员工提早下班，又搭了一张圆台面，邀请没有回国过年又无亲戚在身边的华人员工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

去餐厅前，顾建辉还不放心地询问陈欣怡的意见：“他们也都是孤身在澳大利亚奋斗的年轻人，大过年的没有人一起庆祝，挺可怜的。我想人多热闹，就让他们一起吃，你介意吗？如果不喜欢和陌生人一桌吃饭，我们就换个地方。”

陈欣怡连忙说：“我不介意的，他们和我一样，身边没有亲人，这种孤独感我最了解，能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我很开心。”

顾建辉慈祥地拍了拍陈欣怡的肩膀：“以后叔叔和栖迟就是你的家人。等把你爸爸妈妈接过来，家人团聚，一切就好了。” 顾建辉之前听儿子说，欣怡是他的患者，

正畸就是他帮欣怡做的。顾建辉只觉得缘分天注定，儿子从业以来，诊治了不计其数的年轻女患者，但无一入得儿子的法眼，他都快要放弃希望时，铁树忽然就开花了。

陈欣怡心中非常感动：“叔叔，有栖迟陪着我，我一点儿都不孤独。”

顾栖迟揽住她的肩膀，三人之间流转着温馨和乐的气氛，真有一种家人之间才有的味道。陈欣怡的心暖融融的，这是她在澳大利亚过的最温暖、最幸福的一个除夕夜。

年夜饭，一张圆台面上围坐着十三个人，大厨也是华人，家人同样在国内，大家等他做完一桌子菜，一同坐下后，顾建辉起身举杯，说了祝酒词：“今晚没有老板员工，大家都是朋友，放开了吃喝，要尽兴。首先感谢各位在过去一年里勤勤恳恳地为Bamboo餐厅奋斗，我们都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值此新春佳节相聚一堂即是缘分，希望明年大家也能继续支持我，支持Bamboo。其次，很高兴我的儿子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一起来阿德莱德看我，让我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今天，是我近几年来最高兴的一天，请大家一起举杯，除旧迎新，祈愿新的一年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顾建辉一段充满感情的祝酒词在当晚年夜饭的开场就将气氛带入了高潮，在座的厨师和服务生是东北人，酒量都很好，他们不敢灌老板酒，却敢对表现得温和有礼的顾栖迟下手。

陈欣怡劝了几次，顾建辉却说年夜饭就该放开了喝，免得扫大家的兴致。如此这般一通折腾，酒过三巡，桌面上没倒下还保持着清醒的人就只有顾建辉、陈欣怡和几个酒量不差的女服务生。

顾建辉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提前发给了员工，这些餐厅里的华人员工都住在一栋一起合租的独栋楼里，拿了红包道了谢，就将那些喝醉酒的人架到出租车里，离开了。

剩下顾栖迟醉趴在餐桌上，陈欣怡拿来热毛巾帮他擦脸，他就像睡熟了一样，完全没反应。

顾建辉坐在一旁，看陈欣怡悉心照料醉酒的儿子，心中越发放心，只盼他们能早日成婚。

“欣怡，别忙活儿了，随他去吧。等他醒了，给他弄碗醒酒汤就行。”顾建辉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对陈欣怡招招手，“过来坐，叔叔有些心里话想对你说。”

陈欣怡放下毛巾，坐到顾建辉身旁，洗耳恭听。

“栖迟这孩子十多年前就没了妈，和他妈感情又特别好，从小就很黏她，倒是与我不怎么亲近。可惜他妈走得早，给他打击很大。小时候他是个特别开朗活泼的孩子，后来……”顾建辉眉宇间浮起哀愁，重重地叹了口气，“后来我都没怎么见他发自内心地笑过，成天像戴了张面具似的，人人都说他好脾气，可知子莫若父，我看得出其实他是对谁都保持距离，不想与人深交。这次一见他，我就感觉他不一样了，看你的眼神、给你的笑脸，那都是实打实的真心。”

陈欣怡闻言，眉心轻蹙，心疼地看了眼趴在桌面上的顾栖迟。

“当着他的面，叔叔不好说什么，叔叔感谢你打开了他的心……不怕你笑话，我劝过他去看心理医生，他总不当回事，也不知去没去过。现在看来倒是不必了，和你在一起他的状态很好。”顾建辉眼圈微红，欣慰地看着陈欣怡，“叔叔倚老卖老，想

求你和他一直走下去。这些年，也没见他喜欢谁。错过你，我真怕他打一辈子光棍。他不敢求婚，叔叔替他求，欣欣，你愿意嫁入我们顾家吗？”

陈欣怡没想到顾建辉会替子求婚，她与顾建辉认识才几天而已，他就那么认定她是适合陪伴顾栖迟走完一生的女人吗？

见她迟疑，顾建辉不禁有些着急，生怕她不愿意：“叔叔是不是强人所难了？叔叔看得出你是个好孩子，一条腿踏入棺材的人看人总还有些把握的。叔叔心急，是因为不放心啊……”

他的眼圈越来越红，陈欣怡张了张口却不知该不该插嘴回话。

“最近几年，我每天都在想，要是我哪天也离开了，栖迟该怎么办。他没有一个深交的挚友，与国内的亲戚也不怎么联系，就是孤家寡人。想到世上再也没有人关心他、爱护他，这让我怎么敢闭眼？但叔叔年纪大了，身体越发不济，这颗心成天为他悬着，直到看见你……欣欣，你就当是叔叔自私……求你早点嫁给他吧。这孩子重感情，一定会对你好的。”

看见顾建辉抹眼泪的那一刻，泪水不知不觉也沁出了陈欣怡的双眸。顾建辉一席掏心掏肺的话，以及为儿子未来深切的忧虑，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当时父亲也如顾建辉一般放下身段恳求小辈，父亲与顾栖迟那段对话，让她此生都难以忘怀。

如果此刻顾栖迟是清醒的，听了他父亲的这些话，想必也会泪洒满襟。

陈欣怡抹了一把眼泪，主动握住顾建辉的手，语气充满真诚：“叔叔，我向你保证，只要栖迟不放手，我就永远不离开他。他很优秀，甚至在我眼里是最好的男人，我不嫁他，嫁给谁？”

顾建辉闻言目露喜色：“有你这话叔叔就放心了。”

陈欣怡与顾建辉相视而笑。父爱如山，可能天底下的父亲都是差不多的，对子女们的爱不显山、不露水，却爱得深沉，比母爱表达得含蓄，很多时候会被子女忽略，认为母亲更爱自己，其实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

住在顾建辉家里时，陈欣怡表现出了极其出色的烹饪技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帮顾建辉买来了许多绿植，放在露天花园种植，本来废弃的后花园都变得生机盎然起来。顾建辉对这个未来儿媳妇满意得不得了，恨不得儿子立马将她娶进门。

由于洋人不过中国春节，这段日子诊所必须正常营业，除了顾栖迟这位华人老板，其他人都在岗位上继续工作，作为老板他也不能休假太久，与陈欣怡在阿德莱德逗留了十天，就匆匆赶回墨尔本。

他们在机场与顾建辉道别时，顾建辉依依不舍的样子，让顾栖迟终于开了口，道出酝酿了许久的决定。

“爸，等欣欣爸妈移民过来，您也卖了餐厅，去墨尔本和我们一起过吧。您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操劳，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我和欣欣早就商量好了，本想等一切定下来再跟你提。”

顾栖迟话音刚落，顾建辉的眸中就蓄起了泪水，眼神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惊诧，他以为儿子大了更不会乐意与他这个糟老头子住在一起。他不是没想法，只是害怕开口让儿子为难，也怕打扰了他们年轻人的生活。

顾建辉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脸上的笑容很僵硬：“你让我停下来休息，不

干活儿，我浑身不自在。我是老板，苦活儿累活儿也不是我在干，没事的……爸爸不打紧。”

“叔叔，您如果真闲不住，想继续经营餐厅，不如在墨尔本开一家，没必要一个人在阿德莱德。您年纪大了，往后更需要人照顾。我和栖迟的生意都开在了墨尔本，他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确实不好搬到您这儿来，我们才这么决定……”

“没事，没事。我老了，再做也做不了几年。墨尔本是一线大城市，更适合年轻人发展事业。叔叔……等你爸爸妈妈来了，再看吧。”他推了推他们两人，明明不舍，却催促着他们快点进安检，别耽误了时间。

顾栖迟与陈欣怡走了几步，又回头看向驻足在原地目送他们的顾建辉。顾栖迟有些不舍，冲他挥了挥手：“爸，保重身体，等我们来接你。”

顾建辉不作声，就一个劲冲他们挥手道别。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11 缘来是你

回到墨尔本没多久，陈欣怡的心意点心坊实体店就正式开张了。她特意为点心坊注册了一个微博——@墨尔本心意点心坊，与微信号一起同步宣传开业酬宾活动。微信上的老顾客都很积极，纷纷前来捧场。沙纯梦闲在家里没事时，就会过来帮陈欣怡。

陈欣怡还请了两名员工，她负责在后厨将食材调配好，后续工作就交给了其他员工。顾栖迟经常带着牙医诊所里的同事来光顾她的点心坊，那些筷子都用不好的洋人，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经营线上店铺时，与陈欣怡低价竞争的那些店主入不敷出，早就开始偷工减料，不仅用料没有陈欣怡实在，味道口感也比不上。现在陈欣怡开了实体店，原本流失的顾客都渐渐回流，生意比她预想中的更加火爆。

陈欣怡打烊后回到住处，累得就想倒头睡觉。顾栖迟见她这些天格外辛苦，有些自责：“还是我想得简单了，没想到这么辛苦。起早贪黑的，要不再多聘用一个员工帮忙？”

顾栖迟坐上沙发，让陈欣怡躺到他的腿上，两手中指一下下为她按揉太阳穴，她舒服得闭上了双眼：“不要。澳大利亚人工太贵，我可请不起。按照现在的情形，我们很快就能回本，虽然辛苦，但我高兴，这叫甜蜜的负担。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没时间患得患失，多好。”

他最喜欢的就是陈欣怡努力勤奋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小马达，纤瘦的身

体里蕴含了巨大的能量。

顾栖迟低下头吻了吻她的唇：“可我看着心疼，你说怎么办？”

“凉拌！”陈欣怡睁开眼睛，笑嘻嘻地伸手搂住顾栖迟的脖子，阻止他抬头，又将自己的唇凑了上去，起初只是蜻蜓点水般触了触，而后恶作剧的因子在她心里滋生，她小嘴一张，就用牙齿在他唇上留下了浅浅的牙印。

“哗——”顾栖迟好不容易拯救出自己的唇，“你属狗的吗？”

“谁让你好吃呢？”陈欣怡没脸没皮地跟他开玩笑。

顾栖迟愣了一下：“哦？那让我再尝尝你好不好吃。”说着就要照着她的小嘴咬下去。

陈欣怡被他压住肩膀逃不开，只得两眼一闭，认命地被他报复回来。

顾栖迟到底没舍得，只按着她好好亲了亲：“不要做刺激我的事，不然我就变成衣冠禽兽了。”

陈欣怡眨了眨眼睛，故作疑惑：“啊？难道不是禽兽不如吗？”

她一把推开他，从沙发上逃脱。顾栖迟在后面追她，她就绕着沙发不停地跑，嘴上不肯消停，无非仗着顾栖迟规矩守礼。

她到底体力不支，被他逮到了。

顾栖迟从背后环抱住她，刚开始两人还在嬉笑，渐渐地气氛就变了。笑声渐止，他低下头，嘴唇贴着她的耳朵，鼻息都喷在了她的颈侧。

心跳越来越快，陈欣怡的脸颊浮上两朵红晕，顾栖迟诱人的嗓音在她耳边响起：“真想快点把你娶进门……我现在就像戴了牙套的你，看着眼前摆着红彤彤的苹果，却不能咬下口，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陈欣怡此刻脸颊绯红，可不就像是一只红彤彤的大苹果吗？

她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憋出一句：“栖……栖迟……你真好。”

他又收紧了手背，将她抱得更紧：“我不想要什么好人卡，我可是期待着你说——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忍耐，我爱你，所以心甘情愿地将我的一切交给你。”

他话音刚落，就听见陈欣怡猛地吞了一口口水，身子变得僵硬，连脖子都染上了绯红。这模样实在太有趣，顾栖迟忍不住继续逗弄她：“紧张什么？真被我吃了，你也不损失。我之前没有女人，清白之身，算起来还是我比较吃亏。”

陈欣怡一听就不乐意了，挣扎着转身瞪他：“谁说你吃亏的？你以为我和冯毅晨那啥了吗？我也是完璧！少瞧不起人了！”陈欣怡气得直哼哼，她记得之前填写诊所问卷时有一个关于怀孕的问答，当时她明明提起过这茬，想来是顾栖迟不记得了。

“我知道，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记忆深刻。”顾栖迟思及过去，有些想笑，刚认识那会儿，她讨厌得令他咬牙切齿，没想到之后他会那么喜欢她。

“那你还说自己吃亏？！”陈欣怡就是不服气。

顾栖迟挑了挑眉：“我没得到你的初吻，心有不甘，有问题吗？”

这下子陈欣怡真是无话可说，只得小声嘀咕了句：“小心眼儿。”

……

人红是非多，生意红火也容易遭到同行嫉妒。嫉妒就算了，最可怕的是因为嫉妒而生出不该有的心思。陈欣怡原本以为开店最怕的是同行低价竞争，让大家都赚不到钱，破坏行业秩序，然而她到底没想到人心险恶，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正当心意点心坊的生意步入正轨，蒸蒸日上时，陈欣怡还没高兴多久，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这日顾栖迟准点将陈欣怡送到餐厅，然而等待两人的却是新装修的餐厅被人砸得面目全非。玻璃窗碎了一地，餐厅里的桌椅被人泼上了各色油漆。就连厨房中的设备都被人砸得稀巴烂——肇事者没有给她留下一样能用的东西。

满地狼藉，让陈欣怡的心跳都快要停止，她想到顾栖迟与她投入的资金就觉视线一暗，头晕目眩，像是一口气上不来，整个人向后倒去。

“欣欣！”

最后她听到的是顾栖迟的惊呼，接着她便陷入黑暗，仿佛身体自动为她选择了逃避现实，不让她继续承受噩运带来的打击。

救护车抵达时，陈欣怡已经恢复意识，只是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力气，一身虚汗，面色苍白如纸，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还恶心想吐。

医护人员将她抬上担架，她绵软无力的手攥着顾栖迟的手，艰难地说：“报警……”

顾栖迟此刻更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我开车跟在你们后面，不要怕。”

“不要跟了……我自己可以。你去报……报警，一定要把肇事者抓到！”

顾栖迟拗不过她，目送她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马上摸出手机打给沙纯梦，告诉

沙纯梦，陈欣怡入院了，心意点心坊被砸，他需要留下来与警察交涉，让沙纯梦先去医院照看一下陈欣怡。

沙纯梦正好坐在Steven的副驾驶座上，本要去心意点心坊帮忙，一听出了大事，连忙让Steven掉头火速赶去医院。

有人赶过去照顾陈欣怡，顾栖迟才有心思报警，将心意点心坊遭人恶意砸店的事告知警察。警察赶来后，给顾栖迟做了笔录并要了店主的联系方式。

警察看了下餐厅没有装监控摄像，又询问了店铺是否有保险，得到否定回答后，警察表示对于抓捕肇事人一事不乐观，让顾栖迟与陈欣怡想一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是否有怀疑对象等等。

顾栖迟处理完这边的事，赶到医院看望陈欣怡，只见她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输液，面色依旧苍白，看起来相当憔悴。沙纯梦坐在她的身边陪她说话，但她似乎提不起兴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他走到床边，摸了摸她的脸颊，问道：“医生怎么说？要不要紧？”

“没事，主要是低血糖引起的昏厥，然后情绪太激动……”陈欣怡苦笑了下，这就是所谓的“怒急攻心”吧，“你别担心，医生说我今天就能出院，没什么问题。”

“说得真是轻巧，我差点被你吓死！”顾栖迟直到现在仍心有余悸，天知道她倒下时，他有多惊惧，一颗心仿佛被人死死勒住，口鼻似乎也吸不到氧气。那种极度的窒息感，他真的不想再体会一次。

陈欣怡强颜欢笑：“这不没事吗，我命硬着呢！”

“欣怡，你别笑了，笑起来比哭还难看……”沙纯梦心疼地握了握陈欣怡搁在薄毯外的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又不想让我们担心，你想哭就哭出来，我不会笑话你的。”

陈欣怡露出自嘲的笑容，摇了摇头：“哭？我哪有资格哭啊……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难以挽回的地步，我自己要付很大的责任。”

“胡说什么呀，那是砸店的坏人罪大恶极，你有什么错？！”沙纯梦眼圈红红的，想到心意点心坊的生意蒸蒸日上，一天比一天火爆，Steven还说照此势头下去，打造出了有影响力的招牌，欣怡就能让人开加盟店，光是收取加盟费，就能赚到很多钱。可眼下一败涂地，再努力奋斗都斗不过坏人的恶行。

“我让栖迟报警抓肇事者，其实心里没抱多大希望。澳大利亚警察对待案件，只要没有人身伤害，又不是特大经济损失，都不会真正上心调查。挽回损失只有依靠保险公司理赔，除非监控拍下肇事者的模样。而我为了省钱，没有听栖迟的建议，安全监控和保险都没有买，抱着侥幸的心态，以为不得罪谁就不会有事……”陈欣怡越说越自责，她纯属省下了芝麻，掉了西瓜，得不偿失。

对于澳大利亚警察处理案件的态度，她早有领教，在她还在M大上学时，有一年复活节商家打折，她与冯毅晨一起到Target里购物。冯毅晨坐在女鞋区的沙发上等她，她则将手提包给了冯毅晨看顾，自己去镜子前试穿家居鞋。

然而，等她返回时，只见冯毅晨还坐在沙发上玩手游，他身侧的手提包却不翼而飞。陈欣怡一想便知，必是有人趁冯毅晨专注于游戏时偷走了包。她认为小偷一定没有走远，和冯毅晨分头在商场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小偷，最后去找商场服务台，要求他们帮忙看监控录像，结果商场表示只有警察要求，他们才会查看录像，

她只得转而报警。

她填写笔录单，递交给警察，警察最关心的是人身是否受到伤害，一听人没事，就摆出了习以为常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被偷包这事根本就是芝麻绿豆大的案子，不足挂齿。

接着便是漫长的等待。本来明明能快速锁定作案人，却因为经济损失额度不大，没有得到重视，最终不了了之。

顾栖迟见陈欣怡自责不已，揉了揉她的头，劝慰：“不要太自责，记住这次教训就好。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依靠好运，也不能指望他人的帮助，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好自我保护措施，才能将意外损失降到最低。”

“是啊，欣怡，别太难过，气坏了自己，恶人却还在逍遥法外，太不值当了！说不定附近的店铺有人装了监控，拍到了作案人呢？我们应该抱有希望才是！”沙纯梦跟着鼓励劝说她。

陈欣怡虽然很受打击，短时间内难以消化巨大经济损失后的绝望，但有恋人和闺密陪在身旁安慰，让她心里暖融融的，至少在跌倒时，有人愿意扶她起来。只是在富人眼里不值一提的损失，对陈欣怡来说却是一笔巨款。

对于未来她已经陷入彷徨，就要看不到前路。她想帮父母移民的愿望，恐怕又要推迟很久了……

陈欣怡吃了医院提供的营养晚餐，换下病号服和顾栖迟一起回了家。夜里顾栖迟走入主卧，看了眼躺在床上的陈欣怡，也没说话，直接掀开被子躺了进去。

“你……”陈欣怡略感吃惊，不知一向规矩的顾栖迟今晚为什么改变了态度。

顾栖迟为她掖了掖被角，柔声说：“你今天不舒服，我不放心，睡在你旁边也好有个照应。”

他又低头在她光洁白皙的额头上落下一吻：“睡吧，晚安。”

他替她关了床头灯，两人平躺着，他在被子底下牵住了她的手。

顾栖迟手心里的温度传递到陈欣怡的手上，安心的感觉充满了心扉，她闭上眼，努力让自己入眠，却被重重心事压得毫无睡意。

他没有错过耳边的轻声叹息，忍耐了许久，知道她睡不着，才开口：“你变了……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动不动就哭鼻子，我还嘲笑你。但现在真不想看你强撑着笑脸，我倒宁愿你发泄出来。当着沙纯梦你不好意思哭，在我面前不需要压抑自己，哭出来兴许会好受很多……”

陈欣怡早就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流泪症似乎已经痊愈，眼泪能够受到她的控制，即使心里已经哭得肝肠寸断，面上也能忍着不落泪。就和在患上情绪流泪症之前的她一样，习惯了强装坚强，习惯了咬牙忍耐，从不在人前哭泣，只有一个人躲在被子里，才愿意放肆地流泪。

她一直知道哭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情绪的渠道，能帮助人释放压力与负面情绪。然而情绪流泪症一直是让她在公众场合丢脸的元凶，症状如今好转，她自然不愿意让它复发。

顾栖迟见陈欣怡仍旧一动不动，甚至没有给他回应。他只得翻身搂她入怀，将她的头按在胸口：“想哭就哭，矫情什么？哭本来就是女人的特权。我允许你今晚好好哭一场，把所有不良情绪都留在今天。明天太阳升起又是崭新的一天，没有什么过

不去的坎儿，你还有我。”

他坚定的声音萦绕在她的耳畔，无形中给她的身体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仿佛旭日东升就会带来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陈欣怡趴在顾栖迟的怀里沉默了片刻，而后肩膀抽动，起初是细微的抽泣，接着哭声越来越响亮，泪水打湿了顾栖迟的睡衣，透过纯棉布料渗到了他的皮肤上，他只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为她心疼。

他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降下那么多的磨难给陈欣怡，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努力生活的姑娘。

“栖迟，我真的好难受……心好痛……我该怎么办？我把帮爸妈移民的存款都投进去了……一夜之间付之一炬，什么都没了……这就是因为我的愚蠢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他将她搂得更紧，眼圈也涨得通红：“不要过分责怪自己，沙纯梦说得没错，真正需要受到惩罚的是肇事者，如果他被警察抓到，我一定帮你狠狠揍他一顿！”

顾栖迟故意说得语气夸张，陈欣怡破涕为笑：“说什么傻话？你真动手伤人，即使伤的是罪犯，你也有罪。”

“只要你高兴，这都不算什么。”

陈欣怡知道他在说笑，故意逗她开心，原本悲伤的情绪确实冲淡了许多，但一想到餐厅被砸，受损失的不只是她，他投了更多的钱，而他却一直在安慰她，丝毫没有顾念自己的损失。

思及此，陈欣怡心里又是一阵难受，她抱住他的腰，哽咽着说：“快别安慰我了，明明你损失更大，你这样让我好羞愧。”

“不，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对你却意义非凡，我理解你。”他叹了口气，为她抹了抹眼泪，“所谓风险投资本就应当承担投资风险，想要稳健，不如去买理财产品、存银行。这样的结果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没关系，我们吸取教训，下次会做得更好。”

下次？她还敢重来一次吗？或者说她还有经济实力再战吗？况且，该吸取教训的是她，只是她！

陈欣怡身体不适，顾栖迟接手了餐厅的善后事宜。与爸爸妈妈视频电话，她也不敢告诉他们新开的餐厅出了事，连日来她都没想好是将店面转租出去还是再试一次。

一周后，警察那边果然说无法确认肇事人，警方会继续调查，还提醒他们一定要给餐厅上保险。这话其实就是让陈欣怡别抱希望的意思，她心中些微的希望之火随之湮灭。

这日清晨，顾栖迟早早地将她从被窝里拉出来，催促着她洗漱用餐，毫不停歇地将她带出了门。

当她站在焕然一新的心意点心坊门前时，有一种做梦般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一周多以前破败的景象都是她的幻觉。

沙纯梦捧着一束香水百合在门口等着陈欣怡，见到她一脸喜悦地将花束塞到她的怀里：“恭喜陈老板新店开张，预祝生意红红火火，大吉大利！”

“这是……怎么回事？”陈欣怡杏眼圆睁，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

“我男神——顾医生，在你休养期间，默默操持了一切，怎么样？很感动吧？要不要以身相许？”沙纯梦笑得有牙没眼，一个劲撮合他们早日步入婚姻殿堂。

陈欣怡看向身边的他：“你怎么一点儿都没告诉我？”

“想要给你惊喜，也想帮有选择障碍症的你做好决定。”

顾栖迟确实了解陈欣怡，她一面不想再投钱再战，一面心中将正宗中华点心在墨尔本发扬光大的梦想又在叫嚣，让她左右为难，做不了决断。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真是怕极了那些恶人。虽然警察没有抓到肇事者，但她不傻，她从未与人结仇，稍加联想就知道必然是遭到同行眼红，才埋下了隐患。只是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原以为眼红至多在背后嫉妒，哪知竟做到这般穷凶极恶的地步。现在隐患依旧存在，她哪能不怕？

顾栖迟握住她的手，鼓励道：“不用怕有人再来闹事，这次保险和监控都准备齐全，谅他们动手前也得掂量掂量。”

虽说损坏了有保险公司理赔，但相对应地，保费也会上涨。万一真有不怕被抓的，到时候两手一摊耍赖，说没钱赔偿，指不定法院就会判肇事者每周赔偿五元，这种判决赔偿的结果可不是道听途说，她在基督教会里见过真人真事。

顾栖迟见她还是一脸紧绷丝毫不敢放松，就捏了捏她的脸，故作生气：“现在你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表示感谢？我原以为你会感动到投怀送抱，哭着喊着说要嫁给我。”

“扑哧……”沙纯梦没想到男神还挺有幽默感，顾医生在她心里的形象分又高了许多。

顾栖迟见沙纯梦笑得乐不可支，瞪了她一眼，说：“戏好看吗？你光顾着笑，想当活雷锋？为什么不告诉欣欣，修理和换设备的钱是你说服Steven出的？”

沙纯梦摸了摸鼻子：“哎呀，这有什么好说的，我又不要欣怡以身相许。”

陈欣怡没想到其中还有沙纯梦的份儿，她更加觉得内心不安：“怎么能让Steven出钱……这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老胡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都得我说了算。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不就得了，或者就当我投资入股，每年给我分红。”沙纯梦两手叉腰，一脸自得，“我可不能把好处都给顾医生占了，我家老胡说你这点心坊前景一片光明，值得投资。”

陈欣怡心中既感动又深感压力巨大，如果这一次再失败，她怎么对得起在墨尔本对她最好的两个人？

紧接着她之前聘请的员工也赶了过来。

“顾先生说店一定会重开，让我们继续来上工，我们都没重新找工作，就想跟着老板。老板你人好又能干，千万别被打垮了，坏人一定会有恶报的！”在店里负责刷碗洗菜的小李带头说道。其他人也纷纷应和。

“压力就是前进最好的动力，我相信你能行！”顾栖迟揉了揉陈欣怡的头发，眼神里充满鼓励。

陈欣怡眼圈微红，想哭又没有哭。顾栖迟从一开始就没有犹豫，早就想好要替她重新开业，连员工都帮她挽留住了。他为她做了那么多，她还有什么理由辜负他的信任？

“好，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次我会比上次更努力，我要让心意点心坊成为墨尔本家喻户晓的美食店！”

陈欣怡终于寻回了往日的雄心壮志，围在她身边的人都替她感到高兴。顾栖迟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重振旗鼓后，陈欣怡与员工们的心拧成了一股绳，心意点心坊里的每个人都拿出了十足的干劲，就连沙纯梦也没偷懒，天天准点到餐厅报到，给陈欣怡打下手。不出两个月，心意点心坊在墨尔本送餐网站和APP上都是点心类餐厅里评价最高、下单量最大的餐厅，生意比之前更红火，也没有人再来闹事。

陈欣怡除了处理Sophia澳代淘宝店铺的订单，其他兼职都不再接手，一方面没有时间，另一方面顾栖迟也不想她太辛苦。

之后的日子陈欣怡就在沉浸在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里，时光如白驹过隙，她的心意点心坊在墨尔本声名鹊起，就连洋人都会因为好奇过来品尝，她也正式签约了两位加盟商。时至今日，心意点心坊在墨尔本已有三家门店，她相信在未来，不只是墨尔本，澳大利亚的其他城市也会有心意点心坊的一席之地。

陈欣怡牙齿的正畸治疗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也就是说摘下牙套指日可待。她如今躺在牙椅上已经轻车熟路，半点不会感到害怕，以前被那些牙科器材吓得涕泪横流的日子仿佛都是上辈子的事。

顾栖迟看着她上下整齐的牙齿，心中颇有成就感，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就可以拆除牙套了。

他捏了捏她的脸蛋，笑道：“马上你就不用再做钢牙妹了，开不开心？”

陈欣怡咧嘴一笑：“自然开心啊！”

顾栖迟坐在她身旁，眸中露出怀念的情绪：“还记得你刚到Vsmile那会儿，几乎每回都要哭鼻子，比几岁的小孩还胆小，现在倒是长进了不少。”

陈欣怡撇了撇嘴，有些不甘心，她那是因为情绪流泪症，又不受她控制，她也觉得很丢脸好不好？

陈欣怡原本见流泪症症状消失，就想放下此事，不打算告诉顾栖迟免得他为此忧心。但现在想想，还是有必要找Dr.Frank Zhang复查一次，如果被确诊痊愈，她再告诉顾栖迟，就能替自己一雪前耻。

她一向是行动派，决定好的事就绝不拖延，连夜写了邮件给Dr.Frank Zhang，预约做复查。不到一个工作日，她就收到了回信，让她本周五上午十点半去医院见张医生。

时至周五，陈欣怡早上先去了心意点心坊，将餐厅里的事吩咐了一番，让沙纯梦仔细看顾生意。沙纯梦得知她要去Dr.Frank Zhang那里做心理问题复查，神经兮兮地将她拉到餐厅门外，小声问她：“我男神知道你有情绪流泪症的怪病吗？”

陈欣怡摇摇头：“不知道。幸好现在好得差不多了，如果复查结果理想的话，我再告诉他。”

“你遇到男神前，这毛病一直没起色，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伟大爱情的力量，让你不药而愈了？哈哈哈……”沙纯梦掩嘴偷笑，眼里满是兴奋。

“嗯……哪有这么神奇？”

沙纯梦一把握住陈欣怡的手，郑重其事地说：“亲爱的，顾栖迟可是你的救命良药啊！哭着喊着都要嫁给他，知道吗？”

陈欣怡：“……”

……

依旧是那间拉着不透光窗帘的门诊室，浅绿色的隔帘将两张患者的席位隔开安全的距离。今次来之前，Dr.Frank Zhang征求了陈欣怡的意见，表示希望安排之前那位与她症状相反的男患者一起问诊测试，她欣然答应。

只是，这一次是她先到了。她与Dr.Frank Zhang寒暄了几句，在老位子坐下。没过多久，她就听见身后传来十分熟悉的男声：“张医生，您好。”

陈欣怡听见这道低沉悦耳的嗓音时，浑身一震，恍然间她以为自己的听觉出了差错，怎么可能有声音那么相似的两个人？

男患者走到近前，目光投向与他一起接受复诊的女患者，她的背影几乎是瞬间就夺走了他全部的注意力。

一模一样的背影、一模一样的连衣裙、一模一样的发型……怎么会？！他愣怔在原地，直到张医生出言提醒他，他才迟疑着坐到属于他的座位上，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不是没有过猜测，只是不相信天底下有那么巧合的相遇。他想开口询问，却在最后一刻踩住了急刹车，规矩不能破，证实的事还是留在问诊后吧。

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神色，坐在他们对面的Dr.Frank Zhang却将他们两人的神色变化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他心中有点疑惑，不知他们为什么会因为彼此的出现而产生如此剧烈的情绪波动。

Dr.Frank Zhang笑了笑，说："两位好，当我得知两位的病情都有很大程度的好转时，真的很为你们感到高兴。接下来，我会让我的助理护士协助我一起为你们做测试，希望都是很好的结果。"

四轮测试下来，陈欣怡都没有流泪，所有的反应都与正常人无异。而特别为男患者附加的一个测试，陈欣怡需要转身回避，她并不知道张医生给男患者看了什么。

大约过了五分钟，Dr.Frank Zhang唤她转回身，眉眼间盈满喜悦，笑容可掬地道："恭喜你们，两位看来都已经痊愈了。只是我有些好奇，在这段时间里你们的生活境遇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才会使得症状消失？如果你们不介意透露的话，希望能够告知一二，也好让我从中获得临床经验，对此类心理疾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陈欣怡冲张医生点了点头，视线飘向浅绿色的隔帘，好想透过隔帘看穿身旁的男人是不是他。

她率先开口："我的生活确实有了重大改变，我遇到了值得相伴一生的男人，我从未想过爱情能给我带来如此多的幸福感。他的出现点亮了我的生活，他的陪伴更是化解了我的孤单，有他在身边，仿佛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张医生嘴角刚刚扬起欣慰的笑容，就见一旁的男患者神情激动到难以自已，不等张医生开口，他就说道：“我的生活同样有了重大改变，我遇到了想要宠爱一生的女人，对于过去感情生活一片空白的我来说，她就像是出现在我生命里的奇迹，让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快乐。是她，打开了我的心门，让我重新开始接纳旁人；是她，融化了我的心，让我重新拥有了眼泪。有她在身边，我活着的每一天都值得被期待。”

陈欣怡眼圈通红，激动地站起身，手里攥着浅绿色隔帘，想要拉开。

“你们……”张医生吃惊极了，有一种猜测在他的心中渐渐成形，但他觉得实在太难以置信，世上真有如此巧合的事吗？

男患者握住女患者攥着隔帘的手，稍加用力，一下子拉开了隔帘，看见她泪盈于睫的模样，他颇为感慨地说：“果然，不管事件的概率多小，它都可能发生。”

眼泪在陈欣怡的眼眶里打转，双眸晶莹璀璨，她扬唇一笑，犹如百花齐放：“墨菲定律。”

张医生心中再觉得匪夷所思，此刻都不得不相信：“原来你们就是对方口中至关重要的恋人，若非你们现在的激动情绪骗不了人，我都要以为我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让你们在此之前就因为问诊认识了对方。”

两人四目相对，眼中流露着脉脉温情，他们都因为怕对方替自己担心而隐瞒了病情，却不知他们的红线早在很久之前就系在了两人的手上。

“缘分果真妙不可言……”Dr.Frank Zhang啧啧称叹，“谁说世上没有奇迹？你们就是真正的奇迹！不药而愈！其实，你们就是彼此的良药！”

顾栖迟将陈欣怡抱入怀中，收紧双臂，仿佛想将她融入自己的身体：“欣欣，我早该想到的……对不起，我之前还嘲笑你是爱哭鬼……”

陈欣怡将脸埋入他的胸膛，吸了吸鼻子：“栖迟，我们果然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要是早一点遇见你该有多好，我也不用被这个怪病折磨那么久……”

顾栖迟怜惜地吻了吻她的额头，他的病不会为他日常生活带来尴尬、窘迫，但她就很惨了，情绪一激动便会流泪，平白让人对她产生误会。幸好，现在他们都已经痊愈。

两人感叹完命运的神奇，纷纷向张医生道谢并告辞。

张医生行医多年，也是首次碰到这样特殊的情况，心中亦是非常激动：“不知将来我是否有幸参加两位的结婚喜宴？”

陈欣怡：“张医生愿意来观礼，那是我们的荣幸，您可算是我们的媒人。”陈欣怡说完这话才觉出不妥，她还没答应嫁给顾栖迟，怎么就自说自话把自己打包卖了？

顾栖迟可不会给她反悔的机会，反应极快地接口道：“欣欣说得没错，届时还请张医生一定要赏脸光临。”

因为这件事揭晓，陈欣怡与顾栖迟之间的距离似乎更近了一步，两颗心紧紧相连。或许都曾经历过深切的绝望与孤独，他们彼此更了解也更能体谅对方的心情。

顾栖迟牵着陈欣怡的手走出医院，夏季午后的骄阳照射着他们，有些燥热，却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美妙的心情，他捏了捏她的柔荑：“知道自己患病的原因吗？”

她应当是知道的……

陈欣怡沉默了片刻，如实说：“想必是留学生活形单影只，每遇烦恼无人倾诉，顶着高成本的生活压力在异国他乡谋生，久而久之就憋出病了……以前听说哭泣是一种人体排毒方式，可以帮助人类排解不良情绪产生的体内毒素，但真当我患上情绪流泪症，动不动就哭，我心里的压力反而成倍积聚，没有感到半点轻松。”

他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由于患上怪病，害怕病情越来越严重，害怕世人看你的眼光，又无药可医，无人倾诉，这些不良情绪导致你神经紧绷，病情才会加重。”

陈欣怡点头：“没错，就是这样。”但好在，因为遇见了顾栖迟，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过去她从不信命中注定，但从此以后，她信了。在茫茫人海中，他们找到同一位心理医生问诊，又同时因为对方得以康复。

她想，每个人的生命中应当都会遇见这样一个人，他不见得有多完美，却是最适合自己的人。他能成为你世界中的白昼艳阳、黑夜明灯，带给你不分昼夜的光明，照亮你的生命。这个人未必一开始就会出现，但只要多一点耐心，总有遇见他的那一日。她很庆幸，在她正当年轻时，顾栖迟就身披万丈光芒，来到了她的面前，没有让她等候太久。

陈欣怡停下脚步，仰头凝视他，眸中含着同样的心疼：“我们两个的病症表面看上去是我比较惨，但你难过时，无法宣泄情绪，常年积压在心里，肯定比我更痛苦。”

顾栖迟毫不在意地牵起嘴角，笑得洒脱：“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用这些痛苦才能换来与你相逢，我甘之如饴。”他相信能量守恒，命中的福运自有定数，有失必有得。

当天下午，陈欣怡又回了心意点心坊，沙纯梦得知她非但被张医生确诊痊愈，还见到了几年前与她一起接受测试的男患者，看清了人家的庐山真面目，八卦因子瞬间灌满了沙纯梦的全身血液：“这男人长得帅吗？和顾医生比怎么样？是不是他忍不住想看看你的真容，故意在医院楼下堵你？”

陈欣怡闻言哭笑不得，她就知道说一半留一半能让想象力过分丰富的沙纯梦编出小剧场来，果不其然。

她今天的心情格外好，来了兴致，忍不住逗一逗沙纯梦：“帅，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帅的男人，在我看来，没有人能超过他。就是他想看我，忍不住掀开了隔帘。”

“我的天哪！欣怡，你可要把持住啊！就算他比顾医生更俊美，但你已经名花有主，不能三心二意，他诱惑你，你要学会拒绝诱惑。”沙纯梦说得义正词严，突然话锋一转，贼笑起来，“有没有留手机号码？虽然不能染指他，欣赏一下还是可以的。不如就派我去消灭他，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要把你的言行报告给你家老胡！”陈欣怡吃不消，摇了摇头，“他呢，只有我能欣赏。如果他来诱惑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你就省下看美男的心思，回家看老胡去吧！”

“嗷，欣怡你好坏！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我也要去向顾医生打你的小报告！”

陈欣怡笑得差点绷不住：“去吧，务必告诉栖迟，我看上了那位男患者，一颗心都长在了他的身上，让栖迟看着办。”

沙纯梦见她嚣张，气不过，摸出手机，威胁她：“我可真打电话给顾医生啦！”

陈欣怡挑了挑眉：“赶紧的！”

沙纯梦拨给顾栖迟，手机打开扬声器，电话接通后，陈欣怡依旧泰然自若。沙纯梦见她不求饶、不阻止，心中感到怪异，却来不及细想，就如倒豆子般将她刚才的话告诉了顾栖迟。

顾栖迟听完，笑着说：“纯梦，我建议你重新找一位闺密。”

“啊？”沙纯梦一脸茫然，“男神，我在说你和欣怡的事，为什么扯到我身上了？你听了一点儿都不介意吗？心胸真是宽广啊……”

“我为什么要吃自己的醋？”顾栖迟轻笑道，“我在她的眼里好过天底下所有男人，她的一颗心都属于我，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

“男神，你在说什么？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沙纯梦觉得今天这两人都不大正常。

陈欣怡再也忍不住，抱着肚子，笑弯了腰：“哈哈哈……纯梦，你真是不负蠢萌之名，栖迟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没听懂吗？他就是那位几年前和我一起接受张医生测试的男患者！”

“骗人！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没听说过，所有的巧合都是早有预谋吗？”沙纯梦坚持己见，死活不肯相信。

陈欣怡一听乐了，对着沙纯梦的手机连声发问：“请问顾栖迟先生，你是不是早在几年前就看上了我，故意借着问诊接近我？却迟迟不敢出手，隐在暗处默默关注

我？”

顾栖迟叹了口气，口吻似是相当无奈：“看来纸终究包不住火，还是被你看透了。”

“打住！”沙纯梦喊了一声，噘起嘴，气鼓鼓地说，“你们两个戏精！我承认我蠢还不行吗？”

沙纯梦罢工回家找老公，陈欣怡把厨房里的事安排妥帖后，得了片刻空闲，想起自己的微博小号“心欣欣心”已经许久没有更新微博了，倒是自己的生活号“心心相栖”每天都会发一些与顾医生的甜蜜小日常上去。

“心心相栖”微博账号的原名是“心心相惜”，陈欣怡与顾栖迟在一起后，才将最后那个“惜”字改成了“栖”。顾栖迟的微博是墨尔本Vsmile牙医诊所牙医的认证号，以前他只发一些关于口腔牙齿保健的内容及牙科手术和正畸之类的专业科普知识。与陈欣怡互粉后，他经常点赞转发陈欣怡的微博，毫不避讳地支持她秀恩爱的行为，砸碎了许多迷妹们的玻璃心。

陈欣怡登上了“心欣欣心”这个账号，发现有许多老粉丝发来私信，都是询问她怎么很久都没有发新微博，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什么事。陈欣怡看了很是感动，能被这些素未谋面的人惦记着，也是一种幸运，不是吗？

她连忙编辑了一条新微博发布，@心欣欣心：你是我的信仰，亦是我的救赎。有你在的地方，就是人间天堂。

新微博刚发布不久，就迎来了许多粉丝的热烈评论。

@仙女李甜甜：之前还在担心太太，原来太太是跑去恋爱啦！恭喜太太，爱您，比

心！

@依琳是欧皇：太太，你终于更博了！盼得我望眼欲穿啊！最喜欢看你发一些矫情（删掉）优美的文字了！太太是终于找到可以依靠的肩膀了吗？！恭喜恭喜！

@带我上王者：太太谈恋爱的同时也别忘了继续更博哦，想看太太写墨尔本购物攻略，下个月我就要和闺密一起到墨尔本自由行，不知道能不能偶遇太太！嘿嘿嘿。

……

陈欣怡没有时间逐条回复，她马上就要继续忙活餐厅里的事，只发了一条感谢大家关心的回复。倒是“迟迟归”的评论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迟迟归：看来你已经相信爱了。

陈欣怡回复了他：是的，谢谢你当初给我的鼓励。

“迟迟归”没有再回复她，她便关了手机，她与“迟迟归”几年加起来都没有几次互动，只不过每一次都令她印象深刻，就好比她还记着一年多以前两人的互动内容。

那应该也是一个相当温柔的人吧……陈欣怡嘴角微扬，很高兴有那么多人能与她分享心中的喜悦。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12 天赐良缘

时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一转眼就到了陈欣怡期待已久的好日子——卸下钢牙套，脱离钢牙妹身份的时刻已经来到！

陈欣怡笑着躺上牙椅，张大嘴等着顾栖迟为她拆除伴随她将近两年的矫治器。

顾栖迟见她眼底里的笑意藏也藏不住，不由得失笑道：“别高兴太早，摘了矫治器，还要戴保持器，第一年二十四个小时都得戴着，除了吃饭时间。”保持器是为了巩固牙颌畸形矫正完成后的效果，来保持牙齿在牙槽骨上新位置稳固定型。

“你就喜欢泼我冷水，保持器我选透明的，看起来总归比现在的一口钢牙美观多了。”她都两年没敢咧嘴大笑，生怕一口钢牙吓着别人，今天总算能与钢牙套说拜拜，心里别提有多兴奋。

顾栖迟将她牙齿上的金属托槽一个个拆除，拆完最后一个，他让她休息片刻，要为她洗牙再做牙齿美白。

陈欣怡没顾上害怕洗牙，上下嘴唇一闭，久违的唇齿相贴，口中没有异物的感觉差点让她激动到哭。天知道她这两年被这副矫治器折磨了多少遍，受尽了皮肉之苦，此刻反倒有些不习惯的错觉，好似嘴里少了点儿什么。习惯真是可怕，就连戴着如此不舒服的钢牙套，都能潜移默化地与她融为一体。

顾栖迟拿来一面镜子，递给她看效果：“怎么样，感觉如何？”

陈欣怡举着镜子来回照了照，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排列的牙齿，只是表面有托

槽粘过的痕迹，看着不太美观，但已经比钢牙时期好了太多。

“两年的苦头没白吃，值了！”她就差站起来拍手欢呼。

顾栖迟屈指刮了刮她的小鼻尖：“得了，等做完冷光美白再臭美。”

一个半小时后，陈欣怡做完了洗牙及美白疗程，喜滋滋地站在洗手台的镜子前，左照右照，心里美得冒泡。一口好牙，果然为颜值加分不少。

助理Aggie很有眼色，见此处没有需要她协助的地方，便退出治疗室，并体贴地为他们关上了门。

顾栖迟摘了口罩和乳胶手套，见陈欣怡转身冲他直笑，咧着嘴，好似恨不得将牙龈都拿出来晒太阳。

“我美吗？”陈欣怡笑得开怀，还不忘给顾栖迟抛了个媚眼。

“美，戴不戴牙套都美。”

“睁眼说瞎话。”

“没听过情人眼里出西施？”

顾栖迟倏地推着她的身子，将她抵在了墙上，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低头就要吻她。

陈欣怡吓了一跳，这突然袭击也太凶猛了，就算她现在一口好牙看起来比过去漂亮不少，他也用不着这么猴急吧！

她吞了吞口水，伸手抵住他的胸口：“你……你冷静点儿……”

顾栖迟勾唇一笑，笑得有些邪气：“你享受完拆了牙套的感觉，也该轮到我了。”每次吻她，都磕着矫治器，他容易吗？

陈欣怡愣了一下，心道还真是委屈他，从未与她尝试过正常人的亲吻。

她闭上眼，摆出任君采撷的态度。顾栖迟牵了牵嘴角，毫不客气地一亲芳泽，再也不用担心被托槽刮伤嘴唇。

半晌后，顾栖迟意犹未尽地松开她，舌头舔了舔唇，赞叹道：“味道不错。”

陈欣怡俏脸一红，娇羞地瞪向他。

“我是说——漱口液。”顾栖迟扑哧一笑，“你该不会自作多情了吧？”

“顾栖迟！”

“别叫那么大声，我听觉没问题。”顾栖迟捏了捏陈欣怡绯红的脸蛋，“你不一直嚷嚷着想咬苹果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拿去吃吧。”

顾栖迟从柜子里拿出清洗干净但没切片的苹果，红彤彤的，模样很是好看。陈欣怡刚想下嘴，就有些担心地将苹果拿开了：“不会把我的牙磕得反弹吧？”

“坚持带保持器，就不会反弹。”

陈欣怡放了心，张嘴咬下一大口果肉，肆意啃咬的畅快感失而复得，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真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两年没有啃较硬的食物，她真怕自己的牙齿功能会退化。

顾栖迟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倏地来了句：“攒够了移民费，牙套也摘

了，再不答应嫁给我，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喀喀喀……”果肉一下子呛到了喉咙里，陈欣怡杏眼圆睁，万万没想到顾栖迟话题转得如此迅速。

他一直对求婚被拒耿耿于怀，时不时地对陈欣怡提一下，让她深刻意识到他有多迫切想娶她为妻。

陈欣怡咳嗽完，嗔怪道：“哪有人在治疗室求婚的？”

“不嫁算了。”顾栖迟故作生气，将后背甩给她。

陈欣怡见状心头一紧，连忙说：“谁说我不嫁了？”

“好，明天去登记。”顾栖迟当即回身，大有一锤定音的意思。

“你……你……这也太……”陈欣怡急得语不成句，哪有说风就是雨的，还怕她跑了不成？

见她小脸涨得通红，顾栖迟终于耐不住笑出了声：“真是好骗，这里注册结婚需要提前预约选定日期，哪能想去就去？”

“你耍我？！”陈欣怡气得想上前咬他。

顾栖迟接住了她扑过来的身子，不躲不闪，任由她一口咬上他的下巴。陈欣怡自是没有下狠心，但也在他线条完美的下巴上留下了一排浅浅的牙印。

她看着自己在顾栖迟下巴上留下的杰作，心里一阵得意，刚想退后几步逃开他的报复，就被他有力的手掌压回了他的怀抱，他低头将唇贴在她的耳畔，低沉迷人的嗓

音随着他的气息一同飘入她耳中：“把你明天的时间空出来。”

陈欣怡一阵脸红心跳，诊疗室外还能听见Aggie与前台姑娘的笑谈声，他们隔着一扇门如此亲密，真有些有恃无恐的意思。

“明天要我去做什么？”

他吻了吻她的耳垂，低声呢喃：“为你庆祝摘下牙套，破茧成蝶。”

顾栖迟的声音似有魔力，诱惑人沉醉其中，不知不觉被他牵引，心甘情愿陷落在他织就的情网之中。

“今晚吃顿饭就够了，不用特别花心思……”陈欣怡觉得顾栖迟总有办法让她如怀春少女般为他着迷，刚才她差点就迷失了自己。

顾栖迟退开了些，撩起她脖颈间散落的发丝，在掌心握了一束，放到鼻下轻嗅，是他送给她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混合着洗发水的香味，沁入鼻腔，让他有种误入玫瑰花田的错觉。

享受的神色出现在得天独厚的俊容上，他嘴角缓缓牵起，声调比方才更具有蛊惑力：“我愿意为你费心思，把你的明天给我，嗯？”

红霞布满陈欣怡的俏脸，就连耳朵尖都染上了薄红，她能清楚地听见自己急速加剧的心跳声。

顾栖迟的嗓音本就格外好听，此刻捧着她的发丝，薄唇轻启的模样，更是声色俱佳。他眉宇间风情无限，她只觉有一簇簇柔软的羽毛在轻拂她的心口，痒痒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克制住这种意乱情迷的感觉。

陈欣怡极力抵制他的诱惑，而再强的自制力在他面前都会溃不成军。她殊死顽抗了几秒钟，就败下阵来，恨不得答应他所有的要求。

“好，给你……”

顾栖迟眼底划过一抹狡黠，吻了吻他手心的发丝，又在她绯红的颊边落下一吻：“乖。”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去哪里？”

“什么都别问，乖乖跟着我走。”顾栖迟又将她的身子拢到怀里，“听话。”

陈欣怡已经放弃了思考的能力，将脸深深地埋入他的胸口，心里是被撑得满满的知足。

“好，我不问。”

翌日早晨，太阳升空，炽烈的阳光已经让墨尔本的气温升到了最高点。陈欣怡与顾栖迟坐入车里，顾栖迟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只黑色真丝眼罩递给她：“戴上，我允许你摘下前，你都不可以偷看。”

陈欣怡想问为什么，却被他一根食指压住了嘴唇：“嘘，不许提问。”

顾栖迟见她嘟起嘴有些不愿意配合，索性亲自为她戴上眼罩，又将她的身子按上椅背，再为她降下椅背，调整到舒适的高度，俯首在她的唇上亲了亲，声音格外温柔：“你可以小睡片刻，到了我叫醒你。”

《Sophia》的乐声在车中响起，循环播放，仿佛将她带回了他们一起乘坐普芬比利蒸汽火车的那天，车窗打开了一半，窗外绿植的清香钻入她的鼻尖，沁人心脾。

或许是被蒙住了双眼，她其他的感官就变得格外灵敏。顾栖迟没再与陈欣怡说话，她兀自沉浸在了回忆中，坐在车窗上依偎的他们、她清唱的歌声、他在她耳边呢喃的情话……一幕幕清晰如昨。

“到了。”

顾栖迟凑到陈欣怡身前为她解开安全带，又将她揽到怀里，才把椅背升上来。

陈欣怡抬手想取下眼罩，却被他按住了手背：“别心急，还没到摘下的时候。一定要乖，绝对不许偷看，答应我。”

他声音里含了一些郑重，陈欣怡没来由就不忍拒绝。她听到打开车门的声音，顾栖迟下了车，之后又传来后备厢开启的声响，过了大约五分钟，顾栖迟才折返回来，打开她这边的车门，握住她的手，又揽住了她的肩膀：“来，靠着我，我扶你下车。”

她靠着他的身子，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双眼看不见前路，但她心中没有半点彷徨，只因握住她手的，是除了父母以外，最能给她安全感的人。

顾栖迟站定，陈欣怡也跟着止步。他走到她的身后，抬手为她摘下眼罩。

双眼堪堪接触到耀眼的阳光，有些炫目，她眯了眯眼睛，适应了片刻，才看清楚眼前的景象。

一旺粉色湖水，宛如被人倒入了少女腮红，骄阳照射下，波光粼粼，泛出艳丽夺目

的娇艳色泽。粉红湖的周围被大片绿植环绕，她相信从高空俯瞰，必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犹如镶嵌在绿洲中的粉红宝石。

三只纯白色模型小帆船由三根麻绳牵引着漂浮在粉红湖上，三根麻绳的另一头绑在树干上。小船随着微风在湖面上轻轻摇曳，三只小船的甲板上都放着同款同色的礼物盒，不透明，看不出内里装着什么惊喜。白色的礼物盒由粉色绸带打包，顶部插着一束Boronia Heterophylla。

犹如日漫里才会出现的梦幻场景，陈欣怡一时间看呆了，站在湖边一动不动，仿佛被人点了穴。

顾栖迟从她的身后抱住她纤细的腰肢，低头在她的耳边轻语：

“我们来玩个游戏，三份礼物，你只能选择一个，选中什么随缘，但选定了就一定要接受，答应吗？”

陈欣怡眨了眨眼，满心惊叹：“这就是传说中的粉红湖吗？好美……大自然果真包罗万象。”过去她只听朋友提起过粉红湖，一直没能亲眼看一看被众多人称赞的梦幻美景，当真亲临观赏，真有一种被浪漫气息包围的感觉。

“你知道粉红湖形成的原理吗？”

“知道。”陈欣怡点头，“因湖水里含有高盐分和藻类盐菌，加之光线照射、高温天气，才能使得湖水颜色产生变化。”

“纯天然，无添加——少女粉。”陈欣怡又补充了一句。

顾栖迟抬手刮了刮她的鼻尖：“答对了，开始选礼物吧。”

陈欣怡走到树干旁：“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庆祝我摘下牙套？似乎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吧？”

“送你礼物还挑三拣四的，快去选。”顾栖迟轻轻推了她一把。

陈欣怡发现三个麻绳结上都绑着一张卡片，分别写着：You melt my heart .I love you so much.You are so loved.她见了扑哧一笑，这不等于已经帮她选好了吗？

陈欣怡解下带有I love you so much的标签麻绳，然后走到湖边，轻轻拽动麻绳，将这一艘模型小帆船往岸边收回。

顾栖迟的唇边不自觉扬起一抹浅笑，漆黑的瞳仁里透出满意。

小船停靠在岸边，陈欣怡蹲下身，取下固定在上面的礼物盒。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尺寸稍小的盒子，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套盒，最后是一个Tiffany的首饰包装盒，标志性的蒂芙尼蓝，她取出小盒再打开，里面是一只黑丝绒首饰盒。她的手顿了一下，没有继续打开。

顾栖迟眉心轻蹙：“怎么不打开？”

他从她的手里接过首饰盒，为她打开，内里嵌着一枚耀眼夺目的钻戒。在陈欣怡看得愣神前，他突然单膝下跪，牵起她的手，望着她的眼中盛满柔情，语气也是十足的真心实意：“说好的，选定一个礼物就必须接受。虽然我已经对你说了许多次‘嫁给我’，但这一次，请你不要再拒绝。给我一个全新的身份标签，我想对你行使更多的权利。漫漫余生，哪怕多一天是陈欣怡的丈夫，于我而言，都是上帝给予的恩惠。让我为你戴上戒指，可以吗？”

顾栖迟身量很高，平时陈欣怡总是仰视他，如现在这般以俯视的角度望着他，次数屈指可数，更莫说他此刻的神情里糅合了郑重、诚恳、深情……

陈欣怡想，这样的顾栖迟约莫可以打动全天下的女人，这样优秀的男人一次次向她求婚，她何其有幸，在生命的长河里遇见了他。

陈欣怡眼眶发酸，为掩盖自己被感动到有些狼狈的表情，她没有立刻答应他。

“我想知道另外两个礼物盒里装着什么。如果我没有选中钻戒，你今天就不求婚了吗？”

顾栖迟无奈地叹了口气，用上了些许撒娇的语气：“快答应我，那么多路人看着，我不要脸的？你的问题，等我为你戴上戒指，再给你解答。”

陈欣怡扫了一圈四周，确实有不少前来参观粉红湖的游客在看着他们，都是一脸兴致盎然的表情，好似他们比粉红湖还要好看。

陈欣怡嘁了嘁嘴：“行吧，我勉强答应了。以后好好表现，不然我就休了你！”

顾栖迟闻言二话不说就将钻戒顺着她的指尖套上了她左手的无名指，不等她反应过来，他就已经起身，揽住她的腰肢，用力将她的身子压向自己，一下子吻住了她的唇。

这个吻来得猝不及防，陈欣怡毫无准备之下都忘了闭上眼睛，傻呆呆地瞪着眼睛，耳边爆发出围观群众热烈的鼓掌欢呼声。虽然很多洋人听不懂顾栖迟和陈欣怡在说什么，但他们看得懂，都为有幸见证这一幸福时刻而感到高兴。

绵长柔情的吻告一段落，顾栖迟松开一脸绯红的陈欣怡，调笑道：“戴上戒指太兴

奋，怎么接吻都忘了？”

陈欣怡双手捂脸：“说什么呢？那么多人看着，你也不害臊。”

她转身去树干旁，解开另外两根麻绳，到湖边将两艘小船拉回岸边，逐一打开查看。

一个盒子里装着Cartier Love手镯，内侧刻有他们两人的姓名拼音首字母缩写，以及他们的恋爱纪念日日期。另一个盒子里装着BVLGARI DIVAS'DREAM系列的项链与耳环，珍珠母贝及钻石镶嵌，小扇子形状，别致而优雅。

顾栖迟走到她的身后，拿过项链，将她的头发捋到一边，为她戴上项链和耳环，又取了手镯扣上她的手腕。

他走回陈欣怡的面前，细细端详，露出满意的笑容：“和我想象中的一样，你非常适合白色，很美。”

陈欣怡一下子收到那么多贵重的礼物，有些不知所措：“你做什么乱花钱，这些太贵重了，我……”

“结婚后是夫妻共同财产，我的就是你的。以后你花我的钱，就是天经地义。”

“你还没回答我呢！如果我没选中戒指，你打算怎么办？”陈欣怡较真起来，“你刚才不是说只能选一个礼物吗？为什么现在都给我戴上了？”

顾栖迟捏了捏她的鼻尖：“小傻瓜，我精心准备的求婚，岂容你搞破坏？我说你只能选一个，没说我不能送你其他两个。今天无论你选了什么，这些最终都会戴在你的身上。只不过……你还是选中了，我很开心。”

陈欣怡抿唇一笑：“你这不是耍无赖吗，强买强卖的勾当。三句话里，我当然最喜欢I love you so much！选中这个的可能性本来就是最高的。”

顾栖迟扬了扬眉：“也对，我本来就想要万无一失。”

灿烂艳阳洒在粉红湖上，湖面漾着点点粉金光芒，站在岸边的顾栖迟好似日漫里走出来的男神，与如梦似幻的背景融合在了一起。陈欣怡注视着这样美好的他，嘴角缓缓上扬，心里美得冒泡，只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她扑到他的怀里，双臂缠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在他的耳畔呢喃：“顾栖迟，你才是世间最珍贵的礼物，而你现在……属于我。”

陈欣怡在他的侧脸上印下一吻，笑嘻嘻地说：“盖了戳，所属权归我，终生不得收回。”

这一天，顾栖迟牵着陈欣怡戴有钻戒的手，陪她漫步在粉红湖畔。他说，契合的伴侣犹如完美咬合的上下牙，彼此相依，天作之合。他们便是如此。

陈欣怡在“心心相栖”的微博上发了她戴着钻戒的手照，感恩上天赐予她Mr.Right，紧接着又去小号“心欣欣心”上发了一遍，希望小号上的粉丝也能分享她的幸福快乐。

@心欣欣心：感恩余生有你相伴，我的Mr.Right。当我们迈入暮年，我会对那时候的你说，此生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嫁给你。

这条带图微博一发布就引来许多粉丝的热烈反响。

@依琳是欧皇：啊啊啊！这波狗粮我吞了！提前祝福太太新婚快乐！

@李甜甜是仙女：猝不及防，太太要嫁人了！为什么我的内心有一种“老怀宽慰”的感觉？而且看着这条微博，我露出了姨母笑……Anyway，太太要狠狠幸福啊！

@猫本农药王者：撒花，鼓掌！替女神高兴！结了婚可别忘了我们这些铁粉，还是要常常回来更博哟，爱您，比心。

……

顾栖迟看了眼窝在沙发上捧着手机、笑得有牙没眼的女人，心中突然涌现出啼笑皆非的感觉，兜兜转转原来是你……

陈欣怡发现“迟迟归”给她发了评论，点开一看，她当即傻眼了，愣怔了半晌都回不过神。

“迟迟归”只字未留，只是发了一个图片评论。但这张图中的信息量太大，实在太过劲爆。

图片上是一对戴着情侣对戒男女交握的手，而很巧的是，她右手上戴着的情侣女戒和照片上的是同款，而且图片上那个女人的手怎么看怎么像是她的……

陈欣怡盯着手机屏幕发愣，久久缓不过神来。谁来告诉她，“迟迟归”到底是何许人也？

顾栖迟看着受到惊吓而发呆的她，扑哧笑了一声：“一直忘了告诉你，‘心欣欣心’就是我关注了很多年的女博主。”

“你……你再说一遍。”陈欣怡满脸的不可置信。

“不用怀疑，我就是‘迟迟归’本尊。”

陈欣怡颤抖着手指，指向他：“你……你有小号？”

“你不也有吗？”

“我去！天底下所有巧合的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吗？”陈欣怡腾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从心理医生到微博互动，偏偏都是你。这概率得有多微小？”

顾栖迟耸了耸肩：“其实有些巧合是人为创造的。”

陈欣怡听出了猫腻，蹿到他的跟前，威胁道：“说！你在背地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顾栖迟也没打算隐瞒陈欣怡，当时看见“心欣欣心”在微博上发了几个门牌号码，让粉丝们帮她做出选择。按照以往的情形，“心欣欣心”都会选择距离公寓较近的几处地方。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牌号就是他的Vsmile牙医诊所所在地，出于对博主的好奇心，他去某宝花了点小钱，找人刷了点赞数据，让Vsmile的门牌号脱颖而出，成为她的最终选择。

只是，他一直没将陈欣怡与这位女博主对上号，陈欣怡在现实中的性格与微博上的风格有所差异，以至于他一直将信将疑，又没有确凿证据。而他之所以从未直接找陈欣怡问清楚，就是怕结果并非如他猜测的那样，反而会导致陈欣怡吃干醋，他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我的天！原来你是这样的顾栖迟！”陈欣怡瞪大了杏眼，表情十足夸张，“你竟然为了见女博主耍手段，好啊你，是不是早就对我起了贼心，还假正经了那么久？”

“我不知道你就是‘心欣欣心’，之前以为博主最终没有去Vsmile。还有，天地良

心，我只是出于好奇，想看一看真人，对博主没有非分之想，那时候我根本是恋爱绝缘体。”

陈欣怡盯着他看了许久，最后笑逐颜开：“不管怎么说，得知你就是一直与我互动、在关键时刻给我鼓励、想法很有见地的‘迟迟归’，我还是相当高兴的。只是没想到，我当年原来是吃了自己的醋啊！”她可记得清清楚楚，顾栖迟说他关注了一个女博主四年多，很喜欢看对方发的微博，她当时心里的那股子醋味很久才消散。

他牵起她的手，眉眼间皆是深情：“这件事恰好说明，只要是你，都对我拥有足够的吸引力，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世界。”

沙纯梦看到“心心相栖”的新微博，立马打了电话过来：“陈欣怡！你好没良心！答应了男神求婚，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果然是塑料姐妹花吗？”

陈欣怡抹了把额头不存在的虚汗，嘿嘿笑道：“哪能啊？我这不是怕刺激到你吗？‘男神另娶他人，新娘不是我’这种人间惨剧，你还是不要那么早知道为好。”

陈欣怡只听手机那头安静了一下，接着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干号声：“老公，嘤嘤嘤……陈欣怡她欺负我！我不活了我！”

陈欣怡闻声扑哧一笑，逗弄沙纯梦总是乐趣无限。

“老公，陈欣怡她没心没肺，欺负完我，她还在笑！她和顾医生结婚的红包我们就包一澳元，不能再多了！”

陈欣怡用小指掏了掏耳朵，有些受不了沙纯梦的魔音：“好啦，别闹，我偷拍一张

你男神的裸……”

沙纯梦果真消停了，削尖了耳朵静候下文，而坐在一边的顾栖迟递给陈欣怡一个凉飕飕的眼神，她一个激灵，呵呵笑着继续说：“裸背照，发给你。”

沙纯梦大失所望：“没劲！一起去海滩玩，我早看够了。打个商量，换个位置呗。”

陈欣怡想了想，说：“大长腿？”

沙纯梦捏着羞涩的嗓音，轻轻说：“再往上一点。”陈欣怡嘴角一抽：“滚犊子！一根腿毛都不赏你！”

“心心相栖”的微博冯毅晨也有关注，他自然得知了顾栖迟求婚成功的消息。一个星期后，他约了陈欣怡见面，陈欣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将他邀约的事告诉了顾栖迟。顾栖迟这一次倒是格外大气，非但允许她单独会见冯毅晨，还说给予她百分百的信任。

两人约了一起吃brunch，陈欣怡抵达时，冯毅晨早早就等候在了餐厅里。

见到独自前来的陈欣怡，他抬头打趣道：“怎么，顾栖迟放心你和我单独见面？他倒是很自信啊！”

听着冯毅晨酸溜溜的语气，陈欣怡蹙起了眉。

冯毅晨起身为她拉开椅子，邀请她入座：“他不来也好，我本来就希望与你单独相处。”

“冯毅晨……”

冯毅晨连忙打断她：“喂喂，今天可别说扫兴话，我知道你马上要结婚了，自然不会妄想还能追回你。不要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只是想亲手送一份贺礼给你。”

他从身旁的椅子上拿起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捧到了陈欣怡的面前：“原来是想吃完再给你的，不过也没差啦，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陈欣怡依言打开了盒盖，一袭纯白如雪的婚纱映入眼帘，高档的面料及精良的工艺都彰显出其价格不菲。

“Vera Wang的婚纱，我记得是你最喜欢的。”冯毅晨勾唇笑了笑，笑容里满含无奈，“我是想，既然娶不到你，至少让你穿上我送的婚纱出嫁，权当是我送给你的祝福吧。”

陈欣怡做梦都没想到冯毅晨会送她婚纱，穿上前男友送的婚纱出嫁，这种事怎么想都感觉怪异，顾栖迟多半会不高兴。

她将礼盒推了回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是不能收，还是不敢收？”冯毅晨挑眉，语气有些咄咄逼人，“顾栖迟如果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婚后你还能指望他包容你的缺点、放纵你的任性？”

陈欣怡被他逼到死角，顿时哑口无言。

“我是真心实意地祝福你，想最后为你做点事。你的人和心都给了他，还需要计较一件婚纱吗？”冯毅晨垂下双眸，收敛起了迫人的语气，“我不确定你的婚礼是否会邀请我参加，但我确信我不会去，这件婚纱就是我全部的心意。我送出去的东西绝对不会收回，如果你坚决不要，就等我离开后扔了吧。”

冯毅晨起身，从钱夹里拿出四张五十澳元搁在餐桌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等你吃完再送你，现在想必你也不乐意我再坐对面倒你胃口。先走了，你慢慢吃，不急，喜欢什么就点什么。”

话音刚落，他抬腿就走，陈欣怡连忙起身喊住他：“冯毅晨，你把婚纱和钱都拿走，我不能收。”

冯毅晨充耳不闻，反而加快了离开的脚步。陈欣怡气得跺了跺脚，喊来服务生结账，还好她还没有点单，她就为冯毅晨点的那份结了账，匆忙抱起婚纱礼盒，顾不上踩着高跟鞋，铆足劲跑出餐厅，去追赶冯毅晨。

幸好停车场在马路对面，冯毅晨被路口的红灯阻碍住了前进的脚步，陈欣怡气喘吁吁地追上他，将剩下的钱塞到他手里，又想把礼盒一起塞过去。他侧身一让，礼盒滑落在地，雪白的婚纱裙摆在地面上撒开，陈欣怡与他俱是一愣。

她连忙蹲下身将婚纱抱起，心疼地拍了拍沾到灰尘的面料。

冯毅晨见她如此珍惜，顿觉放心：“你不想糟蹋这么好的婚纱就收下，硬塞给我，我大不了当着你的面将婚纱扔到垃圾桶里。”

“冯毅晨，你不要耍无赖！”陈欣怡有些着急。

“拿回去试试顾栖迟对你有多包容，就当我帮你把关了。只收了戒指，还没登记注册，你还有机会反悔。”

“无论如何我都要嫁给他，我和他之间不需要这样的试探。”

陈欣怡把这句话说得有多坚定，听在冯毅晨的耳朵里就有多刺耳。他落寞地苦笑起

来：“你还真是掏心掏肺地爱他，我输得真够彻底的……记住，不要让我看见你被他惹哭。”

冯毅晨独自穿过马路，此刻艳阳当空，每一寸大地都受到了阳光的眷顾，唯有他离开的背影笼罩在沉沉阴影里，看起来既孤寂又悲伤。

陈欣怡捧着婚纱礼盒，望着他的背影怔怔出神，直到他抵达了公路对面，红灯再次亮起，她才反应过来，却已经来不及再追赶。

她最终还是将婚纱带回了家里，见到顾栖迟后，她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婚纱的由来，没承想顾栖迟的表情起初有些微妙，而后他却爽快地说：“就按照冯毅晨的期望办吧。反正婚礼当天不止一件婚纱，他愿意出一份力，不如成全他。”

陈欣怡有些吃惊：“你真的不介意？”新娘穿着前男友送的婚纱嫁给现任，怎么想都有点怪吧？

“你都要嫁给我了，人和心都是我的，我还需要介意一件婚纱吗？而且……他想最后再做一场美梦，我没那么残忍，成全他的度量还是有的。”

“美梦？”陈欣怡一脸茫然地看着顾栖迟。

他笑了，拍了拍她的头：“这都想不明白？你还真是不懂男人。”

“什么意思？”

“男人只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买婚纱。如果你穿上他送的婚纱步入礼堂，就好像你嫁给了他。所以，他不来参加你的婚礼，真正的原因是不想让这场美梦破碎。”这就是为什么顾栖迟起初的表情有些微妙，他没想到冯毅晨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性格，

用这样有些可笑的方法为自己圆梦。不过，他并不会嘲笑冯毅晨，因为他的欣欣足够好，值得男人为她神魂颠倒。

陈欣怡仔细想了想顾栖迟分析的话，心里颇为认同，一时间有些感慨。过去的冯毅晨在她的印象里对感情有些淡漠，从不是一个会为情所困的男人，他的精力几乎都用在了事业上，现在的他，反而让她觉得有些陌生。

她摸了摸做工精美、板型剪裁一流的婚纱，叹了口气，既然顾栖迟都同意了，这样好看的婚纱如果没有展示的机会，实在有些可惜，她也不再坚持。

顾栖迟将陈欣怡答应他求婚的喜讯致电告诉了顾建辉，陈欣怡也将好消息传递给了自己的父母。顾建辉总算如愿以偿，与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商量着一起回国见一见陈欣怡的父母，双方聚在一起也好商量一下婚礼事宜。但就在众人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时，顾栖迟的Vsmile牙医诊所里突发了一起“医疗事故”，不仅将喜悦的氛围破坏殆尽，就连他们回国探亲的计划也因此延后，诊所内的人员结构更是分崩离析。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13 同甘共苦

所谓的“医疗事故”只是患者单方面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位患者拔完阻生智齿后，导致下唇麻痹。但在诊所术前须知里已经告知拔牙手术存在这样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如果患者不幸“中奖”，牙医及诊所不用承担责任。在这张术前同意书上，这位患者签了字，就表示认可了这样的风险，仍然坚持接受治疗。

为这名患者诊治的是Vsmile诊所里的一位洋人牙医，他的从医经验算得上丰富，这次只能算运气不好，在他的手下发生了小概率事件。术前他已经尽职地告知患者其中一颗牙齿非常靠近神经，存在这样的风险。

术后风险发生，患者不依不饶地闹到Vsmile，差点就要对为他拔除智齿的牙医大打出手。顾栖迟作为牙医诊所的老板，自然不能作壁上观。他耐心地为火冒三丈的患者解释，麻痹的发生概率很小，大部分情况的麻痹都是暂时性的，过段时间就能逐渐恢复知觉。但永久性麻痹的情况确实也存在，他并不能向患者打包票绝对能恢复如常。结果他的劝慰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医闹”患者情绪激动，在Vsmile发泄了半天，之后竟找到电视台记者说要曝光Vsmile牙医诊所是黑诊所，里面的牙医技术不过关，导致自己面瘫。

此次事件将顾栖迟弄得焦头烂额，一时间根本腾不出心力与陈欣怡计划回国事宜。陈欣怡眼看Vsmile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也替顾栖迟焦急：“所有手术都存在风险，在术前患者已经签署了手术同意书，他在了解这些风险的前提下接受手术，现在怎么能将责任都推在牙医头上？”何况这位患者是下嘴唇麻痹，他竟然夸大其词对记者说成是面瘫！陈欣怡越想越气，这个记者大概近来也是没有好新闻可报道，

竟真的将Vsmile推向了风口浪尖，引起了墨尔本市民的关注，纷纷疑心Vsmile牙医诊所的医生技术有问题。

大部分人都是人云亦云，根本不会花时间去了解清楚实情再做评判。特别是医疗问题，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民众都会避之不及，绝不会去冒一丁点儿风险。Vsmile诊所原本的口碑很不错，却因为这次事件大打折扣，除了一些老患者依旧如故，半新不旧的患者都纷纷找了其他牙医诊所就诊，更莫说那些潜在的新患者，诊所生意一落千丈。涉事的牙医已经请辞离开Vsmile，然而他的离开并未能平息这场风波。

“不讲理的人多了去了，那人明知Vsmile没有义务承担责任，还要将事情闹大，无非就是想讹我们一笔钱，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顾栖迟眼底一片青黑，自事情发生以来，他连续几天都没睡好。Vsmile是他的心血，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事业，就犹如他亲自养大的孩子，有人在他的孩子身上拼命抹黑，叫他如何能够忍受？

陈欣怡捏紧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客厅里的茶几，满脸怒气：“明天他要是还敢带人来Vsmile门口举横幅闹事，我就报警，说他影响我们诊所正常营业！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警察不会管的，他一没打人，二没堵门，患者还能正常走进大门接受治疗。这种程度，有什么理由逮捕他？”

“损害名誉？总有一条法律能制裁他吧？”

“没有指名道姓，而且他一直都以受害者自居，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同情，我们没有胜算。”

陈欣怡打开电脑，看到Facebook和Twitter上议论Vsmile的舆论呈现一面倒的形

势，纷纷批判诊所医生医术不佳。她拼命回复这些评论，为顾栖迟的诊所澄清。哪怕她的力量很有限，她也不愿意放任那些人歪曲事实，编排顾栖迟的Vsmile。

她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三个小时，时至深夜都不肯入睡，十指不停地敲击键盘，像是打了鸡血一般，不知疲倦。顾栖迟虽然同样心烦得没有睡意，但他更心疼这样的陈欣怡。

他劝阻了几次，都劝不住她，只得强硬地将她抱离电脑："不许再打字了，跟我一起去睡觉！"

"我睡不着，看着这些抹黑Vsmile的舆论，我心里窝火，哪怕能够多让一个人了解实情，我都愿意继续打字！"陈欣怡在顾栖迟的怀里挣扎，只有这么做，她的心里才能好过一些。这件事中她根本帮不上忙，一直都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她只怪自己没用，恨不能生出成千上万只手来，帮顾栖迟逐一澄清。

"真的够了，欣欣，Vsmile出事我还承受得住，如果你有事，我才真的无法承受。"顾栖迟抬手抚了抚她的脸颊，眼中有心疼亦有感动。虽然陈欣怡为他做的事看起来有些傻，但她努力的样子触到了他的心坎儿，世上还有几个人能为了他急成这般模样？

看着他眼底的青黑，陈欣怡心尖刺痛："好，我们一起去睡，天大的事，睡饱了再想。"

两人一起躺在大床上，辗转难眠，陈欣怡知道顾栖迟在装睡，她配合他也假装熟睡，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呼吸平稳绵长。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身边的人终于动了动，唇边溢出一声低低的叹息。

陈欣怡心尖一跳，顾栖迟已经失眠好几天了，每天都处在睡眠严重不足的状态，再这么下去，Vsmile没倒闭，他自己就要先倒下了。

陈欣怡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出了声：“栖迟，睡不着吗？”

顾栖迟怔了怔，抱歉地说：“我吵醒你了？”

“没有，我也没睡着。”陈欣怡坐起身，打开床头灯，披上外衣，穿上家居鞋下了床，“我去热两杯牛奶，可以助眠。”

两分钟后，陈欣怡两手拿着两杯热牛奶走到顾栖迟的床边，将右手上的那杯递给了他：“全部喝完，一滴都不许剩下。”

顾栖迟无奈地坐起身，靠在床上，伸手接过牛奶：“遵命，老婆大人。”

“谁是你老婆？我还没嫁给你呢。”

“好吧，准老婆大人。”

陈欣怡亲眼看着顾栖迟将一整杯热牛奶喝完，才暗暗舒了口气，心道：栖迟，对不起，我只能用这样的方法让你睡觉，你别怪我。希望今晚你能睡得踏实，做一个好梦。

顾栖迟喝完牛奶躺下没多久就感觉眼皮沉重，浓浓的困意向他袭来。原本这些天身体就累极了，因为思虑过度而丧失睡意，这会儿挡也挡不住的倦意袭来，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

陈欣怡确认顾栖迟睡熟后，才起身去厨房里洗杯子，洗完杯子，她将刚才使用过的助眠药放回医药箱里。

顾栖迟是睡熟了，她却异常清醒，丝毫没有睡意。

……

Vsmile出了事，沙纯梦倒是变得比以前给力许多，大包大揽将管理心意点心坊的事务接手了大半，还厚脸皮地同陈欣怡开玩笑：“为了让你去陪伴男神渡过难关，我可是铆足了劲！你得让男神记得我的好，微博、票圈多发发福利自拍照，雅俗共赏。”

陈欣怡腾出空来，就陪在顾栖迟身边。由于事态一直没有好转，诊所内其他的牙医见情势持续低迷，就纷纷向顾栖迟致歉，表示想跳槽离开。这事也不怪他们无情，诊所里每一位牙医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患者消费金额的提成，诊所客源变少，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直线下降。谁都需要养家糊口，长此以往肯定留不住人。

再说，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想被拖累名声。

顾栖迟没有做任何挽留，就放他们离开了。陈欣怡明白，一个牙医诊所如果只剩下顾栖迟一位牙医当光杆司令，这间诊所距离关门倒闭也就不远了，就算不歇业，那也会沦为小诊所一流，再也难以吸引到中高端患者群。

顾栖迟面对这样的困境，嘴上什么都没说，但陈欣怡知道，他心里的难受在与日俱增。

前台的姑娘以及牙医助理都是拿固定工资的，对她们来说只要工资照常发放，就没有理由离开。只是偌大的一间诊所，只剩下顾栖迟一位牙医，哪里还需要那么多牙医助理，他只能将多余的牙医助理一一遣散，每个人都领到了一笔丰厚的遣散费。

往日欣欣向荣的Vsmile，如今只剩下一位前台小姐Lucia、一位牙医Alex以及牙医

助理Aggie。空闲的诊疗室摆在那里，显得既滑稽可笑又凄凉冷清。

顾栖迟依旧如往日般忙碌，他的接诊患者都是一些之前的老患者，她们认准了他的医术和……颜值，对他忠心得很。以前陈欣怡对此还有些介意，现在她反倒觉得有些庆幸。如果连顾栖迟都没有患者上门，那么Vsmile就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日，陈欣怡找到墨尔本华人青年会会长，他是报社老板，做的报刊专门供华人免费领阅，主要盈利点就是各路广告投放。他做的报刊在墨尔本华人圈很有影响力，方便华人找工作、找住房，甚至还有购物打折信息等等，对于一些英语不佳的华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采集渠道。

会长也是年轻有为的男青年，三十岁出头就靠自己在墨尔本闯出了一片天地。

陈欣怡被会长邀请到他的个人办公室谈话，她一坐下也不跟他客气，开门见山道：“会长，你应该也听说栖迟的事了。现在他的状况不太好，我想请你帮个忙。”

会长给陈欣怡倒了一杯咖啡放到她面前，叹了口气，颇为无奈地道：“不是我装聋作哑不主动提供帮助，我上周就打电话问了栖迟，他让我不要插手。我和栖迟也认识很多年了，他遭到飞来横祸，我肯定想帮他一把……可是他的自尊心实在太强……”

陈欣怡并不知晓会长已经向顾栖迟递出橄榄枝的事，否则她一定不会任由顾栖迟拒绝。现在的境况，哪怕多一分助力都有可能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会长，栖迟那边我会解决。我想恳请你在报刊上为Vsmile澄清，并非因所内牙医经验不足，也不是栖迟管理不佳。我希望再科普一下关于拔智齿方面存在不可控的

医疗风险，让大家对这件事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好，这个没问题，我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但愿能帮到栖迟。”

会长答应的澄清报道一经发布，果然起到了一定效果。毕竟顾医生在华人圈里的口碑一直很好，大家看了科普知识，也都愿意相信这起事件并非“医疗事故”。

而最应该感到高兴的顾栖迟却在看了报刊后脸色阴晴不定：“这是你去拜托会长做的吧？”

“没错，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阻拦。是我去求的他，你不必觉得伤面子。如果你不高兴我背着你做事，心里有火气，可以冲我发，也算是我该受的。”

Aggie还在他们身边收拾上一位患者遗留下来的漱口液，她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却也知道不是多愉快的事，最近顾栖迟麻烦缠身，Vsmile再也不复之前的繁荣景象，就连她的心里都觉得十分难过。

顾栖迟捏了捏眉心，愁容不展：“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很可怜，我不需要同情，更不想自己的女人放下身段四处求人。欣欣，你不懂我吗？”

“只要能帮到你，我不在乎面子。你忘了我的心意点心坊当初被人砸了店，你和纯梦是怎么帮我的吗？人活一世，总会遇到需要援助的困难，不光是你，会长也一样。今天他帮你，来日指不定就是你帮他，人情欠着，总不会一辈子没有偿还的机会。” 陈欣怡握住顾栖迟的手，字字恳切，“我们如果没机会偿还会长，那就教育我们的孩子去报答会长的孩子，子子孙孙繁衍不息，你到底在怕什么？”

“他能帮到的非常有限，他的报刊并非墨尔本的主流媒体。把他拖下水，我这边还是收效甚微，实在没有必要。” 顾栖迟内心仍旧抗拒这么做，从小到大，除了母亲

病危那会儿他去求过医生，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求过人。

“我们慢慢来，先在华人圈里澄清此事，我就不信那个患者有本事一直和我们耗下去。等他放弃，事件就能渐渐平息，实在不行，大不了我们就重新选址，把诊所开到其他地段去。”

顾栖迟看着她眼底透露出的坚定，心中盈满了愧疚，原本此时他应该带着她和父亲一起回上海，去见她的爸爸妈妈，商议结婚事宜，如今全部耽搁，她非但没有丝毫抱怨，还为了他的事忙前忙后，甚至放下了自己的生意，一颗心都挂在了他的身上。

他伸手将陈欣怡抱入怀里：“抱歉，我原本想给你更好的生活，为你遮风挡雨，让你无忧无虑，结果我非但没能做到，还让你因为我的事劳心伤神。你会后悔答应嫁给我吗？”

陈欣怡眼底漫上水汽，喉咙哽咽：“说什么胡话，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吗？夫妻本就是相互扶持着过日子，哪有男方一味单方面付出的？你再问我一百次，我都会给你一样的答案。顾栖迟，我不会后悔答应嫁你，你也别想因为现在的困境把我退货。我可是很难缠的，你甩不掉我！”

他确实不想拖累陈欣怡，可他也没有那么高尚，他舍不得陈欣怡，舍不得离开他的“解药”。他都不敢想象如果离开她，他的生活会变得多糟糕，他是不是又会变回以前那个没有眼泪、将所有人拒之门外的孤独之人？

“我以后可能没有你收入高，你该嫌弃我了吧？”如今陈欣怡的心意点心坊的生意蒸蒸日上，收入颇丰，他的牙医诊所的状况却一路下滑。

“谁规定老公一定要比老婆收入高了？别说你的收入比我低我不嫌弃，就算你零收入，我都愿意养你。顾栖迟，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你分明是靠颜值就能吃饭的人，为什么觉得自己需要拼才华？比起你的能力，我更喜欢你的皮囊，你去问问纯梦，她一定也这么想。”陈欣怡故意用轻快的语气揶揄顾栖迟，希望能帮他放松紧绷的心情。

顾栖迟闻言，心中既感动又觉得有些好笑，他终于放松了面部肌肉，扶着陈欣怡的肩膀，抬手轻笑着刮了刮她的鼻尖：“皮一下很开心？”

“自然开心，你不开心吗？”

他长叹一声：“有你在，我总不至于太不开心。”

陈欣怡拧了一把他手臂上的肉，不满地道：“哼，你应该说——有你在，我总是开心的。”

顾栖迟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好，我说错了。有你在，我很开心。”

两人相视一笑，原本凝重的气氛逐渐被温馨取代，就连站在一边旁观的Aggie都牵起嘴角露出浅笑，她听不懂，但她感受得到。只要有Sophia在Boss身边，Boss就一定能渡过难关，重振旗鼓。

原本顾栖迟和陈欣怡是打算一直将Vsmile的现状瞒着顾建辉的，毕竟顾建辉年纪大了，他们不想他跟着一起伤神。但顾建辉在墨尔本有旧友，这件事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传到了顾建辉的耳朵里。顾建辉得知此事，毫不迟疑，将自己的西餐厅交托给了朋友，就买了机票直飞墨尔本，想帮一把儿子。

顾建辉没告诉陈欣怡和顾栖迟，自己下了飞机后，直接赶到了Vsmile。陈欣怡恰好

在诊所内，见到顾建辉时吃了一惊：“叔叔您怎么来了？您要来墨尔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好去机场接您啊……”

陈欣怡心里有些慌乱，她已经猜到了顾建辉的来意，她回头看了眼顾栖迟紧闭着房门的诊疗室，又说：“栖迟在为患者诊治，叔叔您先坐，等一等他，大约二十分钟就好。”

顾建辉放下行李，就拍了拍陈欣怡的肩：“欣怡啊，这些天辛苦你了。我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有多倔，发生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根本不肯求人。”

知子莫若父，顾建辉说得一点儿也没错。陈欣怡为他倒了一杯水，笑道：“不辛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都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也都是栖迟陪着我、帮助我，我们不分彼此的。”

顾建辉欣慰地点了点头：“好好，患难见真情，栖迟选对了人。我知道自己一把老骨头，过来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来看看，实在放心不下，你说是不是？”

陈欣怡连声应是。

顾栖迟走出诊疗室，看见突然到来的父亲，怔了怔：“爸爸，您怎么……”话说到一半，他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不由得闭了嘴。

看着儿子清减了一些的身材，以及略微憔悴的面容，顾建辉一阵心疼，又不敢表现出来，只得勉强笑道：“遇到困境的时候最需要家人陪伴在身边，哪怕不能帮到你什么，给你一点儿精神上的鼓励也是好的，你可别赶爸爸回去。”

“爸爸，您说哪里的话，我怎么会赶您走？只是……我真的没事，您不用担心我。”

顾建辉握住他的肩膀，稍稍用力，像是在传递给他力量一般：“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在墨尔本混不下去，就带着欣怡一起到爸爸那儿去，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你有技术傍身，还怕吃不了这碗饭吗？”

顾栖迟点头：“爸您说得对，我不怕。”有爸爸和陈欣怡陪在他身边，再大的困难都不能将他击败。

冯毅晨早就得知了Vsmile发生的事，他观望了好几天，见状况一直未能好转，就忍不住联系了陈欣怡。

他倒是没有约陈欣怡出来见面，只是打了一通电话给她。

“欣怡，我知道选在这种时候说这些话不太厚道，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你还没与顾栖迟登记结婚，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他目前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好你，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

陈欣怡没有让他说完，直接打断道：“不愿意。如果我在栖迟落难的时候离开他，你真的敢接受这样的女人吗？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你想要这样的恋人？何况栖迟就算身无分文，他在我眼里依旧是最好的男人。冯毅晨，这些话我只当没听你说过，再有下次，我就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了。”

冯毅晨自嘲地笑了笑：“果然如此，不出所料又被你拒绝了。我虽然早已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但还是不死心，总想试一试……既然你心意已决，我再也不会提这事。Vsmile有哪里我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尽管说，我不为了他，只为了让你过上更稳定的生活，我也想出点力。”

“谢谢，你真心想帮忙的话，就多推荐一些患者来Vsmile吧。”

“好。”

陈欣怡刚想挂断电话，冯毅晨略显急切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欣怡，你……”

陈欣怡没挂断，但也没说话，等着冯毅晨把话说完。

“你不要太苦了自己，要努力让自己幸福。”

冯毅晨飞快地说完这句话，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就挂断了电话。

陈欣怡举着手机，有一瞬间的失神，或许真应了那句“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过去的冯毅晨从未那么在乎过她的感受。

……

那名闹事患者天天赖在Vsmile大门口时，陈欣怡也没有懈怠，就像观察猎物般观察着他。

这日顾建辉刚在家里煮好了午餐给他们送到诊所，就见陈欣怡走出Vsmile大门，冲着闹事患者直直地走了过去。

顾建辉吃了一惊，生怕陈欣怡一时冲动，做出傻事，刚想喊住陈欣怡，就见玻璃移门保持着打开的状态，后面的Aggie躲在沙发后，探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将手机摄像头对准陈欣怡。

顾建辉眉头一皱，心想事情不简单，又感觉陈欣怡不是冲动的人，应当是有什么谋划，他还是静观其变比较好。结果顾爸爸就此停住脚步，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合格的路人甲。

只见陈欣怡冲上去，飞快地抬手，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揪住闹事患者的下唇，用力一拧。闹事患者当即痛得嗷嗷直叫，连忙推开陈欣怡，破口大骂了许多粗鲁的脏话。

周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陈欣怡一点儿不怕事大，倒是希望围观的人更多点儿。

顾建辉见到陈欣怡刚才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差点将手里提着的饭盒都给甩在地上。他万万没想到平时看着文静乖巧的陈欣怡，还能有这么火暴厉害的一面。

陈欣怡双手叉腰，仰头哼道："这不是有知觉吗？还知道喊痛，哪里麻痹了？还有脸继续跑过来耀武扬威？怎么，不讹诈成功誓不罢休？真把我们Vsmile的人都当成傻子了？"

闹事患者见大事不妙，又气又心虚，他之前确实是下嘴唇麻痹，不过这几天已经渐渐恢复知觉，只是他闹都闹了，总不能白费力气，非要为自己捞到一点好处才行。见陈欣怡格外强势，他硬着头皮顾左右而言他："就你刚才的行为，足够我告你人身攻击！"

陈欣怡一点儿不慌，依旧盛气凌人："哦？行啊，你告啊！警察会带你去验伤，刚好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嘴唇是否知觉灵敏。然后，我们Vsmile是不是也可以告你欺诈、诽谤、损毁名誉罪？我倒要看看，届时谁更麻烦！"

闹事患者被她说得哑口无言，想逃走又有些不甘心："我不管！由于你们诊所牙医治疗失误造成我下嘴唇麻痹是事实，现在有没有恢复不重要，难道已经造成的伤害，恢复了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了吗？"

"这位先生，你到底是视力障碍还是智力障碍？哪里有病去治哪里好吗？我们Vsmile的术前须知里写得清清楚楚，这样的风险属于不可控范围，您是认可了风险

并自愿接受手术的。说句难听的，别说你现在已经恢复，只是暂时性麻痹，就算是永久麻痹，我们诊所的牙医都不需要为此负责。您就算跑遍全世界的牙医诊所，相信都会得到一样的回答！”

陈欣怡说完，长舒了一口气。这段时间她真的憋屈了太久，天知道她每天做梦都想将这段话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这名闹事患者说出来，总算给她盼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

趴在Vsmile长条沙发上的Aggie拍得正兴奋，忽然听到背后响起Boss听不出喜怒的声音，命令她停止偷拍。

Aggie吓得弹身而起，差点摔了手机。Boss走路怎么没有声音？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她背后的？他又看到了多少她和Sophia的丑态？Aggie的额头上不禁冒出冷汗，刚想落跑，就见Boss对她伸出手，她只得乖乖地将作案工具上缴。

顾栖迟没去看Aggie的视频拍摄得怎么样，只再次将视线投向站在外面的陈欣怡。

陈欣怡哪里肯轻易放过闹事患者，又哼了一声：“你刚才喊痛的样子，我都让朋友拍摄下来了，想抵赖都没门！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找帮你报道此次事件的媒体，为Vsmile澄清，再发一个道歉视频到你的Facebook上，那么我就不公开刚才拍摄的视频，也不会说你讹诈。你只需对公众表明你已经恢复健康，且由于你个人对术前须知理解错误，才引发了这一起闹剧，如此，还能为你自己保留最后一点颜面。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你还不作为，我就公布视频。”

话音刚落，陈欣怡就侧身指向Aggie原本躲藏的位置，想让Aggie亮出手机，结果却看见顾栖迟取而代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现场表演”。这一回眸，她不仅看到了顾栖迟，还看到了站在Vsmile门外的顾建辉。

陈欣怡俏脸猛然一红，羞窘感瞬间充满了浑身上下，令她极度想挖个地洞钻下去。

她和Aggie商量好，趁顾栖迟在诊疗室接诊，顾建辉又没有到Vsmile之前，实行她的计划。结果千算万算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谁知道她一个人都没能躲过，顾家父子将她的“丑态”尽收眼底。顾栖迟也就罢了，反正不是头一回见她张牙舞爪的模样，但未来公公顾建辉就不一样了……她苦心在他面前维持的淑女形象，恐怕已经毁于一旦。

方才还气焰正盛的陈欣怡，这一刻倏地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

好在顾栖迟很配合，适时冲着闹事患者举起刚才收缴的手机，剑眉微扬。

闹事患者骂骂咧咧地拨开人群想逃走，陈欣怡不得不开口提醒他：“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你只有三天时间。”

围观人群散去后，陈欣怡尴尬地走回诊所，红着脸摸了摸鼻子，不好意思地向顾建辉打招呼：“叔叔好，那个……我刚才也是无奈之举……您……您只当没看见就好。”

顾建辉还没来得及回话，顾栖迟的声音就插了进来：“怎么能当没看见？陈女侠威风凛凛，侠肝义胆，气魄非凡……”

“打住，打住！”陈欣怡牙酸得很，连声讨饶，“我以后收敛一点儿就是。”

顾建辉见状，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肩：“以后一定要对欣怡好，不然有苦头等着你吃。”

“没错，父亲教训得是。”

顾家父子一唱一和，直把陈欣怡羞得无地自容——想说她凶悍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

陈欣怡一直低着头，都不敢去看顾建辉的脸色，直到一只手掌按上她的头顶，轻轻揉了揉她的头，语气格外温柔：“傻瓜，你为了我费尽心力，不顾自己的形象，都要为我解决麻烦，我又怎么会觉得你不好？只是，我不想你以任何可能伤害到自己的方法来帮我。如果你受伤，我会比自己受到伤害更痛苦，明白吗？”

陈欣怡怔怔地抬起头看向顾栖迟，见他的眼底盈满深情，她差点沉醉在他比海更迷人的眸子里，就听顾建辉赞同地道：“栖迟说得没错，刚才叔叔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如果你激怒了他，他冲动之下对你动手，可怎么办？”

陈欣怡没想那么多，反正有许多围观的人在场，如果那人真对她动手，她相信群众不会坐视不管。

“能解决这件事的话，冒这点儿险，值得。”她怯怯地说。

“真是傻孩子……”顾建辉心下感动，看着陈欣怡的眼神也越发慈祥和蔼。他知道陈欣怡对自己儿子不错，只是没想到，竟能为儿子尽心到这般地步，这样好的儿媳妇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闹事患者没让陈欣怡等足三天，第二天就有了动作。原媒体未能发布澄清报道，但他倒是在自己的Facebook上发了澄清视频。由于此次事件的影响力，他的关注者众多，很快视频就被人争相浏览转发。陈欣怡对此结果虽不算满意，但也好过他毫无动作。

少了闹事患者在大门外影响生意，Vsmile诊所内同仁的心情都好上了许多。之后的日子，陈欣怡和顾建辉一起活跃于墨尔本华人青年组织及中老年组织，积极宣传Vsmile，为顾栖迟迎来了许多新患者，诊所的经营情况渐渐回暖。有几位华人牙医也在陈欣怡的游说下加入了Vsmile团队，空着的几间诊疗室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事件造成的影响不可能因为一个道歉视频就马上消弭于无形，但比之前的状况已经好了很多。

顾建辉在阿德莱德的餐厅不能太久不去看顾，他坐飞机离开墨尔本的前一晚，对顾栖迟语重心长地说：“欣怡是个很好的姑娘，这些天她为你忙前忙后，爸爸都看在眼里，你千万不能辜负她，尽快定下回国的日子，我们一道去见一见她的父母。这么好的儿媳妇，你把她娶进门我才能安心，免得被别人抢了去。”

顾栖迟不说对自己的魅力多有信心，但他对陈欣怡有绝对的信任：“爸，欣欣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都没离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的儿媳妇跑不了。我打算等诊所的事再稳定一点，就和欣欣商量回国日期。”

顾建辉听到儿子说这话，才真的放下了心，现在就盼着儿子和陈欣怡能早日成婚，他还等着抱孙子呢。

Vsmile牙医诊所里都是华人牙医，确实能吸引很多华人患者前来就医，特别是一些英语交流能力不太好的患者，但也存在很明显的弊端，华人以外的患者上门的人数非常少。大多数人都喜欢找相同母语的人为自己诊治，即使那些华人医生的英语非常好，也很难改变大部分人的习惯问题。

陈欣怡又开始为此伤脑筋，忙完心意点心坊的事回家后，她就坐在沙发上琢磨。

顾栖迟反倒比她看得开，对他来说Vsmile现在的状况比之前近乎人去楼空的情形好

太多了。

他照旧坐在沙发上，让陈欣怡的脑袋搁在他的腿上，两手的中指为她轻柔地按压太阳穴，帮她缓解一天工作下来的疲劳：“别想了，就算没办法恢复到从前也没什么，事业就像人生，起起落落才是常态。墨尔本华人多，不愁没有患者。”

顾栖迟满眼柔情，俯首吻了吻她的唇，她就是喜欢为人操心，特别是她在乎的人，有时候他真怕她思虑过度，损伤了身体。

陈欣怡本来已经舒服地闭上了眼睛，闻言又猛地睁开：“华人再多，对于非华人的数量来说，还是少数。而且，有定期洗牙习惯的大多数是洋人。”

听闻她的论调，顾栖迟笑了，目露怀念。他不由得想起刚认识陈欣怡那会儿，两人还针对中西方人对于牙齿保健的观念起过争执，那会儿他何曾想过会与陈欣怡平心静气地相处？更莫说互相依恋，将彼此放在心尖。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Chapter 14 此生不渝

那日，顾栖迟记得他是在诊疗室教育陈欣怡要用心保护牙釉质，陈欣怡却满不在乎，令他郁闷至极。

“人要脸，树要皮，牙要牙釉质，有问题？”顾栖迟板着脸瞪向陈欣怡。

“扑哧——”陈欣怡笑得一点面子都不给他，“顾医生，你这是在表演相声？”

顾栖迟只当没听出她话里的嘲讽，仍旧本着医德，耐心说教：“牙釉质相当重要，它的功用除了咬碎食物外，还起着保护牙齿内部牙本质和牙髓组织的作用。”

“是是是……谨遵顾医生教诲。”陈欣怡答应得相当敷衍。

顾栖迟气闷不已：“很多华人就是像你这样不重视口腔保健，非要把一口好牙折腾烂了才罢休。”

陈欣怡一听就不乐意了，立马横眉冷对：“顾医生，你教育我就教育我，上升到地域人种干什么？种族歧视？”

顾栖迟冷哼了声：“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部分从小就注重牙齿保健，所以你很少看到本地人牙齿不齐，这其实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华人很多不重视牙齿健康，牙齿出了问题也是能拖则拖，除非疼得受不了才会想到找牙医。殊不知牙齿不齐影响的不单单是美观，畸形会引发牙龈问题，刷牙往往不能彻底清洁，以至于牙结石比常人严重数倍，最后牙龈萎缩、敏感，直接影响咀嚼进食。西方人甚至认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是对他人的尊重，无论谈话、微笑，还是共同进餐，都能给

同伴带来更愉快的感受，就好比仪容得体、衣着整洁。”

“听你这么说，意思是澳大利亚人样样都好，华人样样比不上咯？在澳大利亚待久了，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了不成？”陈欣怡一脸鄙视，她最讨厌“狗粮”，在国外住久了，就忘了自己的国家，忘了自己的血统。

“人与人之间各有优点，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中华美食博大精深，澳大利亚远远不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更是澳大利亚无法比拟的。再说华人大多勤劳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让澳大利亚人望尘莫及，本地人享受非常好的国家福利，也养成了一批懒人。你见过几个本地人心甘情愿地加班的？我只是客观评价，不存在崇洋媚外。你也知道比起西餐，我更爱吃中餐。弘扬优点，认清缺点，有哪里不对？”

……

如今这些针锋相对的记忆片段，回忆起来竟有些甜蜜，顾栖迟笑着摇了摇头：“过去的你可不会说出洋人更注重定期洗牙的观点。”

陈欣怡撇了撇嘴，就非得戳她的痛处，提醒她过去的自己有多无知吗？

“顾医生调教得好，都是顾医生的功劳。”

顾栖迟见她皮笑肉不笑的模样，就知道她闹小情绪了，连忙岔开话题：“不说这个了，我们不如计划一下回国见爸妈的行程，怎么样？”

陈欣怡一听，怔了怔，掩唇笑道：“喊谁爸妈呢？咱们还没领证，你现在只能喊叔叔、阿姨。想提前占便宜，没门！”

顾栖迟笑着捏了捏她的鼻尖：“你信不信，我回去见到叔叔阿姨就喊爸妈，他们肯定高兴。”

陈欣怡嘟起小嘴，这话倒是没错，爸爸、妈妈比她这个待嫁新娘还要迫不及待，好像女婿会跑了一样，恨不得马上将女儿塞给人家。最近几次通话，他们和她没说上几句话，就嚷嚷着要和未来女婿说话，那热乎劲儿真是无与伦比。如果听见顾栖迟喊他们“爸妈”，想想也知道，他们绝对会笑得合不拢嘴，好似捡着了大便宜。

陈欣怡掏出她用了好多年、内页已经泛黄的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给顾栖迟看目前积攒的金额，嘴角弯起满足的弧度：“已经攒够了，这次回国就能帮爸爸妈妈办理移民了。”

顾栖迟的视线落到她的手账上，眼底划过一抹怜惜，这本记账本里不光承载了岁月时光，更多的是她的血汗泪水，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好在，如今她一切的努力与付出都有了意义，她的愿望即将实现，他发自内心地为她高兴。

“恭喜。我的欣欣足够努力也足够孝顺，答应我，接下来的日子不要那么拼了，放慢一点脚步，好吗？”

陈欣怡不依：“那可不行！”

“听话！身体最重要。”

见顾栖迟一脸严肃，陈欣怡笑开了花：“好吧，那我下次见到叔叔，就告诉他，您的儿子让您未来儿媳妇放慢脚步，所以婚后您的儿媳妇大概很久都不会为您添孙子孙女，您老耐心点儿，再等个五年十年的，咱们别急，慢慢来。”

顾栖迟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瘪，被陈欣怡堵得半晌都接不上话，脸都憋出了薄红，

才说：“你知道我说的是工作赚钱，不是……”

“不是什么？不是指造小人？”陈欣怡没脸没皮地笑道，“哈哈，顾医生，看来你求子心切啊！我真是劳碌命，辛苦创业完了，还得怀孕产子，什么时候才能歇一歇？”

顾栖迟的耳尖都染上了薄红，他握拳举到唇边轻咳了一声：“喀，你……你要是不想那么快要孩子，也没事……反正我们还年轻。”

“哦？但是叔叔觉得你不年轻了。”

“生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你不必在意我爸的想法。”

“哈哈哈……小归归，你真的好可爱哦，还会脸红！”陈欣怡一个鲤鱼打挺，抱住了顾栖迟的脖子，对准他的唇重重地亲了一口，“安啦，我逗你的。孩子早晚都得生，我自己也喜欢宝宝，不如早点生满足爸妈的盼望。”

“不许这么喊我。”顾栖迟眉心微蹙，自从陈欣怡得知他就是“迟迟归”，便给他起了一个“昵称”——小归归，他怎么听怎么别扭。每次两人开玩笑，陈欣怡都会拿出来“调戏”他，真是让他哭笑不得。

“不，我就要喊，我喜欢。”

“好，你喊吧。”

“小归归果然最疼我了。”

“……”

陈欣怡捏了捏他的脸：“怎么不说话？”

顾栖迟：“下周我们就回国吧？”

“那么急着造小人？”

“这两件事有关吗？”

“当然。”陈欣怡掰着手指头数给他听，“提前回国就能提前注册结婚，提前注册结婚就能提前造小人。”

“你在说绕口令？”

陈欣怡：“我看咱俩还是放慢脚步，慢慢来吧。”

顾栖迟立马投降：“我错了。”

……

Vsmile的经营状况重新步入正轨后，顾家父子和陈欣怡就一道回了国，两家人很快商量好了儿女的结婚事宜，陈欣怡更是依靠心意点心坊的收益为父母办理了移民，虽然父母还没拿到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签证，但已经指日可待。她先为他们办了长期旅游签证，将他们接去墨尔本。

而后陈欣怡又与顾栖迟一起陪顾建辉回了阿德莱德，帮顾建辉处理好西餐厅的转售事宜，将顾建辉也安置在了墨尔本。

顾栖迟把原来住的房子卖了，另外加钱买下一套两层楼的房子，面积比之前那栋更大，且后花园的面积也远超过之前的，如此便可满足父母们喜欢养花种菜的爱好。

他与陈欣怡共同商议的结果是他们住在楼上，楼下给三位长辈住，免得他们再爬楼梯。两代人同住一间别墅方便他们照顾长辈，而分开住上下楼，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留了各自隐私。

十二月一日那天，他们终于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许下了誓言，注册成为合法夫妻。

只是，这对刚刚领完证没多久的小夫妻，就被父母催着尽快回国办婚宴，双方父母很多亲友都在国内，他们都支持风风光光地大办一场。而两个年轻人心里却嫌麻烦，对冗长繁复的婚宴安排产生抗拒，结果在父母们的再三威逼利诱下，他们——逃婚了。说逃婚不够准确，毕竟他们已经注册结婚，只能说是逃避婚宴。

两人在卧室床头柜上留给三老书信一封，言明最近压力太大，他们相携出门旅游散心，归期未定，让父母勿念。

看到这封信的三老顿时傻了眼。

陈欣怡的母亲当场捶胸顿足：“欣欣她爸，早知道我们就别抢着帮欣欣打理点心坊，她的心血没有靠谱的人看顾，她哪里敢离家出走！”

陈振华也是一阵懊悔，当初就不该闲不下来，非要和老婆一起抢着看顾欣欣的点心坊。

顾建辉亦是难兄难弟：“我也是。早知道我不如继续开餐厅，何必抢着帮儿子管理牙医诊所？这下可好，他们当甩手掌柜跑路了，我们还不能不管店铺。”

而被父母们念叨着的陈欣怡与顾栖迟，已经坐在了去往意大利的飞机上，他们要去看一看米兰大教堂，坐一坐威尼斯的贡多拉，摸一摸维罗纳的朱丽叶雕像……这一次

远行，是他们奔赴婚宴之前，最后一次彻底放松身心的自由行。他们抛开所有牵绊，携起对方的手，踏上旅途。

陈欣怡与顾栖迟坐在靠右侧的双人座位上，她举着杂志挡住脸，笑嘻嘻地凑近顾栖迟：“你说，爸妈会不会气到想手撕了我们？”

她鬼鬼祟祟的模样让顾栖迟忍俊不禁，不由得起了逗弄她的心思：“真怕他们生气？”

陈欣怡用力点了点头：“真怕！”

“我有个办法，保证你回去后不挨骂，想不想听？”顾栖迟挑了挑眉，漆黑的眼底流光溢彩。

陈欣怡脑袋点得跟拨浪鼓似的：“想听，快说！”

他凑到她的耳边，压低声音：“怀着我们的宝宝回家，保准他们将你捧上天，当菩萨一样供着。”

陈欣怡一听，俏脸立马像抹了腮红一样透出红霞，她娇嗔地瞪了他一眼：“没正经。”

“怎么没正经了？还有比孕育后代、人类繁衍更正经的大事吗？”

陈欣怡说不过他，只得换个话题：“打包行李的时候，我看你将冯毅晨送的婚纱装到了行李箱里，你要做什么？”她憋了好久，终于还是忍不住问出口。

“带上自然有用到的地方，我总不会无聊到特意坐飞机去给意大利国土增加一件价值不菲的垃圾？”

陈欣怡摸了摸鼻子，有些心虚。是啊，顾栖迟要扔早就扔了，何必大费周章地带着婚纱远渡重洋？

一天后，他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们就从微信朋友圈、新浪微博等社交软件上看到了陈欣怡身穿婚纱与一身西服的顾栖迟站在米兰大教堂前，坐在威尼斯贡多拉上，站在维罗纳朱丽叶雕像旁的照片……虽然他们邀请的路人的拍摄技巧很一般，但照片上的他们看起来相当幸福，好似满满的甜蜜都要从照片里溢出来，看上去倒是比之前他们特意去拍摄的婚纱写真更随性自然。

冯毅晨没想到顾栖迟这么快就向自己展示了他的“大度”，看着照片上陈欣怡笑得那么快乐，眼角眉梢都满是幸福之光，冯毅晨顿时感觉自己被推出了黄粱美梦，梦醒时分有些伤感，却也感到了些许释然。

家里三老见了婚纱旅拍照片，心中对他们“离家出走”的怨气也消了大半，纷纷在朋友圈的照片底下留言，一个比一个生猛。

陈振华：别光顾着玩，纯梦已经有了，你们也抓紧点儿。

金敏珠：意大利景致优美，气氛浪漫，最适合孕育爱情的结晶。妈妈等你们的好消息。

顾建辉：两人出门，三人回来，这趟旅游才有价值，别忘了你们还有一个妈妈在天上看着你们，要让她安心。

沙纯梦：我吃了就吐，孕吐到怀疑人生，你们竟然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秀恩爱虐我，简直毫无人性。我等着欣怡带球跑回来，和我一样一样的。

Steven：纯梦最近孕期敏感，你们多担待，别和她计较。不过，还是祝你们早生贵

子！

……

陈欣怡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看着微信朋友圈，哭笑不得。顾栖迟站在她的身后，双臂环抱着她的腰肢，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也看到了他们父母的豪言壮语。

顾栖迟轻笑着将薄唇贴向她细腻柔滑的脖颈，温热的鼻息喷洒在她的颈间，瞬间就将房内的气氛变得暧昧起来。

他富有磁性的低沉嗓音萦绕在她的耳畔："爸妈都这么说了，我们不努力一点，似乎太对不起他们，嗯？"

陈欣怡被他撩得心肝乱颤，浑身皮肤都透出一层薄红，看起来更添了几分诱人。

细密的吻一个接一个落在她的脸颊、颈项、肩头，她睡裙的细肩带已经滑下了肩膀，圆润的肩被他握在了手心。

她看了眼窗帘大敞的落地窗，急忙去拽窗帘，呼吸有些急促："栖迟……窗帘……让我拉上再……"

顾栖迟不给陈欣怡拉上窗帘的机会，直接将她摁在了落地玻璃上，吻落在了她的后颈："夜深人静，街上没人。"

她面前是冰冷的玻璃，身后是如火一般热烈的爱人，冰火两重天，让她的感官格外敏锐。视线里是窗外迷人的夜景，随着顾栖迟温柔的吻，她只觉得犹如步入云端，在夜色里肆意翱翔。

顾栖迟很疼惜她，以至于他在她的面前总有一些克制，她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为了她

在为难自己。

陈欣怡还清楚地记得，注册登记结婚后的当夜，他们终于要跨过最后一道围墙，真真正正地接纳彼此，原以为忍耐已久的他会是近乎疯狂的，他却格外克制。

那一夜他涨红的脸、额头爬满的汗珠以及小心翼翼的眼神都深深烙印在了她的记忆里。直到现在，他仍抱有这一份克制，只为了不让她受伤。

陈欣怡回身主动攀住顾栖迟的脖子，迎上他的吻。唇齿间的缠绵比蜜糖更甜，两人都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间隙时，陈欣怡双眸含情，声音温柔得好似能掐得出水来："栖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你不用刻意为了我压抑自己，我会很心疼。"

燃情时刻，任何情话都会让处在理智失控边缘的男人更疯狂，顾栖迟也不例外，他的心尖狠狠地颤了下，不由分说地拦腰抱起她，走向大床。

……

第二天黎明，一缕曙光划破夜空，大地迎来新一天的光明。顾栖迟精神奕奕地醒来，窝在他怀里的小女人双眸紧闭，仍是一副困倦的模样。他俯首吻了吻她略微红肿的嘴唇，温热的手掌抚上她的小腹，兴致盎然地说："你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在里面了？"

陈欣怡昨晚被折腾得厉害，现在连眼皮都懒得睁开，只含混不清地发出了一声浓重的鼻音。

顾栖迟无所谓她是否配合，自顾自地说着："我得开始想想孩子的名字……"

他凝眉思索了半晌，才说：“嗯，女孩叫顾晨曦，男孩叫顾晨风，你觉得怎么样？”

晨等于陈？陈欣怡斟酌了须臾，满意地轻点头，有气无力地张了张唇，吐出一个字：“好……”

顾栖迟托起陈欣怡的身子，为闭着眼睛的她穿上外套，抱她来到阳台。

阳台上的藤编躺椅非常宽敞，挤一挤能够同时躺下两个身材偏瘦的成年人。

顾栖迟抱着她躺在躺椅上，轻轻摇了摇她的身子，嘴唇贴着她的耳朵，柔声说：“快点睁开眼睛，看看日出，莫负了良辰美景。”

陈欣怡闻言，勉强将双眸撑开了两条细缝，见天边泛起了鱼肚白，顿时来了点精神。

只见鱼肚白渐渐变成了淡红色，像是姑娘脸颊上的胭脂，再由淡红转深红，逐渐散发出些许金茫。周围的云彩也染上了艳色，好似一缕缕丝帛飘浮在天空。片刻后，金光普照大地，耀眼的光芒瑰丽而壮观。

陈欣怡窝在顾栖迟的怀里，嘴角上扬，胸中涌现出了一股豪情：“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顾栖迟怔了怔，被她吟诵的诗句勾出了些许豪情壮志：“宋太祖赵匡胤的《咏初日》？”

陈欣怡欣慰地笑了：“出国这么多年，你竟还记得这些古诗词，值得表扬。”言罢，她就抬起双手，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吻。

顾栖迟得到她的主动献吻，心情自然十分愉悦。他深深地凝视着妻子，心中盛满了难以描绘的幸福与知足。岁月静好，只愿与你在这红尘俗世间，看遍日月更替，细数花开花落。

你是红花，我就是衬托你的绿叶；你是大地，我就是温暖你的日光；你是星辰，我就是包容你的宇宙。只要你愿意，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想执起你的手，与你共赴红尘。

……

回国后没多久，陈欣怡的肚子果然传来了喜讯。一时间，她变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人人宠着她，生怕她磕了碰了，就连上个厕所，三老都要先去厕所检查地砖上有没有水渍，以免她滑倒。陈欣怡差点以为自己怀了个古董青花瓷，要轻拿轻放，半点经不起折腾。

她的心意点心坊，他们也半点不让她插手，全权代理不说，还不让她经常去查看，说是人多的地方不安全。澳代淘宝店她每天只能上线一个小时，一旦超过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三老就会轮番在她耳边念叨——辐射对胎儿有影响。

顾栖迟想说的、不想说的，都被三老抢白了，他索性什么都不讲，免得老婆对他有怨气。他只负责好吃好喝地供着她，随时听候老婆差遣，做一个“唯命是从”的二十四孝老公。

沙纯梦的“诅咒”应验了，她别提多高兴了，养胎时没事就和陈欣怡煲电话粥，天天努力鼓动陈欣怡“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劲要指腹为婚，两孩子如果是异性，将来非将他们配成对。

陈欣怡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她心里想着如果沙纯梦生了个单纯的二货儿子，那么她聪慧伶俐的女儿能将他随意搓圆捏扁，倒是可以考虑。但如果沙纯梦生了个傻妞，她聪明帅气的儿子真将对方折磨狠了，大伙非说她儿子没出息，欺负女人。再者，纯梦的孩子会先一步出生，生个女孩儿不只是傻妞，还是傻大姐，姐弟恋什么的，还是算了吧……不如生两个同性娃娃，无论是塑料姐妹花还是表面兄弟情，总比结亲家来得简单直接。

三老业余时间除了忙着照顾孕妇，还喜欢打两圈麻将，三缺一的跷脚麻将，他们都能打得不亦乐乎。由于澳大利亚不限制生育人数，三老商量着，无论头胎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将来都再生一胎，最好争取儿女双全，如果头胎是一双龙凤胎，那就再好不过。

由于陈欣怡光荣怀孕，原本想为儿女办一场隆重豪华婚礼的三老偃旗息鼓，为了她身体负担考虑，只得一切从简，将操办婚宴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婚庆公司，催促着他们紧赶慢赶，就为了在她显怀前能穿上婚纱，办完婚宴。

冯毅晨自从给陈欣怡送了婚纱，就再也没有主动与她联系，醉心于工作，想将她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她怀孕的消息还是在墨尔本华人青年会里传开了，他想不知道都难。得知这个“好消息”时，他内心久久难以平静。然而对于已经注册结婚的新婚夫妻，即使还没有正式宴请宾客举行婚礼，女方怀孕都是合乎常理的事，他又有什么资格感到意外和失落……

婚礼的请柬，陈欣怡最终还是寄送了一份给冯毅晨，她想着无论冯毅晨是否来参加，她收了他送的贵重婚纱，她就应该送上请柬和喜糖。

冯毅晨看着红艳艳的烫金喜帖上贴着一对璧人的婚纱合照，两人般配得犹如天作之

合，脸上洋溢的笑容更是格外的幸福甜蜜。他不由得想象，如果站在陈欣怡身边的男人换作是他，她是否还会笑得绚烂如花？

冯毅晨家用一体机屏幕上的屏保是陈欣怡身穿他送的白纱，站在米兰大教堂前，双手拽着婚纱，两脚离地跳起的画面。拍摄者抓拍技术了得，将她活泼灿烂的模样捕捉得十分到位，与背后巍峨壮观的哥特式建筑有着一种另类的和谐。这张照片他第一眼在微博上看见时，就像是一束烟火刹那间在他的心底绽开，令他心动不已。

他将陈欣怡的照片设为电脑桌面屏保，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放不下对陈欣怡的感情，还是为了告诫自己珍惜当下，善待拥有的人和物，再也不要留下无尽的悔恨与遗憾。

……

陈欣怡怀胎三月时，随家人一起回国，举办婚礼。女人对于一生仅一次的婚礼总会存有一些浪漫幻想，她虽然一直想从简操办，但对于自己当天的装扮还是相当在意。她希望那是她人生中最美的时刻，留下的影像值得她回味一生。

可惜孕妇总会被迫失去许多人生乐趣。

“我不穿细高跟，穿坡跟也不行吗？我又不是高挑的模特身材，婚纱里面穿平底鞋不好看！老公，求求你了，我一定会走得很小心，绝对不会伤着我们的宝宝……”陈欣怡抱着顾栖迟的手臂苦苦哀求，在她看来顾栖迟身高一米八六，标准的模特身材，与她足足相差了二十厘米，如果不穿高跟鞋，她总嫌弃自己与他不够般配。

顾栖迟已经尽力去理解女人的爱美之心，但在他心里自然是安全第一，倒不是他更在意孩子，而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不止孩子，母体都会有危险。孩子没了他们还

能再要，但他不允许妻子出现任何状况，她是他的心头肉，容不得半点闪失。

大喜之日，他希望他的小娇妻能够开心，却又不愿向安全隐患妥协。经过他反复思量，终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你穿可以，但你不能随意走动，要时刻在我的身边，换礼服时，先换回平底鞋再回化妆室，记住了吗？”

陈欣怡激动极了，她的老公果然最疼她，虽然她没想明白不随意走动是要怎样，总不是穿着婚纱双脚钉在一个位置一动不动吧？但她没有深想，只要能让她今天美美的，什么都好说。

直到婚礼正式开始，她才明白顾栖迟想的折中之法是什么。

露天花园的两侧安置着宾客观礼席，中间走道的地面由红玫瑰花瓣铺成了一条极为浪漫的花径。按理来说，这条路的前半段应该由陈振华带领女儿走完，到中间的位置再将女儿交托给她的丈夫。顾栖迟却直接将这个环节修改了，《婚礼进行曲》响起时，他直接用公主抱横抱着他的新娘，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陈振华陪在他们的身旁，小花童们也不用提婚纱裙摆，只顾着将花篮里的玫瑰花瓣撒向空中。

陈欣怡羞得把脸埋入顾栖迟的怀里，她万万没想到，顾栖迟虽然允许她穿上厚底坡跟鞋，却不给她独自走路的机会，他变成了她的人肉代步机，但凡她需要移动位置，全部由他代劳。

新郎如此宠溺新娘，连走路都舍不得新娘自己走，此情此景落在众位宾客眼里，都是好一番赞叹，纷纷说陈欣怡是一个好命的姑娘，嫁了个真正的良人。

顾栖迟走到婚礼司仪所在的小高台上，小心翼翼地将陈欣怡放落在地，手臂始终揽在她的腰间，确保她有突发状况时，能够第一时间保护她。

正当此时，一道瘦高的身影走入婚礼现场，他默默地坐在最靠后、最不起眼的位置。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台的新人身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他抬头仰望高台上的陈欣怡，见她得到了丈夫极致的呵护，俏丽的脸蛋上妆容虽极美，但都及不上她眼底流露出的被爱情滋润的幸福感耀眼。

他心中深深一叹，她的选择是正确的，顾栖迟确实是她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原本他并不想来观礼，毕竟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享受的体验，但终归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想亲眼看一看她穿上婚纱的模样，再亲眼确认她到底有多幸福。他没有知会任何人，独自订了回国的机票。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他该彻底死心了，他放不下的过去，已经彻底成了她眼里的尘埃，再也无法牵动她的情绪。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眼中装满了顾栖迟的身影，一分一毫的位置都没有剩余。

Vsmile与心意点心坊的员工也都前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所有员工的往返机票钱都是顾栖迟一人承包的。助理Aggie坐在观礼席上，心中颇为感慨，她虽完全听不懂婚礼司仪在说什么，但光是看着台上的那对璧人，她就忍不住心情激动。她想起初次见面那日，陈欣怡看见顾医生活像见到了大魔王，将嘴里的柠檬水喷得到处都是，将她吓得不轻。两人起初明明剑拔弩张，谁能想到最终他们会演变成令人艳羡的爱侣。她觉得，他们就是人们口中称道的“爱情奇迹”。

沙纯梦与Steven作为新娘最重要的友人，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贵宾观礼席。沙纯梦的肚子隆起已经非常明显，Steven本想让她少凑热闹，安分地坐着，但她哪里肯，挺着大肚子还要围着陈欣怡转，哪怕是看陈欣怡化新娘妆，她都感到高兴。

见舞台上伴娘为新人送上戒指，两人正在互戴婚戒，沙纯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把Steven吓得不轻，将舞台上的陈欣怡也惊到了。

“老婆，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告诉我，稍微小声点，别破坏了婚礼气氛。”Steven急得满头大汗，他身上没有纸巾，只得将自己的衣袖递过去，给沙纯梦擦眼泪。

“呜呜呜……我喜极而泣啊……”沙纯梦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眼圈通红。孕妇本就较为敏感，情绪起伏比常人剧烈，她此刻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老公，我好高兴。自从我出嫁后，我就天天盼着上帝派来一位出色的男人，全心全意地疼爱欣怡，娶她为妻，将她捧在掌心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我太高兴了！”

Steven一脸无奈地看着妻子，身边的人都被她吸走了注意力，反倒冷落了舞台上的主角们。他想劝她低调，可她的脾性他最了解，让她憋着情绪不发泄，她多半会被活活憋死。

陈欣怡见最好的闺密哭成了泪人，有些哭笑不得，她对沙纯梦招招手：“纯梦，别哭，想哭到我怀里哭。”

陈欣怡还没有改掉过去的习惯，每一次沙纯梦哭鼻子，陈欣怡都会抱着她，轻轻拍她的背脊，宽慰她。

沙纯梦见状，嗷呜一声哭得更凶了，不顾旁人的眼光就往台上冲，吓得Steven连忙跟上去扶住她笨重的身子。

陈欣怡忍不住向前走了几步接住“投怀送抱”的沙纯梦，顾栖迟向前阻止她走动的手臂悬在半空中，虽眉头轻蹙，却也忍住了阻止她们拥抱的冲动。

“好了，好了，不哭了。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你要多笑笑才好。哭多了对你肚子里的宝宝不好，再说，眼睛哭肿了也不好看不是？”陈欣怡不嫌她脏，用戴着蕾丝

手套的手指为她抹泪。

“欣怡，看到你嫁人，我真的太高兴了。终于有人为你遮风挡雨，我再也不用怕你受了委屈没人哭诉……谁让你发生什么事都不喜欢告诉我，我知道我不太聪明，但我是真的关心你呀……”沙纯梦努力止住眼泪，从陈欣怡的怀里抬起泪眸，看向站在陈欣怡身后的顾栖迟，她拉起陈欣怡戴着婚戒的手，交到顾栖迟的掌心，郑重其事地说，“男神，我此刻正式将我的大宝贝交给你，你一定要对她好，不许欺负她，不然我和我老公以及肚子里的宝宝都不会放过你！”

Steven听到老婆的豪言壮语，顿时一脸尴尬，用抱歉的眼神看向顾栖迟，希望他不要介意情绪激动的孕妇惹出的闹剧。

顾栖迟倒是一点儿没在意，对他来说，只要是真心爱护陈欣怡的人，都值得被他善待。他握住陈欣怡的手，认真地向沙纯梦保证：“好，我向你保证，我会视欣欣如生命，一生一世将她捧在掌心，绝不辜负。”

沙纯梦终于笑逐颜开，抬起双手，拍了拍这对新人的肩膀，发号施令：“好，我的话说完了，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沙纯梦闹出的这个小插曲并没有破坏现场的气氛，反倒将众人的情绪推到了高潮，当这对新人两唇相贴时，露天花园内爆发出了响彻天际的欢呼与掌声。

缠绵悱恻的吻终了，顾栖迟紧紧搂住陈欣怡，俯首在她的耳畔低语：“我爱你，永无止期。”一生一世是对外人的说法，顾栖迟想着，倘若人有来生，生生世世他都不会错过陈欣怡。无论她是否变了模样，他都会再次爱上她。

“我也爱你，生生世世，灵魂不灭，我心永恒。”陈欣怡双臂缠住他的脖颈，踮起

脚回应他的承诺。

她的脚跟落回原地，清清楚楚地看到丈夫眼中流转着的感动与深情。她弯起嘴角，冲他嫣然一笑。

两人旁若无人地久久对视，这一刻爱意浓浓，仿佛时间之神都为他们放慢了脚步，将此刻定格，化作了永恒……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番外一 霸道醋王

陈欣怡喜获龙凤胎，第一次怀孕产子就升级成为儿女双全的母亲，一次性达成目标。不仅是她自己喜不自胜，顾栖迟和家里三老都是乐得合不拢嘴。

两个奶娃娃刚生出来时皱巴巴的，像两只大眼睛的小猴子，看不出像谁。过了些日子，五官长开点，就显现出了雪玉娃娃的模样，五官精致，皮肤白皙，特别是他们的睫毛，浓密纤长，漆黑如墨的眼睛与顾栖迟十分相像，打小就是美人坯子，长大了一定像他们亲爸那样桃花不断。

陈欣怡在家里坐月子期间，三老仍旧不让她出门招风。被半软禁在家，她只能练习瑜伽和普拉提，恢复产后身材。

这日，顾建辉与陈振华一起去打理陈欣怡的心意点心坊，直营店由陈欣怡直接经营的在墨尔本有两家，刚好他们一人跑一家。陈母则与新结识的老姐妹一起去农贸市

场采购，家里只剩陈欣怡一人。

她躺在沙发上，两个婴儿摇篮放在沙发前，晨曦和晨风小宝贝都相当乖巧，不是喜欢哭闹的孩子，吃饱了就睡。此刻他们都安安静静地躺在摇篮里，沉浸在他们的甜蜜梦乡中。

陈欣怡省心省力，抱着笔记本处理完澳代淘宝店的客单，就摸出手机打开最近相当火爆的恋爱养成类手游。

她刚做完一个日常任务，就被沙纯梦的一通来电打断了进程。

电话接通，沙纯梦极具穿透力的女高音就从手机里直袭陈欣怡的耳膜，差点引起她耳鸣。

“亲爱的！我今天终于变成欧洲人了！你猜怎么着？我刚才免费抽了一把钻阁，出了一张好卡！”

陈欣怡揉了揉受到冲击的耳朵，打开手机扬声器，又切换回了游戏界面。她一边完成其他日常任务，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沙纯梦：“是SSR吗？”

那头沉默了半晌，声音没了起初的兴奋：“我做了那么久的非洲人，哪能和你这种欧皇比呀？是SR啦！但它是一张双属性值得培养的好卡，关键还是我最爱的总裁。嘿嘿，这可是我的第一张总裁SR！”

陈欣怡撇了撇嘴，不是SSR就勾不起她的兴趣，一周前她就分别在钻阁和金币阁免费抽出了一张SSR卡牌，还是她最喜欢的两个男主，卡牌画面绘制得很精良，非常能激起她丢失的少女心。这让每一次十连抽都只能拿到一张保底SR卡牌的沙纯梦羡慕到痛哭流涕。

婚前陈欣怡为了事业四处奔忙，从没机会把时间花在游戏上，坐月子期间实在无聊到发慌，在沙纯梦的极力推荐下，她和沙纯梦一起装了手游，每天沙纯梦都会打电话来跟她交流今日抽到的卡牌，以及一些育儿经。

沙纯梦生了一个儿子，长得很像她，可爱得像是洋娃娃，名字叫胡天歌。说起小娃娃的名字，就足够陈欣怡吐槽大半天的。Steven姓胡不假，孩子随夫姓也没毛病，关键是孩子的名，天歌，取自两位国内当红偶像男明星——胡邡歌、胡天。沙纯梦期望她的儿子长大能有这两位偶像那么帅气，最好集两人之大成。陈欣怡只能说，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沙纯梦已经将儿媳的目标瞄准了陈欣怡的小晨曦，准备来一出青梅竹马的戏码，每次带着儿子胡天歌到陈欣怡家串门，看见小晨曦，她都眼冒绿光，抱着还在吐口水泡泡的傻儿子一个劲教育："宝贝，快看，这就是你未来老婆，她叫晨曦，你得记住她的模样。长大后要是追不上晨曦，妈咪要你好看！妈咪好不容易给你提前预订了那么漂亮可爱的老婆，以后你懂事了，非得爱死妈咪，你说对不对？"

陈欣怡思及此，就忍不住想笑："Steven似乎不是总裁那个类型的男人，你那么迷恋总裁，他知道吗？"

"谁说的？我家老胡就比总裁差那么一丢丢，再努力努力，进化成总裁那样的极品男人指日可待！"

"进化？哈哈哈……你当是进化卡牌吗？真是中毒太深了。" 陈欣怡捂着嘴低笑，生怕动静大了吵醒熟睡的宝贝们。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睡得死沉，几乎雷打不动，除非饿了或者闹肚子。

沙纯梦被陈欣怡吐槽惯了，根本不以为意："你说我男神像哪一位男主？"

陈欣怡不假思索张口就说：“哪一个都不像，他就是他，世上没有男人能比得上我老公。”

沙纯梦才不理她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照旧按照自己的看法来点评：“我觉得男神给你治牙的时候像教授，毒舌的时候像总裁，正义凛然的时候又像学长……”

陈欣怡挑了挑眉，忽然来了点儿兴致：“那我老公什么时候像大明星？”

沙纯梦这回犯了难，思索了良久才说：“不像，顾医生一直都给我成熟内敛、优雅睿智的感觉，不是可爱正太型。”

“好了，玩游戏要适度，调剂一下业余生活可以，不要沉迷，有时间你还不如多看看你家老胡。”陈欣怡笑着劝说了一番，就挂了电话。

刚好游戏里进化了一张卡牌，得到了一通男主角的来电，陈欣怡点开直接听了起来，正当此时，从Vsmile下班归来的顾栖迟打开家门，就听到一道清冽的陌生男低音，似乎问了句：“我想知道，你在担心我吗？”

顾栖迟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人是谁？怎么对自己老婆说话的语气那么亲密？问过他答不答应吗？

他都来不及换上室内拖鞋，直接大步流星地向着客厅走去。

只见陈欣怡窝在沙发上，捧着手机，似乎听得入了迷，连他回家都没注意。顾栖迟只听那个男人在说话，却没见陈欣怡有所回应。

当他走到近前，陈欣怡才发现有人靠近，猛地抬头，忽地笑靥如花：“老公，今天回来得很早啊！”

“不早不晚，回来得刚刚好。”顾栖迟面色冷凝。

陈欣怡发现老公似乎心情不佳，连忙跳下沙发，站到他的面前，摸了摸他的脸颊，忧心道：“你怎么了？”

顾栖迟不喜欢绕弯子，索性开门见山：“你刚才在和谁打电话？我认识吗？”

陈欣怡愣了一下，下一秒差点喷笑出来。但她死活忍住了，故意没有马上澄清真相，想继续观赏顾医生难得上演的“吃醋”表演。

“一个朋友，你不认识。”

顾栖迟闻言，脸色更沉了几分：“你什么时候有我不认识的朋友了？是国内的吗？”

陈欣怡咬住嘴唇，努力憋笑：“对，国内的。”

“你以前的同学？”顾栖迟反复思索，只能想到是陈欣怡过去的同学之中，才有他不认识的男人。

“对，我的学长。”

“你们过去感情很好？”顾栖迟努力压抑着心中快要溢出的酸味，“他喜欢你？”

“嗯，他确实喜欢我。”陈欣怡已经快要憋出内伤，但此刻的顾栖迟实在太有趣，她不想那么快破功。

顾栖迟忍无可忍，一下子将她摁倒在了沙发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沉声道：“你是我的妻子，他竟然还在肖想你？以后不许再与他联系！听到没有？”

陈欣怡故作委屈地说：“老公……你连纸片人的醋也要吃吗？”

“什……什么人？”顾栖迟觉得他的理解出现了障碍，突然听不懂老婆在说什么。

“哈哈哈……老公你实在太可爱了。我刚才是在和游戏里的男主角打电话，不是真人！”陈欣怡笑得花枝乱颤，举起手机将刚才的电话录音调出来给顾栖迟听。

“你上个星期开始玩的卡牌游戏就是这个？”顾栖迟自觉闹了个大乌龙，但他硬撑着，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尴尬。

“对啊，只不过爸妈在家的时候我都习惯戴耳机玩，要不然他们看电视我听不清游戏语音。”

顾栖迟保持着双手撑在她身侧的动作，没有起身：“里面的男人有我帅吗？每天看着我还不够吗？”

“三次元和二次元怎么能比？你肯定是现实中最帅的男人。”

“删了，不要玩了，听话。”

陈欣怡一脸惊讶：“你不会真吃纸片人的醋吧？”

“是又怎样？不可以吗？”顾栖迟挑了挑眉，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可以，可以……其实他们哪里能跟你比。也就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玩玩游戏打发时间，我还没通关，能不能先不删？”

顾栖迟皱了皱眉，不想再听老婆的小嘴里冒出他不爱听的话，索性低头，吻住了她的唇。

“呜呜……孩子在……在旁边看着呢……非礼勿视啊……”陈欣怡勉强抢救出自己的唇，断断续续说了几句，都被顾栖迟无视，反而遭到更猛烈的反击。

半晌后，顾栖迟放开面色绯红、唇瓣娇艳欲滴的小娇妻，问道：“他们也能这么对你，嗯？”

陈欣怡非要嘴硬：“能啊，我在游戏里和两个男主角都亲过……”

话音刚落，她的唇再次遭受了顾栖迟的强吻，紧接着他更是将她拦腰抱起，直接上了楼去到卧室，将她扔上床，关紧了房门。

半个小时后，陈欣怡抱着被子，嘟起小嘴看向一脸餍足的男人：“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我现在正处于虚弱期！”

“记住这次教训，以后千万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哼，小气。”陈欣怡扭头，不再看他。

顾栖迟扳回她的脸，逼着她与他对视：“他们也能对你做刚才的事吗？”

陈欣怡这回再也不敢胡言乱语：“当然不能。这是未成年人都能玩的游戏，尺度很小的。”

“以后不许在我面前玩。”

那就代表她可以不删游戏了？老公果然最疼她了！

陈欣怡主动送上香吻：“谢谢老公，爱你。”

……

陈欣怡出了月子，重新披挂上阵，夺回了心意点心坊的权柄。由于身边多了两个小糯米团子，她母爱泛滥，在点心坊的菜单里增加了许多可爱又可口的点心，十分适合小孩儿食用，比如兔子、小猪奶黄包，小鸡、小熊豆沙包……吸引了许多小客人来店里尝鲜。

沙纯梦和Steven的母亲轮流带着胡天歌，她腾出空闲就会到店里给陈欣怡打下手。

这日，陈欣怡的手机屏幕亮着，人去上厕所，屏幕上显示的正是那款沙纯梦沉迷不已的手游。

陈欣怡刚才正在查看男主们对她的好感度，沙纯梦一瞥之下，差点当众捧腹大笑——这都是什么昵称！陈欣怡是想要笑死她，继承她的PayPal吗？

游戏男主们的称呼可以自由修改，陈欣怡分别改成了：顾总裁、顾学长、顾教授、顾三岁……

这一刻，沙纯梦意识到，陈欣怡对顾栖迟的爱真是比真金还真！玩个游戏，都将男主们想象成自己的老公，陪自己解闷，真是感天动地。

陈欣怡上完厕所回来，就见沙纯梦盯着她的手机，捂嘴笑得肩膀直颤。她立马就意识到了缘故，脸不红心不跳地坐下来，拿回手机：“你不说他们和我老公都有点相似吗？”

沙纯梦对她泰然自若的表情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得不指出：“可爱正太的人设，顾医生哪里相似了？”

“那是你没见过他幼稚的一面，他幼稚起来最多三岁，不能更多。”陈欣怡给了她一个“你不懂”的眼神，径自刷起了关卡。她老公会吃纸片人的醋，不幼稚吗？会

因为她改了昵称，就允许她继续在他面前玩这款游戏，不幼稚吗？他最幼稚！不过……她喜欢他的幼稚，真的可爱极了！

最近陈欣怡在家玩游戏的日常就是：老公，你发短信给我了！老公，你打电话给我了！老公，你回复我的朋友圈了！老公，你朋友圈里发的照片好帅啊！

每当这时，顾栖迟都会酷酷地瞥一眼自己玩得不亦乐乎的老婆，一本正经地问：“想要老公发更好的福利给你吗？”

陈欣怡点头如捣蒜：“想啊！”

顾栖迟二话不说，抱起老婆就上楼回卧房：“老公现在就满足你。”

陈欣怡：“……”

陈欣怡在此之前做梦都不会想到，一款被她用来打发无聊时光的手游，竟也能成为她与顾栖迟之间增进夫妻感情的法宝。她想，怀上他们的三宝，约莫也就是近期的事了。

嗯，三宝叫什么好呢？不如就唤他（她）——顾晨悠，小名儿为小游。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番外二 家有小游

顾晨悠，男，三岁，家里人都称呼他小游。自从记事起，他就经常听爸爸还有比他

大一岁半的哥哥姐姐说，他是妈咪玩游戏送的，所以他的小名儿才会叫小游。以他目前的智力，他实在想不明白，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么他的名字为什么不是顾晨游而是顾晨悠？

晨悠小朋友的疑问，只有他的母亲陈欣怡自个儿心里明白。陈欣怡觉得晨游就像是——晨间梦游，意味不太好，且她才不会承认三宝的名字来源真的是游戏。

顾晨悠最近已经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幼儿园，里面都是一些学龄前的孩子，最小的一岁都不足。他结识了一群和他一般大的小朋友，有亚洲国家的，但大部分都是澳大利亚本土人。他的英语说得还不怎么流利，但简单的词汇他已经记住了很多，和小朋友们的交流障碍不大，而且他很开朗，喜欢开口与人攀谈，拼拼凑凑也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语言进步神速。

等他和小伙伴们混熟了，就问他们：“你们也是妈妈玩游戏送的吗？”

晨悠小朋友得到了各不相同的答案，有人说自己是“垃圾桶里捡的”，有人说自己是“充话费送的”，还有人说自己是“抵用券兑换的”……简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回家后把调查结果告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外婆外公，还有爷爷，他们都捧着肚子哈哈大笑，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傻瓜。其中，妈妈笑得最夸张：“原来各国父母说的话都差不多，还真是逗娃无国界，哈哈哈……”

妈妈总说哥哥姐姐更像爸爸，他更像妈妈，所以私底下妈妈悄悄告诉他，妈妈最疼他。但姐姐说，她和哥哥都是妈妈生的，只有他是妈妈玩游戏送的。这件事成了小晨悠心中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到底是生的好，还是游戏送的好？

爸爸妈妈经常会陪着他和哥哥姐姐一起看动画片，哥哥晨风沉默寡言，总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妈妈说晨风哥哥学爸爸装深沉，而姐姐晨曦是一个小话痨，妈妈总说

姐姐把哥哥不说的话都给说完了。他喜欢听姐姐说话，声音好似百灵鸟一样，脆生生的。可是，姐姐经常毒舌，说一些他不是很明白，却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话的言论。

比如：“爸爸说妈妈过去是一个爱哭鬼，你就是妈妈的小翻版。但妈妈是女人，哭一哭才招人疼，可你是男生，哭鼻子是娘娘腔，以后讨不到老婆。”他知道前半句是爸爸说的，他确实听到过一次，但后半句肯定是姐姐自己编出来的。妈妈说姐姐最多的就是她那一套套的“歪理邪说”。

又比如：“我和晨风长得像爸爸，你长得更像妈妈。你别看妈妈现在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过去妈妈的牙参差不齐，是爸爸给整好的。你以后多半也是一口乱七八糟的牙，爸爸又得费心咯。”

再比如：“我和晨风都是妈妈生的，聪明着呢。你是送的，笨笨的，以后要听姐姐的话，姐姐让你往东你就往东，不能往西。不然被人贩子拐走了，落到山沟沟里，连炸鸡排都吃不上！”

其实，小游内心是不服的，虽然他不敢反驳姐姐。他觉得哥哥晨风不太像爸爸，哥哥沉默寡言，每次跟他说话，最常出现的就那么几句：笨蛋、鼻涕虫、爱哭鬼、猪头、无聊、没劲、不要、滚……爸爸跟他说话，明明就会多很多字。

而姐姐也不太像爸爸，姐姐一开口说话根本停不下来，每回都能说到他睡着。爸爸可没空跟他说那么多，爸爸的话大多数都是说给妈妈听的。

除了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他最喜欢的是纯梦阿姨和她的儿子胡天歌。纯梦阿姨每回见到他就笑，还说要给他生一个媳妇。他其实想问媳妇是什么，好不好吃，但纯梦阿姨太兴奋了，以至于他没敢问出口。胡天歌和他玩得最好，还特别允

许他不喊自己天歌哥哥，就喊自己天歌。

天歌说晨风哥哥一巴掌打不出一个屁来，忒没劲，他深以为然。天歌还说，晨曦姐姐废话太多，还爱管事，忒麻烦，他也深以为然。天歌最喜欢他，说他长得可爱，爱哭爱笑，真性情，他觉得这话准没错！

可是，哥哥姐姐和胡天歌不对盘，每回见着就要大眼瞪小眼，急得纯梦阿姨直嚷嚷："乖儿子，你不许瞪晨曦，她是你未来老婆啊！晨曦，你也不要凶天歌嘛，他是你未来的长期饭票！你们再这样，我就哭给你们看哦……"

每当他们三人闹作一团，晨风哥哥总会站在他的旁边，双臂环胸，酷酷地说一句："白痴！"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打心底觉得晨风哥哥特别牛，用妈妈的话说就是——狂霸酷跩。

妈妈见了这样的场面总是笑呵呵地坐在旁边嗑瓜子，笑得没心没肺，还拽着他悄悄说："小游啊，你要小心哦，纯梦阿姨撮合不成你姐姐和天歌，她就要再生一胎，把主意打到你的头上。谁让你像奶黄包子，特别好捏呢？"

妈妈经常形容他像香喷喷的奶黄包，说哥哥像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姐姐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虽然妈妈买礼物都一视同仁，从来没多送他一份，但他还是觉得妈妈肯定是最喜欢他的。谁不喜欢奶黄包呢？那么好吃！

还有一个人给小游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冯叔叔。

顾晨悠自从记事以来，统共就见过冯毅晨三回，兴许之前也见过，可他那会儿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冯叔叔来的每一回都是家里有人过生日，第一次是姐姐和哥哥的生日，第二次是妈妈的生日，第三次就是他的生日。

他觉得冯叔叔是一个可怜人，因为冯叔叔没有孩子。妈妈一直说没有可爱宝宝的大人都不是最幸福的人，有了他们这些宝贝，人生才算完整。他想冯叔叔肯定是很羡慕爸爸的，不然冯叔叔怎么会想要当他和哥哥姐姐的干爹呢？

每一次见冯叔叔，他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冯叔叔很大方，每回都送很多玩具给他们，有些甚至是爸爸妈妈平时不肯买给他们的。他和姐姐都挺喜欢冯叔叔，只有哥哥不喜欢。

有一回他想不明白，忍不住问了哥哥，哥哥说：“我不喜欢他看妈妈的眼神。”

眼神？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温柔可亲的眼神，和爸爸看妈妈的眼神很像，这样也有问题吗？顾晨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肯定和哥哥的不同，不然为什么哥哥说的话，他经常会听不懂？

他觉得冯叔叔是好人，那天妈妈生日，冯叔叔来送礼物，只在客厅坐了不到十分钟，其间爸爸只管看杂志，什么话都没说，那天纯梦阿姨和Steven叔叔以及胡天歌都在场。妈妈拉着他的手，送冯叔叔出门时，他听见冯叔叔对妈妈说：“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生活，我只是想亲眼看看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看到你仍旧很幸福，我就放心了。你说我们还是朋友，我就以朋友的身份祝你生日快乐。还有……代我向顾栖迟道歉，坏了他的心情。”

小游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和哥哥都不喜欢冯叔叔，那天他看到冯叔叔说这些话时，脸上的表情有些悲伤，他就忍不住开口安慰：“冯叔叔，我和姐姐都喜欢你。祝你马上就有小宝宝哦！有了宝宝，你就会和爸爸一样开心了！”

冯叔叔摸了摸他的头：“傻孩子，叔叔没有老婆，怎么能有宝宝？”

妈妈捂住了他的嘴，笑得有些尴尬：“小孩子，童言无忌，你别介意。”

“没事，小游很可爱。”

“冯毅晨……别单着了，找一个心仪的姑娘，成家吧。你岁数也不小了，事业永远忙不完的……这话由我来劝你可能不太合适，但作为朋友，我还是要说，你这样，我看着不好受。”

顾晨悠能够感觉到，此刻妈妈的身上散发出了一些无奈、不开心的情绪，他不懂是为什么，心想，等自己长大或许就懂了。

……

顾晨悠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爸爸的Vsmile诊所和妈妈的心意点心坊。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很崇拜医生，觉得医生是最酷的职业，拥有自己诊所的Dr.Alex Gu更是酷到了极致，于是他们纷纷撺掇家里人将平时需要定期做的牙科项目转移到了顾医生的诊所。

心意点心坊就更是受到幼儿园小朋友们的爱戴，陈欣怡特意为小朋友们设计的儿童点心套餐，逗趣可爱的卡通形象点心，好看又好吃。他们的父母每天去幼儿园接他们回家时，都会被要求到心意点心坊捎上一份儿童点心。渐渐地，顾晨悠在他们那群“小团伙”里就成了灵魂人物。他觉得在幼儿园比在家里好，家里有两尊混世魔王镇宅，根本没有他发挥的余地，哪有在幼儿园里混得风生水起。

由于幼儿园根据年龄分班，学习的知识也划分深浅，顾晨曦与顾晨风一班，没有他们在头顶压着，顾晨悠的小日子别提多悠闲。晨曦见弟弟有了自己的小伙伴，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当她和晨风的跟屁虫，她就有些郁闷，感觉自己的宝贝被人抢了，因

此经常回家在陈欣怡面前闹腾。

“妈咪，笨蛋弟弟在幼儿园有了小跟班，现在不听我的话！”

陈欣怡靠在顾栖迟身上看电视，嘴里嚼着坚果，含混不清地道：“小游听我和他爸的就行。老公，你说对不对？”

顾栖迟抱着老婆的肩膀，嘴里也被她塞了许多坚果：“嗯。”

顾晨曦小胖手叉着腰，见爸爸妈妈只顾看电视，都没有认真听她讲话，当即将小脸拉得老长：“说不定再过几天，笨蛋弟弟就不听你们的了！”

“你看笑嘻嘻多强势，霸道的口气和你一模一样，以后谁娶了她，有得受。” 陈欣怡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顾栖迟的胸肌，半开玩笑道。

“胡天歌不是咱家的准女婿吗？男人包容老婆的小脾气，那是天经地义，他该的。” 顾栖迟说得理直气壮，完全没觉得自己的话有哪里不对。

顾晨曦被父母彻底晾在了一边，她气得腮帮子鼓鼓的，对坐在小沙发上吃水果的顾晨风投去了求救的眼神。

顾晨风与她对视了片刻，只当没看见，又专心致志地抱着小果盘继续吃，他才不要掺和进去，麻烦！

“闷葫芦！” 顾晨曦冲着他哼了哼。

陈欣怡瞥向女儿气呼呼的小脸，对站在沙发后面观察“敌情”的小游招了招手：“小游，到妈咪这儿来，喂妈咪吃一颗杏仁。”

顾晨悠屁颠屁颠颠地撒着小短腿跑到陈欣怡的面前，抓起茶几上的一颗杏仁就爬上沙发，将杏仁喂到了陈欣怡嘴里，还讨好地说：“我最听妈咪和爹地的话了，才不会像姐姐说的那样。”

“小游好乖，亲亲。”陈欣怡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亲，得意地看向女儿，“笑嘻嘻，你看，小游乖着呢，你可不许再欺负他了。”

“哎呀！妈咪你不要再叫我笑嘻嘻了，很丢脸啊！”顾晨曦很郁闷，小曦是她的小名，但妈妈没有正经，给她起了个绰号——笑嘻嘻，非说叫起来差不多，明明差远了！

陈振华、金敏珠夫妇和顾建辉掐着孩子上床睡觉的时间从花园里进来，三老最近热衷于在自家后院种植花花草草和水果蔬菜，柠檬、葡萄、牛油果、小青菜、辣椒……应有尽有。陈欣怡觉得再过阵子，他们指不定得开始养鸡，自产鸡蛋。三老忙完“农活”去厨房洗了洗手，毫不停歇地一人抓走一个孩子，说道：“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乖乖跟爷爷（外公、外婆）一起去睡。”

金敏珠抱起笑嘻嘻，路过陈欣怡面前，冲她眨了眨眼，那眼神别提多暧昧。陈欣怡见了差点将杏仁呛到喉咙里。

晨曦、晨风睡一张上下铺的床，晨风睡在上铺。晨悠则睡在他们对过的一张小床上，他年纪小，还不适合爬上爬下。三老把孩子安置好，也各自回屋睡下。

顾栖迟将客厅里的电视关了，揽着陈欣怡亲了一口，笑道：“爸妈如此善解人意，我们怎么好辜负他们的美意？”

陈欣怡羞红了脸，他们家的三老真是“上道”，自从孩子出生后，每到晚上三老都

会主动将孩子安置好，腾出空间让他们这对小夫妻过上“二人世界”，鼓励他们好好利用良辰美景恩爱甜蜜一番。

顾栖迟将妻子拦腰抱起，迈开长腿，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楼上的卧室，两人双双跌入舒适的king size大床。

他炙热柔情的吻，向着陈欣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虽然他们早已不是新婚，但岁月没能将陈欣怡变成他衣襟上沾着的饭黏子，她依旧是他心底唯一的白月光。

顾晨悠等哥哥姐姐都睡熟，偷偷摸摸地爬下床，踮着脚做贼一般走到通向二楼的楼梯口。他仰着小脸向上张望，爸爸妈妈在楼上做什么呢？他一直都好好奇啊！要不要上去偷看呢？

正当他犹豫不决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比他稍高的小身影，拍了拍他的肩膀，吓得他差点失声尖叫，还好在最后一刻被身后那人捂住了嘴巴。

“不要叫，是我。”

听到是哥哥晨风的声音，小游停止了挣扎。

顾晨风松开他，压低声音，一本正经地说：“你想要弟弟妹妹吗？”

小游不假思索地点头：“想。”他可不要永远在家里垫底，他也想当哥哥，体会一下“欺负幼小”的感觉。

“那就回去睡觉，不要上楼。”顾晨风的语气格外严肃。

“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在努力给我们生弟弟妹妹。”

“真的？”

“嗯。”

顾晨风难得对小游说这么多话，小游平时相当信服哥哥，自然不疑有他，被哥哥牵起小手，就乖乖跟着哥哥回了房。

顾晨风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唇，如果爷爷和外公外婆知道了，一定会表扬他。他可是听到爷爷他们在花园里聊天，讨论要让他们三个孩子早些睡，好让爸爸妈妈有精力再生一个宝宝。

在顾晨风看来，晨曦太聒噪，晨悠太蠢萌，他想要一个精灵可爱又喜欢黏着他的妹妹，那么……一切妨碍爸爸妈妈造小人的破坏者，他都要阻止！

顾晨悠与顾晨风两兄弟重新躺回床上，抱着自己的小被子，脑海里都在勾勒未来妹妹的可爱模样，嘴角挂着笑，渐渐睡熟了。

……

一年零三个月后，小魔女顾晨琵呱呱落地。晨琵的名字由来更为啼笑皆非。怀着晨琵期间，陈欣怡特别爱吃陈皮，每天都要吃一点来开胃，缓解一下孕吐症状。给孩子取名时，她就取了一个“晨琵”，纪念她这一次格外辛苦的孕育史。

顾晨琵的小名儿叫皮皮。长到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年纪，她就诠释了“人如其名”的真正含义。她比哥哥姐姐调皮许多，脑子也灵活，贼精，但胜在小嘴甜，哄

得人人都喜欢她。就连家里最难伺候的闷葫芦哥哥和话痨姐姐都忍不住围着她转，将好吃好玩的东西都让给她。

然而在皮皮的心里，她最喜欢“奶黄包哥哥”小游，因为这个哥哥最好欺负，任由她搓圆捏扁都不发脾气。

小游逐渐长大，终于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有了妹妹，他还是家里最没地位、垫底的那个？

小游自此立下志向，誓要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这个家里的中流砥柱，承包一家人的幸福，化身幸福担当！

——全文完——